武俠世界



$2.00

741

·特別介紹·



新穎俠情
中篇連載 **搏命揚子江** 蕭逸·著

蕭逸君爲年青天才作家，其作品如"太原名刀"及"春雨濺花紅"等在本刊發表以來，深受各地讀者讚賞，今又天大面子承蒙蕭君爲本刊撰著俠情中篇故事"搏命揚子江"，該故事內容情節結構可稱最奇、最妙、最絕，請即購閱。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侠世界

第74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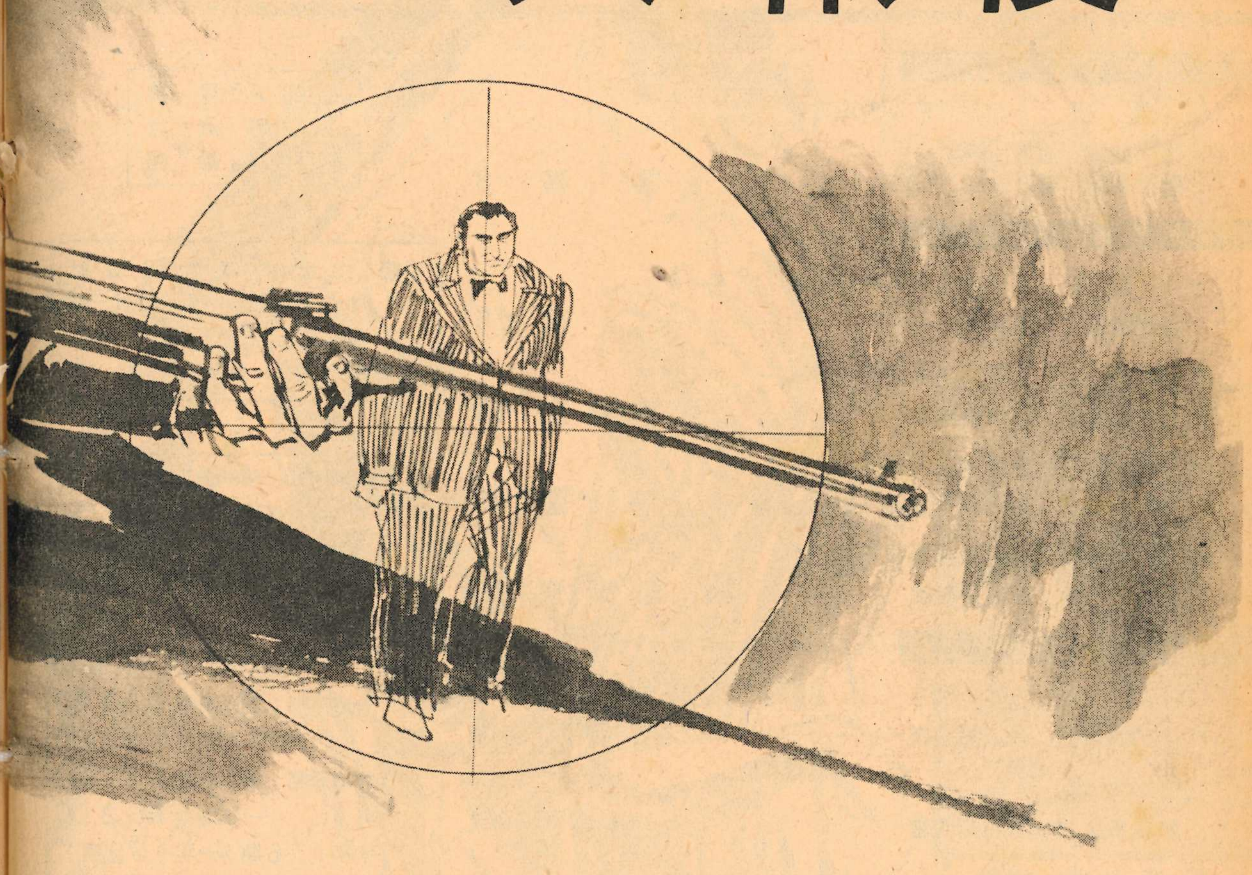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潮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馮　嘉・文
培　新・圖

大報復



彈內藏彈　血債血還

事情開始在一個寒冷的十一月早晨，美國某處的唐人街。一部藍色的雪佛蘭大汽車停在一間郊外住宅區的門外。車上下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身上穿着厚厚的大衣，另一個的大衣却是搭在臂彎上的，似乎認爲，這下雪之前的天氣，還不算寒冷。

這兩個顯然是原籍意大利的移民，他們有着鬈曲的黑頭髮，直而長的鼻子，小而烏黑的眼睛。兩個人的臉上都滿含敵意的。

他們下了車，就慢慢地踏上了石階，上了屋子的陽台上。陽台上的門是開着的，可以看到那大廳中，一個年紀大約五十歲，身體雄健的中國人正站在那裏。雖然在這寒冷的天氣中，這個中國人還是赤着上身，只是下身穿一條短褲。他似乎是正在演練拳術，在半個招式之間停了下來，看着這二個不速之客。

那個穿着大衣的人首先上前，然後帶着濃重意大利口音的英語道：「你就是金國强先生？」

「是的，」這個中國人回答，「有甚麼指教呢？」

這個人把大衣脫了下來，這才顯露出，他是一個壯碩而魁梧的人，因爲頭小，所以穿上了大衣之後不大覺得，現在大衣脫了下來，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道：「我聽說你金先生的中國拳術天下無敵，現在我就領教一下！」

這個金國强皺着眉頭：「朋友，你聽錯了，我的拳術只是一種健身運動，不是用來打架的！」

「哼，你們中國人，總是這樣言不由衷！」那人冷笑，「你不承認你的拳術天下無敵嗎？」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金國强說。

「既然如此，」那人說，「你就得要我們意大利人的保護了！你在這裏設館授徒，得向我們意大利人繳交註册費！」

「哦，黑手黨，」金國强恍然而悟，嘆了一口氣，「你們已經不是第一次來麻煩我了！聽我講吧，朋友，在這裏中國人和意大利人，都是離鄉別井，到異國來安身立命的，大家都有大家的困難，何以苦苦相迫呢？」

「不是我們迫你，是你迫我們，」那人慢慢地道：「我們區內有不少中國商店，當我們去收保護費時，他們說他們是金國强的朋友！太多這樣說的人了！我們不能把他們的商店一一打破。他們的收入受了影响，也就等於我們的收入受影响，是不是？所以最佳的做法，還是把金國强的招牌砸掉！」

金國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我不願意和你打架！我已經說過了，我的拳術，是作健身用的！」

那人却不由分說，一跳上前，拳頭就閃電一般揮動了。澎澎澎澎！一連四拳擊中了金國强的肚子。

但是，這四拳却像是擊在石柱上一樣，金國强只是穩紮馬步，站在那裏，反而是那人自己給震得倒退了兩步。金國强只是肚皮上微微泛紅，此外就是若無其事的了。

那人用力咽了一口唾沫。

「我們已經算交過手，你已經打敗了我，」金國强謙遜地說，「我們有甚麼仇怨，都就此一筆勾銷吧。以後，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好不好？」

兩個意大利人的臉都陰沉得很，手臂上搭着大衣的那個，只是木立在那裏。揮拳的一個，現在伸手進袋裏，摸出了一件奇怪的東西來。那是四隻比指環粗一點的鋼環，相連着大略成爲新月形，在新月形的背上每一個環上都有一顆尖刺。那人把右手的四隻手指揷進了那些鋼環之內，再握緊了拳頭。現在，他的拳頭上便有了四根尖尖的鋼刺了。他猙獰地微笑着：「了不起，金國强，你的肚皮果然了不起，怪不得中國人一有麻煩就能把你的名字搬出來了。但是，剛才我是沒有用足氣力！現在讓我再來試試吧！如果你還捱得起這兩拳，那我們黑手黨是眞的甘拜下風了！」

「朋友！」金國强冷冷地說，「容忍是有限度的！」

對於這個人，這句話就像沒有說一樣。他一跳上前，那隻戴上了鋼刺的拳頭，又擊向金國强的腹部。這樣一隻拳頭，就是內功最好的人，也不容易吃得消的。而金國强也並沒有再去硬碰。他只是移步換勢，身子向右一側，那隻拳頭便堪堪在他的胸前擦過，而金國强的右拳已擊出去，身子再扭正，右拳挾着雄强的勁力，擊中了這人的腰部。蓬，這人呆了一呆，身子不由自主地一彎，金國强的右手肘順勢向他的額上一撞，那人整個飛了起來，向地上一仆，拍噠一聲。

他的同伴臉上的肌肉震了一震。

金國强仍然紮着美好的馬步站在那裏，等着。那人嘴巴流着血，雙目無神地，用兩隻手撐着地面，要爬起身來。但是站不起了。他站起了一半，又仆回下去。

他只能爬，不能行走。

「飯桶，」他的同伴罵道，「回到車子去！」

這人的聲音裏有一種奇怪的質素，使金國强警惕地轉過來看着他。

金國强的警惕是有理由的。當他轉過來的時候，他發覺，那人搭在手臂上的大衣已經拿開了，而手上已出現了一把鳥槍。那是一把鋸短了槍管的鳥槍，因此，在大衣的掩蓋之下，就可以不露形跡。

被金國强擊倒了的那個人正在拚命爬向門口，以便盡量離開火綫。

拿鳥槍的那個人，臉上現在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了。

金國强一時呆在那裏。他雖然是一個拳師，但是他並不是一個沒有經過世面的人，他知道只有職業殺手，才會用這種鋸短了槍管的鳥槍。槍管鋸短了，一個作用就是容易收藏，另一個作用就是，射出來的鐵沙，所分佈的範圍更廣。

金國强知道，他是無路可逃的。

那人的牙關忽然一露，金國强就在這個時候喝一聲，好像一隻大鳥一般，身形向上拔起。那人果然就是在這個時間扳動槍機。「轟隆」一聲，鐵砂以喇叭形狀向前射出去。

金國强已經跳得很高，一手扳住了屋樑。他已經避開了鐵砂威力中心，雖然外圈的鐵砂還是不少射中了他，使他的下身出現了一些血色的點子，但大致上，他是沒有大碍的。現在，他在屋樑上一盪，便直向那人撲過去。

但是，那人不愧是一個職業殺手，很可能他用槍造詣，一如金國强在拳頭上的造詣。獵槍是雙管的，他剛才只是把一管的槍彈發出去。現在，當金國强向他撲下來時，他又把槍畧爲抬高，斜斜向上，扳動槍機。

轟！

正在落下來的金國强是一脚先行的，如果給他這一脚撐中，那人就一定沒命了。但脚無論如何都快不過槍彈。在半空中，金國强好像小鳥遇到了暴風似的，忽然向旁飛開了。因爲這一次，鐵砂的威力中心正正擊中了他！

他飛了十多尺，在廳子的另一頭墮地，已經變成了一團血肉模糊。千百顆鐵砂，每一顆都進入了他的體內，使他出血。

這一團模糊的血肉，在地上痛苦地蠕動着。

那人仍然露着牙關微笑着，從袋裏掏出兩顆鳥槍彈來，把鳥槍打開褪出空彈，新的子彈納進去。

鳥槍再合上了，槍咀擺向金國强。

金國强仍在蠕動着。

轟！

金國强又像被大風一吹似的滾了兩滾。這一次，當他停下來時，他是完全不動了！

一個女人帶着惺忪睡眼從走廊內轉出來。她身上還穿着睡衣，大概剛才是還在夢中，給槍聲吵醒了，就出來看看的。

廳中的情形使她驚愕，她一時也不認得，那一團模糊的血肉，就是金國强。她的嘴巴張大了，一時却做不出聲音來。過度的驚愕，使她說不出話！

那鳥槍的槍管擺向她，拿槍的人道：「你是金國强的太太？」

她的頭點了一點。那張相當美麗的臉，現在變得很蒼白了。「你是——」

鳥槍「轟」地響了！

那個女人倒撞到她出來的那度門的門框上。她那張美麗的臉不再美麗了，上面滿是鮮血。事實上，她上半身滿是鮮血。

那人把搭在肩上的大衣拉下來，鎮靜地再在手上一搭，把鳥槍遮住，從容地出門而去，上了他坐來的那部車子。他的同伴，這時也已經爬回車上了。

車子飛馳而去。門外的樹上，那些枯葉仍在細碎地落下，似乎，槍聲的震力是還沒有過去！

× × ×

那個身裁高大而强壯，但又未達到臃腫程度的中國人，身上穿的一套深色的西服，調子很沉，但是，仍然顯得他英俊飄逸。他有一張很英俊的臉，英俊得帶一點殘酷，但是正氣凜然的。那套深色的西服，顯然是爲了適合這個場合而穿的。他現在是來到了一間醫院。

他對值日櫃枱的護士說：「我是來看金國强太太，我猜她已經能見客了吧？」

那個年輕美麗，金色的頭髮的女護士把鼻子架着的眼鏡托高一點，看清楚他。她有點詫異。在她所見的中國人之中，很少有這麼高大而英俊的，當然，這是因爲，在外國，中國人是少得多了。她道：「請問是那一位？」

「名字是司馬洛。她認識我的！」

那女護士拿起內綫電話，對電話裏講了幾句話，之後又對司馬洛點點頭：「請上去吧！三樓，三零一號房！」

當司馬洛推開三零一號房的門時，床上轉向他的人，是沒有面孔的。她的整個頭部，都是給用繃帶包紮着，只是在鼻子的部份開了兩個運氣的小洞。連眼睛都沒有開洞的。

司馬洛的臉頰下的肌肉震了一震。他停了好一會，才上前去，道：「雅麗？」

「司馬洛，」床上那人以震顫而沙嗄的聲音說，「司馬洛——」只有憑這聲音可以辨出她是個女人。

司馬洛一時也不知道該說甚麼。他不能問她覺得好不好，因爲這是多此一問的，他也想不出甚麼有力的話來安慰她。

「司馬洛，」床上的女人說，「他們說我的眼睛已經瞎了，我——永不會看見——他們又說國强已經死了。國强是眞的死了嗎？」

司馬洛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以冷酷的聲音道：「是的，他已經死了！」

「我倒希望我也一起死去！」金國强的遺妻雅麗說，「唔——他們已經找到了兇手沒有？」

「沒有，」司馬洛說，「我正是爲了這個而來的！」

「我已經告訴了他們，」雅麗說，「我看見開槍的人的，爲甚麼還不把兇手抓起來！」

「人人都知道兇手是誰，」司馬洛說，「但除了你之外，沒有別的證人，而你已經瞎了。你知道法庭是怎樣的。把兇手抓上法庭，請目擊證人看看，是不是就是開槍人。你不能說是，因爲你看不見！」

雅麗的頭低了下來。「我在哭，」她小聲地說，「你看不見我的眼淚，但我是在哭！」

「雅麗，」司馬洛柔聲地說，「我不是素不相識的法官和陪審員，我相信你的話。你告訴我，開槍的人，是甚麼樣子的吧！」

「意大利人，」雅麗說，「很高，鬈曲的頭髮，直直的鼻子，眼睛很小，烏黑的，下頜的鬢脚很濃，一片青黑色——耳朶特別大！」

「你肯定嗎？」司馬洛問。

「這是我最後看見的東西，我記得很清楚的！我——永不會忘記！」

司馬洛呼出一口氣來。「那就是黑手黨殺手之一。另一個呢？你有看見嗎？」

「我沒有看見另一個。」她說。

「他們是兩個人的，」司馬洛說，「警方驗出，地上有一些屬於金國强的血，混和着口水。那是有一個人吐出來的。在開槍之前，已經有一個人給金國强打得吐血！」

「我不知道——但——你打算怎辦，司馬洛？」

「把他們都殺掉！」司馬洛低聲咆哮道。

「但是金國强不贊成用暴力——」

「他錯了！」司馬洛說。

「你不能這樣說——」她的聲音帶着憤怒。

「那爲什麼他又要把其中一個對手打到吐血？」司馬洛咬着牙說，「當你被逼得太緊的時候，你是只有反抗的。和平和友愛，是用來對付人類，不是用來對付野獸的。他們是野獸，他們是狗！他們對女人開槍，把一個無辜人眼睛打瞎了。而且自你進了醫院之後，你知道他們打了多少中國人嗎？他們還殺了一個中國孩子！」

如果看得見雅麗的眼睛，那她的眼睛現在一定已經恐怖地圓睜着了。

「他們是狗，惡狗，瘋狗！」司馬洛繼續說下去，「當一隻惡狗向你吠叫和襲擊的時候，你和牠講道理是不行的！你用力踢牠一脚，牠就夾着尾巴逃走，不敢追來了！你逃走的話，牠就追上來咬你！」

雅麗只是低着頭，沒有做聲。

「此外，這件事還有私人的因素存在，」司馬洛說，「金國强是我的最好朋友之一，他給殺掉了，我就要爲他復仇！」

「但那些黑手黨，」雅麗飲泣着，「他們人那麼多，而且他們全是同鄉兄弟帮！你殺死他們一個，他們就整個兄弟帮的人都來向你尋仇！」

「我知道，」司馬洛說，「因此我要把整個兄弟帮都消滅掉！」

「整個——」

「這並不是說我要殺掉全美國的黑手黨，」司馬洛解釋，「他們是分成許多個單位的，通常每一個姓氏的家族一組，盤踞在一個地區。別的姓氏，和這個姓氏是河水不犯井水的。在這個地區的黑手黨，是姓杜格里的！」他頓一頓，又沉重地說：「我要把杜家黑手黨趕盡殺絕！」

× ×

司馬洛化了三天時間，才找到了適合的射擊對象。那條街是在東第三街，那間屋子，是街上一間古老的紅磚屋子，屋子的門口不住地有人進出，但是沒有一個是適合射擊的目標。他喃喃着自語地罵道：「媽的！這些黑手黨，怎麼都是骨瘦如柴的？我要找一個胖一點的呀！」

他差不多都放棄他的計劃時，就終於有一個叫佐登諾的胖大打手出現了。他轉出了街口，來到屋前，就匆匆地登上屋前的石階。這間屋子，就是杜格里家的黑手黨的大本營。

這時的司馬洛，則是伏在大本營對街一座屋子的天台上。

當他一看見佐登諾，他就從一隻帆布袋裏取出了一把長槍。這槍看來與普通打獵用的長槍差不多，也裝上了望遠瞄準鏡，不同的只是，它的槍管畧爲粗大，幾乎像是鳥槍一樣。這把槍在手中拿好了，司馬洛就緊張地等着。

對面，那大本營中仍繼續有那些黑手黨的黑人物進出，但是，司馬洛等的是肥胖的佐登諾。

大約半個鐘頭之後，佐登諾果然又出來了，就像一隻企鵝似的，一拐一拐地走下了屋前的石階。

司馬洛迅速地舉起了那把長槍，眼睛湊到望遠瞄準鏡上。瞄準鏡的十字綫交叉在佐登諾的背部。但是，這並不是司馬洛要射擊的地方，司馬洛畧畧把槍垂低一點，那十字綫的交叉，便是定在佐登諾那肥胖的屁股上了，他扳動槍機。

「蒲」！槍聲通過滅音管，很柔和，一點也不刺耳。

佐登諾就像屁股給重重地踢了一脚似的，仆倒在地上，痛苦地號叫起來。

當佐登諾那肥胖的屁股上血如泉湧的時候，司馬洛就不慌不忙地把槍放回帆布袋的裏面，提着帆布袋，匆匆走回天台門口的裏面，下樓而去。

在佐登諾中槍了幾秒鐘之後，就有六七個意大利槍手從屋中衝出來，槍已拔在手中。其中一人衝到了那個在地上痛苦地輾轉着的佐登諾身邊，把他拉進屋裏。其餘幾個則散開，躲在街燈柱後面，躲在垃圾桶後面，躲在車子後面，準備駁火。

但是却無火可駁。

佐登諾抬進了大廳中，放在一張沙發上，屁股朝天，褲子脫去了。一個打手去找醫生，另一個呆看着佐登諾在臀上的那個血淋淋的子彈洞。他從未見過子彈洞的進口有這麼大的，不過，子彈又似乎進得不深。

「傷成怎樣了？」佐登諾哀叫着，「告訴我！快告訴我！」

「沒有大碍，」那個打手回答着，一面忍着笑，「幸而你這個地方材料够！」

「什麼事？」一把深沉的聲音問。

那打手轉身看看，就不由自主地走過去。進來的那人是矮小而禿頭的，看上去貌不驚人。然而，他却是一個已經殺過一百多人的殺手。他叫眞奴。是姓杜格里的

兄弟帮的頭子之一，在黑手黨之中，他是相當有地位的。眞奴貌不驚人，但他是個大人物。

「有人在他的屁股上射了一槍，」旁邊那個打手對眞奴解釋着，「我們的人已經出了去找開槍的人！」

「叫醫生，」佐登諾嗚咽着叫道，「快請醫生來！」

「已經去了！」

眞奴那張瘦瘦的臉，像一隻乾苦瓜，就像永遠都不會笑似的，但是現在，這隻乾苦瓜也更加皺了起來，露出一個微笑。

「射在屁股上？」他說，「怎會這樣？」

沒有人來得及答覆他，因爲就在這時，佐登諾的屁股裏面，一些很少量但是強力的炸藥就「轟隆」地爆炸了。佐登諾整個人差點給炸成了兩段，血，肉及鋼的碎片橫飛。眞奴也倒了下來，喉嚨斷裂，臉已不見了一半。另外一個年輕的打手給炸力震得整個人飛了起來，打了一個轉，又仆回地毯上，痛苦地尖叫着。

在半哩路之外，司馬洛正安詳地開着一部汽車。他在想：槍彈裏面的定時炸彈，現在一定已經爆炸了。他在想：爆炸的時候，眞奴一定在塲的。眞奴必然會在塲。眞奴一定已經被他所消滅了。眞奴給消滅了之後，他的黑名單上，就只剩下了三個名字了。

三個萬惡的殺人魔，他非把他們都殺掉不可！

這名單上的其餘三個人，也和眞奴一樣，是姓杜格里的，也是黑手黨中的重要人物，與眞奴一起，號稱黑手黨中的四大天王。現在，四大天王已損其一！

三天之前，司馬洛已經結束了他對黑手黨的調查。他早已知道了，這件事必然是姓杜的家族所爲的，但是，他還是再調查清楚。沒有錯，在金國强那件事發生了之後，那日，杜家手下的殺手之中，就有二個人給調離了本地，派到別處去。這是黑手黨的老習慣了。行兇的人，下手之後，就避到別處去，警方查案，由於找不到人，破案的機會也減少了。這個方法對於警方雖然有效，但是對於司馬洛來說，則等於是一份自供狀，自承是他們謀殺金國强。司馬洛在一身兼任陪審員，法官及劊子手。

他知道，殺死金國强這樣一個有影响性人物，必須由四大天王宣判金國强的死刑，現在，司馬洛也宣判了四大天王的死刑，而且逐一執行處決工作。

第一個天王，現在已經死了。

司馬洛駕着車子，一面微笑着，心裏感謝那些帮忙了他的朋友。沒有那些朋友，他的調查工作是很難做得那麽澈底的。

他那些朋友之中，有些是聯邦調查局的人員。

他們也有些是中央情報局的人員。還有另一些，則是其他的情報部門的人員。這些人，對黑手黨都沒有好感。在美國，黑手黨是一個毒瘤，除了犯罪之外，他們還鼓吹種族隔離，黑手黨是純意大利的，不容別的種族加入，而對於美國這樣一個由各種民族的人組合而成的國家，這是有碍的。

他們一向都想消滅黑手黨，然而這却是一件非常之艱難的工作。當司馬洛需要調查有關黑手黨的內幕資料時，他們很樂意供應，他們只是不知道，司馬洛拿了這些資料，是去作如此危險的用途！

總之，司馬洛對黑手黨的內幕，已經瞭如指掌，他知道他要趕盡殺絕的人是在何處，也知道如何去殺。

那四大天王的權力原來是極之廣泛的，除了對紐約的娼妓，毒品及賭塲有一大部份的控制力之外，在拉斯維斯加及加勒比海區的賭塲也有股份，此外並經營十多種合法的生意，建築公司以至狗糧製造廠。這四大天王，爲首的叫韋陀，是老大哥，其次是布斯提，較低級的二個，則是眞奴及費之倫。其中眞奴及費之倫是主理暴力的部門，手下的打手，有一百人以上。

這四大天王，以及開槍打死金國强的槍手，就是司馬洛要對付的人。

那二個動手打死金國强的槍手，已到了紐奧良去，大概是暫時在那裏做碼頭工人了。杜家在那裏是經營高利貸的。

眞奴並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由於他經常逗留在那座堡壘一般的屋子裏，很少出外，於是，司馬洛就用一枚藏有定時炸彈的槍彈。眞奴果然中計了。

下一步，司馬洛要對付的人，就是那二個到金國强家裏行兇的打手了，這兩個人，一個叫羅素，一個叫譚布連。他的目的地就是紐奧良。

兩天之後，司馬洛乘巴士，前赴紐奧良。

這時是初秋天氣，而現在的司馬洛，與先前那個英俊瀟洒的司馬洛，已經判若兩人了。他現在已經不像一個中國人，而是像一個混血兒，或者一個猶太人。他已裝上了鬈曲的假髮，戴了眼鏡，戴了假鬍子。他提着一隻破舊的衣箱，身上穿了寬大的工人服。

他不相信有人這麼快查得出，行兇的人就是他，但是，他化裝還是有利的，起碼使他更加神出鬼沒了。

一到了紐奧良，他就很耐性地佈下陷阱。

起先的兩個星期，他並沒有去找羅素及譚布連。

那裏的碼頭工人，是照例要花一筆黑錢，才能買到一張工會發給的工作咭的。工會往往不是爲工人謀福利的組織，反而變成了是壓逼工人的組織。因爲工會裏的要職，都由黑社會人物滲入了。司馬洛在那裏的水邊租了一層狹隘的小樓，很勤力地工作，晚上則喝酒，賭錢和追女人。他不久就查出，羅素及譚布連兩個人，現在就是碼頭區最大的高利貸放欵人的打手。

於是，司馬洛向這人借了一筆高利貸。他有工會的工作咭，就可以借了。借的是日息高利貸。他說他賭錢輸了，不得不借。放高利貸的人，就是最歡迎這一種借欵人的。因爲，這一種人通常會愈陷愈深，永遠都要把他們的血汗拿出來付利息。

司馬洛很乖巧地每天晚上都付利息。兩星期之後，他故意開車撞在街燈柱上，把車子撞壞了。

第二天，他去付利息時，他的右臂已經縛着石膏夾板。那收利息的地方，是一間小小的水邊酒巴。司馬洛是每天中午去

付錢的。收錢的人叫老朱，一個肥胖的人，有着一雙死魚一般的眼睛。

司馬洛左手摸出一叠零錢，放在桌子上。

「還欠五元！」老朱鐵面無情地說。

「通融通融吧，」司馬洛苦着臉說，「你也看到的！我撞車撞壞了手，不能工作！」

「拿來！」老朱喝道。

司馬洛聳聳肩，只好再掏出五元來，交給老朱。「這就慘了，」他喃喃着，「這樣，我就連飯都沒得吃了！」

「誰叫你嫖妓賭馬玩得那麼痛快？」老朱說，「欠債還錢，這是天公地道！」

司馬洛再付了兩天錢，第三天就沒有出現在酒巴了。那天早上，他買了一瓶十八年陳的威士忌，把其中四份一的酒傾進了瓷盤中，然後他從抽屜裏取出了一隻藥瓶，從瓶內把一些無色的藥液傾進威士忌中，搖勻了，放在正對門口的桌子上。

這樣做好了，司馬洛就在牀上坐下來，一面回憶一下，他那位聯邦調查局朋友給他看過的，關於羅素的檔案。他是有着攝影機一般的記憶力的，看過了之後，他就不會忘記了，有如在他的腦海中印上了一張劇本。他記得羅素的檔案中，有關羅素的資料是：年紀二十八歲……因行騙，行刼及盜竊而被拘捕過十二次……從未被判過刑……特別喜愛華服……愛喝上等威士忌……

司馬洛中斷了回憶，拿起電話來，打了一個號碼。接電話的是一把沙嗄的女人聲音。說：「喂？」

「美姬，我是小猶太！」司馬洛以一把充滿色慾聲音說，「你今晚有空嗎？」

「有空又怎麼樣？」那把女人的聲音問。

「我受了傷，」司馬洛說，「我需要服侍，我祇是一隻手受了傷！」

「什麼地方傷都不要緊，」美姬說，「就是那個地方傷了也不要緊，問題你有沒有鈔票！」

「近來手頭緊，」司馬洛說道，「不過，你的錢，我是一定不會少你的！老時間？」

「好吧，老時間，」美姬說，「而且，最好是老價錢！」

「老價錢！」司馬洛說。

晚上七點半，天已黑了之後，門鈴就響了。司馬洛小心地通過門洞張望一下，然後才開了門。進來的是一個徐娘半老的女人，臉上塗的脂粉很濃，身體豐滿，尤其是胸部。她就是美姬，一位脫衣舞娘。司馬洛是在一個賭局裏認識她的。

「美姬，」司馬洛表示情急地，「我已等了你很久——」

「希望你沒有忘記準備好鈔票等我！」美姬說。

司馬洛指指床頭几。那上面就放着兩張鈔票。美姬微笑：「這又不同了！」

她的嘴巴也哼着曲子，就開始跳舞，而且一面脫下衣服。

這就是司馬洛和她的交易了。司馬洛每一次都不碰她，祇是看她表演一次。這雖然使美姬覺得有點古怪，不過她倒很希望，全世界的人客都是如此！

美姬的衣服一層一層地脫下來，直至一絲不掛了。

她伸出如蛇一般的手，把桌上的那張鈔票攫了過來。

司馬洛微笑。實在並不是他有畸型的口味，而是他要成立一個印象，表示他是一個普通的男人。

普通的男人，應該對女人有興趣。如果他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全無嗜好的人，也許就會引起人家的疑心了。

就在這個時候，又有人敲門了。

司馬洛皺眉，走過去，用沒有「受傷」的一隻手，把門開了一線，問道：「是誰？」

門給猛然地推開了，把司馬洛撞得跌到對面的牆脚。

進來的就是那二個在向金國强找麻煩的人，羅素和譚布連。

他們像兄弟一樣，都穿着同樣黑色西服，臉上也是同樣的殘忍表情。美姬尖叫着抓起衣服遮着身子。

羅素以鄙夷的神色打量着司馬洛。現在的司馬洛身上已經沒有衣服了，祇有右手夾着夾板和包紥了綳帶。

「老朱派我們來跟你談談，」羅素說着，目光又轉向美姬，「滾，滾！給我快點滾！」

那個女人，連衣服也不穿就滾了。她祇是抓起衣服，就逃出了門外。她寧可到了樓下時再穿上了。

由於他們肯讓這個女人離開，這表示他們是並不有意殺死或甚至毆傷司馬洛的，一如司馬洛之所料。他們不會爲了這一點點錢而出重手。

「讓我穿回衣服吧！」司馬洛說。

羅素擺頭。「我們現在做的事，是用不着穿衣服的！」

司馬洛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之下，裸體對他是有利的。一個裸着的人，沒有人會相信他是有危險性。

譚布連咭咭地笑了起來：「紥着一隻手，也能幹那話兒嗎？」

「別管那件事，」羅素嚴肅地咆哮道，「我們是替老朱收錢的。你已經三天沒有付欵，欠了廿七元，利上加利，是三十元二毫！」

「星期一吧，」司馬洛極力在自己的聲音裏壓進一點恐懼，「我禮拜一，就可以給他。眞的，現在我身上是一個錢都沒有。」

羅素終於注意到了桌上那一瓶已經打開了的十八年陳威士忌。「身上一個錢都沒有的人，酒倒喝得不壞。連我都喝不起這一種好東西！我們今晚就要收到錢，你總有朋友能借你三十多元的。你去籌，我們在這裏等你回來！」

「如果籌不到呢？」司馬洛問。

羅素冷笑一聲，道：「你這手，痊癒得還好吧？」

「差不多了！」司馬洛說。

羅素從袋裏掏出一隻小鎚子，說：「除非你籌到錢來，否則，我和我的老友，就要替你把這石膏脫下來，然後把你的手骨再打碎！以後你再付漏一次，我們就打一次！」

司馬洛的臉發靑着，忙走過去打電話

。他把聽筒拿起，在旁邊放下，用手指撥了號碼，然後才拿起聽筒。他是打給他的工頭，對工頭說他的傷勢惡化，急需要一些錢看醫生，請工頭把錢送到他的家來。

這樣說着時，他就看見羅素拿起那瓶威士忌，倒滿了一杯，嚐一嚐。

「唔，好東西！」羅素讚道，「我們把這個帶走吧，算是小帳。你要不要喝一口，譚布連？」

譚布連搖頭：「我工作時不喝酒，你也最好別喝！」

羅素却不接受他的忠告，也許不認爲這是一件危險的工作吧。羅素把杯子再斟滿了，又喝下去。

司馬洛差點要微笑了。他加進酒中那種藥品，是一種叫「眞相血清」的奇異藥品，遠在二次大戰時代，德國的蓋世太保就用來套取犯人的口供了。這藥會毀滅一個人的意志，使這個人變成半機械化，聽從任何人的指揮，叫他們說眞話，他就說眞話。這之後，這藥已經過不少改良，但是仍然有着很不良的副作用，服食者可能最後變成了癲狂，或者變成了白痴，總之就是不能復原過來。因此法律是禁止施用的，稍有良心的人，也不會施用。但，對付這些人，是既不能講法律，也不能講良心的。

司馬洛知道，這種無色無味的眞相血清，五分鐘之內就會生效。

「他十分鐘之內就會把錢送到了，」司馬洛告訴那二個打手，「借這錢眞不容易！」

「你還是担心你的手好了！」譚布連說。

司馬洛在心裏計算着時間，一面和這二個打手搭訕着。當時間差不多到了時，他就走上前去。羅素正坐在床邊，譚布連則是坐在三呎之外的椅子上。

「誰命令你們殺死金國強的？」司馬洛冷冷地問，他不想殺錯人。

「眞奴！」羅素不假思索地回答；他的聲音是痲木的。

譚布連露出恐怖的表情。他低聲叱道：「殺他！」

現在的羅素，是絕對服從命令的，譚布連命令他殺人，他便伸手去拔槍。他以毒蛇出擊的速度摸到了腋下槍袋中插着的佩槍。

但是司馬洛更快。這樣問着的時候，他的姆指已按了石膏夾板內藏着的一隻彈簧掣，一把十吋長的鋒利鋼刀從夾板的前端彈了出來。他撲向羅素，刀子向他的喉嚨一揮。羅素的喉嚨上出現了一條紅線，從左耳通到右耳。隨卽，他的喉嚨就裂開了，血射得一地都是。

譚布連已經把槍拔了出來，正要瞄向司馬洛時，司馬洛的刀子已經到了他這邊來。這一刀削下了他右手的四隻手指，手指和槍一齊掉在地上。譚布連低下頭來，呆呆地看着自己的手。在他未能叫出聲來之前，司馬洛已一刀刺進了他的心臟。

這一刀刺得那麼深，司馬洛花了差不多五分鐘，才能把刀子從他的肋骨之間拔回出來。

有人敲門。

司馬洛一身是血地站在那裏。他知道敲門的必然是那送錢來的管工，而門是沒有鎖上的。

他希望那人不會試試扭門，不然，他就很難解釋這個情形了。好在，西方人都是沒有隨便闖門的習慣的，那人敲不開門，便走了。司馬洛鬆了一口氣，聽着那脚步聲遠去。

他把門下了鎖，走進浴室，用羅素帶來的鉗子把那隻僞裝的石膏夾板敲下，又把假鬚假髮都脫了下來，洗了一個澡，洗去了全身的血。然後他從衣柜裏取出箱子，從箱子內取出一套價值二百美元的西服。那種碼頭工人不合穿的西服。他把這套名貴的西服穿上了，在衣箱中放進了刀子、繃帶、石膏夾板，藥瓶及任何可以指出他的身份的東西。然後，他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座寓所。

羅素及譚布連的死訊，使兩方面的重要人物，有了不同的感應。第一個重要人物，就是一位聯邦調查局的高級人員賴利。這使他記起了一些事情。坐在他的辦公桌後面，好像一隻孤獨的禿鷹似的，賴利記起了，司馬洛曾要求他給他看過有關眞奴的記錄，也看過有關羅素和譚布連的記錄，事實上，杜家黑手黨的所有記錄，司馬洛都看過的。現在，杜家黑手黨的人，已連續死了三個。

他尋思了好一會，終於按响了桌上的喚人鈴。一位戴眼鏡的女秘書走進來，賴利對她說：「我要查一查司馬洛的行踪，留心看他的去向。隨時向我報告！」

他奇怪會不會是司馬洛在做這件事。如果是，那又如何呢？他眞的要制止司馬洛把這幫壞蛋趕盡殺絕嗎？

他不能決定。

第二個方面的重要人物，就是司馬洛的死亡名單上餘下的三大天王了。他們正開會議，地點是杜韋陀老大哥在鄉間的一所巨宅。

布斯提和費之倫二大天王，就坐在韋陀的對面。

「對於這件命案，我們已經作了一些基本的調查，」費之倫報告，「照我們調查所得，那兇手是眞的碼頭工人，他在碼頭上已工作了一段時間了，也許正如報紙上所說，他害怕了，就用刀子攻擊羅素和譚布連，出其不意地把他們殺了！」

「也許吧！」頭髮銀白色的老大哥杜韋陀柔聲地說，「譚布連和羅素，最近是做了一件什麼工作？」

「他們殺了金國強。」

「會不會是金國強的親戚來復仇呢？」杜韋陀又問。

布斯提搖頭。「金國強沒有親戚，祇有一個妻子，他的妻子已經瞎了，躺在醫院！她不可能幹這件事！」

「朋友呢？」杜韋陀又問。

「都是中國人，而且都是學什麼拳的，沒有一個的本領會比金國強更大。他們沒有可能幹這件事的！」

老大哥杜韋陀拿起桌上的一張報紙，指着上面的大字標題：「黑社會爭奪地盤？」他說：「報紙上認爲是我們馬非亞黑手黨的家族與家族之間爭地盤而幹出這件事來的！這有可能嗎？」

二大天王布斯提搖頭。「我已經和所

有家族的代表接頭過了，」他說，「他們都發誓，眞奴的死，和譚布連及羅素的死，都不是他們幹的！」

「你也相信這些話？」杜韋陀瞇着眼睛。

「如果是有另外一個組織要搶我們的地盤，他們不會這樣幹的。一個一個地殺，就等於讓我們有防備的機會，是不是？要搶地盤的話，他們要向我們四大天王一齊動手，尤其是對你，更加要大擧進攻了！不，這必然是我們的組織以外的人，而且必然是爲了私怨的！」

「我也這樣想，」老大哥杜韋陀說，「但這人是誰呢？而且，他殺眞奴的方式，就眞夠特別了！誰聽過有這種東西的？子彈裏面有計時炸彈！連在越南作戰的美軍，也沒有這種武器！」杜韋陀沉默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我們也許應該再查清楚一點，看看有誰進醫院去探過金國強的太太！如果這人是替金國強報仇的，那他一定會到醫院去探過金國強的太太，對不對？」

「對了，」二大天王布斯提點着頭，「這是一個主意！」

「一定是一個很特別的人，」杜韋陀沉吟着，「竟然敢和我們黑手黨作對！」

三大天王費之倫笑了起來！「如果他要殺死我，那他要有闖進監獄的本領才行了！」

費之倫之所以這樣說話，是因爲他現時是正在候審期中。一宗龐大的運毒事件被破獲了，牽連到費之倫被控，費之倫繳保出外候審，三天之後就要開審了，但是他很悲觀，認爲脫身的機會甚微。

「我已經說過別担心的了！」杜韋陀說，「我可以買下那些陪審員！」

「希望如此吧！」費之倫說。

× ×

司馬洛下一個要對付的人，就是二大天王布斯提了。他很幸運，在布斯提的情婦的豪華住宅的同一大厦，就有一層空的住宅出租。更幸運的是，這一層比她所住的祇高兩層，在十四樓，是同一單位。

司馬洛搬進去，住了下來。那層樓是連同傢俬出租的，所以一搬進去，就可以安然住下了。

司馬洛安頓好了之後，在那座舒適的客廳中坐了下來，點上一根香烟，閉上眼睛，又在心中重溫一次有關二大天王布斯提的資料。

「已婚，有三個兒子，大兒子在大學唸法律……家在皇后區，……情婦：謝西嘉，廿四歲，以前是電視上的小配角及舞蹈藝員……每星期起碼在她家過夜兩次，……據說醋味極大……」

司馬洛微笑着拿起了一份晚報。那一份晚報上刋載了一則轟動的新聞，也是使他失望的新聞。那是有關三大天王費之倫的審訊案的。在開審時，一位陪審員向法官報告，有人向他賄賂，要他表決費之倫無罪，爲表清白起見，他請求退出陪審團。這一來，案情就急轉直下。費之倫被判徒刑三十年。由於費之倫已經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出獄時他已經很老了。而且，司馬洛也等不了三十年那麼久。他相信，他是祇好放棄費之倫了。

於是，司馬洛集中精神去對付布斯提。他現在已經化裝成一個拉丁美洲人的模樣，還戴上了黃褐色的隱形眼鏡，使眼珠也變了色。有人要找一個中國人，也不容易會找到他身上來的。

他在那座大厦裏過着平常的生活，一面則小心地留意着布斯提這位情婦謝西嘉的日常生活情序。這一部份的工作，倒是做得很開心的。她是一個身裁高大而美麗的金髮女郎，皮膚的顏色，像是微帶金色的奶油。雖然她的衣服穿得相當保守，也遮掩不住她那豐滿的身裁。

她的生活很單調，很少有朋友來探她，除了去看場電影或到街口的酒巴去喝一杯酒之外，大部份時間都是留在家裏的。布斯提一連三星期沒有來找過她，大概，經過了眞奴的事件之後，餘下的三大天王，都很小心行藏了。

不過，司馬洛有信心地等着。像謝西嘉這樣一位美人兒，布斯提是決忍不住的，不會永遠不來。

在租了那間寓所一個多月之後，司馬洛也開始去光顧她常到的那間酒巴了。他認爲，這該是他和她結交的時候了，而，和她結交最理想地方，就是那座酒巴了。

有一晚，她坐在後面的卡位裏，悶悶地呷着一杯酒時，他走過去，和她打招呼。他微笑着：「眞巧，謝小姐，你看來像很寂寞！我們可以說是同病相憐的，要不要我陪陪你！」

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跟着淡淡地微笑。

她有點好奇地看着他：「你和我是住在同一間大厦的，是不是？我在電梯裏見過你！你像知道我的名字？」

「我聽見守門人和你招呼的，」他在她的對面坐了下來，也不等她邀請，然後他自我介紹：「我是住在十四樓的，我姓狄龍！像電影明星阿倫．狄龍！」他把他那個名字，變成了一個西方人姓了。

「你也有點像法國人！」她微笑說，「黑色的頭髮……」

「你看得很準，」司馬洛說，「實在，我是一個中法混血兒。我有中國血統的。」他這當然祇是信口開河，他的外國血統，全是賴着化粧品得來的！

「中國血統？」謝西嘉對他的興趣提高了；中國人現在在全世界都對中國人感興趣。

這之後，司馬洛就開始向她鼓其如簧之舌。他的英語很好，又有着高超的對女人的手段，所以，他入手得很容易。事實上，比他預料的更容易。正如他所料，因爲二大天王布斯提沒有來看她，謝西嘉就又寂寞又無聊了。

一個星期之後，他和她去看電影，然後又和她一起到夜總會去了幾次。她不肯和他一起在大厦門口出入，祇是每一次都約了他在外面碰頭。然後分頭出去。她解釋說：「我有一位朋友，他不會原諒我們在一起的。我怕大厦的守門人，會向他告密！」

司馬洛並不覺得意外。

他仍然很耐性的。他等了一個星期，才再進一步。和她一起飲了幾杯酒之後，他把他那部簇新的跑車在離開大厦兩個街

口之處停了下來。

以前，每當分別時，他祇是輕輕吻一下她的臉頰而已。在西方人，這祇是禮貌，並無其他。但是今天晚上，他却狠狠地把她向懷中一拉！她並沒有抵抗；她祇是軟軟地倒進了他的懷中。她的嘴唇飢餓地張開了，相對狂吻着。

後來，他的嘴唇離開了。他說：「讓我到你家來吧。我們都需要！你怕究竟什麼？」

「不——」她的聲音也是充滿了恐懼的。

他忍着一個微笑，把鎖匙塞進她的手中。「那麼你到我家來吧！」他說，「E座十四號。你去吧！我過十五分鐘再上來。這是安全的，誰會知道。你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存在！」

他又吻她，手又在她的身上移動着，還是隔着一層衣服。

她全身抖了一抖，然後低聲說：「好吧……」

她下了車，急急地轉了街口。

司馬洛的臉上露出一個狡猾的微笑。他並不是十五分鐘之後才上樓。實在，謝西嘉一轉了角，他就下車，也轉了街口，從後門進入那座大廈。大廈是另有僕役用的升降機的，他乘僕役的升降機到了十二樓。他用他特備的百合匙輕輕轉了兩下，便把門推開了，進入了謝西嘉的家中。他的眼睛冷靜地打量着屋中。看清楚了廳中之後，他又進入了睡房。一進入睡房，他就知道，他可以用怎樣的辦法殺死布斯提了。

那張床。

謝西嘉的床是一張巨大的古式黃銅床，打抹得金光閃閃的。

這一次進屋，司馬洛並沒有做什麼。他什麼都沒有碰過，祇是把情形看清楚了，便又悄悄地離開了，上了二層樓，回到自己的家中。

他猜謝西嘉需要一個男人，是猜得對了的。當他推開自己的門時，他看見她已經坐在他的床上。

司馬洛的熱情也不是假裝出來的，他已經很久沒有得到過一個女人了。他一直都沒有空閒和女人周旋，而他又是那種從不召妓的男人。

他熱情地擁抱着她，吻她的嘴唇，吻她的頸子。然後……

她感激地吐出了一連串的呻吟。

最後，她的高潮就來了。

這個女人，當她在高潮的時候，她就像整個人都化掉了似的，就像整個人化成了水。……

後來，躺在那裏，頭枕在他肩上，她說：「狄龍，我眞需要，謝謝你給了我滿足！」

司馬洛忍不住笑了起來。「這種事情，沒有女人道謝的！」

「但這得是最後一次了，狄龍，為了你，也為了我！為了你多過為了我，如果他知道了，他祇會打我一頓，但是你呢，他會殺死你！」

「這傢伙不會對你這樣感興趣的吧？」司馬洛說，「他從來不來見你的！」

她苦笑。「他是為了生意纏身，那種纏身是你所想像不到的！」她又在司馬洛的頸子上輕輕一吻，呻吟着說：「噢，狄龍，我可以在這裏睡一會嗎？」

當她睡着了之後，司馬洛悄悄地下了床，走過去打開衣櫃。在這衣櫃中有一隻箱子，裏面收藏着不少奇特的秘密武器。在其中有一件是特別為了謝西嘉製造的。這是一件小型的電子偷聽器，此一顆青豆還要小，是藏在一顆塑膠豆的裏面的，外表有一層特種的膠，即使觸在黏膜上，也可以緊緊地黏住的。

司馬洛是打算把這偷聽器黏在謝西嘉的身上的。

不過，並不是隨便黏一個方地。他心目中要黏的那個地方，是必須要他有資格和謝西嘉上床，才有資格碰觸到。

帶着那偷聽器回到床上，司馬洛的手又在謝西嘉的身上輕輕撫摸。謝西嘉快感地打了一個呵欠，用手臂攬着他頸子。「又行了嗎？」她吃吃笑，「你眞熱情！」

司馬洛和她作了一番熱烈而深入的「前奏曲」，在這期間，他就把偷聽器放進了一個祇有婦科醫生才能取出的地方。而且，那個位置，即使在劇烈的做愛之中，也不會碰跌的。

這一次，在完事了之後，謝西嘉又很累了，很想睡覺，但是她說：「我得回家去睡了！」

司馬洛熱情地仍要挽留她，但是她很堅決，於是他祇好讓她走。和她在門口吻別了之後，司馬洛帶着一個微笑回到房中，馬上就從箱子內取出一副收波器及一隻耳塞。這就是收聽來自那偷聽器聲浪的。

他聽見謝西嘉的脚步聲下樓而去，聽見她用鎖匙開門，又聽見她進了浴室，聽見她淋浴的聲音。

司馬洛微笑得更得意了。以後，她的一舉一動，他都可以聽到！

謝西嘉倒也眞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經過了那一夜的解放之後，她就拒絕再和他出外了。司馬洛也不在乎。反正他也不是眞心對她的。現在的司馬洛，是已經另有計劃了——處死二大天王布斯提的計劃。實行這個計劃，他是需要一批工具的。這些工具，他並不難找到，店裏都有賣的。不過，他不想一次過買得太多。因為一大批地搬進大廈裏來，是會引人注目的。

所以他分批地買，每天買一點點。兩個星期之內，最後一件需要的用具都買來了，鎖在房中一隻箱子裏。

每天晚上，他都把偷聽器的耳塞塞進耳朶裏，留心着謝西嘉的每一行動。

有一天晚上，他等着的機會來臨了，他聽見謝西嘉在電話中與一位女朋友相約去看一場電影。「好吧，」她最後說，「在泛美戲院門口，九點正。再見！」

司馬洛微笑，取下耳塞。九點半的電影，是在十一點半左右散場的，如果她們在散場之後去喝杯酒或者咖啡之類，那麼要午夜才能回到家了。他有三個鐘頭的時間行事。於是，他穿上了一件黑色的緊身毛衣，黑色的袂子及黑色膠鞋，又在臉上塗上了黑色的鞋膏。差幾分鐘十一點，他把一隻工具袋子掛到自己的肩上，走出他家的露台。那露台下面就是一條黑暗寂靜的小街，白天也不一定有人行走，這個鐘點，就更加靜了。他取出一條幼幼的黑色尼龍繩子來，一頭縛在露台的欄河上，另一頭垂了下去。謝西嘉的家，和他是同在E座，他祇要直下兩層樓，就可以到達了。現在，他就是沿着了這根繩子滑下去。

對於司馬洛這個人，飛簷走壁，實在算是家常便飯了，因此他是毫無恐懼的。

十三樓的露台內沒有燈光，這使他的行動更加順利了。終於，他的脚觸到了謝西嘉家的露台欄河。他爬進露台，用一隻螺絲批把露台門弄開了，進入謝西嘉的睡房。

他的第一步工作，是把一條電綫通在謝西嘉那張大床的黃銅床架上。這一步工作不難，不到五分鐘，他就已經做好了。困難的部份，是事後如何把這條電綫藏起來。

好在，謝西嘉的家裏是有地毯的，他就使這條電綫通過地毯的下面，直通出露台門口。這電綫太粗一點了，有點碍在那裏，露台門就關不上。於是他又從工具袋裏取出一把利刀來，小心地在露台門的下面開了一條淺坑，這就可以容那條電綫通過了。

他看看錶。已差不多午夜了。他加速動作，把削下來的木屑掃掉，又把電綫釘在門框柱上，直通到露台的頂端。剩下來那捲電線，他就縛在那條通上樓上的繩子上，以便一會兒拉上去。

好在這屋子住的是一個女人。女人對電線之類，通常都是一竅不通的，即使謝西嘉走出露台，看到這條電線，也不會知道，那裏不應該有一條電線。換了男人的話，一眼就看出來了。

這個時候，他聽見外面的大門上有一條鎖匙插進，又聽見女人的聲音。他聽見謝西嘉的聲音在說：「好一部悶片！」

司馬洛不敢再逗留下去了。好像一隻猴子似的，他踏上了露台上，拉着那根繩子，沿繩而上，爬回了自己的露台上，又把繩子拉上來，連同電線也拉上來了。他用與牆壁同色的厚膠布使那根電線貼着露台外的牆壁，然後把其餘的一頭拉進他的房間，打開了一隻大箱子。那箱子裏塞滿了電器及電線，而且連着好些高壓電池的。他就把電線的一頭，接在這一箱子的電器上。

他的計劃，實在是相當簡單的。這隻箱子是一隻發電器，發出足以置一隻大象於死的高壓電流。祇要他一開了掣，謝西嘉那張床就會變成了一張死亡之床了！

布斯提終於要來找謝西嘉的。他來時，必然會睡那張床。

×　×

兩天之後的晚上，布斯提終於來了。從耳筒裏，司馬洛忽然聽到一把粗魯而有着很濃意大利口音的聲音。他一聽就知道，那必然是二大天王布斯提的聲音。

「寶貝，」那把聲音說，「不見這樣久，更加美麗了！」

「我還以為你已經忘記了我！」謝西嘉的聲音幽怨地說。

「怎能忘記你？不過我倒忘記了你的身體是怎樣的！」布斯提吃吃笑着，「來，脫下來，讓你的甜心看看！」

「你就祇會想到這些！」謝西嘉抱怨地。但是，司馬洛聽見她脫衣服了。

司馬洛看過布斯提的照片，所以他可以想象到房中的情形：一個矮胖粗壯的男人，全身都是猩猩般的毛，坐在那裏，看着那如花似玉的謝西嘉把衣服脫下來，露出女神一般的身體。

一段時間，祇有布提斯的吃吃笑，及謝西嘉偶然的呻吟。無疑地，布斯提是正在和她……。

後來，布斯提忽然說：「我得打個電話！」

「為什麼你不打好電話才來這裏？」謝西嘉問。

「我們生意上近來有了點麻煩，」布斯提陪笑着對她解釋，「我們自己的電話，很可能給人搭了線偷聽的。但你的電話就安全了！」

布斯提當然不知道，這個電話，雖然沒有給人搭線，但還是可以偷聽到。

「打吧，打吧！」謝西嘉微微發嗔着說。

司馬洛相當清楚地聽見布斯提撥電話，也相當清楚地聽到他講的話。由於謝西嘉沒有穿衣服，他是聽得更清楚了！他聽見布斯提在說：「捷夫嗎？嗯，我是布斯提……我是布斯提……我已經找到了一個適合的人……據說這個人是幹勁冲天的……名叫班治……住得不遠。他替加拿大幇幹過一些工作，都是用直昇機的，把假鈔票運過邊境之類……我今天下午跟他談過，……不！他不肯用自己的飛機，但我已經找到了一架，就放在離開監獄十分鐘路程一座貨倉裏……是呀，捷夫，我也知道這樣做是很危險的，但是大哥說非這樣做不可……不過你的酬勞決不會少……班治在紐約堡開一家班治直昇機服務公司，你明天早上去接他吧……早上十點，再見！」

「甜心，到床上來呀！」謝西嘉說。

沉默。接着床的彈簧「吱吱」地响。

布斯提已經在床上了，祇要司馬洛一開掣，就可以把他燒得比一隻烤鴨更焦！但司馬洛苦笑，他知道他暫時是不會動手的，因為他不想把謝西嘉也燒焦。謝西嘉祇是一個無辜的旁人。

「眞麻煩，」布斯提又在挨聲嘆氣了，「你不知道，我們的麻煩有多大，我們碰到了一個瘋子。他把四弟眞奴幹掉了。」

跟着三弟費之倫又給關進了監獄，關了兩個星期就受不住！大哥去探監時，你知道費之倫說什麼嗎？他說他吃不了那苦，他叫大哥無論如何，都要弄他出去。大哥說，我們已經在安排上訴，但是費之倫說不行，他說一定要現在，他不想死在監獄裏，他說，如果我們不把他救出，運到巴西，他就會把一隻銀行保險箱的鎖匙交給警方。如果我們殺他，這匙也一定會落進警方之手。他說他收藏起了好些記錄和文件，這些如果給警方拿到，是足以使我們全部被判終身監禁的！」

「那你們怎辦？」謝西嘉問。

「祇好把他救出來了，還有什麼辦法？」布提斯暴躁地說，「我剛才就是安排一個會開直昇機的人來做這件工作，眞想不到，像費之倫這樣一個人，也會忽然之間胆小起來的！」

「暫時忘了這，鬆弛一下吧！」謝西嘉勸道。

布斯提吃吃笑：「對了，這正是我來這裏要做的事！」

他們又沉默下來了，不久，耳塞裏面，就傳來「一陣一陣」的撞擊聲，響得很有節奏。響過司馬洛前所收到的任何聲音。司馬洛酸溜溜地微笑。他當然猜得到，是什麼正在撞什麼的。兩分鐘之後，這撞擊的聲音停止了。

床的彈簧又「吱」一聲。謝西嘉說：「我進洗手間去！」司馬洛的姆指摸着那隻電掣。祇要他一扳，就有一萬伏特的電流通到布斯提躺着的床上，而這一次是不會連累謝西嘉的。但是他並沒有扳掣。情形有了一點變化，救費之倫出獄的計劃，他要知道得多一點。

他希望布斯提會多說一些。布斯提顯然是那種在女人面前忍不住說溜嘴男人！

謝西嘉回到床上來了。她埋怨地說：「你那兩個保鏢，一定得坐在廳中嗎？他們使我渾身不舒服！我們做的事，他們一定都聽得見！」

「我得加倍小心，」布斯提嘆了一口氣，「情況實在惡劣！」

布斯提沒有再提那個越獄的計劃，不過司馬洛聽到的已經夠了。

哼，費之倫，想到巴西去享福？他發誓決不會讓他活着到達巴西。

二大天王布斯提，以後再對付也不遲，費之倫則一定要先對付。因爲費之倫是在監獄裏，沒有那麼容易碰得着他的。床上還通着電線，這比較危險，因爲這是隨時都有被發現的可能的。但這個險，他是要冒的了。

監獄劫監　魔窟戮魔

班治直升機服務公司，是在一座長滿了野草的荒僻私家飛機場上的。早上九點剛過了幾分鐘，司馬洛就先到了。他開着一部租來的車子，在飛機庫的旁邊停了下來，走進去，進入了辦事處。

班治本人正在那裏面等着。班治是一個肥肥矮矮的中年人，穿着一件陳舊的皮飛機恤。

「布斯提叫我來的，」司馬洛說，「我叫捷夫！」這是他聽見布斯提在電話中提到的名字。布斯提叫一個名叫捷夫的人來接飛機師班治，現在司馬洛就冒充捷夫來了。

班治嚴肅地點頭：「錢拿來了嗎？」

「在飛機那邊等着你，這個你是不必担心的，我們的組織從來不賴帳！」

「我也知道。不過，你似乎來得早了一點，是不是？」

「路上車疏，就快了。你把計劃再對我複述一次吧，我怕你忘記了！」

「唉，老天爺，」班治苦笑，「那麼簡單的事，三歲小童也不會忘記的，今天下午三點十分，我要開着直升機降落在監獄的運動場上，就在壘球場那個欖角圖形的旁邊。費之倫跳上飛機，我們飛走，就是這樣。開槍和擲烟彈的事情，則是由你和兩個人負責——！」

司馬洛的心一陣大跳。好大胆的計劃！簡直是接近瘋狂的計劃！不過，黑手黨一向是這樣的，做什麼事都不擇手段，不然，他們的根也不會在美國的黑社會中伸得如此深了。

那人又說下去：「然後我把飛機開回貨倉附近的這座湖，飛機推進湖裏，我們乘兩部汽車逃走，對嗎？」

「對了！」司馬洛說。

「唏，你在幹什麼？」班治忽然吃驚地問，因爲他看見，司馬洛拔出了槍來。

司馬洛並沒有回答他，祇是閃電一般地動了，槍一揮，槍管就擊中了班治的太陽穴。班治呻吟一聲，暈了過去，身就軟軟地倒下來。

司馬洛的動作是十分之快速的，班治的身子還沒有倒到地，就給他接住了，拖到飛機庫的後面。在那裏，他找到了一些繩子，把那機師手脚都縛了起來，又塞了嘴巴鎖進了雜物間裏。班治的那件皮飛機恤，則穿到了司馬洛身上。班治的身裁比司馬洛矮得多的，不過那件飛機恤却是大了一號，所以在司馬洛身上，也不見得太不稱身了。他在班治的寫字桌後面坐了下來，雙脚擱到桌子的上面，等着。

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他聽見汽車的聲音接近，最後在飛機庫的外面停了下來。

司馬洛把直昇機停在監獄運動場，三名黑手黨打手跳下機施放烟彈及開機槍，協助被囚的黑手黨副首領費之倫逃獄。

司馬洛聽見車門打開，有人下了車，走到門口來。

進來的是一個身裁很橫的年輕打手。

司馬洛對他點點頭，說道：「你就是捷夫嗎？」

那打手點點頭，說：「你準備好了沒有，班治？準備好了，我們就走吧！」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我們走吧！」

他和捷夫一起出了門口，看見那裏停着的是一部名貴的黑色流綫型大房車。捷夫打量着司馬洛：「怎麼，你什麼都不用帶嗎？」

司馬洛聳聳肩：「需要帶什麼？最重要的就是直升機，直升機你們已經有了，是不是？」

「是的！」捷夫點頭，「直升機我們已經有了，就是等着你去開！」

「那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車子行駛了大約一個鐘頭，在這一個鐘頭的裏面，司馬洛也頗有點担心，担心的是，他駕駛直升機的本領如何。對於直升機他是並不陌生的，不過，他已經好久沒有開過直升機了，開起來難免有點生疏，而班治本人對於駕駛直升機，則必然是滾瓜爛熟的。他們會不會看出破綻來？

一個鐘頭之後，他們已經到達了那座貨倉了。祇是一座巨大的空木屋周圍都是濃密的樹林。司馬洛猜想，這座倉貨，可能就是黑手黨用以存放私貨地方之一了。

那裏另外又有兩個黑手黨的打手在等着。

「鳥兒就在裏面，」捷夫指指貨倉門內。

司馬洛走進去，看一看，那直升機是給用汽車拖進了貨倉之內而藏了起來的，看樣子並不差，但司馬洛皺起了眉頭：「好一架老爺飛機，是越共賣給你們嗎？」

「我們不過要飛一次吧！」捷夫說。

「最好讓我試飛一次，」司馬洛說，「這一款我不大熟悉！」

捷夫搖頭。「聽說你是個一流機師，在我心目中，一流機師是不會諸多提議，所以，閉上嘴巴吧！」

「隨便你，」司馬洛聳聳肩。

「現在我們走吧！」捷夫說。

他們就在直升機中坐下來等。司馬洛有點担心，因爲時間拖長了，露出破綻的機會就增加了。不過，那三個打手，却沒有去留心他的破綻。他們都正在心驚胆戰的。大概，他們雖然無惡不作，但是越進監獄裏去搶人，却也是一件他們做夢也沒有想過會去做的事。

下午三點正，捷夫一跳跳了起身，說：「我們要起程了！」

他們合力把直升機從貨倉內拖了出來，在機上裝上了烟彈，然後三個打手携着輕機槍也上了飛機。司馬洛一面祈禱着自己的手脚不太笨鈍，就把引擎發動了，使直升機升了起來，向北飛去！

飛機起飛的時候飛得並不順，但是他們却也沒有提出疑問。司馬洛忽然想起，可能根本上他們三個人都是從來沒有乘坐過直升機的。

直升機在空中飛行着，田野在下面迅速地掠過。由於直線前進，是比任何車輛

都快的。

三點零九分看到那座監獄。那是一座古老的監獄，圍牆的牆頭，祗有六七個守衛。在空中望下去，那成千上百，在運動場上散步的囚犯，就像是一羣螞蟻！壘球場那隻白粉畫成的方框，就差不多是在運動場的中央。

這時，捷夫和另外二個打手，則戴上了防毒面具。

捷夫吩咐司馬洛：「盡快降下去，祗要不快到會撞壞就行了！」

司馬洛點點頭。「我會的了！」

實在，他們表情雖然鎮靜，心裏却也是慌張得很的。這麼大胆，這麼瘋的事，他這一生也很少幹過。

他把飛機的控制桿向前推盡了。那架直升機，便像一架失去了控制的升降機似的，直墮下去。降得那麼快，使得機上的人都有點暈眩之感了。「隆」一聲，直升機降到了運動場上，差點連支着機輪的桿子也斷掉了。

差不多在未降到地之前，捷夫和他那兩個同伴已打開了飛機的門。

運動場上，那些囚犯們，有些驚得呆了，也有些經驗豐富的，則連忙走避。秩序一時大亂。捷夫和他的同伴們跳了出去，亂擲烟彈。那些烟彈爆開，就迸出濃厚的白烟來。幾秒鐘內，整架飛機已給白烟籠罩了。司馬洛聽見機關槍聲音。監獄那些守衛向他們開火了。槍手們也在還擊。

那些穿着灰色囚衣的囚犯們都紛紛散開，逃離那一大團白烟，但其中却有一個人是剛剛相反的。他直向這些白烟衝過來。這人就是費之倫。他喘着氣，嗆咳着，給捷夫和一個打手扶上了飛機。

費之倫剛一踏上飛機，司馬洛猝然把控制桿扳後，直升機就馬上升上去，就和降落的時候一樣快，也不等待餘下的三個槍手了。

捷夫在下面大叫，道：「你瘋了！」

「唏，你瘋了！」費之倫吼道。

「你想我怎樣？」司馬洛也在吵鬧直升機聲中吼道：「你想我再降下去嗎？」

費之倫沒有做聲。現在降下去已經太遲了，也太危險了。

直升機直射上高空，射到一千尺，那裏，守衛們的槍彈也射不到的了。司馬洛在監獄的上空兜一個圈子。

在上升的時候，直升機的螺旋槳已經把白烟打散，現在他們可以看到，那三個槍手已經扭曲地躺在地上。他們在空曠中是毫無機會的。監獄守衛的槍已把他們掃倒了。

費之倫震驚地看看司馬洛：「他們都死了！你應該等他們！」

「你才是重要人物，」司馬洛說，「因爲是你下令殺死金國强的！」

「什麼——」

費之倫這樣問着，已經驚得臉如土色，想找地方逃走，却是無路可逃。他自己當然也是打手出身，他今天的地位，是打回來的。但是躍居了指揮地位之後，他久已沒有親自動過手，多數時間，都是指揮手下和在幕後策劃，因此，他是已經軟了下來了。他是一位髀肉復生的大將，臨危的時候，想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抵抗，而是逃走。

這樣說着的時候，司馬洛已經撥動了飛機的控制桿，使機身一側。側得那麼厲害，飛機幾乎是在空中躺平了！

費之倫向後跌去。他後面的機門是仍然開着的，他尖叫一聲，慌忙伸手一抓，要扳住一個座位的椅背，却沒有抓牢，於是他就跌出了機門之外。

但是，他的手却抓住了機輪的桿子。他就這樣吊在那裏。

「救命！」他在嘈吵引擎聲中尖叫，「救我！救我上來！我給你什麼都行！」

司馬洛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他一推控制桿，機身忽然又擺正了，迅速向前飛行，飛了一段，又向左急轉。這突然的扭擺，使費之倫的身體盪來盪去。但費之倫仍死命抓緊，這是性命關頭的事，他是無論如何不肯放手的！

司馬洛把高度降低，這一次却是直向監獄飛回去。

「不！不要！」費之倫尖叫，「別把我放回去！我——我給你一百萬元！」

但是，他猜錯了，司馬洛並不是要把他放回監獄裏。

而監獄的守衛們也沒有開槍。他們祗是目瞪口呆地看着這一幕雜技表演般的眞景！他們也以爲，飛機是要把費之倫送回監獄中來。

他們也猜錯了。司馬洛是使直升機在監獄的牆頭掠過。飛過那麼低，直升機的輪子距離牆頭祗有兩尺。如果單是直升機，當然是可以順利地過去的，但是現在，機輪上却是吊着費之倫，而費之倫的身子是有五尺多高的，再加上舉高了的一雙手臂，就超過六尺。飛機過得去，費之倫的身體過不去！

拍！費之倫的下半身在牆上一撞。

這使他再也無法抓牢機輪了。飛機從那邊過去了，他的身子則給彈回這邊，落到五十尺下面的地上。

司馬洛把直升機向上直升，避開了守衛們射上來的一排槍彈，再向下望。

費之倫已經死了！很可能他在沒有跌到地之前就已經死掉！他一定是給撞死了的！現在他的屍體就扭曲地躺在圍牆的脚下，好像一隻傀儡斷了綫。

人們正在向他圍過去。

司馬洛微笑。他的黑名單上，又可以塗去一個名字了。四大天王，現在祗剩下兩個。

他把飛機向他們來時的方向飛回去。對於他，監獄的人確是束手無策的。監獄裏並沒有飛機，無從追趕。無疑地，他們已經正在向外求援了，但是，在援助飛機來到之前，司馬洛是必然已去得很遠了。

事實上，司馬洛也並沒有準備在空中久留。他一直把飛機開回了那座樹林中的湖，在湖上低飛着，在水面掠過。當接近湖中心時，司馬洛就放棄了控制桿，從打開着的機門跳出去，投進水中。

當他再冒出水面的時候，飛機已經滑到了一段距離之外。由於沒有人控制，它終於撞進水中，急轉着的螺旋槳把水花打到半天高，成爲壯觀的奇景。直升機在水面翻了兩個跟斗，然後就沉了下去。湖面很快就回復了平靜，就像根本沒有一架直

升機存在這似的。

司馬洛轉身，向岸邊游回去……

× × ×

第二天中午，四大天王之中的老大哥杜韋陀一個人坐在他的辦公室裏，等着布斯提來。

杜韋陀和剛剛死去了的費之倫一樣，身居高位已久，早已忘記了恐懼的滋味。但是現在，恐懼的滋味又回來了。

布斯提準時而來了，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現在，布斯提也是一個充滿了恐懼的人。

他們兩大天王一時只是坐在那裏相對着，彼此的恐懼，是不必言傳，也可意會的。

那個直升機服務社的人已給送進了醫院，因此眞相是大白了，不過，他們却不敢對警方公開這些眞相。此外，費之倫的死，還給他們帶來了另一種恐懼。那就是費之倫曾經聲言，如果他有什麼不測的話，他留起來那些證據及文件就會落到警方之手，使他們落得一個終身監禁的收場。

現在費之倫已經死了，不是死於他們之手，但總之是死了！

「我已經聯絡了每一個綫人替我留心着，」布斯提說，「至今爲止，警方都沒有收到什麼告密的文件包裹！也許費之倫只是在空言恐嚇的！」

「希望是吧！」杜韋陀說，「但是，倒有一個好消息！我已經查出了這傢伙是誰！他叫司馬洛，就是他到醫院去探過金國强的妻子！我還找到他一張照片，這照片眞不容易找，但我們是有辦法的人！」

「你是怎樣找到他的照片的呢？」布斯提問。

「一個他以前的女朋友，和他一起合照的。你可知道嗎？這個傢伙，女朋友也是多極了的！我已經把照片拿到醫院去給那眞的直升機機師看過，他也證實，這就是那個把他擊暈之後縛了起來的人！不過現在他已不是以中國人的面目出現了。他已經化過裝！」

「而他是可能再化裝的！」二大天王布斯提說。

「當然了，」杜韋陀說，「我們無法知道他此刻是化成了什麼樣子，不過，與他的眞面目，大概不會有很大的出入。這張照片我已映印了幾千張，分發到我們勢力達得到的每一座酒店和每一間餐室，店子，我們應該很快就找到他的，但是，告訴你，這個司馬洛，是一個眞不好對付的人！他的記錄證明，他的作戰能力，簡直像一小隊軍隊！」

「他也用事實對我們證明過了，」布斯提在椅上洩氣地靠後身子，「但是，他怎可能對我們的事知道得那麼多呢？這是不可能！除非我們兄弟幫中有人告密！」

「我也懷疑是如此，」杜韋陀說，「刼獄救費之倫的計劃，知道的人只有你，我和那直升機機師三個人。司馬洛一定早知道這個計劃才會去向那機師做手脚的，因此，洩漏秘密的不會是那機師。那就是說，可疑人物，只剩下你和我兩個了！」

二大天王布斯提的臉色，現在更青一點了。「難道你以爲是我……」

「以爲你向司馬洛這個瘋子告密？」杜韋陀搖起頭來，「當然不會，他也一樣要殺你！但，除了對捷夫和那直升機師之外，你還有跟什麼人提過這個計劃嗎？」

「沒有！」布斯提說，「我可以發誓！」接着他忽然一怔，低聲地叫道：「謝西嘉！」

「你的情婦？」

布斯提點頭。「我在她家和捷夫通電話的！那母狗！」

「女人，」杜韋陀搖着頭，「我一向都叫你們不要沉迷的，尤其是那些非意大利女人！」

「我會泡製她！」布斯提握緊着拳頭。

「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司馬洛。我們已經成爲了笑柄，別些家族的老大哥已經在笑我們！我們非消滅這個司馬洛不可！兄弟幫的每一個人都要參加搜索！」

「我却要在謝西嘉的身上搜索！」布斯提說。

× × ×

回到了市區之後，司馬洛又躲回了他自己的家中。

他解除了自己的化裝，不過却不是回復本來的面目。他只是再度化裝，而恢復了他住在這裏時的面目。現在，他與他的眞面目是還有一段距離的。他還是不大像對方所找的那一張他的照片。

在家裏，他拿了一副强力望遠鏡，再出了屋外，開車到了後街。後街的中段，有一座屋子是已經拆斷了的，成爲一片平地，準備再建一座新的屋子。不過，地盤却還未興工。他和謝西嘉所住的那座大廈的側面，就是正正對着這片空地的。

在車中，司馬洛把望遠鏡舉了起來，向謝西嘉的寓所的露台瞭望。他是找尋他佈下的那根電綫。從望遠鏡中，他可以看到，那根電綫是還在原位的，顯見謝西嘉還未曾發覺它的存在。

司馬洛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間，戴上了耳筒，收聽謝西嘉的動靜。他猜二大天王布斯提是不會那麼快再回謝西嘉這裏來的，尤其三大天王費之倫之死，一定已使他們成爲了驚弓之鳥。不過，司馬洛還是不願意失去這個機會！

他聽到了第二天晚上，果然就有了成績。

他是每隔一個鐘頭聽一聽的。這一次，當他戴上耳筒時，就聽到了布斯提的聲音，好像野獸一般吼叫着：「好了，母狗，那是誰？」

「你究竟在說什麼？」謝西嘉恐懼地問着。

「我們救費之倫出獄的計劃！你對誰洩露了？」

「我沒有？我可以向天發誓！我沒有！」謝西嘉道。

隆！拳頭在肉上的聲音，謝西嘉痛苦地呻吟，然後跌在地上的砰聲。

司馬洛心裏難過。他沒有想到布斯提會懷疑謝西嘉的！

又是拳擊的聲音，布斯提了又在大叫：「母狗！母狗！母狗！……」

謝西嘉哀求着道：「不要，天哪！不要！」

沉重的脚步聲，床褥的「吱」一聲。

布斯提聲音從比較遠的地方傳來：「我信任你！我竟信任你！我眞是瘋了！」

司馬洛摸着電掣。他知道其中一人是坐在床上了。他聽見謝西嘉跌在地下的，所以在床上坐下來的人應該是布斯提了。但是他不能肯定。

「我是打算殺死你的！」布斯提說，「來這裏時的一路上，我都在想着應該用什麼方法，使你死得最痛苦！」

謝西嘉說：「我的確沒有告訴過任何人！爲什麼你總不肯相信我？」

她的聲音聽來也可憐得很，如果是看見她的臉，就更覺得可憐了。大概沒有男人能不心軟的，特別是那些和她睡過的男人！

布斯提顯然也並不例外的。他疲累地說：「我的心也亂得很！這件事情使我的心太亂了！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我眞想就這樣躺下睡去，永遠不醒過來！」

床褥的彈簧又發出「吱」一聲。這一次沒有錯，布斯提已經在床上躺了下來。

司馬洛迅速地一按電掣，聽見一陣格格的聲音。女人的聲音恐怖地尖叫，而他面前的那隻電箱裏，電光跳閃着。

他關上了電掣。幾秒鐘，已經很够的了。

謝西嘉還在尖叫着……

× ×

剩下來的老大哥杜韋陀接到消息時，他是正在看着電視，電視中一套牛仔片。電話響了。他拿起電話來。他認得那聲音——是布斯提的一個保鏢的聲音。但他起先聽不明白那人是在說什麼。那人吶吶着在說：「好像燒雞一樣……好像燒雞一樣……那股氣味……」

「你在說什麼？」杜韋陀叫道。

「布斯提死了！」

「什麼？」

「布斯提死了，就像一隻燒雞！在床上……」

杜韋陀把聽筒緊緊地一執。「布斯提……是怎樣死的？告訴我！鎭靜一點告訴我。」

那個打手告訴杜韋陀，他是在謝西嘉的家裏。而且他把經過情形也全部說了出來。

當他說完的時候，杜韋陀已經混身大汗。聽筒執在手中，也濕掉了。他說：「我馬上趕來！」

× ×

杜韋陀的寓所是在郊外的。他花了接近兩個鐘頭的時間才進得了城。到了那裏時，他發覺布斯提的屍體已經成爲了一具焦炭。

這條焦炭仍然躺在那燒焦了的墊褥上，兩手高舉着，好像兩隻爪。左手更像是用一塊焦炭雕成的，那是因爲開電掣時，他的左手剛好執住那黃銅的床柱。

「我們查過了這根電綫，」其中一個保鏢說，「通到十四樓去的。那裏住着一個男人，不過現在已經找不到他了！」

「當然找不到，」杜韋陀說，「他還會留下來等我們嗎？」

老大哥杜韋陀說完，又回到廳中去。謝西嘉正坐在沙發上。她的臉孔呆滯，充滿了震驚的表情。杜韋陀看看她的頰上及額上的傷痕，以及她的嘴角上的乾血。

「是布斯提打傷你的嗎？」杜韋陀在問。

「是的。」

「爲什麼呢？」

她的聲音是沒有感情的。她說：「他以爲我向人家洩露了逃獄的計劃！」

「你有洩露嗎？」杜韋陀還是那麼柔聲地問。

「沒有，但他不肯相信我！」她的聲音中已沒有了恐懼，她只是放棄，她現在已到了拚死無大害的階段。她又說：「我猜你也不會相信我的！」

「相反，我却相信你，」杜韋陀說着，又轉向他的保鏢，「他既然能在這床上通電，他更容易在這裏裝一隻偷聽器了。你們找找。謝西嘉，你跟我來，我們到外面去談談！」

謝西嘉跟着他出了走廊中，那三個保鏢也亦步亦趨的。他們到了走廊的末端，近升降機處，杜韋陀凝視着她。她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可怕的眼色，他的眼睛，像是兩個黑色無底的憎恨的深潭。

「我不想在裏面跟你談，」杜韋陀柔聲地道，並不知道他們是已經把偷聽器帶出來了，「我是要告訴你，這個殺死布斯提的人，在十二個鐘頭之內也要死了！他會死在我的手中，以一種最痛苦的方式死去！而且在死後，他還是要繼續受苦！會有千萬隻狗吃他的肉！我可以答應你這一點！」

這一句話，也傳到了司馬洛的耳朵。現在的司馬洛，是正躲在十樓一個空的單位。他聽到了這句話，不禁皺起了眉頭。他想：他們一定知道了我是誰，這就使事情難辦得多了。

他也考慮從防火梯爬上樓去向杜韋陀偷襲，但只是想了一想就放棄了。杜韋陀的周圍一定打手多如蟻羣，這情形對他是沒有利益的，還是稍待，認清了目標，再慢慢行事吧！

於是司馬洛悄悄地離開了那座大廈。

× ×

他到了西區的一間酒店中。他早知道殺了布斯提之後，他馬上就需要一個躲藏的地方的，所以他早就租下了這間酒店房間。這間酒店，距離大廈並不遠。他開車過去在離酒店不遠之處停車，步行過去。

那是一間二三流的酒店，設備並不豪華，不過却是寧靜而舒適的。

司馬洛踏進了酒店之中。他却完全不知道，當他經過客堂的時候，其中一個侍役就從衣袋裏取出了一張照片來，看着。這一張就是司馬洛的照片，經過了放大之後已相當模糊。他皺着眉頭看了這張照片好一會，然後就匆匆進入了電話間裏，拿起電話……

× ×

司馬洛乘升降機到了二樓，走了一段走廊，到了六零一號房的門前，推開房門，就呆住了。因爲，一把機關手槍正朝着他。他的胃部肌肉劇烈收縮，準備迎接射過來的子彈。可是子彈沒有來。接着，他認得了拿機關手槍的那人。他放心得膝蓋也軟了。

「賴利！」司馬洛苦笑。

因爲，這個拿機關手槍對着他的不是別人，正是聯邦調查局的高級人員賴利。他曾供應很多黑手黨的資料給司馬洛。

「司馬洛，早晨！」賴利冷冷地說。

「呃——時間已不早了，」司馬洛吶吶着，「這槍是幹什麼的？」

「至今爲止，你已經殺了多少人？」賴利問。他的機關手槍，仍是正指着司馬洛。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那些黑手黨，」賴利說，「這件事就只有你這個瘋子幹得到的！你一定是瘋了！」

「你——不能證明！」司馬洛說。

「我並不打算證明，」賴利說，「我只是知道，幸而，局裏沒有別人知道！」

「你怎會找到我的！」司馬洛問。

「我們找人自有我們的辦法，除非你不在酒店之類的公衆地方停留。我們已經查出了你在這裏租了一間房間。我一直在等你回來。」

司馬洛抖了一抖。如果聯邦人員找得到，那麼，說不定，黑手黨的人也會找到的！

「你想怎樣？」他問。

「我要私人解你出境，」賴利咬着牙，「這是最好的辦法了！你不能在這個國家亂來的！」

「還有一個，」司馬洛說，「還有一個杜韋陀，我解決了他之後，我就走！」

「不行！」賴利堅決地。

「殺幾個這類人算得什麼？」司馬洛說，「他們不也是你們想消滅的人嗎？」

「這就是爲什麼我不把你抓起來！」賴利說，「但總之，你這個方法，是不行的！」

「給我兩天！」司馬洛懇求地說，「只要兩天！」

「兩個小時也不行！」賴利說，「如果人人都這樣做事，那還需要法律嗎？」

「四十八小時，」司馬洛說，「我替你解決杜韋陀！」

賴利搖頭。「不行，老朋友，不行！」他伸手到司馬洛的衣服裏，把他的手槍取了出來，又撩起他的袂腳，拔出了他插在襪管上的一把刀子。「我們現在就走，司馬洛，而且，你別逃走！不然，我是會殺無赦的！看在老朋友臉上，我是已經盡量給你機會的了！」

「媽的！」司馬洛說，「我殺的每一個人都不是枉殺的！你想想看，他們每一個殺過多少無辜的人？」

賴利拿起一件大衣，蓋在槍上，把他的槍連同手臂都遮住了，以使旁人看來，以爲他不過是提着一件大衣吧了。他說：「別說了，我不要聽，走吧！」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只好轉身走出房門外。他們沿着走廊走向升降機。司馬洛喃喃着：「杜韋陀大概不知道，他的運氣是多麼好！」

他們到達了升降機的附近，升降機門自己開了，三個人踏進走廊。他們看見司馬洛，呆了一呆。

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直豎。他和賴利都是大行家，只要看一眼，就看得出他們是什麼人！

司馬洛向橫踏出一步，叫道：「開槍，賴利！這些是黑手黨！」

賴利遲疑着，遲疑了半秒鐘。這使那三個槍手有機會拔槍了。賴利終於知道沒有選擇餘地，就扳動槍機。一排子彈從機關手槍的槍咀射出，搭在手臂上那件大衣碎成片片，爲首的二個槍手軟倒下來。但他們替後面一個擋了子彈，因此這最後一個，還是把槍拔了出來。

這槍拔出來時，司馬洛已一躍到了他的身邊。在槍响的同時，司馬洛的手掌已揮了出去，堅硬而有力的掌緣擊中了那人的喉核。

賴利在後面尖叫一聲。

那人還沒有倒到地，司馬洛就知道他是已經死掉了。這一掌，是必然會使那人的頸骨折斷的，憑手掌擊上去時那股震力，司馬洛就可以知道。因此他馬上轉向賴利。

賴利已經跪了下來，腿部血如泉湧，把機關手槍跌了下來。司馬洛一手把槍拾起了。

他檢驗一下賴利。賴利只是大腿的肌肉給子彈穿過了，並無性命之虞，不過暫時却不能行動了。司馬洛伸手進他的內袋取出了一隻彈夾。

「你要幹什麼？」賴利叫道。

「保護自己！」司馬洛說，「你已經不能保護我，我非保護自己不可了！」

「媽的！」賴利咬着牙，「現在你把我也牽進漩渦！我怎麼樣向上司交代！」

「你得想個好一點的故事了！」司馬洛說，「別忘記，你不把我拘捕，也是不合規矩的！」

「你這狗養的！」賴利惡毒地咒罵着，「有機會我就殺死你！」

「你還是安心養傷吧，」司馬洛說，「現在，讓我先替你把敵人趕跑！」

升降機門是還打開着的，司馬洛用手把它按着，轉對賴利：「你還能動嗎？」

「你把頸子拿過來，我還有力氣把你揑死的！」

「你把守着這升降機，」司馬洛說，「等五分鐘，然後按降下的掣，讓空的升降機降下去！」

賴利苦笑着點點頭。「好吧，只好聽你吩咐了！」

司馬洛閃進了樓梯間內，就沿着樓梯匆匆下樓而去。那把機關手槍，他已經裝上了子彈。

賴利咬着牙，忍着腿子上的痛，等了五分鐘，就勉強撐着爬進升降機，按了下樓的掣，然後縮回來。

升降機向着下去了。

不出司馬洛之所料，在樓下的客堂中，兩個打手已經如臨大敵地守在那裏，一把手槍和一把截短了槍管的鳥槍對着升降機門口。兩個都是意大利人。

那個打電話告密的侍者正伏在一張沙發的後面，抖個不停的。

升降機旁的號碼燈，指出升降機是已差不多到達樓下，那二個打手扣緊槍機。

升降機門開了，升降機空空如也，使他們一愕！跟着，司馬洛就從旁邊的樓梯口內踏了出來。

那二個人沒有機會轉向他，司馬洛手

中的機關手槍就响了。一排子彈掃過去，差點把這二個人攔腰掃為兩截！其中一人丟了手槍，另一人把鳥槍的槍機扳動了一次。

轟！

客堂天花板上的一盞玻璃大吊燈不見了一半。玻璃碎像雨一般落下。兩個人都倒了下來。

那個侍者停止了發抖。他已經暈了過去。

警車的聲音正從遠處傳來。司馬洛把機關手槍在衣服內收好了，冒險踏出大門外。

一如他所料，警車聲一來，就任何埋伏都撤退了。如果仍是有人埋伏着的話，這些人可也並沒有麻煩司馬洛。他上了他的車子，開走了。

× ×

這是一座大城市，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很多的。兩小時後，當司馬洛出現在城中另一個部份時，他的模樣又已改變了。

這一次，他是扮成了一個嬉皮士型的人物，有着長長的鬍子。鬍子最容易掩藏眞面目的。他相信，以目前他的面貌，加上他那一身新從百貨公司裏買回來的嬉皮士衣服，和一副茶色的大鏡片眼鏡，他相信就是拿着他的照片站在他的面前看他五分鐘，也不會認得他就是司馬洛的。事實上，就是他在照鏡子時，也認不得自己的模樣了。他到了城中嬉皮士最多的部份，在一家專門招待嬉皮士的酒店租了一間房間。

他不能離開這裏，因為杜韋陀還在這裏。這黑手黨的四大天王中最後一個，應該還在這裏主持着搜捕他的工作。在未把杜韋陀殺死之前，司馬洛也不願意離開。

他並不怕警方會找到他。賴利雖然正在切骨痛恨，他却是一定會守秘密的，如果把眞相說出來，他自己也不會好過。至於黑手黨，他們也同樣不會把這件事的眞相向警方透露。如果給警方把司馬洛捉去了，他們的面子就更加蕩然無存了！

而司馬洛相信，他躺在這個嬉皮士大本營裏，黑手黨要找到他是並不容易的。嬉皮士們固然不喜歡警方，也同樣不喜歡黑社會。他們對這兩方面的人查問，都不會合作的。

開這間酒店的兩夫婦，本身也是正宗的嬉皮士，他們的態度熱誠，並沒有對司馬洛查根問底。

但是，杜韋陀找不到他，他却也是同樣找不到杜韋陀的！在這個非常時期杜韋陀一定不會還逗留在他經常逗留的地方。他會找一個新地方躲起來。怎樣找到杜韋陀這個新地方呢？

那酒店租錢固然便宜，伙食也同樣地便宜。就只有一個地方不好，那就是經常有一股臭味瀰漫着。嬉皮士之中，有許多都是不愛洗澡的。

在住進去的那一天，司馬洛就看見，樓下客堂中擺着兩面屏風式的大鏡子，有七八呎高，三呎寬的。

「我可以連這鏡子租下嗎？」他問主人。

那主人摸不着頭腦。「你的房間裏不是已經有鏡子了嗎？」他說。

司馬洛微笑：「不錯，可是，那鏡子不够大！我——我是喜歡看着自己脫衣服的！」

那主人奇怪地看了司馬洛一眼。司馬洛這的確是一個古怪的要求，但是，這酒店裏，就是充滿了古怪人物的，他早就已經見怪不怪了。所以他點了點頭：「好吧，你拿去用好了，我不收你租錢！不過，我得先此聲明，這鏡子買回來時，價錢很貴，如果你弄破了你得賠償二百美元！」

「二百美元？」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就把錢包掏了出來，從裏面取出了兩張一百元鈔票，交給主人。

「但你並沒有打破！」主人瞪目道。

「這算是按金吧，」司馬洛笑，「這樣，你就可以睡得安心多了！」

主人聳聳肩，把鈔票接了過來。「好吧！」正如上面所說，這酒店裏是充滿了古怪的人物的。

司馬洛和主人合力的把那些鏡子搬了上去，放進他房間裏，靠着門邊的牆壁。

正如以上所說，這間酒店的伙食雖然很好，但那氣氛却怎不是味道。司馬洛對於那些嬉皮士型的人物，是並沒有什麼特別好感的。在那裏住了兩天，他就渴望換一換環境了。於是在第二天晚上，他離開了酒店，到接近市中心區的一家酒吧去喝杯酒。

那不是一間特別高級的酒巴，由於司馬洛的這一身打扮，如果走到了那些身穿禮服的紳士淑女中間，是很惹人注目的，事實∴，那種地方，他進不進得門口，也是一″問題。但這一座酒巴可就不同了。

這裏是一個比較隨便的地方，歡迎任何人的——包括嬉皮士。不過由於酒的價錢的關係，嬉皮士是來得比較少一點了。

當司馬洛進去的時候，嬉皮士只有兩個。一個是他。另一個是女的。

這個女的却像一團火。她那一頭長而厚的金髮，好像雄獅的鬣毛般披在肩上，沒有經過任何人士的整理，但正因此，反而有着一種很自然的吸引力。身上一套紫色的猊皮垂蘇衣裙套裝，黑色皮靴，好像剛剛從一部牛仔片裏踏出來的一個紅番女人。

她的皮膚是蜜糖色的，淡棕色的眼珠裏面好像燃着火。裙子下面，與靴頂之間，露出那一段腿子是綫條優美的。身體的其餘部份，雖然大部份都是遮在衣服裏面，却仍然所以看出，全部都是妙品。有些女人就是這樣的，不論穿上了多少衣服，她的吸引力都遮蓋不掉！

她成為了每一個男人注視的目標，她也知道，然而她却故意不去看任何男人。

這使到多數男人都躍躍欲試。但是也很明顯地，她是一個不容易駕御的女人，要有很高超的本領，才能够應付她的。這使有些男人也遲疑起來了。

司馬洛微笑。他懂得怎樣應付這一型的女人。就是只可惜，他並沒有心情——

那女的頭轉過來了，對着司馬洛，很明顯地對着司馬洛，作了一個微笑。司馬洛馬上成為了衆人艷羡的對象。他忽然醒起，在全座酒巴之中，除了她自己之外，他是唯一的嬉皮士了，這就是他比較佔優的條件。



三名槍手衝進房間，開槍狂射。

而且他忽然想到：有什麼不行呢？他實在並不是沒有空！他只是在等待着。在等待之中，他為什麼不能有一個女人？自謝西嘉後，他已相當久沒有過一個女人。

於是司馬洛拿起了他那杯酒，走到了她的身邊。他說：「我可以和你坐在一起嗎？」

「別那麼落後吧！」她的嘴巴咧開來，咭咭地笑着，露出兩排整齊而潔白的牙齒，好像牙齒廣告一樣的，「我們是先進的一代，講什麼禮貌？你要和我上牀的話，只要爽快地說出來，我們走好了！」

司馬洛站了起來：「那麼，並不是一件難事了！」

「這倒不一定！」她一掠那獅鬣一般的長頭髮，「我喜歡人家爽快地提出來，不過，當我不感興趣的時候，我也會爽快地說不！」

「你的牀，還是我的牀呢？」司馬洛問。

「我正在流浪！」她說，「我在這裏並沒有牀！」

「那麼到我的牀上去吧，」司馬洛說，「我有一間很好的房間，在一間屬於我們這一代的酒店裏，你會喜歡的！」

他們一起離開了酒巴，司馬洛知道，有些男人正在羡慕得差點要胃出血了！

他們走在街上，而她的手已經插進了他的臂彎之中，緊緊地攬着他的腰。果然是新的一代。他們向司馬洛的酒店走去。

「你是一個很奇怪的男人，」她忽然說，「我是會看相的，我看到你的周圍是充滿了危險和死亡！但不是你的死亡，是別人的死亡！」

「你很可能是看對了！」司馬洛微笑着，「但雖然如此，你還是跟我來？」

她又微笑：「我喜歡危險，沒有比生命危險更够刺激的了！」頓一頓，「究竟你是幹什麼的？一個職業兇手嗎？」她差不多猜對了。

「也許吧，」司馬洛笑了起來，「但是別問，我們是先進人物，記得嗎？我們不問太多問題的！」

「好吧！」

他們拉着手，進入了司馬洛所住的那間酒店。店主人對司馬洛作了一個相當羡慕的微笑，他們上了樓，到了司馬洛的房間裏。

司馬洛開門，他們一齊進去了，她轉左，「哇」的叫了起來，因為她是撞到牆壁上去了。那大鏡子就在門的左邊，靠着牆壁，她望進鏡中，以為鏡中的倒映是眞的，差點撞了進去。

「這邊！」司馬洛拉她的手，引導她來到牀裏。

「這些鏡子是幹什麼的？」她問。

「我喜歡在鏡中看自己，」司馬洛說，「這一點我是一定要堅持的！不能把鏡子遮起來！」

「沒關係，」她說，「我也喜歡看自己！」

他們一吻，司馬洛臭到醉人的香氣，但不是來自香水的，而是一種天然的女兒香。他慶幸自己的運氣。在女人的方面，他的運氣也一直都是不錯的，他總是能够碰到最好的女人的。

「你是那種新潮的嬉皮士！」他說，「我也是的！」

「我不明白他們，」她搖着頭，「怎可以不洗澡！」

「他們說洗澡是天然的事，」司馬洛說，「應該在天然的水中做，例如河裏，山溪中。浴室不是天然地方，他們不到天然地方時就不洗了！」

「我却沒有那麼先進！」她說。

「洗澡的人，好聞得多了！」他輕吻着她的頸子。

「你還沒有聞清楚呢！」她說着，就動手把衣服脫下來。司馬洛也退後了一點，脫下自己的衣服。

當他們正在脫着衣服的時候，在街上，一部黑色大汽車悄悄地駛來了，在酒店的側面停了下來。兩個人下了車和一個已經在酒店旁邊等着的人會合。

三個都是意大利人，其中一人的手上，還提着小提琴箱子。在那裏等着的人，用手向酒店的樓上指點着，對他們說了些什麼。

他們站在那裏，等着，其中一人說：

「還是等他們睡着了好些！」

在樓上，兩個人已經脫光了衣服……

良久，司馬洛把熱情放出去了，而她婉轉嬌喘地承受着，愉快地全部接受。然後，他們就全都靜止下來了，差不多馬上就入睡。

饑餓的現在都餵飽了。

在樓下，那三個人的其中一人看看錶，說：「我們上去吧！」

「把那個女人也殺掉嗎？」

「多殺一個，又有什麼關係？」

三個人進入了酒店的大堂。那店主人馬上覺出吃驚。這些人的打扮，他所以看出他們並不屬於這種地方的。他們來幹什麼？

「半個鐘頭之前和一個美麗的女人一起進來的那人，住在幾號房？」其中一人問店主。

「那女人是穿一套紫色麂皮衣服的！」另一個補充。

店主馬上就知道，他們指的是司馬洛，但他還是很小心的。他沉着地說：「你們找他有什麼貴幹？」

「我要他房間的門匙！」那人說。

「你們是什麼人，警探嗎？」店主問道。

「不是，」另一人咯咯笑起來，「我們祇是債主！那傢伙欠我們錢，我們追討吧了！」

「我要不要給他一個電話，通知你們來？」店主問道。

一把手槍出來了，槍咀指着他，另一隻手執住他的衣領，把他整個人從櫃枱後面揪了出來。「你這樣做，你馬上就要死了！」

「他的房間號碼，和房門鎖匙！」另一個說。

店主完全沒有辦法反抗。他祇好說：

「三一三號房！」

他們從櫃枱後面那架子上取下了三一三號的門匙！

第三個打開提琴箱子，從裏面取出來了一挺輕機關槍。槍咀一揮，擊在店主的額上。店主暈了過去。

「我們上去吧！」

三個人全無聲息地爬上了樓梯，到了司馬洛的房間的門外，也全無聲息地，匙孔插進了門鎖之中。

司馬洛和那個女人仍在床上睡着，發出着輕微的鼾聲。

門忽然給推開了。

三個人之中，一個負責推開門，二個已準備好了槍。門是開向右方的。一時，門把右方的視綫遮住了，祇能看到左方。他們看到在門的左方，司馬洛和那女郎仍相擁裸臥着。

很機靈地，他們的手槍及機槍都齊向司馬洛等射去。

在震耳的槍聲之中，玻璃乒乒乓乓地碎下來了！因爲，他們射的不過是墻壁上的鏡子！他們看見的，祇是鏡中的倒映！

司馬洛已經滾到了床的另一邊地上。他雖抱着那女人一起滾下去的。他就一手抓起了放在床底的那把機關手槍，就貼着地來一陣掃射。

子彈從床底出來，把三個人的脚踁都掃斷了。他們不能不倒下來，而一倒下來就更糟了。子彈繼續貼地而來，這時射中的，就不單是脚踁而已。

那女郎剛剛清醒，好像不倒翁似的一彈坐起，司馬洛又連忙把她按倒了。

不過他實在也用不着担心。那三個人已經不會再射擊了，他們已經死掉了。司馬洛的子彈並沒有虛發。

他衝到門口，向外望望，看不見人，又跑到窗前四下望望，也沒有看到什麼人。也許他們全部派來的人，就是這幾個吧，但，他也是應該走的了，他們一定會再來的！

他轉回房中，匆匆地穿上衣服，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行李，一面奇怪，他們是怎會懂得到這裏來找他的。

那個女郎坐在床上，震驚地看着他，那又長又厚的頭髮，垂到胸部，剛好把那挺拔的乳尖遮住了。「你——要走了？」她小聲地問。

「是的，」司馬洛說，「你也最好穿上衣服，我預測不超過半個鐘頭，就再會有人來的！」接着懷疑地皺起了眉頭看着她。「你！」他伸手指着她，「你帶他們來的！」

她却沒有強烈地否認。她祇是淡淡地搖頭：「不，不是我帶他們來的！」

司馬洛想了一想，又相信她了。如果是她引他們來的，她不會在他們開槍時還留在他的床上。如果他們是打算連她也殺掉，那麼她現在一定會因爲死裏逃生而變得竭斯底里起來了！但她沒有！

「穿衣服呀，傻瓜！」司馬洛喝道。

她這才如夢初醒地穿上了衣服。司馬洛提着箱子，他們一出了房門口。這時走廊上還有好幾度房門都打開了，一些嬉皮士聞聲出來察看。

司馬洛拔出機關手槍來揮動一下，他們都縮回去了。不論嬉皮士不嬉皮士，都是要怕手槍的！

沒有人阻擋他們了。

他們出了酒店的門口，竄進了黑暗的橫街之中，司馬洛一拍她的屁股，說：「走吧！」

「但——但——」她抗議起來，「我們是在一起的呀！我們——」

「你瘋了嗎？」司馬洛說，「如果我們繼續在一起，你會跟着我死掉的！」

「我不怕！」她說，「我喜歡跟着你——你很够刺激——我——喜歡危險！」

「哎！」司馬洛沒好氣地叫起來，「這不是開玩笑的事情！走！快走！你有什麼地方要走的就走吧！」

「你不歡迎我？」

「我不歡迎你，」司馬洛咬着牙，「嫣的，覺已經睡過了，你對我還有什麼用處？」

她的眼中馬上表示傷感，她顯然是一個相當敏感的女人。「是的，」她點點頭，「我們不過是在彼此利用吧了！現在，我們大家都利用完了！」

「滾吧，」司馬洛說，「不要拖累着我！」

「好吧！」她轉身，向相反的方向走，一部的士剛剛經過，她揮手截停了，上了去，的士開動了。看着車子消失在視綫中，司馬洛不禁有了惆悵之感。這個女郎，實在是一個很好相處的女郎，他很希望能够和她在一起久一些。就可惜環境却不許可。

他忽然更加惆悵地醒起，他竟然連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即使是一個假名字也不知道。

接着司馬洛又一醒起，強逼自己把思潮推回現實中來了。他有太多事情做，時間不能浪費！

他加快脚步，向地下火車站走去。美國的地下火車網是很廣大的，地下火車四通八達，而在每一座地下火車站裏，都有洗手間。

司馬洛提着箱子進了洗手間，佔據了一格厠間，關上了門，在那裏逗留了半個鐘頭，當他再出來時，他的模樣和剛才，已經完全不同了。他已經不再是個嬉皮士，他變成了一個意大利人了。下頷上一片青青的鬚脚，連到耳根，眼圈有點黑，而鼻樑挺直，這似乎正是意大利人的最大特徵。他身上衣服，同時也改變了。不再是那套嬉皮士裝束，而是變成保守得多了。

他提着箱子出了洗手間，上了地下火車，遠離了那一區。他的嬉皮士身份現在既已被認穿了，他就非改變一下不可了！他知道不會是那個女人出賣他的，很可能是有人在酒巴裏認出了他。也許這個意大利式的面目比嬉皮士更容易認出，但是沒有辦法了，他非改變不可的！

坐在地下火車裏，司馬洛沉思着。他在想，杜韋陀現在在那裏呢？他必須快點找到他。杜韋陀正在指揮他的全部意大利地下軍隊在搜捕司馬洛，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杜韋陀本人現在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他又在腦海中重温他所知道的有關杜韋陀的資料。在此地，杜韋陀又有什麼地方可以躲的？他會不會躲在他平時常去的地方？他會不會躲到一個新的地方去？

司馬洛的腦海中又升起了杜韋陀的一番話：「……有千萬隻狗會……」

他搖搖頭。他不至會受杜韋陀所嚇的！他還是要找到杜韋陀，把他殺死！

他的眼光移到旁邊一個人正在看的一張報紙上。

那張報紙上有很多告白，有洗衣物的告白，有汽水的告白，還有一段比較小的告白，則是一種狗粮的告白。那上面寫着：「布朗氏狗粮，世界最富營養的狗食物！使你的狗肥大，強壯……」

又一次，司馬洛的腦海中引起了杜韋陀對謝西嘉說過的話。杜韋陀說過：「這個殺死布斯提的人，在十二個鐘之內也要死了！他會死在我的手中，以一種最痛苦的方式死去，而且在死後，他還是要繼續受苦，會有千萬隻狗吃他的肉，我可以答應你這一點！」

他的腦海中同時也浮起了另一段關於杜韋陀的資料：「……也經營各項正當生意，包括狗粮公司……」

杜韋陀是開一間天堂狗粮公司的，專門出售狗罐頭，狗粮盒等等。司馬洛現在明白，杜韋陀爲什麼說會有千萬隻狗吃他的肉了。杜韋陀是打算把他捉到那間狗粮公司去，用他的加進狗罐頭的原料中，於是便有千萬隻狗要吃他的肉了。

天堂狗粮公司在何處？

那份資料上並沒有寫明是在何處，但是司馬洛知道，祇要在電話簿上一查，就可以查出來了。

× ×

司馬洛並沒有把那部跑車的油門踏盡，因爲他想保險一點。他不想給交通警察捉住。

這一次，他甚至沒有化裝。也許，這樣反而更好一點，也許他們做夢也想不到，他竟會連裝也不化。也許，他們祇是在找尋那些隱約的與司馬洛相像的人……

天堂狗粮公司的工廠，是在郊區一條僻靜的泥路的末端。司馬洛在還有四份一哩到達的時候，就棄了車子，步行着走完餘下的那段路。

遠遠，在月光下面，工廠的烟卣冒着烟。一片光秃的野地上，一座灰色的工廠，一點沒有風景之勝，怪不得在這裏建工廠了。附近也有不少其他的工廠，來自各工廠的工業烟卣的氣味觸鼻刺肺。

司馬洛摸摸腰間那把機關手槍。他還有不少子彈，足够用在杜韋陀身上了。這些子彈，根本就是全部都用在杜韋陀及他的手下們的身上的。

走着走着，漸漸接近，那臭味就更濃了。這臭味是來自工廠的屠房的。狗粮所用的肉，原料就是那些老馬，野馬等等，拿到這裏來屠殺應用的。

工廠本身是一座灰色的長方形建築物，有兩層高，用磚建成。

一如他之所料，其中一個窗口是亮着燈光的。

司馬洛小心地接近過去。當他爬近的時候，屋中一個電話響了起來，是在那間亮了燈的房中響的，又過了一會，電話鈴聲也停止了。

司馬洛手中緊緊地執着那把機關手槍，從一隻窗口窺進去。那裏是一間巨大的工場，有巨大的切肉機及拌攪機，生肉就是放進這些機器裏面去加工製造的。

雖然沒有工人在着，那自動的機器却是開動了的，也許是正在等着司馬洛的屍體運到。連烹煑的部份，也正在發出着蒸汽。杜韋陀一定還不知道，他派去的那二個手下，是已經變成了屍體了。

杜韋陀和兩個保鏢正坐在拌攪機的前面。他們的脚下放着鎚子，肉鋸及其他屠宰工具。

司馬洛微笑。這簡直太容易啦。

他一脚把門踢開，衝進去，機關手槍已經在吐着火。第一排子彈射中了一個保鏢的臉部，幾乎使他的頭和頸也分離了。第二個保鏢也祇是有機會站起來，司馬洛的第二排子彈就射中了他的腹部。這人好像一把摺刀似的，身子一彎，跪了下來。

司馬洛把槍擺向杜韋陀，這時就犯了第一個錯誤，那就是給勝利沖昏了頭腦，沒有馬上開槍。

杜韋陀把兩手高高舉了起來，那張若鷹一般的臉上極力保持着鎮靜。他說：「司馬洛嗎？」

「是的。」司馬洛說。

「我身上沒有槍，」杜韋陀說，「我

已經二十年沒有帶過槍了！」

「我並不介意射死一個沒有武器的人，」司馬洛冷笑，「尤其是你這種人。你殺的人，多半都是沒有武器的！」

杜韋陀露出一個苦笑：「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就是司馬洛！」他說。

「從沒聽過你的名字，」杜韋陀說：「但是你是你們中國人的光榮！如果你替我做事，我可以出很高價錢，而且我們可以合作得很好！」

「你在拖延時間！」

杜韋陀聳聳肩，說道：「我是想活下去的！」

司馬洛以爲，杜韋陀祇是鼓其如簧之舌，盡可能延長自己的生命而已。接着他記起了剛才的電話鈴聲。一定有一個人走去聽電話的！杜韋陀是要拖延到達這人回來！

沿着工廠的一邊墻壁是有一條鋼橋的，司馬洛忽然聽到他的頭頂上，那鋼橋上發出一聲磨擦聲。

司馬洛的反應，是十分迅速的。這輕微的一聲，已使他知道必然是有一個人在那橋上，而且必然就是那個去聽電話的人。他立即一側身，把機關手槍提起。

那橋上果然有一個打手，手中還拿着一把槍。司馬洛的反應雖然快，却也還是反應遲了一些。那人有機會放出了一槍。司馬洛感到左肩一陣火灼般的痛，踉蹌地跌開，差點仆倒下來。跟着，他手中的機關手槍就嘩啦嘩啦地大響了起來。

那人倒撞回牆壁上，然後翻了一個身，就從橋上跌下，却不是跌在地上，而是跌進了那一具切肉機中。一陣使人毛戴的聲音發出來。那是骨和肉給一起輾碎了的聲音。

司馬洛回頭。杜韋陀已不見了。但他知道杜韋陀是逃得不遠的。他立即返身，撲回工廠的門口。

果然，杜韋陀正在一堆機器的後面閃縮着逃向門口，一見司馬洛出現，又連忙縮回頭了。

司馬洛哈哈笑起來：「黑手黨小子！現在輪到你了，你逃不了的！」

那工廠的機器複雜，有不少地方好躲，暫時，杜韋陀是躲得過的。但司馬洛知道他不能永遠躲下去。好像一隻林中的猛獸出獵一般，他把那些機器當作是樹林，在其間追捕着杜韋陀。

好幾次他都看見杜韋陀的影子一閃，便掃過去一排槍彈，但是都給杜韋陀躲過了。

司馬洛肩上的血流得相當多，但他仍然對這貓捉老鼠般的遊戲覺得享受。他要在杜韋陀表現死之前儘量給他多受痛苦，愈多愈好！

接着槍聲一響，一顆子彈在他的頭邊彈開了。司馬洛的身子飛過去在一隻金屬的機器後面一躲，抬頭，就看見了杜韋陀。原來杜韋陀已經上了那吊橋上，而且不知何時，他的手上已經添了一把槍。一定是他從那些死了的保鏢身上取到的。

可是，也許正如杜韋陀自己所說，他已經多年沒有拿過槍了，他的槍法並不準繩。而且，一擊不中，他也沒有機會兩次射擊了。司馬洛的機關手槍一提，槍咀噴火，又一排子彈撒過去。

但是這些子彈却不是射向杜韋陀的身子，而只是射向杜韋陀的腿部。杜韋陀的兩條腿差點與身體脫離了，就在那橋上一仆，槍也丟掉了。

只有雙手，他無法離開那橋。

司馬洛現出着一個得意萬分的微笑，沿着一度鋼梯踏上了橋上。

杜韋陀伏在那裏，可憐地看着他，已經完全沒有了抵抗的能力，但是仍然希望司馬洛赦他一死。當一個人面臨死亡時，他反而很樂觀了。

「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送給你！」杜韋陀蠕蠕地說，「我的錢，我的地位！」

「多謝了！」司馬洛咬牙，「很可惜，我却不是意大利人！你們意大利人的東西，就只有意大利人才能承受！別人都沒有資格一碰！」

「這——也不一定的，」杜韋陀仍然哀鳴着，「我可以對他們講，有我在保護你——」

「我說多謝了！」司馬洛的槍咀擺過來，對着他的身體。此時，杜韋陀就知道，他是沒有希望了。

「好吧，司馬洛，」他嗚咽着，「開槍吧！快一點，讓我去得快一點！」

司馬洛獰笑着，槍咀對着他，而杜韋陀咬緊牙齒，準備承受那取他性命的一排子彈。可是整整一分鐘，司馬洛都沒有扳動槍機。那副切肉拌攪機在下面發出着「陣陣」的聲音。

「媽的！」杜韋陀叫道，「快點動手了事吧！」

「不！」司馬洛搖頭，「我記起你說一句話！你說會有一千一萬隻狗吃我的肉！現在，我也要對你這樣說了！」

杜韋陀的眼睛馬上一擺，望向橋下，那正在急轉着的切肉拌攪機。他最先跌下去的那個手下已經不知去向。他的骨，血和肉甚至衣服及鞋襪，都已經與那些馬肉混合。

「不，不！」杜韋陀尖叫起來，「不要！」

司馬洛一脚踢出去，踢中了杜韋陀的肋骨。杜韋陀在那窄窄的橋上滾了一個身，就滾出了橋邊。他尖叫一聲，連忙伸出手，拚命地一抓。

他的腿子完全失去了效力，只餘兩手可用，而他的兩隻手，只有一抓住了一根鋼柱。他就用一隻手執握着，吊在那裏。

「救命！救命！」

機器在下面動着，那巨大的刀葉寒光閃閃，好像一隻巨大的怪獸咀巴，而這隻怪獸是飢餓的，由於剛才跌下去的那個打手，早已給完全消化掉了！

司馬洛只是站在那裏看着，他知道他是不必再動手的了。

「救命！救——」杜韋陀叫了最後一聲，然後他便跌了下去。他只有一隻手，不能長期支持的他的體重的。他直跌進了「怪獸」的牙床間。

一陣血花噴了出來，噴得高高的，不過並沒有噴到司馬洛那裏。這架機器在設計上也是早已有防止血液噴上來準備的。

然後，杜韋陀就給吞沒了。司馬洛在那上面看着他被吞沒，上露出了一個滿意微笑。跟着，他的身子一陣虛弱，似乎要向前仆去。他連忙抓緊那吊橋的扶手。

他知道他的血流得太多了。他得快點離開這裏，趁還沒有人再來這裏之前。再來一個，他就抵敵不住了！

蹣跚着，踏着軟弱的步伐，司馬洛從橋上下來了。

「一千一萬隻狗會吃你的肉！」司馬洛喃喃着。

他向工廠的門口走去。……

兩個鐘頭後，一個警探經過四十哩外的公路上的避車處，發現司馬洛，就伏在車子上，身上流着血，已經暈了過。

× ×

司馬洛第二天就恢復了知覺，當他一醒過來，第一個進來看他的就是賴利。

「很高興看見你已經能行動了！」司馬洛說。

「媽的！」賴利說，「現在你已經做好了，你滿意了沒有？」

司馬洛沒有馬上回答。除了肩部在作痛之外，他完全沒有他們的感覺。他奇怪爲甚麼復仇的滋味不如他所預算的那麼甜蜜。他很少做復仇的事情，他是一向不主張冤冤相報的。這一次是頭一次。

「我現在被捕了嗎？」他軟弱地問。

「還不會！」賴利又恨恨地咬着牙，瞪着他，「警方還沒有把你和黑手黨被殺的事件聯在一起。他們以爲你是給一個截搭車子的人企圖行刦而受槍傷的！」

「那他們向我問話時，我也最好就說出這個故事來了，」司馬洛說：「當然，你不會揭發我的！」

「我想剝你的皮！」

「但剝我的皮時你難免要把自己的皮也撕掉一點的！」司馬洛說：「所以還是不要剝好了！」

「以後我不會歡迎你到美國來的！」賴利說。

「但目前你是來求我不要把實話招出來，是不是？」司馬洛說：「你是怕我招出，你對仇殺的事是早已知情的！」

「你這個忘恩負義的——」賴利鐵青着臉。

司馬洛吃吃笑：「我只是在開玩笑！」他伸出手去，「我實在是十分之感激你的，沒有你的幫助，我根本就沒有希望做成這件事！」

賴利拗開他的手。「如果我早知道你打算幹甚麼，那你就是用槍指着我，我也不會幫你的！」

司馬洛還是把手伸着出去。他說：「我們仍是朋友吧！」

賴利瞪着他好一會，終於恨恨地伸出手來和他相握。

司馬洛微笑：「講句老實話，賴利，你也是很高興我這樣做的，是不是？我替你殺掉了你久已想殺死的人！」

「殺死他們並沒有用處，」賴利搖着頭，「完全沒有用處！此刻，杜韋陀的位子就已經有人等着接替了。而且爲了爭取這位子，他們正在火併！我們又要忙個不休了！」

「讓他們在自相殘殺中全死掉好了！」司馬洛說：「他們都是該死的狗種！」

「但你要離開這裏，」賴利說：「當你出院時我會送你上飛機的！」

司馬洛又微笑：「這一次，我却不會有異議了！」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敲門，賴利說：「進來吧！」

推門進來的是二個便衣警探。其中一人說：「賴利先生，如你完事了的話，我們想向傷者問一些例行的問題！」

「我還沒有完事，」賴利不耐煩地說，「但，你們先問好了！」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與警方，由於工作上常有磨擦的關係，往往是不大好感的。

賴利就站在旁邊，而那二個警探，向司馬洛查詢出事的經過。

司馬洛果然投其所好，說出一個截車遇刦的故事。

那二個警探又對他盤問了一番，之後便走了。

司馬洛轉向賴利：「我講故事的本領如何？」

「好極了！」賴利說：「甚麼你都騙得倒的！」

「現在，」司馬洛說：「我可以安心地養傷了！」

「你休息一下吧！」賴利說。他走回門口，但到了門口又轉回來。

「司馬洛，」他說：「我剛剛記起了一件事那就是杜韋陀究竟到哪裏去了？」

「甚麼意思？」司馬洛問。

「那一座工廠滿是血，你射殺的兩個打手的屍體都找到了，」賴利說：「那些是杜韋陀的近身保鏢，因此這表示杜韋陀一定也在場的！你一定就在那裏殺死了他！但是屍體呢？」

司馬洛微笑：「你找不到屍體？」

「沒有杜韋陀的屍體！」賴利說：「屍體究竟到哪裏去了？」

司馬洛更開心了。「我不知道！」

「哼，」賴利恨恨地，「你知道的，你只是不肯說吧了！好了，我也懶得問你了！好好休息吧！好讓你能快點起來，離開這個國家！」

「謝謝你，」司馬洛仍然微笑着。

賴利轉身走到了門口。司馬洛把他叫住了：「等一等，賴利！」

賴利在門口停住了。「甚麼？」

「你有養狗嗎？」司馬洛問。

「有的！」賴利說：「我家裏養了一隻小臘腸狗！」

「你餵牠吃甚麼呢？」司馬洛問。

賴利又皺了一皺眉頭：「多數是買現成的狗糧，一盒一盒的！」

「以後，」司馬洛說：「你最好別再買天堂牌的狗粮了！」

「爲甚麼？」

「只是一個警告！」

「你瘋了！」賴利說：「狗就是狗，吃哪一種牌子，都差不了多少的！」他繼續走，到了醫院的門口。當他回到了車子的旁邊時，司馬洛那句話的意思，才完全滲進了他的腦中。「我的天！」他叫道：「杜韋陀的屍體……」

然後，他就在路邊嘔吐起來了！

鐵拳懲霸　千里尋仇

一網　打盡（上）

兩期完中篇俠情故事

江南·文　盧令·圖

民國初年，鳳林縣田豐鎮的周家村外。早上，村人紛紛外出，在周家橋的橋頭，這一天出了新聞。

周家村，當然是周姓人多，周家橋，也當然是姓周的人建造。

這地方，一向還算平靜，人們的生活雖然苦些，日子還過得去。

這一天，却生出事故了。

一個三十來歲，被人稱爲敗家周的漢子，和他的兩個搭檔癩皮三，大食朱，守在周家橋之橋頭，要收過橋費。

首先遇上的是兩個鄉民劉木生與張二，他們和過去一樣走向橋頭，踏步上橋。走在前頭的劉木生前腳剛踏上了橋，後腳還沒離地。突然，一道寒光在眼前一閃，寒森森的冷氣迫得他退了回頭，口震震地問：「你，你，什麼事？」

「你要過橋是不是？」敗家周問。

「當然是啦，不過橋，我走到這裏幹麼？」

「你要過橋，拿錢來！」

「拿錢？爲什麼？」

「過橋費！」

「過橋費？」

「不錯！過橋費！」

「你，這是什麼時間開始的？怎麼我不知道？」

「今天才開始的，你還是第一個呢，你當然未知道！」

「今天開始的？誰說的？」

「我！怎樣！」

「你？你憑什麼？」

「憑這個，和這個！」敗家周揚揚手中刀與指指橋上那「周家橋」三個大字，說：「你看到了？這是周家橋，誰要通過這橋就得付過橋費，要是不付，別想過去，如果要逞强呢？嘿嘿！就得闖我一下子這個！」他又是一揚手中刀，得意地說。

「這周家橋，是周家村的，又不是你一個人的，要收，也輪不到你一個人！」

「你弄錯了，我已查得清楚，這橋是我祖父出錢建造的，所以由我收過橋費，你要過去，快點交錢，不交，休想過得橋去！」

劉木生與張二兩個跟敗家周爭論時，敗家周的兩個搭檔只在一旁監視，並未插嘴，看來他們都是受敗家周指揮的。

敗家周似乎不急於解決這個過橋問題，他滿有把握的守住橋頭，大有老子在此，不怕你們不把錢送上之勢！

劉木生與敗家周爭論不了幾句，又來了三四個鄉民，都是要過橋去的，其中有一個女人叫德生娘子，她比別人都焦急，擠開衆人，向敗家周問：「大爺，你行行好，讓我過去吧！你看，我手中拿的是藥，是急着回去煎給我當家的吃的，他病倒了……」

「你要過橋，不難呀，我並沒有阻着你！」

「謝謝你，大爺！」德生娘子舉步趨行。

「慢着，小娘子，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大爺，那你就快說吧。」

「你付了過橋費，就可以過橋了！」

德生娘子一呆，大感失望，「啊」了一聲，停步了。

「要多少？」她想了一下終於發問。

「不多！大人一毫，小孩五分，抱着的娃娃嘛，不收！我對得起鄉里啦！」

「啊！一毛？五分？這麼多！」

「多？你也不想想，造一道橋要花多少錢？你造一道看看！一毛五分還說多，你別過去好了！」

「嫂子，他是聽說你急於過去，所以就獅子大開口了，一日，有多少人過這條橋，每人一毛，他一天就能够有一百幾十元了！」

「碰上墟期，神誕，哼！收幾百元也似，不快發達！」

「這叫做前人種米後人收呀！哈哈！我有這樣一個好爺爺，你沒有，怪誰？」

「怎麼啦，大家還不過橋？發生什麼事啦？」

這時又來了幾個人，已經超過十個人在橋頭了。他們，吱吱喳喳的表示不滿，發牢騷却沒一個人敢正面向敗家周責難。

鄉人都是善良的，也是怕事的，他們寧願吃點虧，也不敢和惡人對抗，這是鄉人的弱點，再說，他們多是自顧自己，不和大家團結一致的，壞人就是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才敢以小欺多，作威作福，假如大家團結起來，鄉民那麼多，別說只有一個敗家周，就是有十個也未必敢妄動。

各人嘈吵，於事無補，德生娘子想到丈夫等着她回去煎藥，再不能等了，忍痛妥協，願付過橋費給敗家周。敗家周說風凉話了，他說：「小娘子，你如果眞捨不得這一毛錢，那就算啦，我也不一定非要你眞付過橋費……」

「大爺，你眞好，我謝謝你！」

「不過，小娘子，過橋費可以不付，你却必須給我親一下！哈哈……」

德生娘子臉色驟然變紅，倍增嬌艷。敗家周怦然心動，搶前一步，就伸手去拉，德生娘子向後退，說：「不！不要這樣，我給你過橋費好了！」

「不！小娘子你眞是，給我親一下有什麼關係？又不會咬下你一塊肉！」他說着，實行夾硬來，已抓着她的手腕了，她大力一縮，掙脫了，手腕也紅了。

「這樣[illegible]，嫂子，我不要錢，我用船送你過河吧！」一個漁人說。

「謝謝你，毛大爺！」德生嫂子向漁人道謝。

「糟老頭，你想搶老子的生意！大食朱，賴皮三，修理修理他！」敗家周向搭檔說。

「糟老頭，這是你自己找死，可怪不得我們！」大食朱與賴皮三撲向老漁人就打。

「我不收你的錢，怎能算是爭生意！」老漁人一邊走一邊說

「不要打，不要打人！」衆人大叫，却無人去幫忙。

這時候，又來了兩個人，一個是中年漢，另一個是少年人，到了前面，讓老漁人，迎向大食朱甩肩頭一撞，把大食朱撞得踉蹌後退，跌倒在地。

賴皮三見狀，衝上去，又給搶跌了，而且，把本已爬起身的大食朱又連帶給撞跌。

老漁人已經遠去了，少年人向大家一看！說：「各位還等什麼？不過橋去？」

「別動，不交過橋費，誰也別想過橋去！」

敗家周抖動手中刀，站在橋頭上，倒是有效，居然把十多廿個鄉民都唬住了，沒一個敢踏上橋去。

「你們不過橋去，我過！我還有事，不能等了！」少年擠開衆人，昂然走向橋頭去。他大踏步前行，正眼也不瞧敗家周一下。敗家周爲他的神威所懾，本能地退退幾步，才穩下來，喝道：「小子，你想不給過橋費？」

「什麼過橋費？」

「你沒看到這是周家橋？你過橋就得付錢。」

「誰說的？」

「你管什麼！」

「我姓周，當然可以……」

「哦，你姓周！」少年冷冷一笑說道：「知道我姓什麼？我也姓周！你怎麼不把過橋費給我？讓開點，別阻大家過橋去！」

「小子，你敢搗蛋！」敗家周一刀就朝少年腦袋砍去，有人嚇得「嘩」一聲大叫，垂低下頭，閉上眼睛，不敢看。

賴皮三與大食朱兩個也趕了回來，三面夾攻少年，少年滿不在乎的一伸手抓住一個，一甩，丟了下河，一抬腿，又一個跌落河，第三個是敗家周，他走得慌亡，自己踢着腳，一個狗吃屎的跌了出去，在地上打了幾個滾，差點也跌下河去。

三個都逃了，各人一湧過了周家橋，自然大家也談論姓周那個少年。

「他叫周子賢，我認識他，今天，多虧了他，我們才平安通過！」

「可不是，虧了他！」

「他是個孝子呢！不管什麼事，只要他娘一句話下來，他就不會反對！今天這件事，千萬別給他娘知道，要不，他可要受罪了！」

「爲什麼？」

「他娘禁止他跟人打架！」

「他是救人打架呀，這不是鬧事！」

「我知，但他娘不理這一套，只要是打架就禁止，所以，千萬別讓他娘知道，免得他娘怪責我們，却害苦了他！」

「那當然，我們不會的！」

「別的人不會，要是有人早點告訴大家就好了，現在，大家已散，說不來了！」

這一位好人兒的担心不是沒有道理的，他的担心，果然成了事實。而且，這事實出現得很快，當天晚上就出現了。當周子賢把草鞋賣了幾對，帶着未賣出的兩雙返抵家門，先就看到小珠守在門口向他招招手，眨眨眼，叫他一邊，低聲說：「你跟人打架了？受傷啦？」

「沒有！是……」

「人家都來說了！你還說謊！」

「啊，我娘知道了？」

「知道了！我就特別提醒你，要小心說話！」

「娘，她怎麼說？很氣惱嗎？」

「那是一定的！不過，老人家都是爲你好！你先別入屋，讓我先回去，你等一會才入來吧！」

「唔！我會的。」

周子賢對這位小珠妹子，十分感激。她對他的一份心意，他是明白的。這份細心，只有對自己心愛的人才會想得如此周到。他很是激動。

周子賢的母親正如小珠所說，她禁止兒子跟人打架，是由於疼愛兒子。因爲她只有這一個兒子，丈夫已經過世，是給人打死的，她害怕兒子再走上丈夫的舊路，給人打死，所以嚴禁兒子打架。因此，當她怒責兒子時，小珠從旁勸解，她也就算。

「事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賢哥！」當只有兩個人在一起時，小珠忍不住的，又問了。「你娘已經說了你許多次，你總是不聽，你記着，下次若果再打架，我不會替你說話的！打架打傷了人，人家會尋仇，打死了人，要吃官司，要坐牢，自己受了傷，那更不好……」

「我知道！」

「你知道怎麼又打了？」

「你以爲我喜歡打架？其實我是迫出來的！」

「誰迫你？你說！」

做母親的其實並未離開，仍然在一旁暗中偷聽，她想到丈夫在生時，也常這樣說的，想不到，這些話又出自兒子口中，她悽悴了，再聽下去，聽得兒子說：「早先，要是我不出手，只怕你爹……」

「我爹怎樣了？」

「沒！沒什麼！」

「不，不！你說！我爸到底怎樣了？」小珠急得要哭了。

「別吵，別吵，我說就是！」周子賢於是把打架的始末都說給小珠聽，小珠知道爹爹曾遭敗家周的人打了，心急極了，馬上趕回漁船去看老爹爹。

周大娘躲在暗處，覺得很難過，也覺得有點內疚。她[illegible]兒子是事實，但兒子救人打人，救的是好人，打的是壞人，救的人多，打的人少，這並無不對啊！何況，小珠與兒子的感情，她已看在眼內，小珠爹爹受到壞人襲擊，兒子出手替他解圍，並無不對呀，而且應該如此，自己不問個

明白，就胡亂處罰，不管有理沒理，一律禁止兒子打架，這行得通嗎？假如有一天，人家欺負到小珠頭上，欺負到自己身上，或者加害到兒子身上，也要他忍受，不予還擊？這行不通啊！

周大娘如此一想，爲之發呆了。但她知道兒子的性子，就跟他的爹一樣，好打不平，而且又有一身武功，假如自己稍爲放鬆，他可能就要飛了，到那時候，必然鬧出大事，怎麼得了？她爲此而憂心着，不知如何是好了！

她不好意思把剛才所見所聞說出口，她只好忍在心中。不過，她知道兒子並非撩事生非，祗是被迫才動手，心中已好過許多，對兒子也眞正原諒了。

翌日，周子賢如常地帶了草鞋上街去賣，沿途和熟人打招呼，也賣出了兩對，當他尾隨兩個陌生人而行的時候，發覺陌生人掉了東西，便檢起來，走前向那陌生人說：「老人家，你掉東西了！」

「啊！謝謝！謝謝！要不是你小哥，我可要給少爺罵死了！」

「老人家，請你看看，可曾少了什麼！我要走了！」

「謝謝！不用看，如果會少，你也不會還給我啦，是不是！」

「謝謝你老人家對我的信任與讚譽，再見！」

「什麼事，忠叔！」一位與黃忠同行的卅歲左右的漢子轉了回頭。他是主人，黃忠是僕人！

「少爺，這位小哥，剛才拾到我掉下的荷包，交還給我！」

「啊，難得！難得！」少爺說：「現今世道不好，到處都是搶劫，幾曾見過這樣誠實的人？這少年人太難得！」

少爺姓黃，叫開泰，看他的打扮，似是個有錢人，他本擬和周子賢拉拉手，交個朋友的，可是周子賢已經去遠，追上去未免太過冒昧了！因此，他只好目送他的背影遠去，耳邊聽得老僕黃忠自言自語：「這小哥倒眞老實，看來他要叫賣草鞋，日子不會過得好，但却見財不昧，眞是難得！」

他們的話，周子賢聽不到了，他已經帶了草鞋進墟叫賣，突然有一位長得高大壯碩的大漢叫他：「賣草鞋的，過來！」

周子賢抬頭一望，應了一聲：「來了！來了！」但他其實未動，因爲他正在做成一單生意。

「過來！」大漢似乎不耐，大聲呼喝了。

「來了！」周子賢以爲他誠心幫襯，收了錢之後便匆匆向大漢走過去。

大漢接過周子賢遞過去的一雙草鞋，暗暗運勁一撕，把草鞋撕成兩半，冷冷地說：「霉的！你用這樣的東西騙人！」

周子賢疑惑地望向對方，把另一雙又遞了過去，仍然給大漢撕爛了。周子賢正感訝異，已聽得有人在說：「果然是大力士，名不虛傳！」

「你不認識他？他叫做大力士屠夫王呀，別說是草鞋，就是用鐵絲織成的鐵鞋，也擋不了他的神力呀！」

「這又未必，你不看他撕得多麼用勁？只怕他也不易撕爛這些草鞋！」

這是旁人的話，周子賢聽到耳中，知道這個大力士是存心和自己過不去，心中大爲激怒，可是一想到去日與人打架受責，便把怒火壓了下去。

「草鞋仔，你怎能用這樣的草鞋騙人！是你娘教的？」

大力士一連撕了周子賢三雙草鞋，又辱及他母親，他實在氣不過，壓下去的怒火又升起了。可是，怎能動手？一動手，回去又要受責了。受責還不要緊，刺激了娘，那才是大事。想到娘，滿腔怒火又迫降下去。並把第四對草鞋遞給大力士。

「去你娘的，盡是霉貨！」大力士把破鞋朝周子賢臉上擲去，周子賢不料他如此無禮，相隔又近，竟迴避不及，給擲傷了臉！他臉色大變，似要發作了，但過了一刹之後，終於又把怒火强忍住，沒有出手。

這時候，敗家周出現了。他以旁觀者的姿態出現，冷冷嘲諷道：「嗯，小子，你昨天那股勁到那裏去了？今天怎麼像個灰孫子一樣，屁也不敢放一個？」

周子賢恨極了。他知道，這必是敗家周搗的鬼，存心和自己過不去，要報昨天的仇！他雖然明白，却不能動手，只好怒瞪敗家周一眼，轉身便走。

「站着！灰孫子，我姓周的沒有你這樣的人，從今後，不許你再姓周，如果你敢對人再說你姓周，老子就剝你的皮！記住了沒有？呸！」一口痰疾吐出去，周子賢一側頭本可閃過了，不料痰忽散開，結果仍有幾點沾到他的臉上。他臉色又變，陡然踏上一步，拳頭也握緊了。

但是，他終於把握緊了的拳頭放開，用袖子抹去痰涎。周子賢一忍再忍，無非爲了母命難違，但敗家周却會錯了意，以爲他是害怕了大力士才不敢出手，所以周子賢退一步就進一步，半點也不放鬆。

敗家周見周子賢不出手，又不出聲，氣燄更盛，喝道：「你記住了，從現在起，你不准姓周了，你聽到沒有！我問你，你怎麼不說話！」隨手提起半桶水就朝周子賢兜頭潑過去。

周子賢依然忍住了，沒有動手。這份忍耐，連敗家周和大力士也深感佩服了。

不過，他們一個是爲了報仇，一個是爲了替人出頭報仇，絕不肯就此爲止的。大力士見周子賢被淋了一身水仍不出手，便大力一拍他的肩頭，說：「孫子，你聽準了，你已經不是姓周，想姓甚？姓王好不好？哈哈！叫你娘今晚陪我睡一晚，明天你就可以姓……哎呀！你……」

原來周子賢是個孝子，對母親最尊敬，侮辱他，罵他，打他他都能忍受，一污辱及他的母親，他就無法忍受了。他不待對方把話說完，怒吼一聲，左手一撥撥開對方的右手，身子同時一沉，右拳已經打了出去，「蓬」一聲擊在對方的腹部。

周子賢這一拳是盛怒而發，勁力用到足，一拳打出，手腕微旋，用勁尤見厲害，直打進對方內臟，難怪比他高出大半個頭的大力士也抵受不起，痛得退了兩步，嘩啦大叫。不過，大力士身子壯碩，中了一拳並未摔倒，也不曾逃走，身子稍定之後，馬上展開反擊，雙手並用，疾攻周子賢。

大力士名不虛傳，一拳打出，拳風呼呼，非常嚇人。黃家大少黃開泰與老家人黃忠站在遠處觀鬥。因爲周子賢對他們有拾遺歸還的關係，所以特別關心，感到不安。

周子賢見對方身强力大，也不敢稍存大意，全神貫注對方攻勢，左來左閃。右來右避，實行先避其鋒，以驕其志，一連閃避了近十次，然後才鑽隙反擊，重中大力士一拳，幾乎打折了大力士兩根肋骨，又使大力士痛得彎不了腰。

敗家周見大力士似佔上風，胆子就大了，也撲上前去攻擊周子賢，想佔一點便宜，不料反給周子賢飛來一脚橫掃，中正腰眼，被震得跌出了幾步，「嘩」一聲慘叫，上唇撞壞了，鮮血直流，兩隻門牙也碰跌在地，難怪他痛得在地上打滾了。

周子賢既然出了手，打開了就沒有顧忌，不再縮手縮脚了。他左脚一掃之後，才踏落地面，馬上來一招「靈猿扳拔」，足尖一點，身子斜出，避過大力士一記「泰山壓頂」，然後用出旋風腿，反踢大力士腿彎，力逾千鈞，大力士也難抵受，中招之後，向前倒跌出去，像個大圓桶，手損脚損，衣服也破了。

大力士這一跌，跌得不輕，爬得起來，後腦又中了一脚，再起又再中招，一連幾跌幾起，只覺得百骸欲散，眼前滿天星斗，再也强不起來了。

一場激烈的打鬥漸近尾聲，勝負已經決定了。大力士最後一次爬起時，手中多了一根木棒，那是一根三尺來長的枱脚。他就以這枱脚作武器向周子賢手無寸鐵，突被大力士以木棒襲擊，自然感到吃虧。但他知道這一仗很重要，許勝不許敗，落敗就不堪設想了。

大力士已經揮棒攻到，不容他有考慮餘地了，所以他在一剎間已經有了決定，揚臂硬接來棍，「卜」一聲，棍給震斷了，大力士也覺虎口作痛，握棍不穩了。

「你還有什麼能耐，都抖出來吧！」周子賢乘勝追擊，再衝上前踢了大力士一脚，踢得他一連滾了幾尺才給人截停。但已失去鬥志，也沒有氣力，想再打也不可能了。

「你說，是誰請你來的？說！」周子賢一脚踏住對方胸膛，厲聲叱問。大力士無法反抗，也無法充好漢，只有一條路可行，那就是忠實把事情眞像說出來。

「哼，我早就猜是敗家周幹的好事了，滾吧，要命的，下次就別招惹我！」說完，脚一鬆，把大力士踢出了丈外，讓他自己離去。

大力士等走了。一場打鬥也結束了。

看熱鬧的有的散去了，有的集攏來向周子賢稱讚幾句，有的曾經受過大力士和敗家周侮辱的人更向周子賢道謝。熱哄哄的，好不熱鬧。

但是，這場面却不能使周子賢開心。他拾起那幾隻給大力士撕破了的草鞋，怔怔地發呆。

「少爺，這位……」

「唔，武藝不錯，可不知人品怎樣？等見了……」

「少爺，他的……」

「別忙，我們必須要選一位武藝與人品都好的人，才能放心！忠叔，你忘了我們來時，奶奶對你說的話了？」

「少爺，這位小哥的人品很好！不貪財！」

「你怎麼知道？你認識他？」

「不認識！」

「那你怎知他不貪財？」

「剛才，剛才送還荷包的就是這位小哥！」

「嗯！怪不得有點面善！」

「少爺，你未見到他……」

「我見過他的背影，我是說，他的背影很面善！」

「是，少爺！」黃忠順着少爺的意思說。

「他拾遺不昧，確是難得，看來他確是我們要找的人！他年紀輕，不貪財，武藝……唔，我忘記了問你，你的荷包有多少錢？」

「大約有五十多元，是奶奶給我準備着用的！」

「唔，五十多元，這數字不少了！他賣一雙草鞋，不過三分錢，十雙才三毛，一百雙才三元……唔，走，我們明天去找他！」

「是，少爺！」

黃忠主僕兩個和其他旁觀者一樣，隨着大家散去。

周子賢也走了。他已丟了破草鞋，只帶着賣剩的回家去。

小珠在門前洗衣服，發覺有個人影閃動，本能地抬頭一望，認出是周子賢，立即放下衣服，一邊抹手，一邊站起來，叫着「賢哥」迎上去，先問及生意如何。

「還好！娘呢？編草鞋還是睡覺？」

小珠不答，轉問：「你怎麼損了？又跟人打架是不是？」

「沒有！沒有！不小心碰傷了……」

「撒謊！你不說實話，我告訴伯母去！」她作轉身狀，嚇了周子賢一跳，雙手抓着她玉臂，不讓她走。她作狀掙扎，結果是伏到了他的胸膛，他的手掌也按上她的肩窩，輕輕地摩挲，由肩而背，由背而腰。她似在享受着，不再掙扎了。

周子賢一邊動手一邊動口，把早先打架經過告訴小珠。

「這怎辦？他今天請得一個大力士，明天可能請兩個大力士，或者請到武藝更高强的人！賢哥，敗家周是不會就此罷手的！」

「怕什麼？他就是請到天王老子來，我也不怕！」

「如果他們趁你出去了，來這裏找伯母呢，你怎辦？」

「這個！這個……」周子賢臉色也變了。

「賢哥，寃家宜解不宜結，伯母早教你不可隨便出手了！」

「我不是隨便出手，是忍無可忍，他們打我，罵我，我都忍住了！可是他們罵我娘，侮辱我娘！」

「我知道！我相信你不是隨便打架的人，可是，賢哥，你只有一個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知道你出門之後，我是多麼惦記着你。我不在屋裏洗衫在這裏洗，爲的就是能早一點看到你！」她有點害

羞，自感不好意思，把臉再次埋在他的胸膛，鼻孔嗅到一陣陣汗氣。

「小珠，你放心，我聽你的話，以後，除非眞忍不住，我不跟他們動手好了！我只怕……」

「怕什麼？」

「我怕他們會罵你和娘，會侮辱你和娘！我就未必受得了！他們打我，罵我，我都可以忍受，就不許他們罵你和娘！」

小珠感到一陣心甜，不自禁的摟實周子賢，纖指也在他的背上摩挲着。

「小珠，快放手，你爹來了！」他捏捏她的腰肢，她「咭」一聲笑，扭動了一下腰。

「小珠你跟誰在外邊？」周大娘的聲音由屋中傳出來，她是聽到小珠聲音了。

小珠向周子賢扮個鬼臉，還吐了吐舌頭，回頭說：「伯母，賢哥回來了！」

「娘，我回來了！」周子賢與小珠同時說。

「你回來了！」周大娘說：「今天沒生事吧？」

「沒，沒有！」

小珠又朝他扮鬼臉，吐舌頭，他一伸手抓住她，一扯，在她的臉上親了一下，差點沒親到唇上。她忍住笑掙脫，遠處傳來叫小珠的聲音。小珠朝屋內說：「伯母，我爹叫我，我回去燒飯啦！」不等回答，高興地走了。

第二天，周子賢和母親正在家中，聽得有人叩門，周子賢一下子就想到小珠說過的話，會不會敗家周以爲他出去了，帶人來報仇？這麼一想，便爲之呆住。

「子賢，你去開門看看是誰？」周大娘說。

「是！娘！」

「慢着，大約是六嫂吧，她說過今天來串門的，你忙你的吧，我去開門！」

「娘，讓我吧！」周子賢怕娘一開門就給人打，想自己去開，但他娘堅持自己去看，他只好在一邊防備着。

「兩位是找……」周大娘開門一看，是兩位從未見過面的陌生人，而且從服裝看，不似是小戶人家，不覺詫然！

「這位是，周伯母？」來人臉現笑容，恭敬地問。

「不敢當！請問你們找那一位？」

「伯母在上，小侄黃開泰拜見！」黃開泰深深朝周大娘一揖，說：「這裏可是周子賢家？我們是來拜訪周子賢兄的！」

「哦，你們是子賢的朋友？」周大娘更加驚異了，她記得兒子從未向她提起過有這樣的朋友，因而向內叫：「子賢！子賢！黃先生來找你！」

「娘，我來了！」周子賢匆匆而出，一見黃開泰，愕然止步，還沒開口，黃開泰已先上前長揖，道：「子賢兄，久仰大名！今日有幸相見！」

「閣下是……」周子賢一臉訝異之色，周大娘亦然。母子倆都覺得這兩個人來得突然，不知道他們來作什麼？怔視着對方。

「在下黃開泰！這是老家人黃忠！」

「昨日，多謝公子！」黃忠也朝周子賢行禮。

周子賢記起了，忙說：「老人家，你太客氣了！昨天，那是應該的嘛，算不了什麼！請別記在心上！」

「是怎麼回事？」周大娘目注兒子。

「伯母，是這樣的！」黃開泰把周子賢拾遺不昧的經過說了，周大娘輕鬆地說：「黃先生，你太誇讚他了，他這麼做是應該的，嗯，子賢，怎不請黃先生入屋裏坐！」

黃開泰讚了幾句周伯母教子有方，逗得她也開心了。

黃忠跟着主人一起入屋，心中很是高興，因爲從周子賢的言行中，他知道，主人確是找到了要找的人，可以不必再到處尋訪了。

黃忠把帶來的禮物都放在周家，周大娘堅辭，並問他送禮的目的。黃開泰說只是慕名拜訪，並無什麼目的，說了許多話，都是慕名敬仰之類。

「子賢，無功不受祿，何況你跟他們又不相識，就是拾還一個銀包，也用不着送這樣大的禮呀！他那銀包有什麼東西？值得送這麼多禮？不！子賢，我們絕對不能要！」

「娘說得對，我明天就送還他們！」

黃開泰接待周子賢，誠懇地說：「子賢兄，你一定不肯受，我也不敢勉强！其實，錢財乃身外物，一點點東西，又算得什麼？只要用得其所，更多錢也應該用。

「我已經查訪過，你是一位值得相交的朋友，所以我才去拜訪，想同你做朋友，如果似敗家周，大力士那些人，他就是用八人大轎來抬，也未必能夠抬得我動！

「子賢兄，我不怪你見外，因爲你還不認識我，不知我是什麼人！我要選人擇交，你也一樣會這樣！

「本來，我還想更進一步，和你結爲異姓兄弟的，看來我是太奢望，難以高扳了！」

黃開泰說來十分誠懇，自己也動容。黃忠也是一個很好的搭檔，表情十足，幫主人腔。

人都是喜歡戴高帽的，周子賢當然不例外。他見人家如此看得起他，如此稱讚他母親，心中着實高興，所以他說：「不！不！這事，我得先行稟告家母，才能決定！」

「對！對！應該先徵求伯母意見，免伯母掛心！還是子賢兄想得周到！」

大家都說開了話題，剛談得很是投機，從談話中，周子賢知道黃開泰也學過一些武功，談得更歡暢了。

周大娘因爲丈夫之死，一直就禁止兒子練武，怕他走上丈夫的老路，但周家村是條窮村子，要想改變目前的面貌，談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說到托人，親朋中能有此能力的沒有一人，非親非故的，又有誰肯提携？因此，周大娘一直都爲兒子的未來出路憂心。

黃開泰據說是經商的，看他長得忠厚，舉止言行又正派，不似是個走私漏稅，作奸犯科的商人，他既然看上自己的兒子，要和子賢結爲異姓兄弟，當然會在這方面幫助子賢！周大娘這麼想，是一般做母親的想法，所以，她同意了兒子跟黃開泰做兄弟，並且，當面表示，寧可兒子一生一世捱窮捱餓，也不願見他做犯法的事！

黃開泰明白她的用心，向她保證，還許下重誓，以免周大娘不安。

結爲兄弟之後，感情自然是增進了一大步！

這一天，周子賢和小珠兩個在河邊閑談，忽然看到敗家周和幾個人遠遠走來，小珠怕他又打架，把他一推，說：「你快走，避過他們，別和他們見面！」

「我走了，你呢？你怎辦？」

「我會到大嬸的船上，快走呀，賢哥，你要是不聽我的話，又跟他們打架，我以後也不理你！」

「好！我走！你先上船去我就走！」

小珠果然上船了。周子賢也匆匆離開河邊，等到敗家周他們來到河邊，大嬸的船已經到了河中心，他們追不上了。他們原是來尋仇的，不料白跑一趟，當然恨極，踢沙，擲石，揮拳，以種種動作發洩自己的感情。

大嬸在船中取笑小珠：「小珠，你眞行，把周子賢管得那麼服服貼貼的！」

「大嬸！」小珠羞得臉紅了，連耳根也紅了。她是又高興，又害羞。她的心理十分矛盾，她希望從別人口中聽到有關周子賢的話，却又不願別人知道她喜歡他，而自己不知怎的，聽到這種話就會心跳，臉熱。

「小珠，我看快了吧？你可別忘了請大嬸喝一杯呀！」大嬸見小珠害羞，又說了，故意逗她，尋她的開心。

敗家周勝利了，雖說在沒有對手之下勝利，但他覺得到底是勝利了！因爲他淸楚地看到周子賢是發覺他們之後才匆匆逃走的，這等於周子賢怕了他們，等於不戰而勝，比打過才勝更勝一籌呢！

「我們去慶祝，高興高興！」有人這樣提議，有得玩，有得食，自然有人附和，所以不約而同贊成的竟是全體，唯一例外的只有敗家周一人，因爲他要出錢，別人只是出肚皮罷了。但他不敢反對，因爲他還要借重他們，如果不答允，以後誰肯再幫他的忙？

這一頓酒菜，花了敗家周不少錢，他把賬又記到周子賢身上了。

周子賢與黃開泰結爲兄弟之後一段日子，黃開泰請周子賢母子到他的新居處玩。周大娘答允了。

這一天，周子賢領着一頂小轎到黃家，遠遠便到看黃開泰與黃忠在門口恭候。他回頭對小轎說：「娘，大哥在門口等我們了！」

「這怎好意思，開泰也太客氣了！」

「娘，我先過去，你慢慢再來！」

「你先行吧，不用等我！」

兩個轎伕聽得周子賢母子對話，脚下加快，周子賢才和黃開泰見面，他們也到了。

「娘，小心轎頂！」黃開泰伸出手，扶住剛跨過轎槓的周大娘。

周大娘抬頭望，道：「開泰，這就是你的家？」

「也是娘的家！」黃開泰說。

周大娘對黃開泰的話並未留意，只當作一般的客氣話。

「拜見周老太太！」黃忠向周大娘行禮！

「不敢當！老人家，你好！」

「托福！托福！」

幾個人一邊談一邊走進黃家。

周大娘坐定之後，開始感到奇怪了！她想：怎麼盡是些家人？主人呢？她暗地一算，有兩個丫環，三個僕婦，都是女的，這是怎麼回事？周大娘在奇怪中，却又不便動問。

家人行過禮之後，黃開泰便叫黃忠通知開席。

酒席只有一桌，主客只有三人：黃開泰，周子賢母子。由於黃周已結爲兄弟，故實爲一母兩子。周大娘忍不住了。她問：「開泰，你只一個人？家眷呢？」

「娘，我是在此作客的，家鄉不在這裏！親娘同弟妹他們都在老家！」

「這裏就你一個人？」

「是！我和忠叔！」

「那麼，這是誰的家？」周大娘驚訝地看着兒子，似乎在詢問是怎麼回事！

「我想，是大哥好朋友的地方。」

「不！是我兄弟的家！」黃開泰說。

「那怎麼好意思？打擾人家！」周大娘說。

「不要緊，我兄弟是個不拘小節的人，不必跟他客氣！」

「那也該請主人出來見見面，謝謝他呀！」

「主人？嗯，主人已經在這裏了！娘，你和兄弟等一下！」黃開泰離席而去。

「子賢，你看開泰這個人怎樣？怎麼說話如此閃爍？」周大娘看着黃開泰轉入後堂，便悄悄問兒子。

「我也不知！且等他出來再問他！」

「也只好這樣了。」

「娘，大哥來了！」周子賢說，目光飄向黃開泰，只見他手中拿了一卷什麼，喜孜孜地走來。

「開泰，主人呢？怎不見？」周大娘問。

「主人在這裏了！」黃開泰一揚手中紙卷，周大娘眞不知他葫蘆中賣的什麼藥，他坐定之後，說：「這裏的主人就是娘和兄弟！子賢，你一看就明白了。」說着，把紙卷遞給周子賢。

「啊，是屋契，收據，還有一張銀票！大哥，你這是怎麼啦，送這許多東西給我！」

「兄弟，你收下吧！我過幾天就要離開這裏回家了，我們既然是兄弟，自不必客氣！你年輕，捱點苦，算不了什麼，可是娘不同你，讓她舒服點過日子。這只算是我孝敬娘的一點意思，你也盡點力了！我雖然不是大富，這一點點小事還應付得來，不必介意。」

周子賢母子倆大爲感動，却又不便說什麼話！

散席之後，周子賢跟着黃開泰在屋前屋後打轉，看看形勢，和屋內的佈置，太滿意了。他做夢也不會想過自己會住進這樣一間大屋，會擁一間這樣的大屋。

夜了，周子賢跟母親道晚安時，周大娘對他說：「子賢，我已經問過她們了，她們都說是最近才給開泰請來和買進來的，這一間屋也是！子賢，我想，開泰這樣做，一定有個原因，你和他談話時，不妨

問個明白，我們也住得安心！」

「是，媽說得對，我現在去問他！」

「也不用這樣急，他也許已經睡了，明天再問吧！」

「不！不問個明白，我今晚會睡不着覺！」說着，出房去了。

知子莫若母，周大娘了解兒子的性格，目送他走出房去，也不再加攔阻。

「誰？」黃開泰正在除去長袍，聽得叫門，又急急穿上。

「我，大哥，睡了？」

「想睡！你怎麼啦，還不睡？」黃開泰開門。

「大哥，我有幾句話，想問問你！」

「坐！坐！自己兄弟，有話，說好了，不要客氣！」

周子賢坐下了，他說有話跟大哥說，坐下之後却訥訥不會出口。黃開泰看着他笑說：「子賢，你不是有話要跟我說？」

「唔！大哥，我跟我娘，都覺得心中不安！」

「自己人了，還分什麼你我？回去睡吧，別想這些，我也要睡了，明天一早要上路！」

「一早上路？去那裏？」

「去見一個朋友，約定了的！」

「你眞要走？」

「怎麼？你怕這房子大？看你，長得這麼大了，還像小孩子！子賢，你有這一身好武藝，要好好的練，不要荒廢了啊！這兒有的是地方，正好給你練武之用！」

「娘不許我練的，要練，我也只在晚上，偷偷的練，不叫娘知道！」

「娘爲什麼不許你練？」

「怕我闖禍！爹就是因爲有一身好武藝，好打不平，和壞人結了怨，遭人暗算了！所以，娘再也不許我練了！」

「哦，原來這樣！」黃開泰慨然地，有點失望，但周子賢並未注意。跟着，黃開泰又催他回去睡覺了。

翌日，黃開泰當眞要走了，周子賢送他上路，邊走邊說：「大哥，你見了朋友，回到家裏之後，就趕快給我來信呀，我和娘都等着你的訊息！」

「當然！當然！我一回到家，馬上叫忠[illegible]給你消息！」

「大哥！」周子賢突然叫了一聲，便說不下去。黃開泰停了步，回頭問：「子賢，什麼事？」

「大哥，你待我，太好了。我，永遠記在心裏！」說時，聲音也變了，淚光閃閃，可見出自至誠。黃開泰也十分感動，拍着他的肩頭，說：「不要難過，我到家之後，就會叫忠叔給你消息！你到時，可跟娘跟忠叔一起來住，我們便可又見面了！記住，好好練武功，別丟荒了！」

「是，大哥，我知道！」

黃開泰在船上，揚手大叫再見，兩人越隔越遠了。

周子賢呆呆地站在河邊，目注遠方一隻小船正向遠去。

「賢哥！賢哥！」

周子賢給叫聲驚擾了，轉過來，看到一個少女正向他走來，脫口便叫：「小珠，是你！」

「賢哥，你，怎麼啦，面色很不好！」小珠關心地問，還伸手去按他的額，探他的熱度。

「沒什麼，我送大哥落船！」

「是你那個兄弟？我看到了，你們眞比親兄弟還更親呢！」

「你說得不錯，他待我眞好，比親哥哥還好！」周子賢回憶地說。「小珠，這些天，你怎麼不來？」

「我倒想來，爹不許！」

「你爹不許你見我？爲什麼？」周子賢吃驚地問。

「看你！人家話還沒說完呢！」小珠

秦老大飛身力蹴黃宅大門。

俏臉綻開了笑花，得意地說，「爹說你新得了個大哥，一定有許多話要說，說不定還有許多事要做，叫我不可去打擾你！我想，爹說得對，我不該打擾你！」

「所以就不來了，是不？」

「唔！」她點點頭，同意他的說法。

「你不會妨碍我的！小珠！」

「賢哥，你說他待你好，我待你又怎樣？」

「一樣好！都好！」

「你眞的這樣想？」

「眞的！不過……」

「不過怎樣？」她仰起臉，怔望着周子賢。

「感情不同！」

「怎樣不同？」

「這個，這個，我也說不上，就是覺得不同。」

「我知道！」

「你知道？」

「唔！我知道！」

「好，你知道，你說！」

「眞要我說？」

「唔，說吧，我聽着呢！」

「好，我說！」她想了想，才說：「因爲，他是個男的，是你哥哥，我是個女的，是個妹妹！」

「這又怎樣？」

「怎樣？你還不懂！眞是個笨蛋！」她已不願再加解釋，靠到他身邊了。

「唔，我也明白了！」周子賢頓有所悟的緊緊摟着她的肩膊，嗅到一陣陣髮香。他眞的明白了，小珠和大哥確是不同。

「小珠，你到我的新屋看看，你會喜歡的！」

「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喜歡！」她說得很細聲，要不是隔得那麼近，周子賢全聽不到了。

「我這間屋，有很多房間，你搬進來跟我們一起，好不好？」

「你說說好了！無緣無故的，你不怕人家說話？」她靠得更貼，心中甜極了，她是故意這麼說，提醒周子賢。

果然，周子賢同意了，他說：「怕什麼？只要你願意，我就跟娘說聲，怎樣？你不願意！」

「你明明知道還問！」她瞋他一直。

「那是說，你願意啦，我回去就跟娘說！」

「我得先問問爹！」

「你爹一定同意，你放心好了！」

兩個心中都感到高興，走路也覺得飄飄然，似不用氣力！

周子賢回到去，周大娘便問：「開泰呢？落船了？」

「開船了！」

「唉，不知怎的，這陣子，眼眉跳得十分厲害，不知要發生什麼事？」

「娘，你記掛着黃大哥才眞，不會有什麼事的！」

「但願這樣才好！」

從這一天起，周大娘便不許兒子出門，怕他招惹事非，他遵照黃開泰的囑咐，在家中暗暗練武，因爲練得勤，練得用心，一個月時光，功夫已經比過去大有進步，自己也感覺到確是和過去不同了。

這一天，周大娘把兒子叫到面前，說：「子賢，不知怎的，這兩天，我除了覺得眉跳之外，心也跳得厲害，昨夜，臨天亮時，我做了個夢，可怕極了。」

「什麼夢？」

「我見到開泰，他，他渾身是血，就跟你爹，當年一樣！」

周大娘哭了，周子賢也聽得心驚，口震震地問：「大哥，他，怎麼說？」

「他求我，准許，你給他，報仇！子賢，我怕，這眞是事實！」

「不會的。娘，大哥不是個練武的人，他不會跟人打架的！娘，你別再惦記住大哥，就沒事了！」

「我也希望這樣，能沒事就好了！」

「不會有事的，娘！」

周子賢雖然口中安慰母親，心中着實吃驚，因爲，這兩天，他雖然不曾見到大哥，却是心驚肉跳了好幾次，他正感到奇怪，怎會有此情形，娘又有這樣的夢，太巧合了。雖說夢由心生，不足爲信，但是，這樣的故事，前人會有過不少例子，實在不由他不驚。

不過，事情會隨時間而冲淡的，這一天之後，幸而再沒有可怕的惡夢相纏，漸漸，周氏母子也放下一樁心事了。

日子過得不慢，轉眼又過了一個月，黃開泰離開周氏母子已整整兩個月了，母子倆在談話中，少不了會提到黃開泰，猜忖他此刻做着什麼事。

黃開泰此刻做着什麼呢？他快回到家門了。

這一天，黃開泰回到自己的家鄉，對一切都熟識，對一切都充滿感情。他對黃忠說：「忠叔，這一次，雖然日子是花得長一點，但能找到周兄弟，總算不錯。」

「少爺，你有無對周公子說清楚？」

「沒有！」

「爲什麼呢？你不是專心去找這樣一個人的？怎麼不對他說？」

「不！當時沒有機會！」

「少爺，我不明白！」

「他媽媽不許他打架，連他練武功也不准，所以，我不能說！」

「哦，原來是這樣。」黃忠說，沉思了一會，又道：「不過，少爺，這事很急，你打算什麼時候才告訴他？」

「我們回家之後，你去報平安訊時，我會在信上告訴他！只是，才回家，又要你遠行，太辛苦了。」

「少爺怎好這樣說，我身受老爺大恩，雖粉身碎骨……」

「忠叔，別說這些了，我們，到家啦！你看，那不是炊烟嬝嬝！」

「少爺說的是！我們……嗯，少爺，不對呀，這烟！」

「糟了，似乎發生火燭！你慢慢走，我先回去看看！」

黃開泰急急趕路，黃忠也緊緊跟着。

黃家是不是發生火燭呢？這要從頭說起。

且說，這一天，黃家的大門還沒有開，屋內屋外一片寧靜。

但是，這情形沒有持續許久，就給一羣粗野的男子破壞無遺了。

這羣漢子，共有七個，個個都粗眉大

眼，滿臉殺氣，兇霸霸的樣子。他們來到黃家門外，都帶點出奇而不屑地冷笑。其中一個說：「大哥，我們現在怎辦？打進去，還是……」

「當然是打進去，難道你怕了？」另一個挿嘴說。

「老二，你眞得到消息，黃開泰是去了省城？」

「大哥，我是眞得到消息的！」

「消息來源可靠？」

「可靠，若不可靠怎敢對大哥說！」

「大哥，二哥！我們已經來了，如入寶山，總不能空手回！你說吧，我們怎麼進去？叫門？打門？砸門？還是——」

「砸開門揍黃開泰出來！」老大說。

「黃開泰返來了？」老三說。

「返來了！昨天曾經有人見過他！」老二解釋！

「好呀，昨天回來，今天還不拜見大哥，眞是豈有此理！大哥，二哥，你們瞧我的，我去砸門！」老三捋起衣袖，大步跑向黃家門口，飛身一躍，用左肩撞向大門，「砰」一聲响，大門受到震動，發出聲响，老三也給反彈出近丈，可見這道門的堅牢。

「老三，不要用身體，用石頭砸它！」老二提醒老三，老三不服氣，搖搖頭，再一次撞向大門，結果和首次一樣。

老三姓談，老二姓盛，老大姓秦。都是惡霸，有一身武功。

老大，老二，老三的年紀都在三十出頭，他們的大，二，三並非眞名，也不是以年齡大小排列，是以武功强弱，勢力大小而定。秦老大的武功最强，他是賭坊老闆，勢力最大；盛老二是烟檔老闆；談老三是開妓寨的，三個人各做一門生意，河水不犯井水，而且互相勾結，狼狽爲奸，共同對付善良的老百姓。

黃家是當地有名富戶，有財有勢，且有正義感，因洞悉秦，盛，談他們的陰謀，荼毒鄉人，所以他們開始經營，黃家就出面反對，雙方鬧得不歡，結下樑子，年來已不知發生過多少爭執。

初時，秦老大他們羽毛未豐，還忍氣吞聲，後來，佈置妥當，氣候已成，爪牙已多，且三個聯成一氣，反居於上風，不把黃家放在眼內，常獲藉故挑衅，欺壓黃家。鄉人明知黃家是爲大家好，替大家出來才弄至這地步的，但鄉人都是怕事的，誰敢挺身而出，替黃家說話？

黃家爲了息事寧人，已盡量容忍，但不知怎的，黃開泰外出的事竟爲秦老大他們知道，他們以爲黃開泰是到省城去告狀，所以對他恨之切骨，一聽說他回來，就找上門來了。

老三一連兩次都撞不開大門，感到慚愧，滿臉羞慚。盛老二看他一眼，道：「你爲什麼不用石頭？你以爲你的膊頭比石頭還硬？」說着，抱起一塊四五十斤的石塊朝大門砸過去。

「砰！」石頭撞向門上，石頭碎了，門仍未開。

「二哥，你看，石頭碎裂了，我的膊頭還安好呢！」

老二冷冷瞥了談老三一眼，放眼四望，找到更大一塊石頭，再一次砸向大門。

「砰」，又一聲大震，震動是比前一次厲害，但仍未能把門撞開。

「老二，老三，你們讓開點，待我來！」老大飛身疾撲，一躍而起，雙足踢向大門，一次，再一次，門撞斷了，門張開了，秦老大也踏步入門去了！他大叫：「黃開泰！黃開泰，你出來，你躲不了的，快出來吧！」

秦老大高聲叫嚷，肆無忌憚。

「黃開泰，你這龜孫子快出來，盛二爺來給你拜壽來啦！」

「你們，找家兄？家兄出門去了！」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年青人和幾個家人由後堂出來。

「我不是找你，快叫黃開泰出來見我！」秦老大作威作福，一派惡霸口吻。

「家兄出門未返，你們是，那一位？找家兄有事？」

「我們是來給他送終！聽到沒有？」

「快叫你那該死的哥哥出來，我們有事找他！」

「我哥哥出門未返，有話，請說好了，家兄回來時，一定轉告！」

「我們本來是來給他送終的，既然他不在，對不起，只好由你代替他送死了！你叫什麼？」

「我叫開陽！開泰是我哥哥！」

「這你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我們！」

「我哥哥實在是出門未返，你們難道不怕王法？你……」

「滾開！老三，老二，你們入去搜！我守住大門，不怕他會飛上天去！」

「大胆，你們光天化日，想打劫！我到縣裏告你！」黃開陽說。

「他奶奶的，你到那裏告我？哈哈！依我說，你不如到閻王殿上去告吧！」盛老二左手一掌打出，逕襲黃開陽！黃開陽不會武功，給他一喝，再加上一掌，嚇得腿也軟了。黃家的保鏢挺身而出，擋住盛老二。

盛老二朝保鏢一睜眼，道：「你是誰？鬼叫什麼？」

「我是黃家的保鏢，你們在此呼呼喝喝，罵人打人，形同劫匪就不對！」

「我操你奶奶對不對！」談老三一拳搗出，打中保鏢胸膛，痛得他一聲慘叫，已經倒地了。

黃家有好幾個保鏢，跟在黃開陽身邊的就有三個，姓錢的被打倒，姓孔的立卽撲前，要替同伴報仇，可惜他經驗不足，顧前不顧後，顧上不顧下，向前撲擊談老三，却給盛老二橫掃一脚，脛骨如受刀砍，痛徹五內，一蹌踉，也倒了。

「我操你媽的，這樣子的霉頭，也學人做保鏢，叫你媽來做，還能够多捱幾下子！」

黃開陽身邊三個保鏢已經倒了兩個，留下姓李的一個，他護着主人就向後退。可惜他快不及秦老大更快，他一閃身已經搶到前頭，伸手一攔冷冷地道：「快把黃開泰叫出來，饒你一命！」

「我哥哥不在家，怎能……哎呀！」黃開陽捱了秦老大一巴掌，身子一側，靠在牆邊。

「你叫不叫他出來？」秦老大一把抓住黃開陽胸衣，一扯一推。黃開陽給推倒

在地，跌傷了手，也傷了腿。

黃開泰的三弟黃小弟，見二哥被盛老二痛打，忍不住了，偷偷地捧起一個香爐，朝盛老二後腦擲過去，秦老大看見，大叫「老二小心背後！」盛老二聞言生警，急忙低頭迴避，還是迴避不了，被砸了一下，痛得嘩嘩叫，更慘的是一爐香灰震得飛了一大廳，嗆得各人猛咳。

秦老大恨他刺骨，抓住他左右開弓，一連打了幾巴掌，打得他口血鼻血都流出來，才將他一摔摔倒在地，他只覺得滿天星斗，百骸欲散。

黃家被打得人傷桌爛，椅子桌子摔了一地。

黃家的人都倒了，傷了，別說反抗，連站得起來的人也沒有。

「黃開泰這龜孫子怎麼忍得住，還不出來？」談老三詫異地說。

「老二，你的消息眞可靠嗎？黃開泰眞回來了？」秦老大直盯着盛老二。

「這個，應該是可靠的！過去，這一條綫的消息，從未出過問題！」

「我不是說過去，我是問這一次！」

「這個，我看不會假！」

「你有把握？」

「就是有差錯，我們不是早就要對付他的了？這一次，也不壞呀！」

「現在已成騎虎，也只好如此了！」

秦老大有點不滿。

「黃開泰，你這龜孫子，快出來！出來！」盛老二仍然大叫，掩飾他內心的恐懼。

「住手！甚麼人找我黃開泰！」黃開泰大踏步入屋，一見屋內情形，爲之一呆，認出了秦老大他們，旋即大怒，大喝一聲：「狗賊，你欺人太甚！」飛身撲談老三！

談老三是三個惡霸中武功最弱的一個，他一閃，沒有閃得開，左肩中了一拳，被打得退了三步。原來黃開泰曾習武藝，畧懂武功，且人在壯年，出拳倒有點力。

可惜與秦老大等比較，他却差得太遠了，何況又以少敵多？所以在秦老大與盛老二還擊之下，不幾招他已支持不住，被打倒在地了。

「黃開泰，你去那裏來了？」秦老大一脚踏在黃開泰的胸膛。黃開泰說出門拜訪朋友。盛老二冷笑道：「姓黃的，你別裝蒜了，你去了那裏，以爲我們不知道？你去了省城鑽門路，要控告我們！是不是？認了吧，別再裝蒜了！」

黃開泰否認，譚老三一脚踢在黃開泰的腰部，痛得他慘厲呼叫，身子本能地震動。

「不許動！」秦老大脚下用力一踏，黃開泰再發出一聲慘叫，吐出一口血，跟着就嚥了氣，兩眼睜得極大，死不瞑目。

「老二，老三，快走！快走！」秦老大說。各人不願久留，匆匆而去。

黃家遭了大刼，黃開泰死了，錢保鏢與李保鏢都死了，孔保鏢也受了傷，另外，黃開陽，黃小弟和幾個家人都受傷。

黃家陷入了愁雲慘霧中。黃家給哭聲淹沒了一切，黃家人心惶惶，日夕提心吊胆，生怕秦老大等人再來尋仇！

黃忠是忠心耿耿的老家人，目覩主人一家，生死存亡無法預料，生死大權操在秦老大等人手中，教他如何心安？待等大少爺黃開泰喪事一了，他便急急到周家去報喪了。

周氏母子這一天正自爲自己的惡夢所困纏，突見黃忠到來，風塵滿面，兩眼深陷無神，和前一次的精神奕奕有如天壤。周氏母子一見就吃了一驚，感到不好，眞怕惡夢成眞，反而不敢問及黃開泰事。

但是，這是不能避免的，非問不可。

周子賢問黃忠：「忠叔？開泰大哥安好？他可說甚麼來？」

「老奶奶！公子！我家少爺！他，他，已經過世了！」黃忠雙膝一曲，跪在周大娘面前，悲從中來，泣不成聲了！

這是一個突然的大變。這大變，震撼着周子賢，也震撼着周大娘。

「忠叔，你說，我大哥是怎麼死的？他離開的時候，還好端端的，沒一點病容，怎麼忽然就死了？你快說其中必有原因！」周子賢精神大受刺激，衝動地大叫。

周大娘沒有出聲，只是怔怔地盯着黃忠，等他回答。她曾經做過夢，看到黃開泰站在面前向她哭訴，請她容許周子賢替他報仇！

黃忠哭了好一會才把心情平靜下來，悲哀地道：「老奶奶！公子！我家少爺，他，他，他死得眞苦啊！」黃忠把當日秦老大，盛老二和談老三如何尋仇，如何打死大少爺，打傷二少爺與三少爺，還打死了兩個保鏢，打傷了五六個家人的經過詳述給周氏母子聽，周大娘聽得老淚縱橫，周子賢，握緊拳頭，誓替哥哥報仇。周大娘雖然平日禁止兒子與人打架，這時候，想起黃開泰待他母子的好處，想起他曾報夢請求她准許子賢爲他報仇，及想到他的慘死與一家遭刼，無論如何也說不出口禁止兒子打架的話。因此，他對於兒子口口聲聲要替哥哥報仇雪恨，只詐作聽不到，不表示意見。

「老人家，你路上辛苦，大約也餓了，子賢，你去張羅點甚麼，讓老人家吃飽好歇息吧！其他事，都等老人家歇息過後再說！」周大娘說。

「是，娘！」轉口又對黃忠說。「忠叔，你來！我們再談！」

黃忠老懷悲愴，如何食得下咽。他只吃了少許，喝了碗湯便自己收拾碗筷。

「忠叔！你且詳細告訴我，我大哥一家到底是幹甚麼的？怎會跟幾個惡霸結了怨？他和我結爲兄弟，和這件事，有無關係？」

周子賢一連串問題，問得黃忠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不過，他到底還是說了。他說了自己與黃家的關係，說了黃開泰如何拒絕秦老大他們一夥人的威迫利誘，因而結下樑子，常受欺侮，但對黃開泰與周子賢結爲兄弟，是否有甚麼目的，因爲黃開泰未說過，所以不知道。

但黃忠又說，由於黃家常受秦老大等人欺凌，黃家又無力反抗，及至看到周子賢，拾遺不昧，武功又高，乃與結納之心，是否有希望周子賢加以援手的想法，可就無法肯定了。

「大哥也眞是，既然有此困難，怎不早說！假如當日自己與之同行，陪他一齊

返去，就不會有此事發生了！」周子賢悲悲切切地說。

「少爺曾經對我說過，因爲老奶奶怕你惹禍，不許公子打架，少爺怕老奶奶不高興也怕公子感到困難，所以不會說。」

「啊，哥哥想得這麼周到！更叫我難過。忠叔，秦老大他們的本身功夫怎樣？有多少人？武功高强的又有多少人？」

「公子，這個我可答不上來。我自己不懂武功，怎好亂說？」

「你說得也是！這些事，且待我到了大哥老家，再去打聽吧！忠叔，今晚，你甚麼也不要想，好好睡一覺，明天，我就陪你到大哥家去！」

「明天就去，老奶奶……」

「你放心！娘不會反對的。她對黃大哥很好，你們走後，娘常常都問起黃大哥呢！這一次，大哥被害，我去替他報仇，娘決不會反對！」

「老奶奶，待我家少爺，太好了！」

「我明天一定要起程的，大哥過世之後，黃家兄弟更形孤單，我早到一天，報仇的事也會早一天！忠叔，你看，你來了之後，秦老大他們不會再去鬧了吧？」

「這個，我看，不會吧？」黃忠胆怯着，他其實是担心秦老大幾個惡霸眞會去黃家鬧事。他說不會，只不過是他的希望，是過墳場吹口哨，自己安慰自己而已。

翌日，周大娘果然不阻兒子上路，只是再三吩咐他要小心，別要鹵莽誤事，自己有危險，也報不了哥哥大仇！也叮嚀他，寃有頭，債有主，凡事適可而止，不可妄開殺戒，殃及無辜，要是不分主從好歹，亂殺一通，終於闖下大禍，結下仇怨，將來寃寃相報，永無了期，則後悔遲了！

周子賢恭肅受教，喏喏連聲。別過母親之後，馬上就和黃忠趕路，恨不得眨眨眼就能到達黃家，好替黃開泰報仇雪恨。

到了黃家附近，黃忠激動地道：「公子，你看，那邊最高大的房子，就是我們少爺的了！」

「忠叔，我們快走吧！」

「是！公子！」

黃忠了解周子賢的心情，加快脚步，直朝黃家走去。

黃家大門在望了。大門緊緊關着。門外一片寧靜，門內也一片沉寂。

「忠叔，怎這般靜？」周子賢詫異地望着黃忠，等待他的回答。

「自從事情發生之後，老太不許大家無事出門，免得生事！屋內外等於隔絕了！」黃忠喟然，神色愴然，淚已奪眶了。

「我去拍門！」

「不，公子你不要拍門！讓我來！」

「還不是一樣？」

「不！他們聽來陌生，可能引起誤會，反要不安，還是讓我來！」

「唉，驚弓之鳥，忠叔，還是你想得周到，你來吧！」

黃忠叫開了門，屋內人見到黃忠帶來一位年青人，已猜到是周子賢了，臉上都有驚喜之色，目光盡注在周子賢身上。

周子賢看到廳上黃開泰的遺像，熱血奔騰，熱淚奪眶，聽不到黃忠的介紹，看不見屋內各人，一聲「大哥」，疾撲靈前痛哭。

「大哥，你爲甚麼不早對我說？你應該早對我說呀！」

周子賢放聲哭訴，黃氏兄弟跪在一側，也淚下如雨。

黃忠，家人等也都傷心淚下。

周子賢哭得十分悲傷難怪各人淚落。

「公子，人死不能復生，保重身子要緊！公子，今後黃家指靠公子保護了！你千萬別哭壞身子啊！」黃忠帶淚勸慰，聲音沙啞了。

突然，周子賢叩了三個頭之後，站起來，衫袖一抹眼淚，大步向門口走去。

「公子你——」黃忠一把將他扯住。

「放開我！」周子賢把黃忠推開。

「你要去那裏？」黃開陽攔在周子賢面前。

「忠叔，他是……」

「公子，他是我家二少爺！」

「是二哥，你爲甚麼阻我？」

「子賢！你和我大哥結拜，就是我的兄弟！你要聽我說話！」

「二哥請說！」

「大哥被害，我受重傷，小弟也受了傷！血海深仇，當然要報，而且，這報仇大任，要落在兄弟你身上，你知道你的責任有多大？」

「我知道！」

「我問你，你是去找他們報仇？」

「是！」

「你見過他們？」

「沒有！」

「你不認識他們？」

「不認識！」

「這就去不得！」黃開陽道：「你認不得他們，他們却認識你！」

「他們認識我？」

「你不信？你聽我說！你不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不認識他，便得向人打聽，他爪牙多，耳目靈通，你又是陌生人，只怕你才問人，他們已知道你要找他們了，在這裏，沒有人敢反抗他們，反抗的只我們一家，他還能猜不到嗎？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你又人孤勢單，很容易落入他們佈下的陷阱的，那時候，你害了自己，也帮不了我們！」

「二哥，依你說該怎辦？」

「你別急，不要鹵莽！這事，急也急不來！我們絕不能够打草驚蛇，要攻其無備！」

「照二哥這麼說，豈不拖延時日？我實在不能忍受！」

「不能忍受也得忍受！子賢，你以爲我們就甘心忍受的？你以爲我們就好受？不，我們絕不會比你好受！但爲勢所迫，只好忍住！

「兄弟！不是我小看你武功不高，實在是你只有一個人，我們又不能帮你，他們却人多勢衆，你決不能與他們力敵，硬拚硬碰！」

「二哥，你放心，我不怕！他們有多少人我也不怕！」

「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我們必須計劃周詳才動手，絕不能輕舉妄動！」

「二哥，你也太胆小了！我不信他們有三頭六臂！」

「不，他們正是有三頭六臂！」

「他們眞有三頭六臂？」

「不錯！他們眞是三頭六臂！秦老大，盛老二，談老三，三位一體，同進同退，生死與共，你要對付的還不止三個人，還有他手下一大羣爪牙！」

「我不怕！」

「你不怕，我怕！」

「你怕？你又不去打他們！」

「可是他們會來打我們！」

「他們會來打你們？」

「不錯，假如你與他們動手，秦老大叫爪牙來這裏打我們，你說，你怎麼辦？你能分身來救我們嗎？假如他們捉了我們去威脅你，你能抵抗嗎？你能忍心看着我們受害嗎？」

周子賢低頭了。他的確沒有想到這些。但黃開陽說的是事實，事情可能眞會那樣發生，而他又確實無法兼顧。於是，他只好聽從黃開陽勸解，暫時把怒火忍住，再找機會報仇！

「兄弟，你先見過我媽，住下來，待我想個辦法，你才可以找他們報仇的。」黃開陽把利害關係分析給周子賢聽之後，把他安定下來。

第二天，周子賢跟着林小元出了黃家，林小元只有十二歲，還是個小孩子不大引人注意，他把周子賢帶到秦老大的賭場門口，自己到一邊去買糖果食，周子賢則入了賭場。

周子賢本來就不是城市人，再加上幾分打扮，更顯得土頭土腦。他手中拿着幾個大頭，左手數到右手，右手數到左手，還拿到鼻子下嗅嗅，似乎從未見過銀元，舉動十分可笑。但周子賢不自覺，一直擠到番攤檔那兒去，他沒有下注，似乎捨不得花掉手中幾個銀元。

莊家拿着一根黑色的尺，把桌上那堆扁豆，四粒一撥，四粒一撥的撥開去，賭客的注碼全落在二，三，四三門上，只有一是空門，沒有人下注。

那堆扁豆越撥越少了，剩下的只有八粒，應該是四了，賭客中注碼投在四字的，已經臉現喜色，等候莊家賠償了，可是不知怎的，到後來却由四粒變了五粒，四變了一，開在空門上，莊家大殺三方，收進一大筆。

「眞是活見鬼，明明是四的，怎會變了一？」

「是呀，眞他媽見鬼，總是莊家贏錢！不賭了！」有個賭客負氣地轉身要走。

「牛四，是眞不賭，還是沒錢？如果是不賭，我替你高興，要是沒錢，我倒可以替你想想辦法！」

「是眞的？莫爺，你可以替我想想辦法？」

「當然眞的，眞金白銀上頭，也能開玩笑嗎？」

「那敢情好，請莫爺幫忙幫忙，借我幾元用用！贏了，雙倍奉還，當是請你莫爺喝口茶！」

「賭錢只有兩條路，一是贏，二是輸，你贏了，我也不多要你的，只給我加一利息好了，要是輸了呢？怎樣？」

「不會輸的！我會看清楚才下注！不會輸的！」

「怎會呢，如果逢賭必贏，還有人肯做莊家？」

「輸了嘛，莫爺，你怎麼說，我怎麼辦！」

「這樣吧，如果輸了，你就寫張欠單給我，十日內清還，怎樣？」

「好！就這樣！」

結果，牛四借了五元又五元，足足借了五十元，全輸光了，莫爺迫他把妹妹作抵，他說有十天期限，莫爺攤開借據，却是每張五十元，十張便是五百元，借據上寫明欠款得由欠款人用屋宇，田地，妻兒抵償，只因牛四不認識字，又等着錢下注，胡亂蓋上手指模，結果掉進了陷阱。他知道上當，却嫌太遲了，只好說明妹妹已經有了婆家，莫爺陰陰一笑，說：「我知道，她是陳家是不是？你退了就是，如果要賠償什麼，我們負責，只要你迅速把事辦妥，還可以領到二十元賞錢！」

牛四被迫不過，只好答應談談。

這一切，都看在周子賢眼中。但他沒有出手，忍住了。轉到牌九檔，正巧碰上賭客識破莊家用假骰，雙方由爭吵而打起來。

賭場請有保鏢，養着打手的，賭客如何佔得了便宜？不到片刻時光，幾個賭客都給打得遍體鱗傷，給拖出去了。周子賢又忍住了，不曾出手。

離開了秦老大的賭場，周子賢在林小元指引下，又到了盛老二的烟格。

「又是一個鬼地方！」周子賢立在烟格外邊的生果檔旁，欣賞着烟格的外型！

烟格門口有幾個烟鬼在走來走去，烟癮大起，渾身打顫，口水鼻涕都流出來，十分難看。這時，有一個人自烟格出來，神神氣氣瞥了烟鬼一眼，把烟屁股大力一丟，似要藉此發洩對烟鬼的不屑，怎知幾個烟鬼却一齊撲去搶奪那烟屁股！醜態百出，眞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周子賢不顧再看，走進了烟格去。

「歡迎！歡迎！」烟格內有四五個半老徐娘，都打扮得鬼五馬六，說話也鬼揸喉一樣，很不自然，周子賢一見一聽就要作嘔了。但是有目的而來的，不想看也要看，不愛聽也要聽。

周子賢跟着一個女人走，她帶他走進一間小房間。房內有一床，床上已有一燈一槍，都放在一個鐵托中。

「先生自己一個人？可要姑娘代打荷？」女人對周子賢展開笑臉。

「不用了！」周子賢坐在床沿上，並不着急於玩槍抽烟。

「先生要那一號烟？這裏有川土、雲土、加塔土，還有緬土和印土，樣樣俱全，先生慣用那一種？開聲好了！」

「慢着！」周子賢說，「今天，我主要是招待兩個朋友，還是等一會，待朋友來了之後再說吧！」

「那也好！先生，你先躭一會，養養神吧，要什麼，一開聲，就會有人來！」

「好的，謝謝妳！你忙你的吧，不用客氣！」周子賢並沒躺下，相反，他站了起來，用指頭揉搓着屁股。原來有木虱光顧，咬了他一口。

周子賢看看床沿，不禁透了一口氣。暗暗爲這些沉迷烟賭的人惋惜。

突然，隣房傳來爭吵的聲音，開始時

聲音雖低，却瞞不過周子賢，漸漸聲音响亮了，語氣也更不客氣了，周子賢用手指在間板上一捺，捺出一個小孔，就由小孔中偷看隣房的實況。只見一個畧帶沙聲的漢子說：「盛老二，你吃飯別忙了種田人，不是咱們兄弟幫忙，你有今天？」

盛老二冷冷地笑了兩下，說：「你倒說得好聽！我問你，要不是我姓盛的開了這間烟格，你們的貨能賣到那裏？」

「好吧，就算你說的對，我們不對，那就拿錢來吧！」另一個漢子以嘲笑的口吻說。

「錢嘛，當然要給，可是買賣不好，只好欠一欠了！」

「老二，咱們不是不通情的人，昨天賣貨，今天收錢，那是太快一點，但咱們的貨，是許久以前的了，你已欠了不少日子，現在再欠……」

「再欠又怎樣？現在沒錢，有什麼辦法！」

「你說，還要欠多久？總得有個時限呀！」

「欠到有錢時自然還你！」

「什麼？誰知道你什麼時候才有錢？你明是想吃我們！」

「我說實話，你不信，我有什麼辦法？就算我眞要吃你們，你又怎麼樣，不服氣嗎，到公安局告我，不去是灰孫子！」

盛老二這話氣壞了對方三個人。他們這是走私偷運來的私烟，是犯法的，見不得光的，逃避警方追查還來不及，怎敢去報案？盛老二看穿對方的缺點，實行反擊，教三個販毒如何嚥得下這一口氣？盛怒之下，見盛老二轉身要離去，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朝他撲去，揮拳就打，起脚便踢，話都不多說一句。

但是，盛老二武功甚是不錯，又有一班爪牙，如何會怕三個毒販？所以他十分鎭定，閃開了第一個，迎上了第二個，只一掌，就把對方震退幾步，撞到牆壁方能停止，第三個飛出一脚，萬保鏢沉手一劈，劈中脚脛，痛得他嘩啦大叫，只靠隻脚支持身子平衡，那是多麼狼狽！

但是，更狼狽的還在後頭。盛老二一擺手，道：「把他們修理修理！」

「是！」

「遵命！」

「我們快動手！」

幾個人一齊出手，三個毒販如何能支持得了？都負傷帶血的逃了出去，後邊仍然有人追趕呢！

周子賢目睹這一幕醜劇，心頭感到作嘔，見他們走，他也趁機跟着走了。

早先帶他返來那個半老徐娘見他要走，急忙攔阻：「先生，怎不多躭一會，就走了？」

「我的朋友也跑了，我還不跑，幹什麼？」

「先生，你的朋友，還沒來呢，怎說已經跑了？這是怎麼個說法？」

「他早來了，在那邊，給人家打跑了，我如果不跑，也要給人家打一身了。」說完就向外走，不再理會背後發生什麼事。那女人聽他這麼說，也誤會他是毒販的一夥，不再苦苦挽留了。

周子賢走出烟格門口，長長吸一口新鮮空氣，又覺得烟格內的空氣污濁，令人作嘔作悶。

他感到奇怪，抽烟有什麼好處？竟有那麼多人花錢去抽？還那麼沉迷？他自己不抽烟，無法明白。他在烟格門口呆望了一會，便走向那生菓檔，林小元已經向他迎來，點點頭轉身向前走。他就跟了去。

周子賢想：秦老大與盛老二都見過了，不知談老三又是怎樣一個人物！想着走着，轉過幾條街，便到了談老三主持的那間妓館。

妓館的門口，同樣有水菓檔，他到的時候，恰巧有兩個中年男子也走向妓館，他們似是熟客，談談說說，盡是一些女人名，還夾有一些下流的形容字眼，周子賢在他前邊，土頭土腦的樣子，被那兩個人鄙視，他們當中一個說：「小子，你也來嫖妓？帶多少錢來了？」

另一個說：「看什麼？要看就得裏面去，這裏有什麼好看，好看盡在裏面！」

他們叫他帶着草紙，又叫他不可回家去看牛打架，把周子賢氣得臉也紅了。但他不能發作，必須忍住。

周子賢終於進了妓館的大門，來到客廳了，客廳中有十多個女人，有的穿了薄薄的睡袍，有的穿睡衣，有的更脫開了一兩粒鈕扣，露出一部份乳房，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走來走去，有的一脚踏在椅上，掀開睡袍一角，露出豐腴的大腿，十分迷人。但是，周子賢對此似乎均無興趣，正眼也不看一眼。先他一步入門的兩個客人，一個叫五號，一個要七號，龜奴把五號與七號的女人給他叫出來，帶到另外的房間去了。有一位公子哥兒進來，他不指名叫那一號，龜奴迎上前就說：「柳大少現在才來，我們的蘭小姐等急啦！」說着，便把那柳大少帶走。

這時，有個書生和一個大漢來了，書生叫十二號，龜奴把十二號叫出，兩人一見，男的急叫「蓮妹」，女的大叫「英哥」，兩個互相擁抱在一起了。大漢一推書生說：「快走！遲就走不掉了！」

「仁兄，可是你……」書生怔怔的看着大漢。

「你快走！別管我！走！走！」大漢推着書生，龜奴上前攔阻，大漢把龜奴一掌擊退，又推書生一把，書生似乎還想說什麼，大漢急道：「走！別婆婆媽媽！」女的也扯着書生向外走。

書生走出門去了，大漢擋在門口，攔阻龜奴追擊。周子賢對這大漢有好感，決心暗中幫他一個忙，也閃到門口那邊去。

大漢和龜奴打起來了，龜奴不敵，打手來了，大漢寡難敵衆，已經捱了幾拳，臉也給打腫了，一個打手正要衝出門去，不知怎的，却撞到周子賢身上，把他撞得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却阻住了打手，使他出不去。他恨恨地把周子賢一推，罵了一句：「他媽的，你敢阻住老子？」

「你打人！我有錢，是來嫖妓的，你還打我！」周子賢怯怯地退縮着，同時取出袋中那幾個大銀，証明他是有錢的！

「有錢又怎麼？給老子滾！」打手一揮手，正要把周子賢推出去，却被另一個人叫住：「張仔你瘋啦，怎能把財神擠出去！快先把他的錢收下再說！」（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

慕容美・文
盧　令・圖

刀客



品刀鬪精論　救人施詭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廖三爺在七星鎭召開品刀會，邀請十八刀客到來論刀，在會前三天，鎭上的牛二被人指使在大街上懸掛一幅血字白幡，上書刀客至此，遲早難免一死的警語，而第二天，那唆使牛二掛幡的鬼影子陰風被人發現橫屍河邊，那打死陰風的人就是七絕拐吳明，當衆人圍着陰風的屍體時，吳明却詐作不明究竟的向快嘴烏八打聽死者姓名和遭人殺害的原因，當烏八說出死者姓名和猜忖致死原因之後，吳明又故意問他誰下的毒手，烏八誇言不出三日，他當能探聽得出下手殺害陰風的人——

秋風蕭殺。

楓葉如火。

已經佈置竣事的品刀台，像一隻張開巨口怪獸，靜靜地蹲踞在淒迷的晨霧裏。

血球似的太陽，緩緩自東方天際升起。

新的一天，又已開始。

晨霧慢慢消散，陽光由火紅漸漸轉爲金黃，品刀台的輪廓也漸漸清晰。

這座品刀台是一次成功而完美的設計。台高八尺，縱寬各三丈六，它所使用的木材，每一段每一節，都是上好的質料。除兩邊各有耳台一座外，主台後面，並附有一間涼棚，爲茶水供應之處。

離地面八尺，是一個很恰當的高度。

八尺高的台前横緣上，一幅鮮紅細絹，長垂及地，八分體的品刀簡約，着墨不多，一目了然。

一：本會以刀會友，定名品刀大會，會期共十九天。

二：大會舉行期間，恭邀一品刀大俠，少林百善大師，武當三絕道長，暨華山擎天居士等四位武林賢達爲品刀見證人。

三：大會前十八天，每天由一位刀客出場，自日中午時開始，論刀一個時辰，應試人只許就刀論刀，不可語涉私怨，不得非議他人，違者得由見證人當場取消資格。

四：大會最後一天由四位見證人評定入選者，幷舉行贈予七星刀儀式。

五：以下爲十八刀客出場順序，排名係依向七星莊報到之先後爲準。

快刀馬立
狠刀苗天雷
鬼刀花杰
血刀陰太平
流星刀辛文炳
飛花刀左羽
開山刀田煥
降龍伏虎刀岳人豪
奪魂刀薛一飛
閃電刀賈虹
追風刀江長波
魔刀令狐玄
毒刀解無方
屠刀公孫絕
將刀郭威
情刀秦鐘
怪刀關百勝
絕情刀焦武

×　　　　×　　　　×

離午時雖然還早得很，但已有人迫不及待，在台前忙着佔據位置。

白天星買了兩串糖葫蘆，分給張弟一串。

然後，他就站在那幅官紅細絹前面，一邊嚼着糖葫蘆，一邊欣賞那篇簡約。

張弟道：「這篇簡約不知是誰寫的，這一手字眞漂亮！」

白天星嗯了一聲，沒有開口。

張弟道：「那位靈飛公子料事眞準，他們果然列了一品刀的大名，並且還排在第一位，只是不知道這位一品刀會不會如期趕來。」

「嗯。」

張弟道：「這些刀客的綽號眞有趣，除了快刀，飛花刀，流星刀，閃電刀，以及降龍伏虎刀之外，幾乎無不透着幾分怪氣。」

「嗯。」

張弟道：「還有這些人的名字，也取得很有意思。」

「嗯。」

張弟忍不住道：「嗯嗯嗯——我說的話，你聽到了沒有？」

白天星道：「聽到了。」

張弟道：「你既然聽到了，幹嗎一股勁嗯的，不回我一句話？」

白天星扔掉了手上那支竹籤，緩緩轉過臉去道：「你要我回你什麼？」

張弟道：「就算你不必回我什麼，一篇不到三百字的簡約，也用不着看上這麼久。」

白天星忍不住又朝那篇簡約溜了一眼，沉吟着點點頭，沒說什麼，隔了一會，才慢慢抬起頭來道：「在這五條簡約上，除了字體工整，人名有趣之外，你還看到了些什麼？」

張弟不覺一愣道：「你這話問得眞怪，簡約只有五條，除了這五條簡約，別的還能看到什麼？」

白天星笑笑道：「但我却從這五條簡約上，聯想到一件很有趣的事。」

張弟道：「一件什麼有趣的事？」

白天星道：「我想起一個人。」

張弟道：「誰？」

白天星道：「烏八！」

張弟道：「烏八怎樣？」

白天星道：「如果烏八也有資格登台，我敢說，那口七星刀絕不會落入別人手裏！」

張弟瞪大了眼睛道：「這種怪念頭，你是怎麼生出來的？」

白天星笑笑道：「是這篇簡約告訴我的。」

他指着那幅紅細絹，又笑了一下道：「你可以再看看這篇簡約！從這篇簡約上，你不難發覺，所謂品刀，其實就是耍嘴皮子，若是談到耍嘴皮子，我想十八刀客之中，應該沒有一個是我們那位烏八爺的對手。」

張弟果然又將那五條簡約，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不禁皺眉道：「這篇簡約，的確不够完善。」

白天星道：「豈止不够完善而已。」

張弟道：「那麼你認爲這篇簡約還有一些什麼缺點？」

白天星道：「排名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張弟道：「排名不公？」

白天星道：「排名以報到先後爲序，這一點倒是公平得很。」

張弟道：「排名旣然沒有不公平的地方，還有什麼問題？」

白天星輕輕嘆了口氣道：「對於同一樣兵刃，在經過三五個人表示了見解之後，我不曉得後來的人還能有什麼話說。」

張弟不禁微微一怔，道：「是啊，這一點我倒是沒有想到。」

他又望了那篇簡約一眼，接着道：「這樣說起來，名字排在前面，的確可佔不少便宜，尤其是這位快刀馬立，第一個就輪着他，想想眞够幸運。」

白天星輕咳了一聲道：「幸運是够幸運，只可惜不够聰明。」

張弟不禁又是一怔，道：「你說這位馬立不够聰明？那麼誰够聰明？」

白天星淡淡地道：「我！」

張弟道：「你？」

白天星道：「還有你！」

張弟道：「我？」

白天星道：「是的，因爲我們都對那把七星刀沒有興趣。只有像我們這樣的人，才是眞正的聰明人！」

張弟思索了片刻，忽又問道：「除了這些之外，你還從這篇簡約上看到了些什麼？」

白天星道：「我還看到了血。」

張弟道：「誰的血？」

白天星道：「很多人的血。」

張弟說道：「刀客進入本鎭，遲早必死刀下——你以爲這兩句話，最後眞會應驗？」

白天星沒有回答，忽然眼中一亮，露出滿臉笑容，轉過身去高聲道：「烏兄早！你這兩天都到那裏去了？」

從廣場那邊走過來的，正是那位快口烏八！

快口烏八本來也是滿臉笑容，但當他看清了招呼他的人是誰之後，一張面孔登時沉了下來。

白天星撇下張弟，快步走了過去，笑吟吟的道：「前天實在是個誤會……」

快口烏八停下脚步，面孔依然繃得緊緊的，他在等待解釋。

但白天星却好像已忘了他剛剛說的是句什麼話，這時眼珠子一轉，忽然壓低嗓門道：「昨天我也去看過那個鬼影子的屍體，烏兄說得不錯，一個人如對朋友不忠，是沒有好下場的……」

烏八沉着臉，忍住沒有發作，因爲白天星雖然沒有作進一步解釋，這幾句話，他還是樂意聽的。

白天星語氣一轉，忽然露出關切之色，低低接着道：「七絕枴吳爺托你辦的事，你辦好了沒有？」

烏八的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白天星四下望了一眼，又道：「小弟也想交交吳爺這個人，如果他托烏兄的事，烏兄一個人忙不來，小弟說不定能助烏兄一臂之力。」

烏八眼珠骨碌碌轉個不停，冷冷地道：「誰說吳爺在托我辦事？」

白天星一呆，露出失望之色，喃喃道：「我還以爲他在打聽……」

烏八搶着道：「你以爲他在打聽什麼事？」

白天星兩手一攤，聳聳肩膀道：「旣然沒有這回事，說了還有什麼用？」

烏八眼珠一轉道：「你是不是聽到了什麼秘密的消息？」

白天星點點頭，沒有回答，一面又朝四下裏飛快的溜了一眼，似乎想看看有沒有人在偸聽他們說話。

廣場上人愈來愈多，但都擠在品刀台前，爭看那份品刀簡約，連張弟都站得遠遠的，沒有跟着走過來。

烏八雙目中露出興奮的光芒，迫不及待地道：「你聽到的是什麼消息？」

白天星道：「你猜猜看。」

烏八注視着他道：「你是不是已經知道了那個收買鬼影子的人？」

白天星又呆了一下，忽然嘆了口氣道：「一個人如果有事想瞞住你烏兄，看來可眞不大容易。」

烏八似乎並不如何重視這份恭維，當下不等白天星話完，便又搶着追問道：「那個人是誰？」

白天星低低地道：「這裏散了場，咱們熱窩裏見。」

他不讓烏八有所表示，話一說完，便轉過身子，向張弟走去。

烏八僵在那裏，氣得牙癢癢的，但又無可奈何，如今情勢倒轉，是他不敢得罪這個浪子了。

×　　×

品刀台的陰影，慢慢縮短。

午時快到了。

廣場上人頭攢動，就像一場盛大廟會，各式各樣的小販，散散落落的圍在場地四週，吆喝之聲，不絕於耳。

白天星和張弟已在左邊耳台前面佔據了一個位置。

在一般人來說，這個位置實在很不理想，因爲主台左角的一根木柱，正好擋住了他們的視綫。

但張弟和白天星却都對這個位置感覺相當滿意。

張弟主要的是想看看十八刀客的風采，而左邊這座耳台，正是專爲十八刀客準備的席位。

等會兒十八刀客出場，他從現在坐的地方，正可以將十八刀客瞧個清清楚楚。

白天星滿意這個位置，則是因爲身後不遠，就是一副賣白酒的担子。

他如今手上，就捧着一大碗白酒。

他面前地面上，攤着一張油紙，上面放的是兩串烤麥雀，以及一大包清蒸茴香豆。

白酒不是好酒。

烤麥雀和茴香豆，也算不上是什麼下酒的美饌佳肴。

只有眞正懂得享受的人，才知道這三種東西在一起品嚐，是一種什麼滋味。

一個眞正懂得享受的人，如果有了這三樣東西，就是拉他去坐金鑾殿，恐怕都不一定就能動得了他的心。

張弟也要了一小碗酒。

自從結識白天星之後，他已漸漸對酒發生興趣，酒量也比以前大得多。

他慢慢的喝着酒，靜靜的聽白天星說出剛才跟烏八交談的經過。聽完之後，忍不住問道：「這裏散了場子，你眞的要去熱窩？」

白天星道：「當然要去。」

張弟道：「你眞的知道那個收買鬼影子的人？」

白天星道：「不知道！」

張弟不覺一楞道：「你是騙他的？」

白天星道：「已經騙過一次，再騙一次，又有何妨。」

張弟道：「你爲什麼又要騙他？」

白天星道：「有一句老話，你聽人說過沒有？」

張弟道：「一句什麼話？」

白天星道：「剷草不留根，救人救到底！」

張弟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白天星喝了口酒，又吃了兩顆茴香豆，淡淡地笑了一下道：「七絕拐吳明不是一個歡喜交朋友的人，就算他想交個朋友，也絕不會交上烏八這等脚色。」

張弟道：「所以你認爲七絕拐吳明是在利用他？」

白天星說道：「是的，確定了這一點之後，另外的兩件事，便等於同時有了答案。」

張弟道：「另外那兩件事？」

白天星道：「殺鬼影子的兇手，以及前晚竊聽我們談話的人。」

張弟道：「你猜想這件事都是那位七絕拐的傑作？」

白天星道：「至少他們是一夥。」

張弟道：「何以見得？」

白天星道：「因爲七絕拐吳明一方面不歡喜多交朋友，一方面也不是一個歡喜多管閒事的人，他永遠只對與自己有切身關係的事有興趣。」

張弟想了想，忍不住又說道：「這我就更不明白了，那位七絕拐旣是預謀者之一，他爲什麼還要托烏八打聽這些事？」

白天星笑笑道：「這正是很多聰明人都會於不知不覺中犯下的錯誤！他是想藉烏八的活動能力，側面了解一下，今天七星鎭上，是不是已有人知道他們的秘密，或是已有人對他們產生懷疑？」

張弟道：「這對烏八來說，又有什麼危險？」

白天星道：「七絕拐吳明疑心很重，如果烏八打聽不出結果，他必然會懷疑烏八已經聽到了風聲，只是不敢說出來，那麼這位烏大仁兄，最後無疑就會與鬼影子落個同樣的下場。」

張弟點了點頭道：「七絕拐旣然是這樣一個人，烏八倒眞是危險得很。」

他像想起什麼似的，忽又抬頭道：「你說你也不知道收買鬼影的人究竟是誰，何況就是知道，你也不能說出來，等會兒去了熱窩，你又拿什麼向烏八交代？」

白天星笑道：「我當然有我的辦法，你等着瞧就是了！」

張弟正待再說什麼時，台前人羣中忽然起了一陣騷動。

「啊！」

「啊！」

「果然是把好刀！」

×　　×

的確是把好刀！

兩尺八寸長的刀身，通體湛藍，陰森如霜，刀把手上的七顆銀星，映着陽光，精芒四射。

就連那把暗醬色的刀鞘，都予人以一種凛凛然不可逼視的感覺。

七星刀！

現在這把武林中視爲奇珍瑰寶的七星刀，就連刀鞘併懸在品刀台正中央的橫樑上！

這說明這次品刀大會，並不是一個騙局。

大會最後一天，這把七星刀，將在衆目睽睽之下，由它原來的主人，移交給新的主人！

誰將是這把七星刀的新主人呢？

日正中天。

午時到了！

廣場上再度掀起一片高潮。

×　　×

首先出現的是十八刀客。

十八刀客的出場順序，與品刀排名順序恰恰相反。

依次是：絕情刀焦武，怪刀關百勝，情刀秦鐘，將刀郭威，屠刀公孫絕，毒刀解無方，魔刀令狐玄，追風刀江長波，閃電刀賈虹，奪魂薛一飛，降龍伏虎刀岳人

豪，開山刀田煥，飛花刀左羽，流星刀辛文炳，血刀陰太平，鬼刀花杰，狠刀苗天雷，快刀馬立！

十八個人。

十八把刀。

十八個年青的刀客，十八把不同形式的刀！

張弟緊張得像一把拉滿了的弓。

他仔細辨認着每一位刀客的面貌，以及他們身上佩帶的刀。

十八個人，長相有俊有醜，十八把刀，也是長短輕重不一；唯一相同的是：人人腰幹都挺得很直，人人眉宇間都隱蘊着懾人的英氣！

還有一點，也許相同——那便是人人都是爲七星刀而來。

人人都想獲得這把七星刀！

白天星對這十八位年青的刀客，似乎一點也不感興趣。

他感興趣的，是那把七星刀。

自從七星刀懸出之後，他的一雙眼光，幾乎一直沒有離開過那座品刀台。

張弟偷偷溜了他一眼，心底忍不住暗暗冷笑：「哼，見了這把七星刀，就像蒼蠅見到血，還口口聲聲說對這把七星刀沒有興趣！」

十八刀客自入座之後，人人正襟危坐誰也不望誰一眼，誰也不跟誰說一句話。

他們是爲了保持會場的嚴肅氣氛呢？還是他們之間眞的互不相識？

張弟正納罕間，突聽白天星輕輕一咦道：「眞是怪事……」

張弟轉過頭來道：「什麼怪事？」

白天星微微一抬下巴道：「你瞧瞧台上！」

台上中央，橫放着一張矮脚條几，几後是五個錦緞蒲團，這時五個蒲團上已經坐了三個人。

一個白眉老僧，一名高髻道人，以及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藍衣儒士。

這三人，不消說得，自是「百善大師」，「三絕道長」，和「華山擎天居士」宰萬方無疑。

張弟朝台上望去時，矮矮胖胖紅光滿面的廖三爺，正陪着一名三十歲上下，一身藏青短打，外罩同色風衣，雙目奕奕有神的青年人，自後台走了出來。

張弟也不禁有點意外道：「這人就是一品刀？」

白天星道：「大概是的吧？」

張弟道：「大概是的？」

白天星道：「過去誰也沒有見過一品刀的廬山眞面目，除了憑想像猜測，又能怎麼說？」

張弟道：「你說怪事，就是指這位一品刀不該也來參加這次的品刀會？」

白天星點點頭，沒有開口。

右邊那座耳台，是貴賓席。

這時貴賓席上，也坐了六個人，除了靈飛公子長孫弘和鐵算盤錢如命之外，另外四人是兩名黑衣漢子，一名臉色蒼白，衣着講究，舉止斯文，未佩帶兵刄的青年，以及一名面目姣好的紅衣少婦。

張弟指指貴賓席，低低問道：「那邊的三男一女，你認不認識？」

白天星道：「那兩個黑衣漢子是黑鷹幫的兩名香主，一個叫血爪曹烈，一個叫屍鷹羅全。那青年人則是與長孫弘齊名的武林四大公子之一：病書生獨孤洪！」

張弟道：「那女的呢？」

白天星道：「消魂娘子楊燕。」

張弟又朝那位病書生望了一眼道：「那個病書生眞的有病？」

白天星道：「不但有病，而且嚴重得很。」

張弟道：「什麼病？」

白天星道：「寡人之疾。」

張弟道：「別亂說了。」

白天星道：「誰亂說？」

張弟道：「你看，他跟消魂娘子坐得那麼近，始終規規矩矩的，連望也沒有多望一眼，他如果是個好色之徒，難道連消魂娘子這樣的女人，他也看不上眼？」

白天星笑笑，未置可否。

張弟道：「你笑什麼？」

白天星道：「我笑這個時候，你不該問這個。」

張弟面孔一紅，果然沒有再問下去。

這時台上台下，所有的目光，差不多全都集中在兩個人的身上。

一個是一品刀。

一個是消魂娘子楊燕！

消魂娘子的確是個引人注目的女人。這種女人，你一生之中，也見不着幾個，就是再規矩的男人，見到了這樣一個女人，也忍不住要看多兩眼的。

但大家最注意的，還是那位一品刀，病書生，以及黑鷹幫那兩名香主等人固不必說，就是那位自己也受人注目的消魂娘子楊燕，這時也以一雙盈盈秋波，盯着那位一品刀，上上下下，轉個不停。

一品刀已經入座。

他坐的是首席，過來才是少林百善大師，武當三絕道人，華山擎天居士，主人廖三爺則敬陪於末座。

一品刀入席坐定後，台上台下，登時沉寂下來。

連那些小販，也停止了吆喝。

一品刀緩緩抬頭，朝刀客席上望了過去道：「那一位是快刀馬大俠？」

快刀馬立應聲離座起立，沉穩地走過浮板，來到主台中央，雙拳一抱，朗聲答道：「馬某人在此！」

一品刀道：「請坐！」

快刀馬立依言在條几前面一個蒲團上盤膝坐下。

四位品刀見證人面前，都放着文房四寶，以及一本花名册。

擎天居士宰萬方掀開花名册望了一眼，接着問道：「馬大俠那裏人氏？」

馬立道：「漢中府。」

宰萬方道：「貴庚幾何？」

馬立道：「二十五。」

宰萬方道：「馬大俠練習刀法，已有多久？」

馬立道：「十年。」

宰萬方點點頭，沒說什麼，同時提筆在花名册上不知道記下了幾行什麼字。

台下，張弟悄聲道：「爲什麼不問使的是何種刀法，以及藝出何門何派？」

白天星道：「有些人把這種事當作一種忌諱，問了也未必就肯回答，爲了避免

造成僵局，自是以不問爲宜。」

張弟點點頭，覺得這話果然有點道理。今天如果有人拿這個問他，他第一個無法回答。

他的刀法，是跟一位年老體衰的馬老先生學來的。

馬老先生屬何門何派？

他學得的，又是一套什麼刀法？

這些，連他自己都弄不清楚，如果有人問他，試問他又如何去回答別人？

所以，他已打定主意，以後有機會，他一定要將自己的那套刀法，使出來讓白天星瞧瞧，以白天星宏富之閱歷和見聞，或許能告訴他馬老先生是何許人，以及他那套刀法叫什麼刀法，也不一定。

這時台上，一品刀又接在擎天居士之後問道：「馬大俠認爲一個使刀的人，應該特別注意的，有那幾件事？」

馬立從容回答道：「關於以刀爲兵刄，在下的見解，一句話便可以說完。」

一品刀露出傾聽的神氣。

台下廣場上也是一片死寂，大家顯然都在等待着快刀馬立的這一句話。無論什麼事，如果以一句話，便能將整個事情交代清楚，這句話當然值得人人洗耳恭聽。

馬立緩緩接着道：「也可以說只用一個字，便已足够。」

一品刀道：「那一個字？」

馬立道：「快！」

在經過刹那的沉靜之後，廣場上突然暴起一片熱烈的彩聲。

爲一個字而喝采。

「快！」

快刀馬立認爲使刀要快，只有一個快字，這該是多麼中肯，而又適體的見解！

一品刀點點頭，沒有開口。

馬立從容接下去說道：「所有使刀的人，相信每個人都必有一套他們自己認爲滿意的刀法，有的以氣勢威猛著稱，有的以辛辣詭異見長，但不論那是一套什麼樣的刀法，如果出手够不上一個快字，便一無足取！」

他頓了一下，又接着道：「刀不是一種裝飾品，任何兵刄都不是。所以論刀也不是發表演說，馬某人才疏識淺，拙於言詞，這番見解也許不够精采動人，但卻是馬某人行道江湖以來，以血汗換得的一點經驗。言盡於此，謝謝廖三爺及四位武林先進給我這個機會，謝謝兩道朋友的熱烈支持！」

語畢，起身抱拳一個羅圈揖，緩步退回左邊耳台。

廣場上又响起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

從衆人對這位快刀馬立的良好印象看來，主人廖三爺如果違例馬上就宣佈這位快刀馬立爲入選人，相信除了另外的那十七位刀客，一定不會有人反對。

張弟和白天星也在隨着衆人鼓掌。

第一天的品刀會，到此結束。

但廣場上的人，並沒有馬上散去；白天星又買了一大碗白酒，他同時也替張弟添了一小碗。

張弟道：「我們不是要去熱窩嗎？幹嗎還在這裏喝？」

白天星笑笑道：「這裏說話方便。」

張弟道：「跟誰說話？」

白天星笑道：「除了你還有誰？」

張弟道：「跟我說話？說什麼話？」

白天星喝了一大口酒，緩緩說道：「我想問你一件事。」

張弟道：「什麼事？」

白天星注視着他，隔了片刻，才道：「你過去這兩年來，四處奔波，爲的就是想找上一名刀客，伸量伸量你在刀法上的成就，對嗎？」

張弟道：「不錯！」

白天星道：「今後如果有機會，你是否還願試上一試？」

張弟道：「願意！」

白天星道：「剛才，那十八刀客，你都見到了，你認爲你能勝得了他們當中的那幾位？」

張弟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道：「你怎麼忽然問出這種話來？」

白天星道：「這種話不能問？」

張弟瞪着眼睛道：「你過去有沒有跟人交過手？」

白天星道：「有。」

張弟道：「那麼你過去跟人交手時，是不是因爲算定了穩操勝券，才找上對方的？」

白天星道：「當然不是。」

張弟露出不悅之色道：「那麼你爲什麼要拿這種話來問我？你把我當成了什麼人？」

白天星笑笑道：「我只不過爲了要證明一件事而已！」

張弟道：「證明什麼？」

白天星道：「證明你是不是有這份勇氣，是不是有這份決心！」

張弟冷冷地道：「除此之外，你別的還要不要證明一些什麼？」

白天星笑道：「還有一件。」

張弟道：「請說！」

白天星又喝了一大口酒，慢吞吞的說道：「我知道你在刀法上很有幾分自信，但一個人並不能經常都將兵刄帶在身上，像靈飛劍客和病書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一個使劍，一個使筆，但剛才你看到的，他們兩人，都並沒有將這兩種兵刄帶在身上。」

他望着露出迷惑神情的張弟，微笑着又說道：「你目前的情形也一樣，你的身上，也沒帶刀，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有人突然向你尋釁，你打算如何應付？」

張弟豎起一隻握緊的拳頭，冷笑道：「就憑這個應付！」

白天星笑道：「管用嗎？」

張弟瞪眼道：「要不要證實一下？」

白天星笑笑，沒有回答。

廣場上閒人已漸漸散去。

白天星一口喝光碗中的剩酒，起身道：「走吧，別讓烏八等得太久。」

× ×

烏八果然已在熱窩裏等着他們。

今天的熱窩，眞够瞧的，往常這個時候，最多只有四成座，如今天還沒黑，酒座卽已爆滿。

連臨時加放的幾張桌子，都被佔用一空。

烏八坐在靠牆廳角的一張四仙桌兒上

，桌上只有他一個人，但却擺了四壺酒，和四大盤羊肉。

要保留空位等人，這無疑是唯一的一個辦法。

烏八見白天星依約而來，顯得非常興奮。

這時大廳裏，七嘴八舌，議論紛紛，談的差不多全是剛才品刀會的種種。

有人在美稱那位消魂娘子楊燕的絕代風華。

有人在誇讚一品刀不凡的氣派。

但大多數人談論的對象，還是那位首日登台的快刀馬立！

大家都認爲這位快刀，無論談吐和氣質，以及對刀法的見解，都令人耳目一新，絕非其他刀客所能企及！

白天星從酒座中穿過去，臉上掛着微笑，對那些酒客們的話題完全充耳不聞，他所感興趣的，彷彿只是烏八桌上的那幾壺酒和那盤羊肉。

張弟則對這些閒言閒語頗感興趣。因爲他也認爲那位消魂娘子長得迷人，也認爲那位一品刀氣派不凡，同時也覺得那位快刀馬立的確要比其他那些刀客叫人看了順眼。

白天星剛才少問了他一句話。

白天星剛才如果問他：「那十八位刀客中，是否隨便那一位，你都願意鬥上一鬥？」

那麼，他一定會回答：「快刀馬立除外。」

他也說不出是什麼原因，他對那位快刀馬立，總好像特具好感。

他跟在白天星後面，不但留意着那些酒客說的話，同時還注意到另外一些事。

鐵算盤錢如命，人屠刁横，七絕拐吳明，靈飛劍客長孫弘，病書生獨孤洪，以及黑鷹帮那兩位香主，血爪曹烈，屍鷹羅全，竟一個不缺，全到了！

血爪曹烈和屍鷹羅全，跟三名黑鷹帮的弟兄坐在一起。

長孫弘，獨孤洪，錢如命，以及另外一名面目陌生的青衣中年文士，四人合佔一桌。

落單的是七絕拐吳明和人屠刁横。

兩人分別雜在其他的酒客席上，自斟自飲，別人不理會他們，他們也不理會別人。

烏八老遠的就從座位上站了起來，笑嘻嘻的道：「這裏，這裏，我還以爲你們不來了呢！」

白天星笑道：「有兩種約會，我白浪子永遠不會失信。」

烏八道：「那兩種？」

白天星笑道：「酒和女人！」

烏八大笑道：「酒和女人，這裏都有的是。酒在前面，女人在後頭！」

白天星笑道：「所以你根本就不必担心我會失約。」

烏八手一擺道：「坐，坐，時間也不早了，先吃點東西再說。」

白天星毫不客氣，落座之後，一塊肉，一口酒，不消片刻，不但吃掉了自已的一份，連那多餘的一份，也給吃得乾乾淨淨。

烏八連忙吩咐伙計，又送來了兩份酒肉。

酒菜送至，白天星依舊大吃大喝不誤，烏八看得直皺眉頭，他倒不是心疼這筆開銷，而是白天星只顧吃喝，竟始終沒說一句話。

最後，他實在忍耐不住，只好低聲問道：「白兄說的那個人……」

白天星也壓低了聲音道：「我告訴了你吧，那個人就是賣豆漿的何寡婦！」

烏八當場一呆，愕然道：「誰？何寡婦？」

白天星點點頭，又從盤子裏挾起一塊羊肉。

他今天的胃口似乎特別好，除了早先在七星廣場上的那一頓不算，已經兩份酒肉下了肚，如今吃起來，依然津津有味。

烏八轉動着眼珠子道：「這是誰告訴你的？」

白天星道：「我自已。」

烏八道：「你的意思……是說……這……這……只是你的猜想？」

白天星道：「是的。」

烏八道：「你如此猜想，可有什麼根據？」

白天星道：「當然有。」

烏八道：「根據什麼？」

白天星喝了口酒，緩緩道：「這件事得分開來慢慢的講，你聽我講完，你就明白了。」

烏八只好聽着。

白天星道：「首先，我們必須追究這件事的動機。換句話說：就是那幅布幡懸掛出來，誰是第一個受害者，以及誰在這件事上可以獲得利益！」

烏八仍然沒有開口。

白天星道：「那幅布幡威脅的對象雖然是十八刀客，但誰都知道，人是兕不死，也嚇不死的，所以，受害的人，絕不會是十八刀客。眞正受害的人，應該是黑皮牛二！」

烏八嘴皮子動了一下，想說什麼，忽又忍住。

白天星道：「黑皮牛二這次所以能因禍得福，只能說是祖上有德。第一個抵達的刀客，如果不是快刀馬立，他小子那顆腦袋，也許早就搬家了。」

烏八很勉强的點了一下頭，因爲這話的確一點不假。

別的不說，那天只要狠刀苗天雷早到一步，黑皮牛二的苦頭就大了。

白天星道：「現在談到第二步了。如果黑皮牛二出了事情，對誰最有好處呢？我們都知道黑皮牛二是個楞小子，在鎭上絕沒有一個仇人，所以我們只能想到他的那爿豆腐店。」

烏八的臉色，漸漸難看起來。

白天星只當沒有看到，又喝了一大口酒，緩緩接着道：「黑皮牛二開的是豆腐店，何寡婦開的是豆漿店，豆腐是豆漿做的，能賣豆漿，就能賣豆腐，何寡婦之所以只賣豆漿不賣豆腐，就是因爲黑皮牛二開的是豆腐店，大家都是好街坊，不能爲了搶生意，惹來閒言閒語……」

烏八已經盡了最大的忍耐力，這時實在聽不下去了，終於板起面孔，翻着眼睛問道：「你有沒有算算，一爿豆腐店，一

年能有多大的入息？」

白天星道：「像這種芝蔴綠豆大的生意，入息當然不大。」

烏八氣紅了臉道：「那麼你知道六條金條，要開幾輩子的豆腐店，才能賺得起來？」

白天星不覺一呆，口中訥訥地道：「是啊，這一點……我……我……倒是沒有想到。」

烏八哼了一聲，冷笑道：「你沒有想到？嘿嘿！我才沒有想到呢！」

白天星道：「你沒有想到什麼？」

烏八面孔由紅轉靑，恨恨不已的說道：「沒想到你姓白的，原來竟是這樣一個無賴！」

白天星道：「有話好說，爲什麼要出口傷人？」

烏八嘿了一聲，道：「出口傷人？哼哼，罵你一聲無賴，已經算是對你客氣的了！」

白天星一點也不生氣，忽然微笑着道：「有一句老話，你烏兄聽過沒有？」

烏八緊繃着面孔道：「那句老話？」

白天星道：「一分銀子一分貨！」

烏八瞪眼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白天星指指桌上的空盤子道：「今天我們叫來的，一共是六盤羊肉六壺酒，對嗎？」

烏八道：「對。」

白天星道：「這筆酒菜錢，我已算過了，一共是四錢二分銀子，若是除去你自已的一份，就只有三錢五分銀子，以這麼一點微末的代價，就想換取一個重要的秘密，我請問：如果換了你烏兄幹不幹？」

烏八眼珠一轉，臉色登時緩和下來。

他眨着眼皮，遲疑地道：「你意思是說——」

白天星輕咳着道：「我的意思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烏兄知道的廖三爺的算盤一向打得精，我包搭那座品刀台，並沒落下多少。」

烏八微笑道：「同時燕娘又是個花錢的女人，是嗎？」

白天星聳聳肩膀，以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回答了這個問題。

烏八忽然俯下身子，在桌底下伸出一隻手道：「一巴掌怎麼樣？」

白天星道：「多少？」

烏八道：「五十。」

白天星搖搖頭道：「差得太遠了。」

烏八道：「你要多少？」

白天星道：「五百！」

烏八一怔道：「你老弟是不是在拿我開玩笑？」

白天星道：「我已經說過了：一分銀子一分貨！要是換了別人，我至少開價五千。」

烏八眼珠子骨碌碌一陣亂轉，忽然低聲道：「那麼，你老弟能不能給我一點保證？五百兩銀子，不是小數目，到時候你如果又是胡扯一通，我這五百兩銀子豈不花得寃枉？」

白天星道：「當然有保證。」

烏八道：「你拿什麼保證？」

白天星道：「只要交出銀子，你就知道了。」

烏八想了片刻，忽然像下定決心似的，站起來道：「好，你在這裏等一下，我馬上就來！」

白天星道：「最好快一點。」

烏八點點頭，匆匆出廳而去。

張弟等烏八走遠了，才壓着嗓門，輕輕問道：「你又在搗什麼鬼？」

白天星淡淡一笑道：「做生意。」

張弟道：「你眞的知道那個收買鬼影子的人是誰？」

白天星笑道：「我昨天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嗎？」

張弟道：「昨天你說，你一時還不能確定……」

白天星笑道：「今天還是一樣。」

張弟一呆道：「那麼，他等會兒銀子取來了，你拿什麼向他保證你說的不是鬼話？」

白天星笑道：「關於這一點，我記得我也跟你說過了。」

張弟道：「什麼時候？」

白天星道：「在來這裏之前。」

張弟道：「那一定是我的記性有毛病，能不能你再說一遍？」

白天星微微一笑，一字字地道：「多聽。多看。少問！」

× ×

只不過一盞熱茶工夫，便見烏八從大廳外面匆匆走了進來。

他帶來的不是五百兩紋銀，而是兩根足赤金條。

白天星接過來，仔細看過成色，又拿舌頭舔了舔，才不慌不忙的納入荷包。

烏八等在一旁，神情異常緊張。

但最緊張的還是張弟。

自烏八離開大廳之後，他一直在留意着七絕拐吳明的一舉一動，他原以爲烏八一走，七絕拐吳明一定會跟着走出去，但出人意外的是，當烏八離開大廳時，那位七絕拐竟然望也沒望烏八一眼。

快口烏八兩肩担一口，說什麼也無法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之內，籌足五百兩銀子，七絕拐吳明既然始終沒有離開大廳一步，快口烏八這兩根金條又是那裏來的呢？

不過，這並不是使張弟感到緊張的原因。

張弟緊張的是，白天星收下了這兩根金條，他將拿什麼來作爲接受這兩根金條的代價？

但結果事實證明，他是白担了這份心思。

白天星收妥金條，伸出右手食指一勾，烏八湊上耳朵，白天星在他耳邊不知低聲說了幾句什麼話，烏八聽了，臉色大變，但雙目中却同時迸射出一股喜不自勝的光芒。

白天星說完，拍拍他的肩頭道：「走吧！去找個好主顧，少說一點，對本對利，我包你是賺定了！」

烏八果然興冲冲的走了。

張弟眞有點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他很想問問白天星，那究竟是兩句什麼話，竟發生了這麼大的效力，但看看白天星此刻的神色，他知道此刻無論他問什麼也絕不可能獲得回答。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楊天佑施展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妙計，護送神醫張勁秋安抵蘇州陳府，羣豪方自慶幸這一艱苦任務已告完成，以後只要看張勁秋如何施展絕世醫學，爲陳紅蕚醫治瘋疾，詎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陳府老家人陳福早被賊人殺害，另派高手僞裝陳福，在張勁秋旅途勞頓，疲倦就寢後予以殺害，楊天佑功虧一簣，改變主意，決與賊人明面決鬥，而賊人方面派在蘇州主持的李明遠也奉令要正面與楊一鬥，那晚一使者傳諭李明遠，要他監視在蘇州城中可疑人物的活動——

新派俠義長篇連載

殺伐世家

諸葛青雲稿

技窮狐尾現　智勝沉冤雪

李明遠點點頭道：「好的，我都記下了。」接着，又注目問道：「還有沒有別的交代？」

青衣少年神秘地一笑道：「有的，高唐院中，今天新到一位淸倌人，才十五歲，可美得了不得了哩！」

李明遠佯嗔地瞪了他一眼道：「小鬼討打！也不想想，現在是甚麼時候。」

青衣少年向着他扮了一個鬼臉，轉身飄落荷花池中，竟然踏着飄浮水面的荷葉，疾奔而去。

青衣少年這才顯出了他的眞功夫。

因爲，方才來到涼亭時，是循着羣豪們所走的路綫，踏波而來，那是不難看出，水面下是沒有蹬道的。但目前，他這一踏着荷葉奔馳，情況就不同了，那是必須有最上乘的輕功夫，才可以作得到的。

尤其難得的是，他年紀又是那麼輕。

也因爲如此，這青衣少年顯露的這一手，可使得其餘羣豪們，一齊驚「啊」出聲。其中一位灰衫人向李明遠注目問道：「公子，這位小哥兒是——？」

李明遠漫應道：「那是主上身邊的書僮。」

一個書僮，已經如此了得，那麼，那位甚麼「主上」的身手之高明，也就不難想見啦！

那灰衫人呆了一下，却是欲言又止。

李明遠精目向羣豪們一掃，正容問道：「方才，我跟主上這位書童所說的話諸位都聽淸楚了？」

羣豪們同時點首恭應道：「是的。」

「那麼。」李明遠正容接道：「諸位立卽回去，各按自己職權，執行主上所交下任務。」

「是……」羣豪們恭應聲中，李明遠揮手接道：「諸位請吧！」

×　　×　　×

陳紅蕚是當陳府上下人等，都因張勁秋的慘遭意外，而驚慌忙亂之際失踪的。

起初，羣俠們也一如李明遠方才所認定的，對陳紅蕚的失踪，不算新聞，但經她的表嫂卞青蓮（卽岑浩然的夫人）去她房中察看過後，才知道她這次的失踪大有蹊蹺，因爲，連一些隨身首飾，和換洗的衣衫，也帶走了不少。

羣俠們經過頓飯工夫的硏討，理不出一點頭緒來，最後，還是楊天佑苦笑着長嘆一聲道：「想不通的事，只好暫時擱下，好在看情形，敵人不致於要她的命！」

李致中也苦笑着接道：「縱然敵人要她的命，我們也無能爲力呀！同時，我們也全都盡過自己的全力了。」

楊天佑正容應道：「當然，我們還得繼續盡力，一方面跟賊子們週旋，一方面搜尋紅蕚的下落。」

一頓話鋒，目注李致中歉笑道：「二弟，本來我是想請你來這兒坐鎭的，如今，情況變化得太意外，已用不着了。」

李致中一怔，道：「大哥另有任務分派？」

「沒有。」楊天佑輕輕一嘆道：「此刻我心亂如蔴，連自己都不知道該怎麼安排，怎還能分派你的任務。」頓住話鋒，又沉思着接道：「三弟這幾天也該趕來了，且等會齊三弟，咱們兄弟們好好磋商一下之後再定方針，不過，原則上我已決定，這巨宅不用有人坐鎭，只請岑兄夫婦，代爲照料一切，並作爲我們的聯絡處。」

岑浩然一怔道：「連繼志也不留在這兒？」

楊天佑點點頭道：「是的，繼志爲陳楊兩家所共有的獨子，我不敢再讓他呆在這兒，同時，他的武功也還太差，我準備替他找一個淸靜的所在，深造一番。」

岑浩然點首接道：「楊兄說得是。」

李致中接問道：「大哥馬上就走？」

「是的。」楊天佑道：「紅蕚失踪還不算久，我斷定她還沒有離開『蘇州』城，所以，不但我得立刻就走，同時，也得煩請二弟，督率所屬，立卽展開搜查。」

李致中連連點首道：「是是，小弟馬上就進行。」

楊天佑正容接道：「岑兄是我們的聯絡中心，不論搜查有無進展，每隔一個時辰，我們各自派人向這兒聯絡一次。」

李致中又點點頭道：「好的。」

×　　×　　×

爲了陳紅蕚的失踪，正邪雙方，都集中全力在搜索着。

因此，「蘇州」城外表上還是一如往昔的平靜，但暗中却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隨時都會有發生正面衝突的可能。

在暗潮激盪的情況下，過了三天，失踪的陳紅萼，仍然是杳無音訊，但三劍客中的老三朱伯倫父女和焦三、孟二等人，却已趕來「蘇州」。

當然，這一行人於與楊天佑會合，瞭解情況之後，也立卽加入搜索陳紅萼行動的行列。

說來可眞令人啼笑皆非。

正邪雙方爲了一個失踪的陳紅萼，擾擾攘攘了七天，毫無收穫，可是，在第八天的傍晚，這位神秘失踪了七天的瘋子，又悄然回到了陳府。

由於她是瘋子，當然誰也問不出甚麼名堂來，這七天多的時間中，她究竟藏在甚麼地方，和甚麼人在一起？

更絕的是，她失踪時所帶走的換洗衫和首飾等物品，也一件不少地帶了回來。

當然，問不出甚麼名堂來，會令人納悶，但人回來了，總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免得大家都提心吊胆地，饋寢難安了。

爲了避免再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楊天佑當機立斷，立卽商請他的夫人古映紅，寢食與共地，替陳紅萼作伴。

對古映紅而言，這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工作，但他們夫妻情重，爲了不使陳紅萼再出紕漏，以減輕楊天佑心靈上的負担，她也只好毅然決然地，將這一副千斤重担挑了下來。

至於那個神秘的邪派組織方面，他們的消息，也非常靈通，陳紅萼回到陳府的當天晚上，所有在「蘇州」城中，查訪陳紅萼的下落的高手們，全都撤了回去。

本來楊天佑已決定暫時放開陳紅萼的病情，先行向對方採取行動的，但自陳紅萼安全歸來之後，對於這一決定，也好像忘記了。

是陳紅萼安全歸來後的當天晚上，楊天佑與兩位盟弟畧一磋商之後，隨卽單獨悄然外出。

楊天佑一走，朱家鳳却悄然進入陳紅萼與古映紅二人所住的房間，向古映紅嬌笑道：「楊伯母，楊伯伯去哪兒了？」

古映紅笑道：「妳楊伯伯臨走時，又不會跟我說，我怎麼會知道哩！」

朱家鳳神秘地笑道：「楊伯母，要不要我告訴您？」

古映紅一怔道：「妳眞的知道？」

朱家鳳特別將語聲壓低道：「楊伯伯去高唐院了。」

古映紅嬌笑道：「妳這鬼精靈，妳是怎麼知道的？」

朱家鳳神秘地一笑，說道：「你猜猜看。」

古映紅沉思着接道：「我想，一定是他們兄弟間，在商量時，給妳聽到了。」

朱家鳳嬌笑道：「伯母已成了鬼精靈啦！一猜就着。」

接着，又注目笑問道：「楊伯母也早就知道了？」

「是的。」古映紅點首接道：「妳楊伯伯事先就跟我說過。」

朱家鳳含笑接道：「楊伯母，我也想去瞧瞧熱鬧，請別讓我參知道了。」

古映紅俏臉一沉道：「不可以，姑娘家怎可以去哪種地方！」

朱家鳳牽着古映紅的衣袖，撒起嬌來，說道：「楊伯母，我可以改扮成一個公子哥兒呀！」

古映紅飛快地接道：「我說不可以，就不可以……」

一直坐在一旁的陳紅萼，忽然幽幽地嘆一聲，起身向外面走去。

古映紅也連忙起身跟了下去，一面却回頭以眞氣傳音，說了些甚麼，只見朱家鳳色然而喜，連連點着頭，也立卽匆匆的離去。

× × ×

頓飯工夫過後，朱家鳳以一位翩翩濁世佳公子的姿態，安詳地步出陳府大門。

前文中已經說過，陳府與「獅子林」是緊鄰着的，因此，朱家鳳一走出陳府大門，必然經過「獅子林」外圍一段圍牆。

就當她顧盼自豪地，自己也忍不住有點兒好笑時，忽然，那沉沉夜色之中，傳來一聲輕笑道：「喲！倒變像回事呀！」

憑朱家鳳的功力，自然語聲一入耳，卽能斷定是來自「獅子林」內。

但那語意太含糊，沒頭沒腦的，令人不易理解。

因此，朱家鳳微微一怔之下，並未理會地，繼續向前走去。

但她走沒三步，「獅子林」中又傳出一聲輕笑道：「現在，才上癮不久，去高唐院瞧熱鬧，不嫌太早了一點麼！」

這情形，等于已經是在指名向朱家鳳說話了。

朱家鳳再度一怔之下，一挑「劍」眉，住步沉聲問道：「閣下是衝着本公子而來？」

圍牆內的語聲答得很妙：「是的，也不是。」

朱家鳳蹙眉問道：「此話怎講？」

圍牆內語聲道：「在下是衝着妳而來，却不是衝着甚麼『本公子』而來了。」

朱家鳳苦笑了一下，又是一挑「劍」眉道：「你是誰？」

圍牆內語聲笑道：「進來瞧瞧，不就知道了麼！」

朱家鳳冷哼一聲，圍牆內語聲又飛快地接道：「雖然妳已經是易釵而弁了，但畢竟還是一位大姑娘，像這等月黑風高的時節，寂靜無人的獅子林中，最好還是不進來爲妙。」

圍牆內的語聲未落，朱家鳳已又是一聲冷哼，長身而起，越過圍牆，向那發話處飛撲而下。

但就當她越過圍牆，飛撲而下的瞬間，那發話的人已到了二丈外的一株龍柏旁邊，並清叱一聲：「打！」

隨着這一聲「打」，一蓬匆促之間，看不出是甚麼名堂的暗器，化成一片白點以「滿天花雨」的手法向着朱家鳳迎頭射來。

朱家鳳算得上是藝高人胆大。她，飛撲而下之勢，並未稍滯，但見她雙手大袖一揮，一陣罡風，將那迎面射來的白點，震得倒射而回，人也跟着飄落那人身前，並冷笑一聲：「還給你兩個！」

纖手一揚，兩線白影，破空生嘯地，

直射那人前胸。

那是一位身着青衫，以紗巾幛面的神秘人物。

不過，由語聲中判斷，此人顯然也是一位年輕人。

他，從容地徐伸兩指，挾住朱家鳳回敬給他的暗器之後，才含笑說道：「高明！高明！佩服！佩服！」

他，一邊說着，一邊將挾着的暗器撥弄着。

事實上，那根本不是甚麼暗器，而是一些由紙片搓成的紙糰兒。

由一些紙片當成暗器，而能發揮到像方才那種威力，目前這兩人的功力之高，也就不難想見了。

朱家鳳冷然注目問道：「你是甚麼人？爲何要對我突施暗算？」

蒙面人笑笑道：「在下可沒有傷着妳呀！」

朱家鳳沉聲道：」少廢話……快答我所問！」

蒙面人反問道：「如果在下拒絕回答，妳是否要將令尊請出來幫忙呢？」

朱家鳳冷然接道：「用不着！」

「有種！」蒙面人一伸大姆指道：「眞算得上是俠門虎女。」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道：「俗語說得好：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在下鷄肋難當虎腕，我看還是早點開溜，才是趨吉避凶之道……」

他的話沒說完，朱家鳳已截在他的前頭冷笑一聲道：「想走，沒那麼簡單。」

蒙面人苦笑道：「在下惹不起，逃也不可以麼？」

「不錯。」朱家鳳冷笑着接道：「我要瞧瞧你，究竟是甚麼東西變的……」

話聲中，欺身揚掌，疾如電閃地，自蒙面人臉上的幛面紗巾抓了過來。

蒙面人閃退丈外，一面笑道：「朱姑娘，請饒了我吧。」

朱家鳳如影隨形地，飛撲而上，一面怒叱一聲：「狂徒躺下！」

蒙面人以毫髮之差，避過了朱家鳳含憤之下所發出的凌空一指，長身而起，向園外飛射，一面並笑道：「朱姑娘，在下少陪啦！」

朱家鳳銜尾疾追，一面冷笑道：「狂徒，縱然你逃到天邊，我也非得抓住你不可……」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兩人已在屋頂上飛馳了百丈以上，看情形，幪面人的輕功，似乎比朱家鳳畧遜一籌，因而雙方的距離，也就越縮越短。

蒙面人似乎有點心虛地，邊逃邊笑道：「朱姑娘，在下不能不提醒妳一聲，前面有我的同伴在等着，到時候，妳吃了虧，可別怪我不曾打過招呼。」

朱家鳳笑道：「狂徒，你儘管將你的幫手都叫來，我如果皺一下眉頭，就不配姓朱。」

蒙面人呵呵一笑道：「不姓朱，準備跟誰姓呢？」

兩人口中沒閑，脚底下却是越來越快速。

朱家鳳冷笑一聲道：「狂徒，你如果自信是一個男子漢，就該停下來，咱們好好的比劃一下。」

蒙面人笑道：「朱姑娘，只要妳能趕到我前面來，還怕我不跟妳討教麼！」

「好！」隨着這一聲「好」，朱家鳳的嬌軀，突然騰射而起，疾愈激矢似地，一瀉而前，飄落蒙面人前面丈遠處，冷笑一聲道：「現在，你怎麼說？」

蒙面人呵呵一笑道：「朱姑娘，你上了我的當啦！」

朱家鳳一怔，說道：「上了你是甚麼當？」

蒙面人笑了笑道：「我已經由妳的輕功身法上，確定妳的武功來源了。」

朱家鳳哼了一聲道：「我不信！」

蒙面人漫應道：「當我提出具體事實來時，妳就會相信我所言不虛了。」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卽接道：「朱姑娘，這兒非談話之所，咱們到那株古柏下面去，再作詳談可好？」

說着，並向城牆外面約莫箭遠之遙的一株參天古柏一指。

原來他們于不自覺間，已奔馳了大半個「蘇州」城，而到達城牆邊緣了。

朱家鳳向那株參天古柏望了一眼，沒有接腔。

蒙面人含笑接道：「千萬放心，到目前爲止，妳我之間，還是是友非敵。」

朱家鳳哼一聲道：「卽使是敵，我也不怕。」

蒙面人笑了笑道：「俠門虎女的芳心中，怎會有『怕』字哩！好，在下先走一步。」

話落，長身而起，有若天馬行空似地，向那株古柏上疾射而去。

朱家鳳入目對方那輕功身法，竟然與自己的身法極爲近似，而火候方面，似猶勝過她一二籌，這情形，不由使她呆住。

她，禁不住心念電轉着：「原來，方才他是藏了私，現在所表現的，才是他的本色的……」

她這裏念轉未畢，那蒙面人已在古柏之下向她招手，並揚聲笑道：「快點過來呀！」

朱家鳳一挫銀牙，也飛身瀉落那株參天古柏之下，冷然一哂道：「還有甚麼表演麼？」

蒙面人笑道：「暫時是沒有了，現在我們先講故事。」

朱家鳳注目問道：「我先要知道你是誰？」

蒙面人這才揭下幛面紗巾，含笑問道：「咱們不算陌生吧？」

原來這位蒙面人就是于君璧。

朱家鳳微微一愣之下，才披唇一哂道：「原來是于相公，眞是失敬得很。」

「姑娘還在生我的氣？」

「豈敢！」

于君璧向着她抱拳長揖，微笑道：「姑娘容稟，在下之所以故意蒙着面，藉機逼出妳的輕功身法來，是有其必須如此作的原因。」

朱家鳳漫應道：「是麼！」

說着，人已在古柏之下，就地坐了下去。

于君璧也在她的對面坐下，苦笑了一下道：「姑娘好像不相信。」

朱家鳳「唔」了一聲道：「那就要看你所說的理由，够不够充分了。」

于君璧莊容接口道：「首先，我要向朱姑娘請教一件事，姑娘的師門來歷，即使對你們自己人，也仍然是諱莫如深，是麼？」

朱家鳳點點頭道：「不錯。」

于君璧接問道：「令師也曾經向妳說過，有一天，有人能一口道出妳的武功來歷時，妳就可以說出自己的師門來？」

朱家鳳「唔」了一聲，說道：「不是可以說出，而是不妨說出，這該是有伸縮性的。」

「這是說。」于君璧含笑，道：「要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朱家鳳點點頭道：「不錯。」

一頓話鋒，又注目反問道：「這些，你是怎麼知道的？」

于君璧笑道：「這又不是甚麼絕對機密的事，我能知道，也就不足爲奇啦！」

朱家鳳淡然一笑，道：「好，請說下去。」

于君璧笑道：「在下還要問一句話，令師也曾說過，當有人能一口道破妳的武功來源時，也就是他公開身份的時候？」

朱家鳳點首，道：「不錯。」

「那麼，我現在就要指出妳的武功來源了。」

「我正恭聆着。」

于君璧日光深注地，道：「姑娘的武功，是源出于『阿爾泰山』的知機子老前輩。」

朱家鳳一怔道：「你是怎知道的？」

話已出口，才自覺是多此一問地，又「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也是知機子老前輩的傳人？」

「不錯。」于君璧點首接問道：「現在，妳不再恨我故意逼出妳的輕功身法來了吧？」

朱家鳳抿唇一笑道：「對了，你是幾時開始，懷疑我的武功，是源出於阿爾泰山的？」

于君璧含笑接道：「當妳在巫山十二峯中，以借力迴飛手法，殺死那位賀家堡的賀堡主時，我就開始注意了，不過，由於當時距離太遠，看得不太眞切，還不敢確定，所以，方才不得不故意使點心機，當妳施展出本門的『天馬行空』輕功身法時，才確定我的猜想沒有錯。」

朱家鳳笑了笑，說道：「確定了以後呢？」

于君璧正容接道：「確定以後，就該妳說出令師的來歷了。」

朱家鳳歉笑道：「很抱歉，到目前爲止，我也還不知我自己的師傅是誰。」

于君璧不由一怔，說道：「竟有這種事？」

朱家鳳正容接道：「事實上確是如此，我只知道有這麼一位師傅，却不知道師傅是甚麼人。」

接着，又嫣然一笑道：「好在你已算是一口道出了我的來歷，等我見到他老人家時，將這情形說明，我想他老人家一定有個交代的。」

于君璧苦笑一下道：「令師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男人。」朱家鳳接口道：「是一位顯然戴着人皮面具，作落拓文士裝束的人。」

「爲甚麼要這麼神秘？」于君璧蹙眉道：「對於這麼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妳怎會接受他作妳師傅的？」

朱家鳳笑道：「他老人家是那麼慈祥，又能够獲得極高深的武學，我爲何不接受。」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不過，這事情，是經過家父准許的。」

于君璧接問道：「令尊和令師之間，也見過面？」

朱家鳳點首道：「兩位老人家不但見過面，也談過話，而且還談得很投機。」

于君璧笑道：「令尊連令師的姓名來歷都不知道，還能算是談得很投機。」

朱家鳳嬌笑道：「但事實上，兩位老人家，的確是談得很投機的。」

于君璧注目問道：「令師之所以這麼神秘，是否也曾向妳解釋過理由？」

朱家鳳點首接道：「有的，他老人家自認一位很平常的人，由於負有替師門清理門戶的特殊任務，在師門叛徒不曾查出之前，不願有人知道他老人家懷有極高深的武功。」

于君璧笑道：「話是不錯，只是，連自己的徒弟也要瞞着，這未免太過份了一點。」

朱家鳳嬌笑道：「他老人家說得好，多一個人知道，就多一分洩露的機會，所以，還是秘密一點的好。」

于君璧沉思着接道：「朱姑娘，見到令師時，請代我問候，並希望他能同我見見面。」

朱家鳳注目接口說道：「有甚麼事情麼？」

于君璧正容接道：「就是爲了清理門戶的事，兩個人各自暗中摸索，總不如兩個人商量着作的來得有效呀！」

朱家鳳點首接道：「好的。」

接着，又忽有所憶地，注目問道：「于相公的武功，也是直接獲自知機子老前輩？」

于君璧點點頭道：「不錯。」

朱家鳳笑道：「如此說來，我豈非是要叫你師叔才對。」

于君璧含笑接道：「是啊，還要磕三個响頭，才行哩！」

朱家鳳哼一聲道：「你想佔我的便宜，我才不上當哩！」

「這可是妳自己提出來的呀！」

朱家鳳嬌嗔道：「我不過是試試你誠實不誠實而已。」

于君璧笑了笑，問道：「試驗的結果如何？」

「這結果麼！」朱家鳳嬌笑道：「不但不够誠實，而且還很滑頭。」

于君璧苦笑道：「我的好姑奶奶，我不再要妳磕頭，總該可以了吧？」

朱家鳳勝利地一笑道：「我又沒有罵你，幹嗎那麼緊張的。」

于君璧訕然一笑道：「走吧！現在去高唐院瞧熱鬧，也差不多了。」

朱家鳳笑了笑道：「話還沒說完，就想走。」

于君璧一怔道：「還有甚麼話沒說完的？」

朱家鳳漫應道：「比如說，你是怎麼獲傳知機子老前輩的絕藝？所謂清理門戶，又是怎麼回事？以及你與家師二人，爲何都不稱知機子老前輩爲恩師，而只稱前輩……」

于君璧已站了起來，截口笑道：「够了，這些，且等去高唐院瞧過熱鬧之後，再向妳說吧！」

朱家鳳還是賴在原地沒動，一面搖首接道：「不！我要你現在就說。」

于君璧含笑接道：「姑娘，我不能不提醒妳，聽故事，遲一點早一點都沒有關係，但是瞧熱鬧，要是去晚了，可就不同啦！」

朱家鳳霍地站了起來，道：「好，帶路！」

忽然，一聲清叱遙遙傳來：「匹夫留下命來！」

于君璧連忙低聲說道：「姑娘，咱們避一避。」

話聲中，已拉着朱家鳳的一隻左手，就地騰拔而起，隱入那株古柏的濃密枝葉之中。

他們兩位剛剛藏好身形，只見兩道人影，約莫相距十五六丈之遙，風馳電掣似地，向古柏旁疾射而來。

古柏旁約莫五丈遠處，有一片狹長而寬度僅約一二丈的草地。

而前面那道人影，就在那一片草地上停了下來。

緊接着，後面的人也跟踪飄落，兩人相距丈五左右，默然對峙着。

于君璧一面向那兩人打量着，一面以眞氣傳音向朱家鳳說：「快摒住呼吸，這兩人功力奇高……」

前面那位，是一位鄉農裝束的灰衣老人。

後面的那位，則是一位身裁婀娜多姿，面幛青紗的青衣婦人。

那兩位對峙少頃之後，那灰衣老人才淡然一笑道：「老夫的命，是現成的，而且，也已經留下來了，怕只怕妳沒這個胆子來取。」

青衣婦人那透過幛面紗巾的一雙美目中，寒芒一閃地，沉聲問道：「你是楊天佑？」

灰衣老人笑道：「妳認爲我是誰，就暫時算誰吧！」

青衣婦人冷笑道：「名震江湖的楊大俠，竟然會藏頭露尾地，不敢見人！」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我這個人，一向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所以，我不以本來面目見妳，也就不足爲奇啦！」

青衣婦人哼了一聲道：「你這算是已經承認是楊天佑了！」

灰衣老人笑了笑道：「夫人，何必那麼認眞哩！」

青衣婦人忽然冷笑一聲：「好！等我揭下你臉上的鬼皮，看你還能不能故弄玄虛，擅闖良民住宅。」

「良民住宅？」灰衣老人呵呵一笑道：「高唐院的老闆娘的住宅，還能算是良民住宅？」

青衣婦人點首接道：「當然，高唐院雖然人人可去，但老闆娘的住宅，却是不容擅闖的。」

灰衣老人笑道：「但我已經闖過了，而且也已知道，妳們這個高唐院，就是最近暗中活動着的，一個極神秘的江湖組織，妳又能將我老人家怎麼樣呢？」

青衣婦人冷冷地一笑道：「不怎麼樣，只要你留下命來就行。」

「嗆」地一聲，已亮出一枝青鋼長劍

青衣婦人右手提劍，左手揑訣，緩步圍着灰衣老人繞起圈子來。

，沉聲接道：「亮兵刃！」

灰衣老人漫應道：「我老人家的規矩，一向是要等別人進招後，才亮兵刃的，所以，妳儘管先請。」

青衣婦人哼了一聲，隨卽神色一整，右手長劍斜指對方，左手揑訣，緩步圍着對方繞起圈子來。

這時，躲在古柏上偷窺着的于君璧，以眞氣傳音向朱家鳳道：「朱姑娘，這灰衣老人，果然是楊大俠的化身麼？」

朱家鳳傳音答道：「不對，連口音都一點也不像呀！」

于君璧含笑接道：「口音是可以臨時改變，也可以服變音丸，方才，妳又何嘗聽出我的口音來。」

朱家鳳接問道：「你已服變音丸？」

于君璧道：「沒有，口音變換方面的本領，我是與生俱來的。」

「是天才？」

「唔……」

這兩位，口中在傳音交談着，但兩人的目光，却一直是盯在草地上，那卽將展開一場惡鬥的神秘人物上。

于君璧傳音所發出的「唔」聲未落，草地上的一場惡鬥，已經展開序幕。

只見那青衣婦人，忽然加快速度地，繞場疾奔起來，但那灰衣老人却始終沉穩如泰山似地，卓立當中，不曾移動分毫。

青衣婦人長劍一挑，身隨劍進，向灰衣老人左側疾射過去。

「嗆」地一聲，金鐵交鳴過處，兩人的身形，立卽被那矢矯有若游龍的綿密劍式所淹沒了。

只聽那灰衣老人呵呵一笑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朱家鳳目注鬥場，口中却向于君璧傳音問道：「這位老人家說的話，是甚麼意思啊？」

可是，于君璧却似乎聽而不聞地，毫無一絲反應。

朱家鳳這才扭頭向于君璧瞧去。

不瞧倒還罷了，這一瞧，可使得朱家鳳幾乎脫口驚呼出聲。

原來此刻的于君璧，精目中神光連閃，整個身軀，也發出輕微的顫抖。

她强定心神，才伸手搖着于君璧的肩膀，傳音問道：「于相公，你怎麼啦？」

于君璧這才歉然一笑道：「沒甚麼，我太興奮了。」

朱家鳳白了他一眼道：「有甚麼值得興奮的？」

于君璧含笑接道：「先瞧熱鬧。」

那草地上的惡鬥，愈來愈激烈，但却沒法看出是誰佔了上風。

當朱家鳳的目光重行投向鬥場時，只聽那青衣婦人的語聲，訝問道：「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灰衣老人笑道：「那自然是表示此行不虛呀！」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我不相信你已知道我是誰了。」

灰衣老人接道：「難道妳不是知機子的叛徒？」

青衣婦人忽然虛晃一招，疾退丈外，並沉聲喝道：「停！」

灰衣老人笑問道：「勝負未分，爲何叫停？」

青衣婦人冷然接道：「咱們說明白了再打。」

灰衣老人笑了笑道：「我倒是想不起來，咱們之間，還有甚麼好談的。」

青衣婦人那幃面絲巾一揚道：「你怎麼斷定我是知機子的叛徒？」

「因爲，」灰衣老人漫應道：「妳在第一招的搶攻上，就洩了底。」

青衣婦人接問道：「你認識那一招招式？」

灰衣老人笑道：「難道那不是知機子所創絕藝，『分光劍法』中的一式『浮光掠影』？」

青衣婦人冷哼一聲道：「如此說來，你算是知機子的衣鉢傳人了？」

灰衣老人搖首接道：「不對，妳既然是知機子的叛徒，該知道知機子是沒有徒弟的。」

青衣婦人接問道：「那你怎會獲傳知機子的武功的？」

灰衣老人神色一整道：「夫人，妳問得太多了，這時間，虛耗得多可惜！」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好，咱們就在藝業上分一個强存弱亡吧！」

話落手起，「嗆」然巨震聲中，兩人又龍爭虎鬥地纏鬥在一起。

這時，那藏在古柏上的朱家鳳，又以眞氣傳音向于君璧問道：「于相公，你看這二位之間，誰的功力較高？」

于君璧却反問道：「妳說哩！」

朱家鳳嬌嗔地說道：「是我先問你的呀！」

于君璧笑了笑道：「我要先聽妳的意見。」

朱家鳳哼了一聲，說道：「這算是攷驗我？」

于君璧點首笑道：「可以這麼說。」

朱家鳳一挑「劍」眉，說道：「我偏不說。」

于君璧笑道：「偏不說，就是表示妳看不出他們之間的高下來。」

朱家鳳又哼了一聲：「使激將法也沒用，不說就是不說。」

于君璧忽然岔開話頭，道：「快點，又有人來了。」

朱家鳳「唔」了一聲道：「我早就看到啦！」

不遠處，三條人影，以風馳電掣之勢，向這邊疾奔而來。

于君璧傳音笑道：「咱們賭上一賭，看那三個，究竟是幫誰的？」

朱家鳳漫應道：「人家才沒興趣跟你打賭哩！」

于君璧冷笑接道：「人家沒興趣不要緊，只要妳有興趣就行啦！」

那三道人影，已在灰衣老人與青衣婦人惡鬥處的丈遠外停了下來，是一男二女，女的是幽冥教的長公主和二公主，男的則是一位年約二十三四，長得頗爲俊美的白衫書生。

朱家鳳入目之下，忍不住傳音笑道：「還要打賭麼？」

于君璧却傳音一嘆道：「幽冥教的人也到了『蘇州』，這一場熱鬧，就有得瞧啦！」

朱家鳳也輕嘆一聲道：「比較起來，我方的實力，似乎畧嫌單薄了一點……」

這時，灰衣老人與青衣婦人的惡鬥，已越來越激烈，連雙方的身形也不易分辨了。

那位長公主忽然嬌笑一聲道：「夫人，要不要我們幫忙？」

青衣婦人揚聲接道：「用不着。」

接着，又沉聲喝道：「你們三個當心一點，別讓這老賊乘機開溜就是。」

「是！」

那三位同聲恭應中，青衣婦人忽然驚呼一聲，疾退二丈之外。

灰衣老人却呵呵一笑，道：「失禮，失禮……」

這同時，朱家鳳也禁不住傳音驚「啊」一聲道：「原來是她。」

于君璧傳音問道：「她是誰啊？」

朱家鳳接道：「就是岑浩然的夫人卞青蓮，也就是陳紅蕚的表嫂……」

原來青衣婦人方才發出一聲驚呼，是因爲那灰衣老人以奇幻絕倫的手法，揭去了她的幃面絲巾。

這片刻之間，卞青蓮已鎭定下來，並冷笑一聲，說道：「老殺才，你好狡滑的手段？」

「哪裏，哪裏，」灰衣老人含笑接道：「比起賢梁孟來，我老人家可够慚愧的啦！」

卞青蓮注目問道：「看情形，你早已對我們夫婦，有了疑心？」

灰衣老人點點頭道：「不錯，只是，我一直抓不到證據。」

卞青蓮冷然一哂，說道：「現在，你算是稱心如意了，該可以表明你的身份了吧？」

「不忙，」灰衣老人笑了笑道：「現在，還不到時候。」

卞青蓮冷笑一聲，道：「其實，我早就斷定你就是楊天佑了，何必還要藏頭露尾的！」

灰衣老人笑道：「至少妳還沒證實，是也不是？」

不等對方開口，又立卽一整神色，說道：「現在，敬請卞夫人回答老朽幾個問題。」

卞青蓮「唔」了一聲道：「問出來試試看，能回答的，我自然回答，不能回答的，那就只好請多多原諒了。」

灰衣老人注目問道：「賢梁孟就是幽冥教的幕後主持人？」

卞青蓮淡然一笑道：「我也借用閣下方才說過的一句話，你怎麼猜，就怎麼算吧！」

「還有。」灰衣老人接問道：「你們將陳紅蕚藏到哪兒去了？」

卞青蓮冷哼一聲道：「這問題，我正要問你哩！」

灰衣老人苦笑一聲，道：「幹嗎問起我來？」

卞青蓮冷笑一聲道：「人是你把她藏起來了，我不問你問誰！」

灰衣老人注目接道：「卞夫人且說說看，我有甚麼理由要將陳夫人藏起來？」

卞青蓮哼了一聲道：「咱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這句話，我倒是深具同感。」灰衣老人沉聲接道：「卞夫人，我不能不向妳忠告一聲，陳夫人是一個無辜的人，她的遭遇，已够可憐的了……」

卞青蓮冷然截口道：「你跟我說這些幹嗎？」

灰衣老人接口道：「我的意思，是希望你們好好地伺候她，別讓她再受甚麼折磨。」

卞青蓮淡然一笑道：「別廢話了，這些，且等以後的事實來證明吧！」

灰衣老人點首笑道：「對！老朽也贊成。」

卞青蓮抬手向那後來的三個年輕人一指，冷冷地一笑道：「這三位，要不要我給你介紹一下？」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老朽恭聆。」

卞青蓮抬手依次指點着：「覃立，覃玉，覃玟，是幽冥帝君覃逸的太子，和長公主，二公主。」

灰衣老人笑道：「眞是幸會得很！」

一頓話鋒，又含笑接道：「這三位都是仙露明珠，人間麟鳳，想必已盡獲閣下眞傳了？」

卞青蓮嬌笑一聲道：「你老兒胡扯到哪兒去了。」

灰衣老人一怔道：「難道他們不是賢梁孟的徒弟？」

「當然不是，」卞青蓮嬌笑道：「你沒聽到，他們方才稱我爲夫人麼？」

灰衣老人「唔」了一聲道：「如果閣下所言屬實，這事情就未免太以令人費解了。」

卞青蓮含笑反問道：「有甚麼值得費解的？」

灰衣老人却將話題岔了開去：「閣下是否還有意再打下去？」

這時，那卓立一旁的覃立，才搶先說道：「啓稟夫人，主上有旨，請夫人立卽回駕。」

卞青蓮一怔，道：「爲甚麼？」

覃立接道：「主上有要事相商。」

灰衣老人忽然意味深長地，一嘆道：「這個，可未免太可惜了。」

卞青蓮抬首注目問道：「有甚麼可惜的？」

灰衣老人笑道：「目前，你們是四對一的局面，佔盡了優勢，如果就這麼放棄了，豈不是太以可惜。」

卞青蓮冷笑一聲道：「你別得意得太早，『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這命令，我可以不接受的。」

「好，好，」灰衣老人連連點首道：「那麼，請！」

那位長公主覃玉連忙接口說道：「啓稟夫人，主上有緊急要事相商，請趕快回去。」

卞青蓮注目問道：「你們知道是甚麼事麼？」

灰衣老人呵呵一笑道：「卞夫人這一問，可就不够聰明了！」

卞青蓮注目問道：「此話怎講？」

灰衣老人笑道：「妳想想看，卽使是十萬火急的事，他們也不會當着我的面前說出來呀！」

卞青蓮微一沉思，才冷笑一聲道：「

好！今宵暫時便宜了你！」

灰衣老人抱拳一拱，縱聲狂笑道：「多謝夫人高抬貴手，使得老朽又可以多活幾天……」

卞青蓮截口冷笑道：「現在，你儘管狂，下次碰上時，我不會饒你的。」

灰衣老人將先前揭下的幃面絲巾擲了過去，並含笑接道：「老朽投桃報李，這個還給妳吧！」

卞青蓮接過那絲巾，雙手一搓，碎成片片地，隨風飄散，扭頭向覃立等三人沉聲喝道：「走！」

只見四道人影同時長身而起，閃得兩閃，就消失于沉沉夜色之中。

灰衣老人却目注朱家鳳，于君璧二人藏身的古柏，淡然一笑道：「是何方高人，熱鬧已經看夠，可以下來啦！」

于君璧，朱家鳳二人互望一眼，雙雙飄落地面，于君璧並向灰衣老人抱拳一拱道：「這位老人家，小可這廂有禮了。」

灰衣老人含笑點首，說道：「不敢當，不敢當，原來是于老弟，那就怪不得了啦！」

于君璧一怔，說道：「老人家認識小可？」

灰衣老人拈鬚笑道：「難道你老弟不是于君璧于相公？」

灰衣老人說這句話時，忽然換了另一種嗓音。

朱家鳳方自聞聲一怔之間，灰衣老人却向她裂牙一笑，說道：「鳳丫頭不認識我了？」

朱家鳳這才恍然大悟地，歡呼一聲道：「師傅，原來是您！」

灰衣老人含笑接道：「妳這瘋丫頭，準備去哪兒？幹嗎又換了男裝？」

朱家鳳訕然一笑間，于君璧却搶先代答道：「老人家，我們正準備去高唐院瞧熱鬧哩！」

灰衣老人佯嗔地道：「眞是胡鬧，女兒家，怎可以去那種地方。」

朱家鳳却冷笑岔開話題道：「師傅，您知道于相公是什麼人麼？」

灰衣老人笑道：「于相公就是于相公嘛！這有什麼稀奇的。」

朱家鳳嬌笑道：「師傅，原來您也有您不知道的事情。」

灰衣老人笑了笑道：「師傅又不是大羅金仙，那能知道那麼多哩！」

朱家鳳神秘地一笑道：「師傅，您猜猜看，于相公究竟是什麼人？」

灰衣老人呵呵一笑道：「丫頭，妳別由門縫裏看人，將師傅給看扁了！」

朱家鳳一楞，說道：「您老已經知道了？」

灰衣老人「唔」了一聲道：「對於別人，師傅不敢吹，但對於這位于相公麼！我敢說，不猜則已，一猜就必然是猜個八九不離十。」

朱家鳳嬌哼一聲，說道：「您且猜猜看？」

灰衣老人漫應道：「這位于老弟，如果論起師門淵源來，妳該叫他一聲師叔才對。」

朱家鳳飄近乃師胸前，伸手向他的鬍子上拉去，一面却撒嬌道：「師傅，您好壞！」

灰衣老人一閃身，避了開去，並笑嚶道：「使不得，這鬍子是假的。」

朱家鳳忽然一「哦」，嬌笑着說道：「對了，師傅，現在，是否該顯示您的本來了？」

灰衣老人淡然一笑道：「暫時我還不想這麼作。」

「爲什麼呢？」

「理由跟從前一樣。」

朱家鳳蹙眉接道：「方才，那卞青蓮斷定您就是楊伯伯，現在我也有這種想法了。」

灰衣老人笑問道：「爲何會有這種想法呢？」

朱家鳳漫應道：「想當然啦！」

灰衣老人正容接道：「丫頭，師傅不能不提醒妳：有一次，我同令尊閒談時，楊大俠也是同時在座的，妳還記得麼？」

朱家鳳不由得苦笑道：「這個，倒是記得的。」

灰衣老人笑了笑道：「照妳這麼說，那就是有兩個楊大俠？」

一直在一旁冷眼旁觀着的于君璧，忽然揷口一笑道：「老人家，你不肯顯示本來，小可不便勉强，只是，小可該怎樣稱呼你才對哩？」

灰衣老人笑道：「這事情，好辦得很，我穿着一身灰衣，叫我灰衣人，最是恰當不過，要不然，隨便叫我張三，李四，都行。」

于君璧蹙眉苦笑間，灰衣老人却向朱家鳳沉聲說道：「鳳丫頭，妳先回去，我和于相公還有要事相商。」

朱家鳳嬌笑道：「師傅，爲什麼要趕我走呢？」

灰衣老人道：「不是師傅要趕妳走，而是妳必須回去告訴令尊和妳的楊伯伯，李伯伯他們，免得他們遭受岑浩然夫婦的暗算。」

于君璧也附和着道：「對！這倒是一件非常急須的事情。」

朱家鳳這才點點頭道：「好，我走，我走……」

朱家鳳走是走了，但神情之間，却是顯得頗爲勉强。

灰衣老人目注朱家鳳的背影，消失於沉沉夜色之中後，才向于君璧笑了笑道：「老弟台，將就一點，就地坐下來吧！咱們得好好商量一下今後的行動方針……」

× ×

就當灰衣老人與于君璧二人，在古柏之下密商今後行動方針之同時。

城內的陳家中，却已進入短兵相接的緊急狀態。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三劍客中的老三「迷糊酒俠」朱伯倫，正與楊天佑左右的焦孟二將，在淺酌低斟着。

正當這三位酒酣耳熱之間，岑浩然，卞青蓮夫婦却安詳地走了進來。

朱伯倫顯得醉態可掬地，含笑說道：「岑兄，岑大嫂來得正好，焦孟二將說，……說我喝……喝醉了，賢梁孟看……看我是不是喝醉了呢？」

岑浩然呵呵一笑道：「迷糊酒俠如果喝醉了，豈非是天大的笑話……」

卞青蓮也附和着嬌笑說道：「誰不知道朱三俠是千杯不醉的酒仙，怎麼會喝醉哩……」

「對！對……」朱伯倫結結巴巴地接道：「賢……賢梁孟不愧是……是我朱老三的知己……來……朱老三敬……敬賢梁孟一杯，先……先乾爲敬……」

焦逸連忙將他的酒杯奪了過來，道：「三爺，你不能再喝了！」

朱伯倫瞪了他一眼，說道：「笑話……我不能再喝，都讓你們兩個喝，是……是麼？」

岑浩然苦笑了一下道：「朱兄，不要再喝了，到我房間聊聊去，我有重要消息奉告。」

朱伯倫打了一個酒呃道：「重要消息？是……是哪一方面的？」

岑浩然含笑接道：「自然是有關紅蓼方面的呀！」

朱伯倫精目爲之一亮道：「你……你已經知道她的下落了？」

岑浩然含笑點首道：「是啊！要是楊大俠在這兒，眞會敎他高興得跳起來哩！來，咱們這就去。」

說着，像要扶他似地，一隻右手很自然地，搭向朱伯倫的右肩。

但就當岑浩然的手掌，即將接觸朱伯倫的肩頭時，朱伯倫忽然連人帶椅地，橫飄五尺之外，並淡然一笑道：「岑兄，朱某鷄肋，難當虎腕，你還是饒了我這一遭吧！」

岑浩然訕然一笑間，朱伯倫又含笑接道：「如果讓你的右掌，搭上我的肩頭，我這條手臂，就算是報廢了……」

岑浩然緩步逼近，一面笑道：「朱兄眞是在說醉話……」

朱伯倫截口沉叱道：「站住！」

接着，却是冷笑一聲道：「岑浩然，你以爲我眞的喝醉了！」

岑浩然臉色一變道：「朱兄這話，是什麼意思？」

朱伯倫冷笑着接道：「什麼意思，咱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朱伯倫不愧是老江湖了，他，口中在說着，一雙精目，却一直在注意對方兩口子的動靜。

這時，他忽然話鋒一轉道：「焦孟二將當心暗算！」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但見寒芒一閃，卞青蓮已電疾出劍，一式「分花拂柳」，同時襲擊焦孟二將。

焦孟二將也似乎早已防到這一手，卞青蓮長劍一出，他們兩人也立卽揮劍迎擊，「嗆」地金鐵交鳴聲中，三人已展開一場捨死忘生的惡鬥。

卞青蓮並嬌喝道：「浩然，夜長夢多，你還在等什麼！」

朱伯倫搶先笑道：「是啊……咱們不必虛耗時光了！」

話落，一口酒箭，向岑浩然猛然噴了過去。

岑浩然身形微閃，避過朱伯倫的那口酒箭，只聽一陣「冬冬」聲響過處，他後面的木壁上，已被朱伯倫的酒箭，射成一片有若蜂窩似地小洞。

岑浩然揮劍進擊，一面冷笑道：「好精湛的內家眞力！」

朱伯倫也拔劍相迎，並呵呵一笑道：「多承誇獎！」

這房間的面積，本來就並不寬敞，有着焦孟雙將與卞青蓮的惡鬥，已佔去大部份的空間，因而朱伯倫一經和岑浩然交上手，立卽有碍手碍脚之感。

三招一過，岑浩然首先發話道：「朱伯倫，咱們到外面去。」

朱伯倫揚聲冷笑道：「我同意……」

話聲中，人已穿窗而出，岑浩然也立卽跟踪而出，兩人就在室外的天井中惡鬥起來。

岑浩然邊打邊揚聲問道：「朱伯倫，你是怎麼知道的？」

朱伯倫笑道：「你問的是哪一方面的事情啊？」

岑浩然道：「自然是有關在下與青蓮的事。」

朱伯倫含笑接道：「這原因很簡單，我朱伯倫雖有『迷糊酒俠』之稱，其實，我心中可並不迷糊，所以，對於賢梁孟的行動，也特別注意……」

就這說話之間，兩人已交手十招以上，一時之間，居然難分軒輊。

岑浩然冷笑一聲道：「你還知道些什麼呢？」

朱伯倫笑了笑，道：「你想，我會告訴你麼！」

岑浩然全身關節一陣爆響，背上駝峯，立卽消失，人也高出了不少。

朱伯倫呵呵一笑道：「對呀！既然已露出了狐狸尾巴，就該索性將所有的假面具都自然揭開……」

他的話，被岑浩然的一陣勁急搶攻打斷了。

背上駝峯消失後的岑浩然，人固然高了不少，功力方面，也好像增强了一二成，因而使得朱伯倫不能不更加小心應付。

二十招一過，岑浩然的攻勢越來越凌厲，朱伯倫已被迫得完全採取守勢了。

岑浩然得意之下，不由呵呵一笑道：「朱老三，『三劍客』中的人物，原來也不過如此。」

朱伯倫也呵呵一笑道：「岑浩然，也許你比我要高明一點，但我諒準你五百招之內，絕對奈何不了我。」

岑浩然冷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朱伯倫說得不錯，岑浩然的確是要比他高明一點，但五百招之內，他足有能力自保。

這兩位，雖未分出勝負，但高下之分，却已很明顯了。

此時，仍在室內，雙戰卞青蓮的焦孟二將，處境可遠比朱伯倫要糟。

本來，朱伯倫也好，焦孟二將也好，都是難得遇上對手的武林高手，但此刻，他們算是流年不利，一下子跟對方兩個幕後主持人碰上，其受窘吃癟，也就不足爲奇啦！

但焦孟二將，畢竟是老江湖了，在卞青蓮的全力搶攻之下，雖然處於劣勢之中，却都能臨危不亂。

而且，他們也不約而同地，同時以豁出性命的拚命打法，完全放棄防守，實行了與敵借亡的招式。

當然，卞青蓮不會和他們拚命，也因爲如此，焦孟二將才能在極端劣勢之下，勉强支持下去。

片刻之間，這兩組人員，都惡拚了百招以上。

卞青蓮一見自己久戰無功，不由嬌聲怒叱道：「焦逸，孟銘，你們兩個，在江湖上，也算是响噹噹的角色，幹嗎却使出這種無聊的打法來。」

焦逸厲吼一聲：「焦大爺高興這麼打，妳管得着！」

卞青蓮冷笑道：「我雖然管不着，却有力量可以宰了你們兩個！」

孟銘冷哼一聲道：「作夢！」

焦逸沉聲喝道：「老孟，咱們退到外面去，才好跟這賊婆娘放手週旋。」

卞青蓮冷笑道：「好，我讓你們兩個，在外面擺好陣勢，再行宰了你們，讓你們死得口服心服。」

焦逸孟銘二人不再答話，却是雙雙衝到外面的天井中，嚴陣以待。

當卞青蓮安詳地由室內走出時，一道人影疾射當塲，嬌笑一聲道：「好呀！我來得正是時候。」

來人正是由郊外趕回來的朱家鳳。

由于朱家鳳一身男裝，却發出嬌滴滴的語聲，因而使得卞青蓮一怔道：「你是誰？」

朱家鳳嬌笑道：「我是朱家鳳呀！是奉家師之命，趕回來報信的。」

卞青蓮注目道：「妳師傅又是誰？」

朱家鳳接道：「就是妳方才在郊外見過的那位灰衣老人，該不會這麼快就忘記吧？」

卞青蓮一楞道：「原來那就是妳的師傅！」

一頓話鋒，又注目問道：「妳師傅是誰？」

朱家鳳嬌笑道：「師傅就是師傅呀，妳這話可問得眞有意思。」

卞青蓮冷笑一聲道：「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來……」

朱家鳳截口嬌笑道：「家師馬上就會來的，至于妳想擒住我麼！諒妳也沒這個力量。」

這時，朱伯倫那邊的情況，已越來越嚴重，被迫而完全採取守勢的朱伯倫，已顯出撐持不住之勢了。

朱家鳳就這對話之間，已瞭解了目前的情况，此時她不再答話，却是向焦孟二將沉聲喝道：「二位叔叔，請去我爹那邊帮忙，這賊婆娘由我來對付。」

焦孟二將暴喏一聲，雙雙飛射朱伯倫那邊，並同聲說道：「三爺，咱們兄弟來帮您。」

由于焦孟二將的加入，朱伯倫已算是轉危爲安了。

不過，這位平時以駝背老人姿態出現，並完全不會武功的岑浩然，他的武功，可實在是高明得出奇。

目前，他獨戰「三劍客」中的朱伯倫，再加上焦孟二將，居然還是攻多于守地，將三位對手迫得團團轉。

卞青蓮美目向岑浩然那邊一掃，然後才向朱家鳳冷笑道：「妳，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

朱家鳳截口嬌笑道：「虧妳還敢自認是老虎，據我看來，妳連狗都不如啦！」

卞青蓮俏臉一沉，怒叱一聲：「丫頭找死！」

「唰」地一劍，攔腰疾掃過來。

「噹」地一聲，卞青蓮的長劍，却被另外一人接住，並冷笑一聲，道：「好意思！」

這橫裏揷手的，是「三劍客」中的老二「通天秀士」李致中。

卞青蓮嬌笑道：「好啊！三劍客中，已到了兩個，只差一個楊天佑了。」

就這說話之間，兩人已「嗆，嗆，嗆」地，互拚了三招，顯得斤兩悉稱。

朱家鳳忽然揚聲笑道：「好啊！楊伯伯和我師傅也來了。」

不錯，東面屋頂上，已悄立着兩人，赫然就是「四海游龍」楊天佑和那位神秘莫測的灰衣老人。

正在以一對三，猶自佔着上風的岑浩然，一看情況不對，不由揚聲說道：「青蓮，咱們暫時撤退。」

卞青蓮嬌應一聲：「好的。」

岑浩然一招「夜戰八方」，盪開對方三人的兵刄，騰身而起。

但他身形才起，却被楊天佑橫裏截住，沉聲喝道：「慢着，我有話說。」

當楊天佑截住岑浩然的同時，那灰衣老人也將卞青蓮截住，並咧嘴一笑道：「卞夫人，咱們眞是有緣啊！」

岑浩然冷笑一聲道：「楊天佑，別以爲你們人多，眞要拚下去，鹿死誰手，還很難說哩！」

楊天佑淡然一笑，說道：「這個，我知道，只要你一聲長嘯，大批援兵，就可趕來。」

岑浩然接道：「既然知道這些，你還要攔住我，是否準備現在就作一決戰？」

楊天佑淡然笑道：「如果你同意，我並不反對，不過……」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我攔住你的大駕，却是另有原因。」

「說吧！」岑浩然冷然接道：「我正聽着。」

楊天佑注目接道：「到目前爲止，賢梁孟已算是完全顯出了本來，現在請坦白答我四個問題，不論你的答覆能不能使我滿意，問完之後，都是各走各的路，以後，在哪兒碰上哪兒算。」

岑浩然「唔」了一聲道：「問吧！能够答覆的，我必然坦白答覆的。」

楊天佑注目接道：「賢梁孟就是幽冥教的幕後主持人？」

岑浩然點點頭道：「不錯！」

楊天佑接問道：「有關四大世家的血案，也都算是賢梁孟的傑作？」

岑浩然輕輕一「唔」道：「可以這麼說。」

楊天佑沉聲接道：「那麼，有關陳紅蕚的事，也是你閣下所爲……」

岑浩然連忙接道：「不！這事情，我要鄭重否認。」

接着，又冷笑一聲道：「別以爲所有壞事，都是我作的，楊天佑，你自己捫心自問一下看……」

楊天佑截口怒叱道：「住口！我的忍

耐有限，你再要含血噴人，當心我現在不放過你！」

岑浩然冷然接道：「只要你問心無愧，又何必怕人家說。」

楊天佑强忍心頭憤怒，沉聲接道：「楊某人眞金不怕火煉，這疑案總有眞相大白的一天。」

岑浩然冷笑一聲道：「岑某人拭目以待。」

楊天佑正容接道：「這是第四個問題，也是最後一個問題，你將陳紅蕚藏在何處？」

岑浩然冷然一哂道：「這要問你自己呀！」

楊天佑一挑雙眉，怒聲道：「爲什麼要問我？」

岑浩然冷然接道：「你自己將陳紅蕚藏起來了，不問你待問誰來！」

楊天佑哼了一聲道：「這辦法可够高明，你將陳紅蕚藏起來，却反而倒打一把，說是我把她藏起來了。」

岑浩然漫應道：「究竟是誰將陳紅蕚藏起來了，咱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楊天佑苦笑一聲道：「就算是我將陳紅蕚藏起來了吧！你且說說看，我有甚麼理由，要將陳紅蕚藏起來？」

岑浩然冷冷地一笑道：「在下爲你借箸代籌，這理由可多啦！」

楊天佑「唔」了一聲道：「楊某人洗耳恭聆。」

「第一，」岑浩然接道：「你將陳紅蕚藏起，可以避免我方的人向其加害。」

楊天佑點點頭道：「這理由，倒是說得過去。」

岑浩然正容接道：「第二，對你楊大俠而言，陳紅蕚等于是一個包袱，把她藏起來，甚至于把她暗中殺掉，一方面可以嫁禍于我，另一方面，也解除你的後顧之憂，一擧而兩得，又何樂而不爲哩！」

楊天佑笑道：「眞虧你設想得這麼週到。」

岑浩然冷冷地一哂道：「紙是不能包住火的，你能作得出來，別人也自然能識得破。」

楊天佑含笑問道：「還有麼？」

「還有，」岑浩然正容接道：「將陳紅蕚藏起來，可以轉移別人的視綫和注意力，使同道們不致再去講論你的那些狗皮倒灶的事情。」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有理，有理，只是……」

一頓話鋒，才正容接道：「你是忽畧了一個最重要的理由，想得起來麼？」

岑浩然微微一怔，道：「岑某正恭聆着？」

楊天佑笑了笑道：「如果陳紅蕚眞的是被我藏起來了，最大的理由，當是爲了恢復她的健康。」

岑浩然「哼」了一聲道：「這一點，你辦不到的，因爲，所有能够使陳紅蕚恢復健康的名醫，都已經死了。」

楊天佑呵呵一笑道：「這眞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回，你算是說溜了嘴，不打自招了吧？」

岑浩然一怔，說道：「我哪一點說錯了？」

「你並沒有說錯甚麼，只是說溜了嘴而已。」楊天佑含笑接道：「岑浩然，你既然認定了污辱陳紅蕚的是我，那你爲何要千方百計地，殺死那些準備替陳紅蕚治病的名醫，這，難道還不能算是不打自招麼！」

岑浩然一時之間，呆在那兒，答不上話來。

楊天佑却扭頭向李致中，朱伯倫二人，含笑說道：「二位賢弟，有了岑浩然這一段話，不論陳紅蕚能否找到，以及能否復康，我這口揹了十幾年的黑鍋，總算是已經卸下來了。」

李致中點點頭道：「不錯，岑浩然曾經對陳紅蕚有過人財兩得的企圖，以他目前所表現的高明身手而言，要暗算陳紅蕚加以污辱，那是很容易辦到的事。」

岑浩然臉色鐵青，却仍然沒接腔。

倒是卞青蓮向着他俏臉一沉道：「浩然，果然是這麼回事麼？」

岑浩然苦笑道：「青蓮，連妳也不相信我了！」

卞青蓮道：「既然你沒作過那種事，却爲何不回答他們的話。」

岑浩然長嘆一聲之後，才苦笑道：「理由都給他們佔盡了，我還能够說些甚麼哩！」

卞青蓮沉聲接道：「那麼，陳紅蕚也眞的是被你藏起來了？」

岑浩然苦笑如故地道：「青蓮，怎麼妳也帮着外人，寃枉起我來。」

楊天佑冷笑一聲道：「賢梁孟別唱戲了，咱們雙方都有很多事情待理，今宵，暫時到此爲止，賢梁孟可以請啦！」

李致中連忙接道：「不！大哥，今宵機會難得，至少也該叫他們交出陳紅蕚來才行。」

楊天佑淡然一笑，道：「二弟，我們不能落一個倚多爲勝的罵名，且讓他們走吧！」

李致中道：「可是，失去這機會，再想將紅蕚救出來，就不容易了。」

楊天佑輕嘆一聲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接着，又一挑雙眉道：「不過，我諒他們也不敢將紅蕚怎麼樣。」

一頓話鋒，才向岑浩然夫婦揮了揮手道：「賢梁孟可以走了，但我不能不鄭重提醒二位一聲，希望善待紅蕚，如果紅蕚有個甚麼三長兩短的，到時候，可別怪我楊天佑作得太絕情！」

岑浩然，卞青蓮二人都沒接腔，只是同時冷笑一聲，雙雙長身而起，越過天階，消失於深沉夜色之中。

朱家鳳一直在旁邊看看楊天佑，又看看那灰衣老人，美目中充滿着一片困惑之色。一直等岑浩然夫婦離去後，才苦笑着自語道：「奇怪……？」

她，口中說着「奇怪」，一雙美目，却一直盯着她的師父——灰衣老人。

灰衣老人滋牙一笑道：「有甚麼奇怪的，妳不認識師父了？」

朱家鳳訕然一笑道：「師父，方才卞青蓮一口咬定你就是楊伯伯的化身……」

灰衣老人笑道：「傻丫頭，妳也認爲師父就是妳楊伯伯的化身？」（未完）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二

文·臥龍生
圖·令盧

碧血丹心

丹心難挽劫　碧血染窮崖

秋風瑟瑟，落葉紛飛，藍空高潤，輕悠悠地飄馳着一片潔白的雲絮，飄向遙遠的天際，無盡的天邊，半山腰的荒谷中正有數人在密謀陷害武當及少林二派門人。

這時綠林盟主胡柏齡在荒谷之中，心中急於知道鄭秋對付少林，武當的陰謀，立時接道：「師叔如有需用弟子之處，弟子立時先回『迷踪谷』去，盡選屬下高手，聽候調遣。」

鄭秋拂髯一笑，道：「眼下還用不着，我已早有安排，只待少林，武當兩派要人，一入我預佈陷阱之中，大功就算成了一半……」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師叔早已在這『迷踪谷』外，預佈下人手了麼？」

鄭秋道：「不錯，我已費時三月，佈置下天羅地網，雖然未必能一鼓盡殲兩派高手，但漏網之人，也難逃過伍，水二兄寒陰神功。」說完哈哈大笑，滿臉歡愉之色。

胡柏齡暗暗吃了一驚，他雖未聽出鄭秋說出要用什麼方法，殲滅兩派高手，但想來定然十分毒辣之計，如若少林，武當兩派中人物，不知個中陰謀，陷入鄭秋鬼計之中，江湖間正義，立時將蕩然無存。

他心中雖然有着甚大的震駭，但表面之上，仍然保持着十分鎮靜的態度，微微一笑，道：「如若少林，武當兩派中首腦高手就殲，咱們綠林中人物，定可大大的揚眉吐氣一番，但少林，武當兩派中人，武功都非平庸之輩，豈是……」

鄭秋拂髯大笑，道：「這個，你儘管放心，除非他們不入我預佈陷阱之中，只要入我預佈陷阱，任他是鐵打金剛，銅澆羅漢，也無法逃得出去。」

胡柏齡漫不經心，淡淡一笑，道：「不知師叔用的什麼方法，能一舉盡殲兩派高手？」

鄭秋突然一瞪雙目，兩道冷電般的眼神，盯在胡柏齡臉上，冷冷說道：「用什麼方法，暫時不能洩露……」

只聽一個宏亮的聲音，遙遙傳來，道：「鄭老前輩在麼？」

鄭秋回頭對那道裝童子說道：「去帶來人。」

那道裝童子笑應一聲，急步而去。

此人最是愛美，開口說話之前，必要先笑一下。

片刻之後，那道裝童子，帶着一個勁裝大漢，奔入黃綾棚中。

那人先對鄭秋深深一揖，然後目光環掃全場一週，垂手而立，但却默然不語。

鄭秋道：「佈置已經完成了麼？」

那勁裝大漢答道：「佈置已好，只待少林，武當兩派中人，進入陷阱之後，立時可以發動。」

鄭秋微微一笑，道：「好吧！你先退下。」

那勁裝大漢，躬身一禮，大步退了出去。

鄭秋轉臉望着胡柏齡笑道：「借賢姪北嶽的綠林總寨，一鼓殲盡少林，武當高手，賢姪之名定可傳誦綠林道上，愚叔爲賢姪敬賀一杯。」

胡柏齡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道：「多謝師叔。」

鄭秋又斟了一杯酒道：「諸位先請滿飲此杯，兄弟還有事相託。」

鬼老水寒端起酒杯，笑道：「兄弟預說鄭兄一網打盡少林，武當高手，替咱們綠林同道一洗數十年來之辱。……」

鄭秋道：「兄弟雖已預有佈置，但清殲殘敵，盡滅兩派精銳，還得借仗水兄，伍兄，成兄等大力。」

水寒，伍獨，成全齊聲說道：「鄭兄

但請吩咐，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鄭秋微微一笑道：「兄弟先謝諸兄盛情……」

微微一頓，又道：「胡賢姪用過酒飯之後，請立刻轉回『迷踪谷』中，盡出谷中高手，趕往『迷踪谷』外候命……」

胡柏齡心知立時就要發動，如不適時通知少林，武當中人，兩派甚可能被誘入鄭秋埋伏之中。

心念一轉，當下站起身來，說道：「弟子立時就去如何？」

鄭秋笑道：「賢師姪不用太急，兩派中首腦人物，眼下還未進入山中，用完酒飯，再去不遲。」

胡柏齡心中雖甚感焦急，但素知鄭秋生性多疑，如若堅持要走，勢必要啓他心中疑竇，只好按下性子，重又坐了下去。

心中却暗暗忖道：師叔這次預謀，不知用了多少心機，經過了多少時間，連兩派首腦人物的行動，都已在他監視之下。……

只聽鄭秋呵呵一陣大笑道：「咱們武林中人，雖然講求武功高低，但機智較武功，尤爲重要，少林，武當兩派中高人如雲，代有奇才，如果咱們憑仗武功，和兩派硬拚鹿死誰手，還難預料，但如兄弟計謀有成，眨眼之間，就可把兩派中大部精銳高手，化作飛灰……」

胡柏齡心中突然一動，接道：「那請束之上，只有小姪，只怕兩派不肯盡出高手，那師叔一場心血，又豈不是等於虛耗了！」

鄭秋道：「賢師姪想的不錯，如果只有你一人具名，兩派中人，也不致興師動衆，盡出高手，實不相瞞，老夫也在那請束之上，具下名字了。」

胡柏齡微微一笑，道：「師叔謀慮週詳，弟子難及萬一。」

心中却暗暗驚道：好一個老謀深算之人，看來少林，武當中人是難以逃過這場刼數了。

只聽鄭秋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道：「少林，武當兩派中人，對此事十分重視，是以盡出兩派中高中，對付此事，大概他們也準備在這一戰之人，盡殲咱們綠林高手，是以佈置也十分嚴謹，動員人數之多可以說盡出兩派精銳，這一場拚搏之戰，雙方都已存下勢不兩立之心，成敗之分，對今後江湖形勢影響極大……」

胡柏齡大笑接道：「何止影響極大，這一戰如若盡殲少林，武當兩派高手，自詡爲江湖上正大門戶的幾派，恐將從此一蹶不振了。」

鄭秋轉臉望了胡柏齡一眼，道：「如若咱們在這場大戰之中，不幸敗於少林，武當之手，三十年內綠林道上將無元氣重復之能。」

胡柏齡起身笑道：「這一戰茲事體大，非同小可，弟子已無心再用酒飯，先行告辭回去，召集屬下……」

鄭秋笑道：「賢姪既然無心再用酒飯，就請先行回去。」

胡柏齡抱拳一揖，離開席位，轉身向前走去。

鄭秋突然提高了聲音說道：「賢姪慢走一步……」

胡柏齡回過身來，又是一揖，說道：「師叔還有什麼吩咐？」

鄭秋笑道：「賢姪一人回谷，萬一有事，只怕應付不下，叫你這位小師弟陪你去吧！」

胡柏齡微一沉吟道：「弟子十分歡迎小師弟結伴同行……」

鄭秋不讓他再說下去，拂髯一笑，回頭望着那道裝童子說道：「你隨胡師兄到『迷踪谷』中去一趟吧！」

那道裝童子微微一笑，也不言語。

胡柏齡心知鄭秋有意派那童子隨去監視，當下拱手對那童子一笑，道：「小師弟，咱們走吧！」

那道裝童子又是微微一笑，點頭奔了過來，搶到胡柏齡前面帶路。

兩人奔出石洞，出了荒草掩遮的山谷，直向「迷踪谷」中奔去。

胡柏齡暗中加勁，放快速度。

那道裝童子衣袂飄飄，竟然緊隨在胡柏齡身後而行。

胡柏齡暗暗一皺眉頭，用出了七成功力，步履疾快如飛。

在他想來那道裝童子，决難追隨得上。奔行了一陣，回頭望去。

那知事實大出意外，那道裝童子，仍然緊隨在身後，而且步履輕鬆，毫無吃力之感。

胡柏齡暗暗吃驚，放慢了脚步，轉臉望着那道裝童子，笑道：「小師弟今年幾歲了？」

那道裝童子道：「十五歲。」說完又是一笑。

胡柏齡道：「小師弟十五歲，能有這等功力，未來前程，實難限量。」

那道裝童子這次不再答話，搖搖頭，又是一笑。

胡柏齡暗道：這孩子怎的這等不愛說話？又追問了一句道：「你從鄭師叔學習幾年了。」

那道裝童子，仍不言語，輕輕伸出了兩個指頭。

胡柏齡道：「二年麼？」

道裝童子點頭一笑，仍然默不作聲。

胡柏齡心頭一震，暗暗忖道：如果他未說謊言，兩年時光，怎麼練成這樣一身功夫？只覺疑竇重重，思解不透，沉吟了良久，又問道：「這麼說來，小師弟是帶藝投師了？」

那道裝童子臉上似已泛現出不耐之色，微一點頭，突然放步向前奔去。

但聞衣袂飄風之聲，眨眼之間，已超出胡柏齡一丈餘遠。

這等絕世輕功，使胡柏齡大爲震駭，當下一加勁力，放腿疾追。

兩人在荒涼的山野中，較上了脚程。

胡柏齡施出全力疾進，疾如電閃雷奔，片刻之間，已跑出了二十餘里，竟然仍未追上那道裝童子。

奔行之間，忽聽一聲沉喝：「站住。」寒光閃動，一個手橫長劍道人，由路側急躍而出，攔住了兩人去路。

那道裝童子微微一笑，左手一揚當胸擊去，右腕向後一探，已拔出肩上寶劍。

他動作迅快無比，那道人剛剛讓開一掌，還未來得及還手，他手中寶劍，已自疾向小腹刺去。

那道人大概看他身着道裝，怕傷了自已人，不自覺問道：「你是……」

那道裝童子劍勢突然一變，詭異絕倫的攻出一招，那道人一句話還未說完，寶劍已近胸前，匆忙之間，揮劍一架。

那知道裝童子攻出的劍勢，忽然斜斜一偏，寒光閃動，那道人握劍右臂，應手而斷。

胡柏齡心中暗自驚喝一聲，好辛辣的劍法……。

忖念未完，那道裝童子出手的劍勢，又忽的廻掃過來，只聽一聲悶哼，那道人攔腰被斬作兩段。

動手不過三招，那道人已濺血劍下。

胡柏齡驚愕的嘆息一聲，道：「小師弟的劍法辛辣無比，愚兄闖蕩江湖數十年，還是初見。」

那小道童却是滿不在乎的微微一笑，在那道人屍體之上，輕輕抹去劍上的血漬，又放腿向前奔去，對胡柏齡讚歎之言，恍似聽而未聞。

胡柏齡忽然覺着，這位笑起來十分動人的小師弟，是一位異常可怕的人物，心地毒辣，武功又高不可測，如若他對鄧秋異常忠心，實是一位勁敵，必須要早些設法，把他除去。

心念轉動，殺機突起。……

當下一加勁力，疾如離弦流矢一般，一連兩個急躍，追到那道裝童子身後。

正待揚掌下手，那道裝童子忽然停下脚步，回過頭來，笑道：「剛才那道人是什麼人？」

胡柏齡一沉眞氣穩住身子，裝出一副若無其事的態度，答道：「是武當門下弟子。」

那道裝童子展顏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皓齒，道：「我常聽人說，武當派自詡以內家功夫和劍術領袖武林，怎的會這樣不濟事呢？」

說完話，也不待胡柏齡回答，立時又轉身向前奔去。

此人唇紅齒白，面貌娟秀有如女子，但心地却十分毒狠，武功又高不可測，以胡柏齡見識之廣，竟也瞧不出這道裝童子的來路，只覺他柔媚之中，潛隱着無比的陰險。

兩人又向前奔行了四五里路，轉過了一個山角，但聞一聲：阿彌陀佛！兩個身着灰袍，手横禪杖的和尚，並肩攔住了去路。

那道裝童子回頭微微一笑，問道：「這兩個和尚大概是少林派門下吧？」

胡柏齡道：「不錯。」

道裝童子探手拔出肩上長劍，也不講話，舉手一劍，直向左面一僧刺去。

兩個和尚看他出手就打，不覺微微一怔，左面和尚禪杖一横，一招「攔江截斗」斜斜推出，架開劍勢，說道：「你不是貧僧敵手，快些退下去吧！」

那道童綻唇一笑，突然攻出三劍。

這三劍招招相連，迅快，辛狠，兼而有之，登時把左面一僧迫得手忙脚亂，連連後退。

胡柏齡怕他又下狠手，傷了少林僧侶，趕忙縱身而上，沉聲喝道：「小師弟快請退開，這兩個和尚由我對付。」

道裝童子頭也不回的柔聲說道：「我先殺一個，留一個給你殺吧！」當下劍勢一緊，疾攻過去。

左面一僧被他一連三劍疾攻，幾乎傷在他寶劍之下，那裏還敢大意，看他再次揮劍攻來，立時掄動禪杖，封架還擊。

兩人立時展開了一場兇猛的惡戰。

但見劍光飛繞，禪杖嘯風，片刻間，已力鬥了十幾個回合。

胡柏齡目睹那少林和尚，手揮禪杖，有攻有守，一時之間，還不致落敗，才放下心中一塊大石，雙目圓睜，全神貫注在兩人搏鬥之上，想從那道裝童子的劍路中瞧出他的出身。

又鬥了四五個回合，那道裝童子的劍勢忽然一變，出手劍招飄忽譎詭，四五劍已把那和尚迫的險象環生。

右面一僧本袖手旁觀，但一見同伴陷入危境，不自覺的揮動禪杖，出手相助。

那道裝童子忽然格格大笑起來，高聲說道：「胡師兄，他們兩人聯手打我一個，不能怪我不留給你了！」劍勢突然一緊，攻勢突轉強猛，但見白光飛繞，劍氣漫天，倏忽之間，已把兩僧圈入了一片劍影之中。

這孩子似有心誘那袖手旁觀的和尚助戰，故意和那和尚遊鬥了十幾個回合，才突然加緊劍勢猛攻幾招，使那袖手旁觀的和尚，不自覺的出手相助。

兩僧聯手合擊之後，他却突然一變劍勢，招術詭辣絕倫，把兩僧一齊圈入了重重劍影之中。

胡柏齡眼看二僧齊齊陷身危境，心頭爲之大駭，高聲說道：「小師弟……」三個字剛出口，突聞一聲慘叫。

飛舞的劍光中，暴射出一片血光。

一顆光禿禿的和尚頭，飛出了七八尺遠，落在地上後，滾入草叢中。

耳際間响起那脆若女子的柔和聲音道：「胡師兄，不用替我担心，我已經殺了一個啦，餘下一個，擋不過我五劍……。」話還未完，又是一聲慘叫傳來，另一個和尚，吃那道裝童子，一劍由前胸直穿後背。

那道裝童子拔出長劍，疾快的閃向一側。一股鮮血，急噴而出。

他在片刻間，連殺了兩個少林高手，一個斷頭噴血而死，一個胸背對穿而亡。

這等身手，就當代武林中高人而論，也難得選出幾個。

胡柏齡望了那並肩而臥的兩具屍體一眼，黯然嘆息一聲，緩緩走近那道裝童子身邊，說道：「小師弟武功深博，劍招精奇，實乃小兄生平僅見高手。……」

那道裝童子微微一笑，滿臉漠然神色，就那兩具屍體之上，抹去劍上血漬，說道：「胡師兄身爲天下綠林盟主，武功自是比我高了，等到盡殲少林，武當兩派中人之後，小弟要向師兄討教幾招劍法。」

胡柏齡笑道：「不用比了，小兄決然不是敵手……」

他微微一頓之後，又道：「小師弟這劍術，可是追隨鄧師叔學得的麼？」

那道裝童子輕輕一皺眉頭，說道：「不是。」

胡柏齡看他不願說出自已出身來歷，

也不再多問，搬轉話題說道：「小師弟身着道裝，定是三清弟子，不知法號怎麼稱呼？」

那道裝童子猶豫了一陣，道：「我從小就穿道裝，穿慣了不願脫它而已，並非三清門下弟子，也沒有法號。」

胡柏齡道：「這麼說來小師弟仍然用俗家姓名，不知如何稱呼？」

那道裝童子微微一嘆，道：「師兄囉囉嗦嗦，實在叫人心煩，唉！我從小就被師父帶到深山大澤之中長大，那裏會有名字？……」他低頭思索了一陣，又道：「我好像記得姓麥，師父常常叫我小明，大概叫麥小明吧！」

胡柏齡道：「小師弟可是被鄧師叔帶在深山中麼？」

麥小明雙目一瞪，微現慍意的說道：「胡師兄處處想追問我的出身，不知是何用心？」

胡柏齡想不到他竟然這等單刀直入的問出口來，一時之間，眞還想不出適當措詞的答覆，不禁微微一怔，沉吟了一陣，道：「小兄不過隨便問問，並無其他用心。」放腿向前奔去。

麥小明緊隨身後，振袂急追，片刻之間，已跑出六七里路。

胡柏齡用出了全力趕路，人如離弦之箭一般，但那道裝小童仍然緊隨身後，追個首尾相接。沿途再無阻碍，大約半個時辰左右，已到了「迷踪谷」外。

只見數十個佩帶兵刃的勁裝大漢，重重排列，把守着谷口。

那些人已見到胡柏齡，一起抱拳作禮，高呼盟主。

麥小明微微一笑，問道：「胡師兄，這是你的屬下嗎？」一面問話，一面抬頭打量羣豪，但見高高矮矮，肥肥瘦瘦，個個都對胡柏齡流現出恭敬之情，不禁讚道：「唉！當了綠林盟主，原來這等神氣，無怪人人都想爭取綠林盟主之位了。」

胡柏齡一見眼前形勢，已知谷中出了大事，不禁一皺眉頭，道：「鍾一豪回來了麼？」

一個高大粗豪的聲音，自人羣之中響起，道：「鍾副盟主剛剛回來，已進谷中去了。」

胡柏齡道：「還有什麼人來過？」

那人答道：「武當派紫陽道長，親率門下八大弟子相訪，但問清盟主不在之後，留下一函而去。」

胡柏齡道：「他沒有進入谷中麼？」

那人道：「沒有。」

胡柏齡道：「可留下什麼話麼？」

那粗豪的聲音又答道：「留下一函，掉首而去。」當下從懷中摸出一個大紅封簡，遞了過去。

胡柏齡接過封簡一瞧，只見封簡上面寫道：

函奉綠林盟主胡親啓。

胡柏齡略一沉思，打開封簡，只見上面寥寥數語，寫的是：「接函望來一晤，貧道在谷外萬月峽中敬候大駕。」下面並未署名。

麥小明一派天眞，也不避諱，胡柏齡打開了封簡，他也探過頭去瞧看，胡柏齡看完後，還在低頭沉思，麥小明已格格大笑道：「胡師兄，萬月峽在什麼地方，咱們一起看看去吧！」

胡柏齡正待答話，忽聽一個嬌脆的聲音，遙遙傳入耳際，道：「大哥，你到那裏去了？」

轉頭望去，只見谷寒香綠裙飄風，飛奔而來，她身後跟着一身白衣的苗素蘭，和面垂黑紗的鍾一豪，片刻之間，已奔到胡柏齡的身側。

她臉上泛現出淡淡的睏倦，似是一夜未眠。

胡柏齡目睹嬌妻，不自覺的生出了惜憐之情，微微一笑說道：「妳很累麼？」

谷寒香柔婉一笑，道：「我昨夜沒有睡覺，一直等到了天色大亮，還不見大哥回來。」清脆的聲音中微微流露出幽怨。

胡柏齡道：「我出去有事了。」

谷寒香不再說話，輕輕一閉雙目，長長吁一口氣，緩緩走了過來，緊依他身側而立。

西斜的陽光照射着她匀紅的嫩臉，微帶倦意的情態，倍使人心動憐愛。全場中的目光，都不自禁的投注到她的臉上。

麥小明望了谷寒香一眼，問道：「胡師兄，這女人是你的妻子麼？」

這等單刀直入的問法，使胡柏齡爲之一怔，一時間，眞還想不出適當之言答覆，只好微微一笑，點了點頭。

麥小明輕輕歎息一聲，道：「她很美麗！」

谷寒香緩緩轉動星目，瞧了他一眼，笑問道：「你認識我大哥麼？」

麥小明道：「他是我的師兄，我自然是認識了……」

谷寒香嗯了一聲，還未來及答話，麥小明又搶先說道：「不過，我和胡師兄，昨天才認識的，過去並不認識。」

他似是覺着不應該欺騙谷寒香，畫蛇添足的又加了兩句。

胡柏齡望了兩人一眼，微微一笑，回頭對鍾一豪道：「鍾兄此行經過如何？」

原來胡柏齡自悟前非之後，對人對事，都有着無比容忍，他深愛嬌妻，但又覺谷寒香這等美麗絕世的容顏，被自己一人佔有欣賞，未免有些委屈於她，是以，他對任何頌讚欣賞嬌妻之人，均毫無妬忌之意。

鍾一豪躬身抱拳，誠誠正正的答道：「屬下見到了紫陽道長，和少林派中監院天聲大師。」

胡柏齡急急問道：「他們說些什麼？……」忽然想到麥小明隨行監視，趕忙又接口說道：「紫陽道長已來過咱們『迷踪谷』了？」

鍾一豪一時之間，想不出胡柏齡話中含意，接口說道：「天聲大師曾再三相囑屬下……」

胡柏齡一皺眉頭，接道：「我已接紫陽封簡，約我萬月峽中相晤。」

鍾一豪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目睹胡柏齡的神情已知他不讓自己說出經過情形，微一沉吟，道：「武當派中，人心激動，盟主不宜單身涉險。」

麥小明突然揷口說道：「不要緊，有我和胡師兄同行，包他無事。」

此人年紀雖然幼小，但口氣却是托大

的很，胡柏齡知他身負絕技，也還罷了，鍾一豪卻是聽得微生慍意，冷笑一聲，道：「小兄弟好大的口氣……」忽然想到他口稱胡師兄，只怕眞是胡柏齡同門師弟，不便再說難聽之言，倏而住口。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你是我胡師兄屬下，我如殺了你，只怕他心中不樂，但你不信我武功强得過你，咱們就賭一賭吧？」

鍾一豪冷冷說道：「哼！小小年紀講話沒有一點禮數，你要怎麼個賭法？」

麥小明笑道：「這個賭法最是簡單不過，等一下咱們遇上武當派或是少林派中人時，一起出手，看那一個殺的人多，就算誰勝。」

鍾一豪聽他越說口氣越大，不禁大怒，正待反唇相激，忽然覺着對方不過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自己如果和他斤斤計較，豈不失了身份，當下轉過頭去，裝出一副漠然未聞的神態。

日光觸處，只見數里外兩列行人，直向「迷踪谷」口走來。

他面上垂着黑紗，內藏兩片微小水晶石片視物，其他之人卻無法見到他臉上的神色表情，他雖凝目望着那兩行列向谷口的來人，但胡柏齡等仍無所覺。

突然間，一陣嗡嗡之聲，破空傳來。胡柏齡已見過張敬安投擲過傳音竹哨，一聞之下，立時辨聽出來。

麥小明微微一笑，道：「大師兄，師父派人來找你了！」

胡柏齡嗯了一聲，還未來及答話，鍾一豪已接口說道：「少林，武當兩派中大隊人馬，就要到了。」

原來那遠遠的兩列行人，突然加快了脚步，疾奔而來。

胡柏齡抬頭望去，果見一行肩橫禪杖，身着灰袍的和尚，和一行道袍佩劍的道人，急步奔了過來。

驀地裏，谷中右面大石後，響起了一個熟悉的聲音，道：「胡師兄，家師特派小弟，抱傷趕來，有要事相商。」

說着話，人已走近胡柏齡身側。

胡柏齡道：「只有師弟一人來麼？」

張敬安道：「雖然只我一人，但卻有要事和師兄相商。」

胡柏齡道：「你說吧！」

張敬安道：「此事關係重大，家師要我親口告訴師兄，最好能……」

胡柏齡微一沉吟，揮手對羣豪說道：「你們都暫時退開。」

羣豪紛紛退去，只有谷寒香仍然站在胡柏齡身側不動。

張敬安望了谷寒香一眼，道：「這位是……」

胡柏齡道：「她是你師嫂，不論何等重大的事情，我都從不避她，有話請說不妨。」

張敬安轉臉望望那疾奔而來的少林，武當兩派中來人，不過只相距一里左右，低聲說道：「家師要師兄把少林，武當兩派中人，帶到距此『迷踪谷』三里左右的落雁谷中。」

胡柏齡道：「落雁谷並非絕壑，後面還有路可通。」

張敬安道：「家師如此吩咐，想必早已有備，師兄就說家師在落雁谷中敬候兩派高人……」

他轉臉望了一下愈來愈近的少林，武當兩派中人，接道：「家師尚在等待師兄回話，小弟……」

胡柏齡接道：「師弟上覆師叔，就說小兄一切遵命。」

張敬安抱拳一揖，轉身而去。

胡柏齡高聲說道：「等一等這位麥師弟和你一道走吧！」

張敬安頭也不回的搖頭答道：「家師說要麥師弟留在師兄身側聽用。」

胡柏齡心知鄧秋要留麥小明在身側監視自己，再多說也是無用。

就這一陣工夫，少林，武當兩派人，已然到了谷口，大約相距谷口三丈左右之處，停了下來。

胡柏齡抬頭打量了一陣，只見少林僧侶，不下四五十人之多，武當派也有二十餘人之衆。

鍾一豪舉手一揮，低聲說道：「咱們衝上去保護盟主。」

羣豪應了一聲，齊齊奔了上去，排列在胡柏齡兩側。

只聽一聲宏亮的佛號，一個五旬上下，平橫禪杖的老僧，大步走了出來，說道：「諸位施主，老僧這裏有禮了。」

胡柏齡道：「老禪師有何賜教？」

那老僧微微一笑，道：「如果老僧雙目不花，施主當是統率當今綠林的胡盟主了。」

胡柏齡道：「在下是胡柏齡，老禪師有何教言，儘管請說。」

老和尚微微一笑道：「胡盟主函邀敝派和武當派到此，不知有何要事相商？」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側目一望麥小明：「老禪師可曾看到過在下奉上的邀約之函麼？」

那老和尚微微一怔，暗道：你自己眞名寫的請帖，難道就記不得了麼？只道他有意推諉取笑，不覺微生慍意，臉色一整，異常莊嚴的說道：「出家人一向不打誑言，你乃堂堂盟主至尊，還會有人，冒名頂替，私發請帖不成？」

因那請帖雖有胡柏齡的具名，但卻是鄧秋僞製代他而發，那邀請少林，武當兩派的請帖之上，究竟寫些什麼，他一點也不知道，心中甚想取來瞧瞧，但聽得那老僧之言，知他心中有了誤會，搬轉話題，說道：「不知老禪師法號如何稱呼？貴派的掌門方丈，來了沒有？」

那老和尚單掌立胸，冷冷笑道：「貧僧天儀，敝派方丈隨後就到，胡盟主有什麼話，對老衲說也是一樣。」言詞之間，隱隱露出自己的身份，在天禪大師未到之前，他足以代表掌門的權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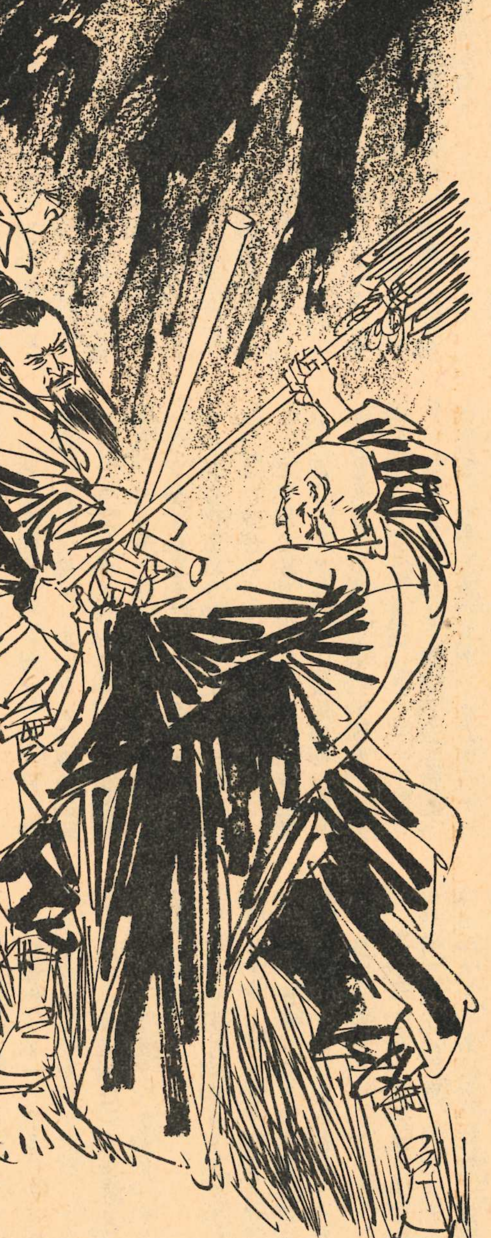
胡柏齡一抱拳道：「久仰久仰，『迷踪谷』中宴會，已改在數里外的落雁谷中舉行……」

天儀大師似是對宴會突然易地舉行一事，心中甚覺懷疑，沉吟良久，想不出該如何答覆。

胡柏齡回頭對鍾一豪道：「鍾兄請代我傳諭，召集全谷中人，即趕來谷口。」

鍾一豪應了一聲，轉身疾奔而去。

胡柏齡輕輕歎息一聲，低聲對谷寒香



法凈和尚不閃不避，硬接胡柏齡一拐。

道：「香妹也請回到谷中去吧……」

谷寒香似已預感不幸，黯然說道：「我不回去啦，我要和大哥走在一起。」

胡柏齡道：「動手相搏之事，妳如何能够去得……」

谷寒香星目轉動，望了望武當和少林兩派中人一眼，只見他們整整齊齊的列隊而立，一個個臉色莊嚴，凜然難犯，不自覺間，心中泛上來一股寒意，輕移蓮步，緩緩走了過去。

她微帶愁苦的眉梢，和圓圓眼睛中含蘊的瑩瑩淚水，襯着那天姿國色，絕世風華，只看得少林，武當兩派的僧侶道士們，一個個垂下頭去，不敢多瞧。

天儀大師微微歎息一聲道：「貧僧方外之人，不喜任何婦女接近，女施主快請停步。」

谷寒香舉起衣袖，輕輕拂拭一下滾落在臉頰上的淚水，幽幽說道：「你們都是來找我大哥的麼？」

她這兩句話，問的甚是天眞，天儀大師莞爾一笑道：「不知女施主的大哥是什麼人？」

谷寒香回目望了胡柏齡一眼，道：「我大哥就是當今綠林盟主。」

天儀道：「那就不錯了，貧僧等都是接令兄邀約之函而來。」

谷寒香道：「你們找他有事麼？」

天儀道：「令兄函約我們到此，自是有事，姑娘怎不問問令兄呢？」

谷寒香幽幽一笑，道：「他不是我哥哥，是我丈夫……」

天儀嗯了一聲，道：「胡夫人。」

谷寒香道：「我事先沒有對你們說明白，難道你們聽不明白。」也不待天儀大師回答，回身走到胡柏齡身側問道：「那老禪師說是大哥請他們來此，可對麼？」

胡柏齡沉吟了一陣，道：「是啊，我請他們來的！」

谷寒香道：「有什麼事？」

胡柏齡道：「只爲了請他們來此吃杯水酒。」

谷寒香道：「就在咱們迷踪谷中？」

胡柏齡道：「不是，在距此不遠的落雁谷中。」

谷寒香道：「我也和大哥一起去瞧瞧好麼？」

胡柏齡忖道：這怎樣可以，一旦被少林，武當發覺了我是在相誘他們到落雁谷中，只怕在中途之上，就要動手，少林，武當兩派，盡出高手而來，一旦動起手來，定然是一場十分慘烈的惡鬥，那時只怕無暇兼顧於她。當下別過臉去，冷冷說道：「不行，妳還是回谷中去吧！」

他自和谷寒香結識以來，從未這般對待過她，心中痛苦無比，不敢回目相望嬌妻。

谷寒香柔婉一笑，道：「大哥不要生氣，我回谷中等待大哥就是。」緩緩轉過身子，慢步而去。

山風吹的她綠裙飄風，背影流露出無限的淒涼。

胡柏齡强自振起精神，回首對羣豪說道：「你們全留在這裏，等鍾一豪會齊谷中高手之後，再趕往落雁谷中去接迎我。」抱拳對天儀大師一禮，道：「老禪師如有胆請隨胡某人到落雁谷一行。」

天儀大師道：「胡盟主只要肯去，老僧當得捨命奉陪。」

胡柏齡縱聲大笑道：「老禪師豪氣凌雲，在下佩服的很，不過，血氣之勇，智者不取，老禪師要小心了。」大步向前走去，話中已隱隱相示落雁谷中殺機四伏。

天儀大師只道他故用言語相激，冷笑一聲說道：「刀山劍林，貧僧何懼。」一揮手中禪杖，緊隨胡柏齡身後而行。

麥小明身子一側，滑溜無比的搶在天儀大師前面，回頭一笑，道：「你這老和

尙彎兒嘛，回頭我得給你一點教訓。」

此言一出，羣僧個個面色大變。

要知天儀大師在少林寺和天禪，天望，天明，同一輩位，身份甚是尊高，麥小明這般出言無敬，自是羣僧難以忍受。

只聽一個身材高大的和尙冷冷說道：「小小年紀竟敢這等目無尊長，不是看你年紀小，立時要讓你吃些苦頭。」

麥小明目光轉動，溜了那身材高大的和尙一眼，笑道：「等一會我先殺你。」

這一句話，反使羣僧莊肅臉色，恢復了平靜，原來大家忽然覺着這年紀幼小的孩子，這等語無倫次，定然有什麼毛病。

胡柏齡原想丟開羣雄之後，把鄧秋準備在落雁谷中暗算武當，少林兩派中人一事，暗中透露給天儀大師，要他早作準備，免得遭受暗算。

但麥小明寸步不離，使他沒有機會洩露胸中之密，心中十分焦慮。

三里行程，片刻卽到，落雁谷已經遙遙在望。

胡柏齡暗暗忖道：如不借此機會，把胸中之密，洩露給少林僧侶，一進落雁谷中，只怕再也沒有機會了，但却又想不出遣走麥小明的辦法……

忖思之間，人已到了谷口。

他霍然停下脚步，回過身子，目光緩緩向武當，少林兩派中人臉上掠過，冷冷說道：「已到落雁谷口了。」他一時間想不出說什麼，只好隨口溜了一句。

天儀大師抬頭打量了山谷一眼，道：「就是這座山谷麼？」

胡柏齡道：「不錯，三面高峯環繞，兩側立壁如削，谷中殺機重重……」

天儀大師高宣一聲阿彌陀佛！打斷胡柏齡未完之言，接道：「邪難勝正，胡盟主儘管請帶路入谷！」

胡柏齡暗暗歎息一聲，忖道：好一個冥頑不化的老和尙，口中却正容厲色的說道：「老禪師並非少林寺掌門，豈能隨便作主入谷。」

天儀大師怒道：「老僧雖非掌門，但早已得掌門人傳下佛諭，此乃我們少林門中之事，胡盟主大可不必費心。」

胡柏齡心中焦急，但是面上却保持着鎭靜神態，抬頭望着天上幾片飄浮白雲，漠然說道：「我看還是等待貴派掌門人來了之後，再入谷中不遲。」

天儀大師怒道：「難道胡盟主自認谷中佈置，當眞就能把我們一網打盡麼，哼！未免太有些不自量力了。」

胡柏齡暗暗忖道：他既能想到谷中早有佈置，也許已經有了準備，何況谷中情景自己他並不瞭然，也難說出個所以然來，當下冷笑一聲，道：「老禪師既想自尋死路，就不妨入谷一試。」他再三强調谷中凶險重重，無非使天儀大師等提高警覺，步步謹愼，但天儀大師却誤會胡柏齡故存輕藐之心，出言相激，不覺大怒，高聲說道：「天禪師弟曾經和老衲談起過胡盟主……」

胡柏齡心中一動，怕他言語之中透露出自己相訪少林之事，趕忙接口說道：「談起過又怎麼，老禪師既然自詡不畏谷中佈設，還是快請入谷吧！」當先放步，直向谷中走去。

天儀大師舉手一揮，低聲說道：「留下十二護法，迎護掌門大駕。」

少林僧侶羣中，登時分出了一十二人，留在谷口。

武當門下由一個五旬左右的道人率領，但他自和胡柏齡相見之後，一直未發一言，直到入谷之時，才簡簡單單說了一句，道：「留下五人。」急奔兩步，和天儀大師並肩而行。

胡柏齡暗中留神，見他們留下人守着谷口，忖道：看來他們倒是早有安排了，少林掌門天禪大師和武當派紫陽道長，遲遲不肯露面，想必另有作用，不禁心中一寬，緩步向前走去。

少林，武當兩派中人，和胡柏齡始終保持着五尺左右距離，因他走的很慢，使兩派中人，有着充分的時間，觀察谷中的形勢。

這條山谷異常窮惡，深入了里許之遙，未見到一樹一草，除了那嶙峋怪石之外，似乎不再生長其他的東西。

麥小明緊隨胡柏齡身後，走的甚是不耐，低聲催促道：「咱們走快些好麼？」

胡柏齡只道他心中動了懷疑，口中應了一聲，加快脚步。

少林，武當中人，亦隨着放開脚程。

胡柏齡有意給兩派中人默查山勢的機會，凡遇到險要轉變之處，必然找幾句話和麥小明說，借故放慢脚步。

轉過了七八個山彎後，形勢忽然一變，只見一片半畝大小突岩上，端坐着四個服色不同的老人。四人身後，排列了十二個綠衣美婢，除此之外，再不見其他之人。

那突岩距地面約四五丈高，背後是一座揷天高峯，突岩之下，滿是嶙峋的山石，無三尺平坦之地。

天儀大師目光緩緩由那並排而坐的四人臉上掃過，高聲說道：「那一位名叫鄧秋。」

最左爲首之人，輕輕一拂胸前長髯，道：「老夫就是。」

天儀大師合掌說道：「老衲少林寺天儀。」

鄧秋冷笑一聲，道：「老夫邀請的是貴派掌門天禪大師。」

天儀回顧了羣僧一眼，也冷冷答道：「敝派掌門身份尊高，老衲奉命先代掌門開道，有甚麼事，先和老衲談談再說！」

鄧秋回目瞧了鬼老水寒一眼，笑答道：「果如水兄所料，少林掌門，不敢應約而來……」

天儀大師在少林寺中僅有天字輩五大高僧之中，脾氣最是暴急，也極少在江湖之上走動，閱歷甚少，聽得鄧秋之言，大爲惱怒，一揮手中禪杖，高聲說道：「本寺方丈是何等人物，豈肯隨隨便便和爾等見面……」

鄧秋微微一笑，道：「在貴寺方丈未到之前，先請諸位在岩山小息片刻，待貴寺方丈到了之後，老夫再降階相迎，盛開歡宴。」

天儀大師心中雖甚氣惱，但因鄧秋言詞之間，似甚尊重少林方丈，天儀不便出言反駁，只好忍着一肚子悶氣默然不言。

鄧秋目覩天儀大師忿怒之情，溢於形

色之間，心裏暗暗笑道：這老和尙好暴急的脾氣，倒是好好的氣他一氣。當下又高聲說道：「胡賢姪沿途奔行，想必已甚疲累，快請上來休息一下。」

胡柏齡心中雖然明知鄧秋，故氣天儀大師，但却也不得不裝出一副歡欣之情，抱拳一揖，大步直向突岩上面走去。

這座突岩，只有左側一道斜度較大的小徑，其他之處，都是壁立如削，除了沿那小徑上去外，就得施展輕身提縱功夫，飛登突岩。但那突岩距地足足有四丈多高，除非身負絕佳的輕功，才能一躍而上。

胡柏齡暗中估計自己輕功，足可上去，但他心思細密，此地此情之下，不願鋒芒過露，當下緩步走向登上突岩的小徑之處，舉步而上。

麥小明緊隨胡柏齡身後，亦步亦趨。

在少林，武當兩派人的眼中，麥小明緊隨相護，但胡柏齡却是暗自焦急，忖道：他這般一步不離監視於我，甚碍手脚，得早些想個法子擺脫開他才好……。

正忖思間，忽聽天儀大師高聲說道：「法元，法凈，快上那突岩上瞧瞧有些甚麼佈設？」

只見兩個身材高大的和尙，由羣僧之中，疾奔而出，直向突岩上面衝來。

麥小明突然回過身子，笑道：「好啊！你自己找上來了。」舉手一劍，疾向左面法元和尙點去。

原來法元，正是剛才出言相責麥小明的和尙。

胡柏齡心中暗道：突岩之上，坐的四個老魔頭，個個心狠手辣，這兩個和尙如果衝上突岩，決難留得性命，倒不如把他迫退的好，也許迫退二僧會激怒天儀和尙，不等掌門人來，提前發動，兩派人衆多，五行劍陣，羅漢陣，又都是曠絕千古的奇陣，鄧秋等四位老魔頭，縱然武功高强，也難盡殲少林，武當中高手合擊之力，也許會因這提前發動，使鄧秋早已預佈的毒計，無法施展……。

他心中念頭百轉，也就不過眨眼間的工夫，大喝一聲，揮動手中鐵拐，攔住了右面的和尙。

那和尙手橫禪杖，不閃不避的硬接了胡柏齡一拐。

只聽一聲金鐵大震，那和尙雖被胡柏齡强猛的杖勢，震的向後退了一步，但胡柏齡却也覺雙臂微微一痲，心中暗暗喜道：「少林派的威名，果不虛傳，如若這些赴會的和尙，大都和此人武功相若，單就實力而論，決不弱於己方……。」

只聽鄧秋大聲笑道：「胡賢姪，快請登上突岩，這兩個和尙，由你師弟一人對付，已足够了。」

胡柏齡雖已見過他出手劍招毒辣，但這個和自己動手和尙的武功，非同小可，鐵禪杖上，蘊力極猛，麥小明武功再詭奇，究竟功力有限，獨力對付二僧，只怕難以勝任……。

心中在想，人却依言向後疾退上了突岩。

法凈一揮禪杖，正待相隨衝上，忽見白光一閃，斜裏一劍，橫刺過來，不覺心頭一震，疾退一步，舉杖封去。

那劍勢來的詭異迅速，收勢亦奇快無比，法凈杖勢出手，那寶劍早已收回，橫裏一轉，又向法元攻去。

法元，法凈乃少林寺中晚一代弟子輩中高手，眼看被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獨擋去路，心中又是氣惱，又是羞愧，不約而同，全力揮杖搶攻。

刹那間，杖影重重，排山倒海般，直迫過來。

麥小明仍然滿臉笑意，神態從容的揮動着手中寶劍，在重重杖影中運用自如，只要二僧向前迫進一步，他必出一招奇詭難防的劍招，重把兩僧迫退回去。

轉眼工夫，激戰了二十餘合。

二僧仍被擋在原處，難越雷池一步。

胡柏齡眼看麥小明獨擋二僧奇奧劍勢，心中大感震駭，看他輕鬆神情，再加兩個少林高手，也不致落敗。

鄧秋的目光，也一直投注在麥小明的身上，看他獨擋二僧的詭奇劍勢，臉上却毫無喜色。

毒火成全，鬼老水寒，以及人魔伍獨，似都爲麥小明的精奇劍術，微生凜然之感，少林，武當兩派中人，更是個個神色大變。

鬼老水寒輕輕一捋頦下山羊鬍子，讚道：「鄧兄調教這等弟子，實爲兄弟羨慕的很，十年後，怕不是江湖上第一流中的頂尖高手。」

鄧秋漠然一笑，似是對鬼老水寒的頌讚之言，毫無歡悅之感。

激鬥中，忽聽一聲大叫，一道血光，直沖上來，法元和尙高大的身軀，疾向岩下摔去。

定神看去，只見麥小明右手持劍，左手却拏着一顆光禿禿的和尙頭。

原來他突出奇招，巧妙的避開了法元禪杖的封架之勢，一劍橫削，斬落法元和尙人頭，一股鮮血，冲了上來，人頭吃那鮮血冲起兩尺多高。

麥小明迅快的飛起一脚，把法元的屍體，踢落岩下，左手一伸，接住了法元和尙落下的人頭。

法凈被這突然的變故，驚駭的向後退了一步，愕然不知所措。

他和法元聯手和麥小明動手相搏，竟然沒有看清楚，法元如何被麥小明一劍劈死。

麥小明格格一笑，道：「接住。」左手一抖，把一顆血淋淋的人頭，直向法凈拋去！

法凈來不及想想看該不該接，本能伸手接住了法元人頭。

忽見白光打閃，麥小明的劍勢，緊隨着那拋來人頭刺到。

法凈左手端着人頭再想用右手禪杖封架，已來不及，趕忙向後退了兩步。

麥小明笑道：「你還想躲開麼？」身隨劍進，突然向前欺進了一步。

法凈只覺右肩之處一凉，右臂生生被切了下來，一陣刺心的劇疼，不自覺的鬆開左手端着的人頭。

只聽噹的一聲，鐵禪杖撞在一塊山石之上。

麥小明勻紅的嫩臉上，毫無憫憐之色，微微一笑，說道：「饒你不死，下岩去吧！」

法淨轉臉望着斷臂處，鮮血泉湧，伏下身子，檢起法元的人頭，大步向山岩下面走去，行至中途。體力難再支持，搖搖欲倒，再加上山道崎嶇，着足難穩，一腳踏在一塊浮石上面，跌倒在地上，滾了下去。

天儀和尚亦似是爲麥小明奇詭的劍勢所懾，呆呆的站着，竟忘記了派人搶救。

少林派規禁森嚴，天儀大師沒有傳下令諭，竟是無人敢出手相救。

忽聽一聲清越的長嘯之聲，劃空而來，一條人影疾如雷奔電射而下，抓起了沿山滾下的法淨和尚，雙腳一點實地，人又騰空而起，落在少林寺羣僧之前。

此人輕功奇高，來去如電，天儀大師低喝一聲：「阿彌陀佛，罪過，罪過。」似是對忘記搶救法淨一事，甚感抱疚。

胡柏齡凝目望去，只見來人一身銀色勁裝，劍眉星目，猿臂蜂腰，背插寶劍，英風迫人，年約二十三四，但面目陌生，似是不常在江湖上走動之人。

只聽鄧秋低微但却極是清晰的聲音，在耳際響起，道：「胡賢姪，這少年是甚麼人？」顯然，鄧秋亦爲這少年超絕的輕功，引起了關注。

胡柏齡本想同樣的施展千里傳音功夫，告訴鄧秋，自己並不認識這少年，但他却想到此時此地，應該盡量掩蔽自己的武功，回頭瞧了鄧秋一眼，急急奔上突岩，答道：「弟子從未見過此人。」

鄧秋輕輕一皺眉頭，默然不語。

那銀裝少年救了法淨和尚之後，伸手點了他右肩後「風府」穴，先止了他的流血，回首對天儀大師說道：「貴派掌門和家父隨後就到，命晚輩先行趕來，稟報大師一聲，最好等待貴掌門到了之後，再和他們動手不遲。」

天儀大師一掌立胸，問道：「老衲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動……」

那銀裝少年絕頂聰明，微微一笑，接道：「晚輩少不更事，從未在江湖露面，自難怪老前輩不識，不過家父却和貴派掌門人天禪老前輩相交甚久，提起家父之名，老前輩或可知道……」話至此處，故意提高了聲音，道：「豫南范銅山，不知老前輩是否曉得？」

天儀大師愕然說道：「二十年前總領大江南北俠義道上人物神劍范銅山就是令尊麼？那閣下定是范公子范文傑了？」

那銀裝少年抱拳一禮，答道：「范文傑是家兄，晚輩叫范玉崑。」

大儀大師讚道：「長江後浪催前浪，由來英雄出少年，范公子剛才那等卓絕的輕功，舉世少見，老衲自歎勿如。」

范玉崑欠身道：「老前輩過獎了。」

兩人談話聲音甚大，高踞在突岩上的鄧秋，胡柏齡等，都聽得字字入耳。

胡柏齡低聲說道：「想不到退隱甚久的范銅山，這次竟也參與此事了，弟子久聞其名，但出道不久，他已歸隱，始終未見其人。」

鄧秋陰冷一笑道：「好，愈多愈好，能一網打盡，省了咱們甚多手脚。」

鬼老水寒回頭望了人魔伍獨一眼，說道：「咱們還未歸隱之前，范銅山已然名滿武林，想不到咱們再度出山之時，却又和他相遇。」

人魔伍獨冷冰冰的答道：「范銅山和兄弟倒有過數面之緣，只是事隔數十年，見面後，不知還是否相識？」

鄧秋忽然舉起手來一揮，道：「準備酒宴。」

他身後排列的一十二個綠衣美婢，立時同時轉身，向後奔去。

胡柏齡自登上突岩之後，一直暗中留神着突岩上的形勢，但他又知鄧秋乃疑心最重之人，只怕太過疏忽，啓他疑竇，不敢回頭張望。

待鄧秋吩咐那一十二個綠衣美婢，準備酒宴時，胡柏齡借機回頭望去。

這座突岩，足足有近一畝地大小，岩下雖然怪石嶙峋，無三尺平坦之地，但這石岩之上，却是一片平原。

胡柏齡目覩那十二個綠衣美婢跑近那山崖之後，魚貫而下，消失不見，心中暗道：這塊突岩，看去和相依的挿天高峯，接連一起，怎的後面竟有可通之路。

心中雖然動疑，但却不敢看的過久，轉過頭，向前望去，只見里許外，又一羣人，緩緩對着突岩走來。

那羣來人很多，除了灰袍，光頭，手執禪杖的和尚，以及椎髻佩劍的道士之外，還有甚多疾服勁裝，長衫儒巾的俗裝之人。

這些人走的很慢，雖只里許之遙，但却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

天儀大師率領的少林，武當兩派弟子，齊齊轉過身去，列隊相迎。

胡柏齡凝目望去，只見身披黃緞袈裟的天禪大師，滿面肅穆之容，走在中間，左面是武當派的紫陽道長，右面是一位長衫福履，童顏鶴髮，白髯飄飄的老者。

三人身後，除了少林的僧侶，和武當派弟子之外，還有十餘個高矮不等，分着不同服色的勁裝之人。

天禪大師目光緩緩掃掠橫陳岩下弟子的屍體，肅穆的神情中，泛起一絲淡淡的感傷，低聲問天儀大師道：「法元死在甚麼人手中？」

天儀大師雙掌合十，躬身答道：「死在那道裝小童之手。」

天禪大師抬頭望了仍然守在登徑上的麥小明一眼，問道：「法淨也是傷在他的手中麼？」

天儀大師道：「老衲調度不當，致門下弟子受了甚大損傷，還請掌門師兄，依律治罪。」

天禪大師微微一笑，道：「動手相搏，難免傷亡，豈能怪及師弟。」

高踞在石岩上的鄧秋，回頭對胡柏齡說道：「你乃這次邀約他們赴宴的主人，不可失了禮數，咱們去迎接他們上岩。」霍然站起身子，大步向下走去。

胡柏齡隨在身後，走下突岩。

麥小明望了鄧秋和胡柏齡一眼，笑道：「師父，要不要動手，他們上來了。」

鄧秋微一點頭，道：「收了寶劍，跟在我身後，未得我命，不許隨便出手。」

麥小明也不講話，微微一笑，把手中長劍還入鞘中，隨在鄧秋身後而行。

天禪大師回顧了左右一眼，道：「道兄范兄，那滿臉紅光的老人，就是息隱數十年的鄧秋，那虬髯纏頰，像貌威武的大漢，就是當今綠林盟主胡柏齡。」

范銅山輕輕一拂顎下白髯，笑道：「那突岩上還有三位不知大師是否認識？」

天禪大師道：「老衲極少在江湖之上走動，見面有限，范兄這等相問，想來定是認識他們了？」

范銅山道：「那骨瘦如柴，全身黑衣，長着兩條白眉毛的人，名叫水寒，身穿土色長衫，面色金黃，一臉陰森之氣的人，是人魔伍獨，那陰陽臉的怪人，兄弟不敢肯定，但想來定是毒火成全了……」

天禪大師笑道：「范兄歸隱林泉數十年，仍能在一見之下，認出對方姓名，實使老衲佩服。」

范銅山微微一笑，接道：「這四人都已絕跡江湖甚久。……」他微一思索，接道：「多的已近四十寒暑，少的也有十幾年不在江湖上露面了，想不到這幾個天南地北，各自爲雄的老魔頭，竟然集會一起，興風作浪。……」

紫陽道長微笑道：「范兄久不過問武林是非，但對江湖上的情勢，却是瞭如指掌……」

范銅山笑道：「昔年一些故舊好友，散居各處，我雖已歸隱，但他們仍然不時把江湖上的情勢，派人告訴於我，何況這幾個老魔頭，都是昔日黑道叱咤風雲，紅極一時的人物，但憑記憶，就可以辨認他們的姓名了。」

談話之間，鄧秋已和胡柏齡並肩走到，麥小明緊隨在鄧秋身後相護。

雙方相距約五六尺遠，鄧秋已停下脚步，抱拳作禮，笑道：「鄧秋已敬候諸位大駕多時了。」

天禪大師含掌答禮道：「老衲等遲來一步，有勞久候！」

胡柏齡目光環掃天禪大師等一眼，接道：「突岩上已備好酒宴，替諸位接風洗塵。」

天禪大師微微一笑，道：「胡盟主別來無恙，老衲實難想到，這等迅快重覩胡盟主的風采。」

胡柏齡怕他說出自己曾去少林相訪之事，趕忙岔開話題，道：「突岩之上，已備好替諸位接風洗塵的酒宴……」

范銅山拂髯冷笑道：「自古以來，宴無好宴，胡盟主如若準備在酒菜之中下毒，那可是白費一番心機了。」

鄧秋冷哼一聲道：「如果我鄧秋老眼不花，大駕可是昔年總領大江南北俠義道中人物的神劍范銅山，范老英雄麼？」

范銅山微微一笑，道：「范銅山正是老朽……」

鄧秋淡然一笑，接道：「范老英雄盡管放心，鄧秋在諸位心目中，雖被視作黑道上人物，但還不至在酒菜之中，放置藥物。」

范銅山道：「鄧兄縱然心地磊落，不屑施展鬼域技倆，但老朽等却不得不防。……」他縱聲大笑一陣冷諷的說道：「這要怪一般下五門的綠林人物，常用『迷魂藥物』等下流手段……」

鄧秋臉色微變，截住了范銅山未完之言，冷聲說道：「范兄說話，最好要有點分寸。」

范銅山道：「鄧兄不必多心，像鄧兄這等身份之人，自是不能和一般綠林中宵小之輩，同日而語。」

鄧秋早已被范銅山激諷之言，激的胸中熱血沸騰，無名火起，但他爲人心地陰沉，不肯妄動小氣，至亂大謀，勉强按下胸中怒火笑道：「兄弟今日相請諸位到這『落雁谷』中，旨在排解少林，武當和天下綠林道中，數十年來積結的恩怨，免除冤冤相報的屠殺……」

天禪大師高宣一聲佛號，說道：「如果當眞如此，老衲等就不虛此行了。」

紫陽道長微微一笑，道：「盡有人冥頑不靈，任你費盡口舌，用盡心機，但他們仍然我行我素，口是心非……」

鄧秋抱拳接道：「此地不是講話之處，突岩酒宴，早已排好，諸位有什麼相示之言，請入席後再談不遲，兄弟當洗耳恭聽。」

天禪大師回頭吩咐隨在身後的少林門下弟子道：「你們留在突岩下等候……」

鄧秋急急接道：「兄弟準備席位甚多，大師隨行之人，亦請登岩小坐，吃杯水酒。」

范銅山笑道：「好啊！鄧兄可是存心把我們一網打盡麼？」此人見識博廣，句句字字無不如刀如劍，深刺在鄧秋心中。

鄧秋冷然一哂，說道：「如果范大俠怕兄弟在酒菜之中下毒，不妨留在岩下等候就是。」

范銅山笑道：「兄弟這次應天禪大師之邀，趕來北嶽，早已把生死之事置諸度外了……」

鄧秋接道：「兄弟只想到能和少林天禪大師，武當紫陽道長，會晤於一室，卽可解決武林紛爭，並未想到范兄，也未奉函相邀……」

范銅山笑道：「老朽自尋死路而來，鄧兄不是可以省却了一番手脚麼？」

鄧秋冷冷道：「范兄自視未免過高了，縱然范兄活在世上，也於大局無補。」

這幾句說的尖酸，刻薄，范銅山那等老於世故的人，也不禁有些忿怒起來，臉色一變，冷然說道：「鄧兄不可太過狂妄，今日之會，鹿死誰手，還難預料，口舌薄人，算不得什麼威風。」

鄧秋未再反唇相激，拱手一笑，對天禪大師說道：「請恕兄弟先走一步，替諸位帶路了！」轉身向前走去。

天禪大師回顧了紫陽道長，和神劍范銅山道：「咱們既然赴約，不可太失禮數，不妨先聽聽他們高論再說。」

紫陽道長點頭微笑，三人並肩向前行去。

登上突岩，酒席已擺好，滿桌佳餚，騰騰熱氣，宴開五桌，每桌上有兩個綠衣美女執壺侍酒。

鄧秋先行坐了主位，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笑道：「鄧秋以主人身份，先進一杯，以示酒中無毒。」

天禪大師，紫陽道長，范銅山等依次就座，但三人的相隨弟子却留在突岩之下，沒有上來。

范銅山登上突岩，立時暗中留神打量四週景物，但見岩上一片平坦，毫無可疑之處，心中甚感奇怪，暗道：這突岩背依

峭壁，三面又都清晰可見，不見藏人之處，以鄧秋之老江湖，決不至當眞在酒菜之中下毒。

天禪大師就座之後，微笑問道：「兩位函邀老衲和紫陽道兄到此，不知有何見教？」

鄧秋看他滴酒不進，而且開口就談起正事，知他們心疑酒菜之中有毒，當先擧起筷子，在每盤佳餚之上，挾了一筷吃下，才大笑答道：「數百年來少林，武當兩派，一直受武林中人物推崇，被譽正門大派……」

天禪大師道：「好說，好說，我們少林派中，也非絕無不肖弟子。」

鄧秋笑道：「綠林中人也非個個都是可殺之輩。」

紫陽道長道：「鄧兄話雖不錯，不過綠林中人，大部份不知自惜羽毛，殺人放火，無所不爲，實難讓人看得下去……」

鄧秋大笑道：「以貴派和少林派實力之大，和綠林中人相鬥數百年，也未能把綠林中人滅絕。」

天禪大師說道：「佛門弟子首戒殺生，能放手時且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數百年來綠林道中並非沒有過大豪傑大英雄，盡力於改革綠林中諸多積惡之習，可惜這些人不但少如鳳毛麟角，而且大都壯志未酬身先死……」

他輕輕嘆息一聲，無限感慨的說道：「而且這些人並非死於意外，或白道人物手中大都是死於你們綠林人物手中……」

天禪大師說到此處，又感慨的嘆息一聲，目光緩緩由胡柏齡臉上掃過，面色十分莊肅的接道：「還有不少口是心非，借與革綠林道中積惡之名，假行善而暗中爲惡，這等人尤較殺人放火盜匪行徑可惡百倍，居心實在可誅。」

胡柏齡知他最後幾句話，指桑罵槐，針對自己而發，淡然一笑，默然不語。

范銅山目光緩緩由鬼老水寒，人魔伍獨，毒火成全臉上掃掠而過，笑道：「想不到這次北嶽之行，竟然和數十年不履江湖的諸兄相遇……」

鬼老水寒冷冷接道：「兄弟也未料到，范兄竟然還健在人世。」

神劍范銅山微微笑道：「閻王不要命，小鬼不來拿，老朽雖然想死，也是無法死啊！」

人魔伍獨冷冰冰的接道：「今天這『落雁谷』就是你葬身之地了。」

范銅山笑道：「咱們數十年不相見面，想來幾位都又各有幾手絕技，老朽今日能夠開開眼界，埋身『落雁谷』，死亦無憾。」

鄧秋拂髯一笑，接道：「諸位這等爭辯下去，於事無補，兄弟束邀諸位到此小聚，還有正事相商。」

天禪大師道：「願聞高論，老衲洗耳恭聽。」

鄧秋道：「貴派素有武林中泰山北斗之稱，實際也是數百年來，實力最强的正大門派，代代以來，常出人才，行道江湖，和我們綠林中人作對，但經數百年不停的搏鬥，使兄弟發覺一件重要之事……」

紫陽道長道：「不知什麼要事，想來定是驚人之論。」

鄧秋冷諷的道：「近百年來，貴派崛起江湖，自標以內力，劍術，冠絕武林，鋒芒畢露，大有和少林一爭長短之勢。」

紫陽道長笑道：「敝派和少林唇齒相依，鄧兄再用心機，也難挑撥……」

毒火成全突然揷口說：「貴派不過是脫胎少林派中一支分脈，竟然不知羞恥的自立門戶，貴派創始鼻祖張三丰，是出身於少林寺中的小和尙，天下武林，大概沒有不知其事的。」

這幾句話，大概說的太重，紫陽道長，臉色微變，但他究竟是修養深厚之人，略一沉吟，淡然笑道：「敝派師祖，出身少林一事，本派素不隱諱，難道這也是落人口實不成？」

毒火成全冷笑道：「既是同一支派，大可不必再標新立異，自創門派……」

紫陽道長道：「天下武功，百技同源，但因修法各異，其成就亦不盡同，是以武林中才有門派之分……」

鄧秋微微一笑，道：「兩位高論，各有見地，但此等論爭，非兄弟邀請諸位此來之意，……」他長長嘆息一聲，故作一副悲天憫人之情，接道：「這數百年來不停的搏鬥之爭，綠林中人，仍然未被全數滅絕，而且每次大挫之後，必有絕技問世，代有高手，後繼有人，這搏鬥永難禁絕，似此等怨寃相報，不知何時休止，而且變方積忿愈來愈深，成了水火難容之勢，各走極端，使後輩中人，先有了難以並存之心……」

天禪大師道：「鄧兄之論，果有見地，但不知有何高見，以息此綿延不休的紛爭？」

鄧秋笑道：「這就是兄弟相邀諸位，到此『落雁谷』中的主要相商之事。」

范銅山輕輕一皺眉頭，道：「鄧兄這些話，可都是出自肺腑麼？」

鄧秋微慍說道：「難道兄弟還和諸位說笑不成？」

天禪大師低宣了一聲佛號，問道：「老衲自信有能約束門下，但綠林道上，多是各自爲雄，只怕難以聽命鄧兄……」他目光又從胡柏齡臉上掠過，接道：「北嶽綠林總寨，也不過只限於江南數省，鄧兄既然提出此議，想必早已胸有成竹。」

鄧秋道：「此事談來雖易，但做來仍需一番苦心，兄弟之意，想請大師和紫陽道兄……」

話到此處，忽見一股濃烟，冲天而起，范銅山霍然站起身子，還未來得及開口說話，鄧秋已揮手對身側幾個綠衣美婢說道：「快去查查，那裏起火。」

六個綠衣美婢躬身應命，急奔而去。

范銅山看鄧秋神色自若的端坐不動，心中狐疑不定，暗道：這老魔頭不知要的什麼花槍，目下天禪大師，紫陽道長，似都爲他一席說詞所動，我又無法揭出陰謀眞象，看來今日之險，實叫人防不勝防。

那濃烟就起在緊依峭壁與突岩之間，相距幾人，也不過五六丈遠。

鄧秋似是十分關注那突起火勢，人雖端坐未動，目光却一直盯在濃烟暴起處。

那六個綠衣美婢直奔突岩盡處，縱身而下，但立時重又躍上突岩，奔了回來，直至宴席之前，才停下腳步，說道：「掌爐廚師，不愼引起了爐邊野草，已然及時搶救，就要熄滅了。」

鄧秋微微一皺眉頭，擊案而起大聲喝道：「濃烟暴張，火舌隱現，分明火勢正在蔓延，那裏像行將熄滅的樣子。——」

天禪大師，紫陽道長，都不禁一起轉頭向那起火之處望去。

就這心神微微一分，六個綠衣女却突然疾然疾躍而起，分向三人撲去。

范銅山大喝一聲，劍光閃動，登時把向自己撲來的一個綠衣美婢，活活劈成兩段，鮮血濺飛中，夾雜着一聲尖銳刺耳慘叫。

天禪大師和紫陽道長却因分心於那突起的火勢，應變稍遲，但見眼前人影閃動，兩個綠衣女直向身上撞來。

紫陽道長冷笑一聲，道：「恬不知恥的老魔頭，弱女何辜，要她們白白送死。」說話之間，擧手一掌，向近身的一個綠衣美婢劈去。

這三人雖然個個武功絕世，但因這六個綠衣美婢，大出意外的發難，使他們都有着措手不及之感，而且隱隱自覺功力深厚，這等粉拳，玉腿，挨上兩下，也不要緊。

那知這一念仁慈，竟落入鄧秋的算計之中。

原來狡獪的鄧秋，早已算計出少林，武當兩派中掌門人，對這些嬌如春花的弱女，必然會生出憐惜之心，才利用六個綠衣美婢突然下手施襲。

但見幾個綠衣美婢衝近幾人之後，櫻口齊張，噴出一股疾沫，十隻玉腕齊揚，左袖打出一蓬銀雨，右袖中却飛出一道藍焰。

這等近身相接發出的暗器，就算天禪大師，紫陽道長，身負絕世神技，也無法施展出手，而且又背臨懸岩，後退無路。

說來話長，但當時情景，不過是一刹那間，天禪大師，紫陽道長萬沒料到那綠衣美婢櫻口中竟然暗藏了迷魂藥物，只覺一股異香，撲面而來，趕忙閉住呼吸，袍袖拂動，各運內力打出。

兩股强疾之風，由兩人袖底捲出，强風起處，四個綠衣美嬌軀婢，一齊被勁風震開，那打出的幾蓬銀雨，也吃那强勁之風，震飛去大半。

任兩人神功絕世，也難全部閃避開這等近身的暗器相襲，只覺肩頭和臉上一痳，各自中了數枝毒火。

幾個綠衣美婢打出的藍焰，吃兩人拂出的强風一震，登時熊熊燃燒起來，化成一片碧綠火光。

幾道熾烈的火焰相接，火勢大張，貼物就燃，滿桌佳餚，都成綠火附燃之物，眨眼間，就在席筵前湧起一片火海。

爆起的綠火中，响起了鄧秋驚心刺耳的大笑之聲，道：「你們已中我費了三年心血淬煉的三絕神針，和七毒消魂散，以及成兄苦心煉製成的白燐箭，識時務者快喝令相隨爾等來此的門下弟子，要他們放下兵刃聽候發落，如再頑强不悟，執意反抗，老夫隨時可使爾等立時橫屍窮谷。」

這時留在突岩下的少林，武當兩派中隨來弟子，早已紛紛向突岩之上搶登，鬼老水寒，人魔伍獨，在目睹天禪大師，紫陽道長和范銅山受傷之後，立時聯袂躍奔到那捷徑登山，守住要道。

麥小明已拔出背上寶劍，綠火照映下閃閃生光。

天禪大師灰色的僧袍上，已經有幾處熊熊綠火燃燒起來，同時身上中針之處，也覺出有一種痳癢之感。

這位德高望重，身負絕世內功的老和尙，雖然身受毒針之傷，仍然能保持着鎭靜的神態，一面潛運內功抗拒身受之毒，一面施出少林絕技，大力金剛掌，突然高宣一聲佛號，一掌推在身前席宴之上。

這一掌乃是他畢生的功力所聚，威勢非同小可，掌勢到處，狂飈突起，整個的席宴被震的飛了起來，一陣嘩嘩聲中，碗筷菜盤，滿天橫飛。

那碗盤酒杯之上，都燃着熊熊的綠火，但見一團綠色光焰，四外飛散。

鄧秋目睹受傷後的天禪大師，仍有這等功力，心中暗生驚駭，忖道：如若這一擊不逞，求勝只怕不易……。

心中在想，口中也同時大喝一聲，打出一記劈空掌力。

一股强猛的暗勁，應手而出，把那些橫向身上飛來的碗盤之物，震的全數倒飛回去。

忽聽紫陽道長清嘯一聲，縱身而起，直撲過來，手中長劍幻起了朶朶劍花，猛向鄧秋罩下。

他在生死交關，身中毒針之後，仍然不顧有失身份，先行長嘯一聲，才揮劍攻襲過來。

站在鄧秋身側的麥小明，忽然微微一笑，振劍而起，一招「挾山超海」，疾迎上來。

紫陽道長强忍着傷勢出手，早已心動殺機，出手劍勢乃武當派中極厲害的絕學，準備在毒發身亡之前，一擧把鄧秋劈死在劍下。

一見不知天高地厚的麥小明，竟然揮劍迎了上來，心中大是忿怒，口中冷哼了一聲，揮劍劃出一圈銀虹，擊在麥小明的劍上。

只聽一聲金鐵相觸的大震，麥小明吃紫陽道長貫注在長劍上的內家眞力，震的連人帶劍一齊飛了起來。

只見他長劍揮動，在空中打了一個轉身，重又飛落到鄧秋身側。

紫陽道人震飛麥小明之後，手腕一抖，長劍幻出了三朶金花，分襲鄧秋三處要穴。

鄧秋大喝一聲，拂袖打出一股疾風，一擋紫陽道長猛衝之勢，人却突然向後退了三步，探手從寬大的袍袖之中，取出兩個腕口般粗細，黃光燦爛的金圈，分執兩手。

就這一緩間，紫陽道長已揮劍攻到。

兩方立時展開一場慘烈絕倫的搏鬥。

紫陽道長含忿出手，有心要在毒發身死之前，先把鄧秋劈死劍下，手中長劍連出絕學，綿綿的殺手劍勢，有如長江大河，一劍緊接一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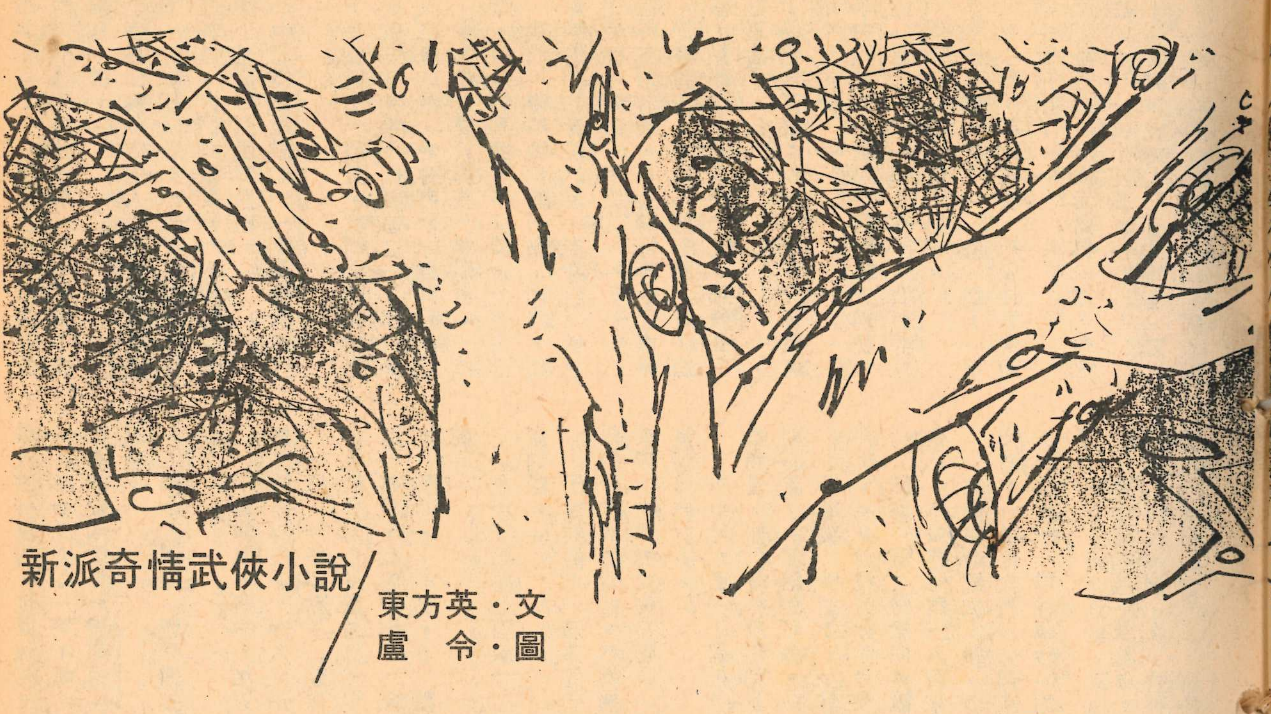
鄧秋施展開一對金圈，幻化出一片光影，防守的嚴密無比。

但聞金圈和劍芒相觸之聲，不絕於耳，轉眼間已力拚六七個回合。（未完）

新派奇情武俠小說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霸海心香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李中元救醒晞雲、智圓及玄通三人，飛身下山，突遇一少女攔道相邀，李中元等隨之而往，獲晤隱居山腹的于婆婆及她師妹多寶夫人，她們要求與李中元合作，以彼等武功加以李中元的翠谷藏珍，共創武林霸業，多寶夫人為炫耀武功，要與李中元較技，激鬥中，多寶夫人施暗算，把李中元擒下，李中元為圖脫身，虛與委蛇，問彼等合作計劃，于婆婆等說出概略後，李中元答以可以攷慮答應合作，但首要知道，答應合作之後，他們是否可以就此離去，先辦他們的私事——

忍訂城下盟　計唆兩虎鬥

多寶夫人道：「這個恐怕不能，因為空口無憑，我們不能沒有保證。」

李中元一拍胸膛道：「好！在下給你們立下保證書就是。」

多寶夫人搖頭笑道：「我們不要什麼保證書。」

李中元劍眉微微一挑，面現不悅之色道：「在下親筆寫在白紙上的保證，你們不相信？」

多寶夫人搖手道：「請大俠不要誤會，大俠一言九鼎，何況立據為證，自是完全相信得過，不過這與我們一向行事的規矩不合，所以有請大俠見諒。」

李中元「哼！哼！」兩聲，顯得甚是不滿，但又無可奈何地說道：「照你們的規矩呢？」

多寶夫人道：「我們是脚踏實地，現兌現。」

李中元冷笑一聲，道：「你們不是故意為難麼，『翠谷藏珍』又不是可以帶在身上的東西。」

多寶夫人道：「你可以將藏珍密谷告訴我們，我們派人查證一下就可以了。」

李中元道：「翠谷藏珍，離此遠在數千里之外，一來一往非三五十天莫辦，難道在下得在這裏困居三五十天麼？這未免太傷感情了。」

多寶夫人道：「我們用不着三五十天，只要七八天工夫就可證實一切了，而且在這七八天之間，你大俠是我們的上賓，除了不能出谷之外，予取予求，任你遨遊享受。」

李中元一甩手中手銬道：「這副勞什子呢？」

多寶夫人笑道：「這副東西輕巧美觀，又不碍着大俠什麼事，大俠把它當作裝飾品戴在身上，有何不好。」

李中元「哼！」的一聲，道：「要是夫人異地而處。不知你是否還說得這種風凉話來。」

多寶夫人大聲笑道：「大俠，你在這方面就差得遠了，一個人要不能自我解嘲，開朗胸心，那你就只有日困愁城了。」

李中元沒想到多寶夫人能說出這種深具人生眞諦的話來，怔了一怔，一笑道：「夫人說得有理，在下敬領教益，但是在下目前就有一件事，實是放手不下，夫人又當何以教我。」

多寶夫人道：「什麼事？……」

話聲出口，微微一頓，馬上又有所悟接道：「可是要到『困龍愁』去辦什麼事？」

李中元點頭道：「正是。」

多寶夫人道：「你不能等十天八天之後再辦麼？」

李中元道：「在下約同少林武當高手而來。人多目標大，勢難拖延。」

多寶夫人望了于婆婆一眼，兩人嘴唇微動，商量了幾句，多寶夫人點了一點頭，轉向李中元一笑道：「老身替你跑一趟如何？」

多寶夫人她隱身在這裏，又在峭壁之上暗中有着安排，分明也是對困龍愁有所圖謀，只不知他們用心何在？是不是就是龍玲玲的關係人？

不管怎樣，這件事李中元不能實話實說，更不能請多寶夫人代勞，只有帶着苦笑，搖着頭，道：「不敢有勞夫人。」

多寶夫人笑了一笑，道：「那你準備怎樣辦呢？」

李中元沉思了一陣，道：「在下辦法倒是有一個，只不知兩位前輩能否通容？」

于婆婆道：「老身生平從未對人生過如許好感，但對你，却甚為例外，你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說出來聽聽，只要能够給你方便，老身儘量給你方便就是。」

李中元道：「請兩位老前輩先把在下那三位朋友放了，讓他們率領少林武當兩派高手自己去辦好不好？」

多寶夫人輕蔑的一笑道：「你自己不去，他們能辦得了麼？」

李中元道：「一切早經在下策劃週詳，他們只不過是照計行事，有不有在下參與，都是一樣。」

于婆婆又與多寶夫人用傳音神功商量了一下，然後點頭道：「老身可以攷慮答應你這樣做，你們到底要到『困龍愁』去做什麼？希望你能說個明白。」

李中元爲難地道：「一定要說個明白麼？」

于婆婆道：「照說，我們合作成功之後，你就是老身手下副首領之一，你的事也就是老身的事，老身有助你達到目的的義務，老身雖無愛於那些『黑龍會』的後生晚輩，但他們裏面有不少却是我們自己的人，我們不得不顧到這一點，同時，如果不影响他們的身份的話，老身也可傳令，要他們暗中相助一臂之力。」

說得有情有義，可是聽得李中元直皺眉頭，而事實上，他也不能不說，當下眉頭一皺，點頭道：「原來如此，那麼在下就只好實說了。」

于婆婆含笑道：「你向老身說了實話，一定不會後悔。」

李中元道：「說起來我們這次前往『困龍愁』目的只在一個小孩子，我們想把他從『黑龍會』手中救了出來。」

多寶夫人驚「咦！」一聲，道：「是一個什麼小孩，如此重要，把少林武當兩派的高手都請來了。」

反正是唬人，李中元面色一肅，率性唬到底道：「一位小王爺。」

于婆婆與多寶夫人不由得同是一震，道：「一位小王爺！『黑龍會』的那些辦事人眞够糊塗，也眞該死。」

李中元道：「可不是！因此在下對兩位老前輩剛才給『黑龍會』的評語，佩服之至。」

李中元眞絕，還乘機拍了她們一記馬屁。

于婆婆與多寶夫人相對望了一眼，顯然眞被他唬住了，兩人又用傳音神功商量了一陣，于婆婆點了一點頭道：「李大俠，我們是誠心誠意希望和你合作，所以，這件事情，我答應你了，放過那二個和尚和一個道士，不過，有一點也希望你能做到。」

李中元暗暗心喜道：「老前輩有什麼話請說。」

于婆婆道：「希望他們能答應老身，他們少林武當兩派，不得過問你我之間的事情，他們能立誓答應這一點，老身馬上就放他們的人。」

李中元道：「這個在下要先和他們商量商量，他們少林武當兩派最重然諾，只要答應了，便絕對可靠。」

于婆婆一笑道：「少林武當兩派的牛脾氣，老身會沒有你淸楚麼！……。」

話聲一落，轉臉向秋霞一揮手道：「秋兒，你去把他們三人帶來。」

秋霞領命而去之後，多寶夫人接着一笑道：「現在我們一切都談妥了，你大俠是不是該把「翠谷藏珍」的地方告訴我們了？」

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兩位前輩爲人行事，痛快淋漓，在下要再推三阻四的，就自己都要罵自己了，請給在下一份紙筆吧！」

多寶夫人飛也似的從內室將文房四寶取來，李中元張紙提筆，先畫了一幅山形地勢圖，然後分別加註，說得明明白白，連口頭解說，都嫌多餘了。

多寶夫人看過那圖之後，交給于婆婆一笑道：「李大俠，十天之後，你就將是與老身等並列的第三號人物了。」

于婆婆收好那地形圖之後，也是一笑道：「現在你就可以住在這『錦廬』之內了。」

李中元心裏好笑，暗暗忖道：「只要你們給我機會，我是多多益善。」同時臉上也流露出自然而眞誠的笑容，雙拳一抱道：「多謝兩位老前輩垂青提携。」

各取所需之後，大廳裏的空氣，突然變得輕鬆和煦起來，三人談得快慰平生。

秋霞去而復回，帶回來了晞雲禪師、玄通道長和智圓大師。

于婆婆一改常態，自動吩咐給了他們座位。

多寶夫人笑盈盈的發話道：「李大俠，剛才我們談好的事，就請你轉告他們三位吧！」

李中元輕「咳！」一聲，面帶歉意的道：「在下已經與于老前輩他們化敵爲友，成爲一家。因此抱歉不能和各位進入『困龍愁』了，但于老前輩高義過人，爲晚輩有始有終着想，她不但答應絕不過問『困龍愁』之事，而且同意借道，任由貴兩派通過，……不過……。」

話鋒一轉，頓了一頓，接着又道：「不過，于老前輩有一個條件，希望三位有所承諾，彼此便可各行其是了。」

晞雲禪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道：「李檀樾，人各有志，貧僧等不便勉强，不過貧僧等想知道一事，有請檀樾坦誠相告。」

李中元笑了一笑道：「什麼事？」

晞雲禪師莊穆的說道：「檀樾與于婆婆的合作，是否心甘情願，有無商榷的餘地？」

李中元正色道：「于婆婆與多寶夫人功力無敵於天下，與晚輩携手合作，正是相得益彰，大有所爲，人生一世，草生一春，晚輩不願錯過這大好機緣，自是心甘情願，何用問得。」

晞雲禪師長聲一嘆道：「既是如此，貧僧爲檀樾祝福！……。」

欠身合十，行了一禮，接着又道：「于婆婆有什麼條件，請見告吧！」

李中元道：「于老前輩的意思是認爲晚輩與各位的合作，已告結束。從今以後，希望貴兩派不要再干預晚輩與于老婆婆之間的事情，但不知道老前輩能否千金一諾。」

晞雲禪師沉思有頃，長眉輕剔，慈光閃閃的吁聲一嘆道：「貧僧可以作此承諾，不過貧僧在此有所申明。」

多寶夫人接口道：「你說罷。」

晞雲禪師道：「貧僧只能承諾不干預檀樾這次與于婆婆聯手合作之事，至於將來因各位的行爲，而有所影响武林安危時，本派不能袖手不管，因此貧僧今日之承諾，只限於此時此事。」

多寶夫人一笑道：「誰要你管那麼多，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今天的事，你是答應了，立個誓吧！」

晞雲禪師口宣佛號「阿彌陀佛」道：「以佛爲證，貧僧答應了。」

多寶夫人頷首笑道：「你這個和尚倒還乾脆，……你這道士呢？」

玄通道長點頭道：「貧道承諾了。」

多寶夫人道：「你也起個誓吧！」

玄通道長肅然誓道：「貧道請祖師爲證，誓不干涉李施主與于婆婆的合作。」

多寶夫人點了一點頭，隨後面色一厲轉向智圓大師道：「老和尚，老身向你要的是守口如瓶，如有洩漏一言半語，小心你開元寺的和尚，盡作老身掌下遊魂。」

智圓大師合十道：「貧僧答應女檀樾，絕不多言妄語。」

李中元一笑道：「好了，從現在起，我們已是橋歸橋路歸路。各位請吧！」

于婆婆一揮手，輕嘆一聲，道：「秋霞，把他們送出去。」

秋霞把他們送上去了，表面上他們與李中元之間，暗中並無任何勾結，事實上，他們也眞不敢有所舉動，因爲于婆婆與多寶夫人是何等人物，他們不能不深懷戒心，有所顧忌。

好在，李中元約定龍玲玲接應的事，早已告訴了他們，如何進行襲擊的計劃，也早就擬定了，無需再次叮嚀，放走他們之後，李中元反而暗暗吁了一口長氣。

至於李中元他自己，他當然也不會就此就範，他一面在等待機會，同時，也主動的在製造機會。

「錦廬」有一間陳設高雅華貴的房子，給了李中元，那房子的左隣就是于婆婆，右隣就是多寶夫人。房子是舒服極了，但心理上却有着壓力萬鈞之感。

李中元面對孤燈，獨處一室之後，止不住思潮起伏，雜念紛紛，一齊湧向腦中而來。

他担心少林武當能否馬到成功？

他又担心于婆婆是否另有險惡陰謀，害人詭計？

同時，他又放心不下龍玲玲的任務能否順利完成，自己要不是陷身此地，則可暗中一面監視她，一面爲她掩護，如今却一切只有聽天由命了。

一想起龍玲玲，腦中便映起了龍玲玲當時的言語神態。

這時，回憶前情，他忽然之間眉頭一皺，暗暗忖道：「龍玲玲的神態言語，好像不對勁似的？」

這種感覺，他當時是木然無知，一點也沒體會到，現在在不同心情之下，回憶起來，當時痲木的感覺，現在却有了銳敏的反應。

龍玲玲當時似是有了某種決心，而向自己暗示懇托，……。

心念一動之下，越想越有可能，也越想越是心驚，暗叫了一聲：「不好，她顯然是自悲身世，又苦於無力自拔，因此準備一死謝世，以洗門戶之羞！……唉！我當時爲什麼那樣糊塗，痲木得一點都沒有想到……眞該死！眞該死！……」

李中元對龍玲玲可說沒有過絲毫兒女之情，最初的交往，完全是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交易行爲，連普通朋友的交情都談不上。

後來，李中元的救助龍姥姥與龍乘風，也不過是基於武林道義，畧盡自己本份的行爲，並無向龍玲玲示惠討好的存心。

這次再入「困龍愁」，李中元動念去找龍玲玲，乃是基於龍玲玲身爲刀君之後，料想她絕不會是喪心病狂之人，所以才大胆相求，可說一秉公義行事。

想不到，龍玲玲却眞的對他有了情意，而自己現在也恍然明白了。

李中元心弦一陣猛震之後，腦念再動，伸手懷中，便把龍玲玲相交的兩封信都取出放在眼前。

只見寫給龍姥姥那封信的封套上寫着：祖母大人親啓。

另外那封寫給自己的上面除了寫着「中元夫君大啓」之外，右側多了一行小字，寫着：此信請大功告成之後，離谷之前開拆。

李中元雙目發楞，望着兩封信，心裏知道，只要拆開任何一封信，便不難明白龍玲玲的用心何在，可是，他却決不定他該不該這樣做？

按照一般道德標準與個人的光明磊落態度來說，這種信是任你如何也不能擅自提前開拆的。

但是現在的情形完全不同，李中元已經預感到龍玲玲有了以死解脫的决心，因此這封信改期前開拆，就可能關係龍玲玲的生死大事。

如果只爲了斤斤計較個人的行爲態度，致使一件可能防止發生的悲劇，而失去預防阻止的時機，因而造成終生之恨，這似乎也不是應有的態度。

正當李中元心口相商之際，忽然只見那兩封信離桌而起，直向窗外飛去。

有人用凌空攝物神功，取去那二封信了。

李中元大吃一驚，怒喝一聲道：「什麼人？」

右手一揮，一股眞元內力，已「呼！」的一聲，應掌而出，向那二封信捲去。

李中元應變奇快，掌力亦强勁非常，可是與來人內力一接之下，但覺一股反震之力猛然彈了回來，震得他右臂一痳，上身一連幌了好幾幌，才穩住身形。

而那二封信之中，已有一封信，突出他截擊掌力而去。

李中元左手一探，先抄住了那封截回的信，然後右手一按桌面，人便穿窗追了出去。

要知李中元雖然身戴手銬脚鐐，只因那手銬脚鐐與一般手銬脚鐐不同，李中元戴上之後，不但行動毫不受拘束，就是動手過招，也有相當的活動範圍，只是不能盡情施展身手罷了。

以于婆婆與多寶夫人的神功修爲，只要中李元不能任意施展身手，自然也足以放心無虞了。

話說李中元一掠桌面，身子怒箭般射出窗外，只見迎面站着的原來就是多寶夫人，而那封信，也正在多寶夫人手中。

李中元猛然一沉丹田眞氣，收勢划住身形，站立地上，怒目向着多寶夫人道：「夫人，你這就不對了，你爲什麼搶奪我私人的信件。」

多寶夫人面帶笑容，先不答理李中元，擧起那封信，念道：「中元夫君大啓，此信請大功告成之後，離谷之前開拆。」

李中元只聽得一股無明之火，不可抑制地衝冠而起，暴喝一聲，道：「還我信來！」

話出人起，猛然撲向多寶夫人。

多寶夫人哈哈一笑道：「李大俠，你最好老實一點，現在你可別想和老身動手了。」

說着，身形一旋，抬手之間，便撈到了李中元身上鎖鍊，一帶一抖，就把李中元抖出丈遠開外。

高手相對，毫厘之差，便影響整個的勝負，李中元如今戴上了這副勞什子，在多寶夫人這種絕世高手之前，便顯得沒有還手之力了。

李中元被她這一摔，反而冷靜了下來，冷笑一聲，道：「敬人者人恆敬之，你這種行爲，實在叫人冷齒。」

多寶夫人一笑道：「不管你是罵也好，激也好，你這封信我是看定了。」

說着「嘶！」的一聲，開了信封，抽出信，看了起來。

李中元心中是又急又惱，可是對她毫無辦法。

多寶夫人目光一掠信箋之下，忽然口中發出一聲嗟嘆，臉上神色倏然一變，變得非常古怪的楞在那裏。

李中元叫了一聲，道：「你現在可以把信還給我了吧！」

多寶夫人顯然剛才失態了，被李中元這一叫，身軀微微震了一下，擧目望了李中元一眼，順手把那封信，向李中元淩空送來。

李中元伸手接住那封信，暗叫一聲，道：「可惜，我失去了這一次制住她的機會。」

一聲暗自追悔之下，李中元已是急急的向龍玲玲信上看去。

一看之下，李中元更是神色大變，激動的叫了一聲：「玲玲！……」

原來龍玲玲那封信，着墨不多，道盡了她的辛酸苦心，令人不忍卒讀。

那信上寫的是：「中元夫君賜鑒：妾以淫佚無行現世人間，清名有辱，愧對我龍氏門中列祖列宗，實則清白自守，無虧自我，鑒君忠信可托，請於賤妾身後，驗體爲證，歸語家祖母，爲賤妾一表清白，賤妾死後有知，結草銜環，永感大德。賤妾感恩百拜。」

下面却沒有寫她的名字。

李中元手中緊緊的握着那封信，只急得虎目之內淚光閃動，頓脚不止。

他不能眼睜睜看着龍玲玲就此走上絕路，他一定要制止龍玲玲這種悲天泣地的自絕行爲！

可是，他怎樣能够離開這裏呢？

英雄有淚不輕彈，李中元這時却忍不住英雄之淚盈眶欲出了。

奇怪的是，多寶夫人沒有嘲笑李中元，也沒進一步逼問李中元，靜悄悄的竟自轉身回房而去。

這一晚，李中元神熬心煎，更勝於熱鍋上的螞蟻，輾轉反側，一夜都沒有闔過眼。

第二天起來，他已是神形憔悴，像是變了一個人。

以李中元的功力修爲來說，莫說只有一晚沒有闔眼，就是十晚八晚沒有闔眼，也不至憔悴到這種程度，只因李中元乃是一個奇男子大丈夫，對龍玲玲這片忠心，不特充滿了同情與關切，而且產生了無比的敬意與歉疚，偏一籌莫展，無從補救。

所以他的心情，正和伍子胥過昭關一樣，他雖不是像伍子胥一樣爲自己焦急，却是爲龍玲玲焦急得心神交悴了。

于婆婆見了李中元這副神情，雖然也怔了一下，但未進一步追問。

多寶夫人笑靨如常，似是忘記了昨晚的事，她這種深藏不露的態度，更使李中元心頭上陰影重重，怔忡難容。

李中元在焦急無奈之下，度日如年的過了一天，又過了一天。

谷外少林武當兩派的高手，已在昭雲禪師與玄靈道長率領之下，登上了峭壁，只待時機一到，便可展開襲擊了。

而這幾天來，李中元費盡了心力，不但脫困無計連身上那副鎖鍊都無法解除。

看來，龍玲玲的命運已是毫無改變的希望了。

李中元的心情，隨着天色的轉變，也越來越是沉重了。

李中元面對孤燈，劍眉一挑而起。暗叫一聲，道：「不管如何，我要硬闖出谷了！」身形一起，帶着鎖鍊穿窗飛上了地面。

他雙脚剛一落地，只聽身後有人發出一聲輕笑道：「怎麼，沉不住氣了吧！」

李中元驀地一轉身，只見多寶夫人正笑哈哈的站在他身後。

李中元倒抽了一口冷氣，盡量壓住心中的驚悸，笑了一笑，道：「在下只是心裏煩得很，出來吐口悶氣而已。」

多寶夫人道：「老身倒想去看看少林武當的和尚道士們的行事，你願不願意陪老身走走？」

何止願意，李中元簡直想得快要發瘋了，當下也顧不得做作掩飾，喜形於色的歡聲道：「願意！願意！當然願意奉陪！」

多寶夫人一笑道：「我們走吧！」轉身走在前面。

李中元隨在多寶夫人後面，到得出口處，因爲多寶夫人的關係，只見守谷之人躬身頂禮，把他們送出谷外。

到了峭壁之下，多寶夫人打量了一眼山壁，回頭望了一眼李中元身上的鎖鍊，道：「你帶着這東西，上不上得去？」

李中元不便說出要她解開鎖鍊的要求，暗暗一咬鋼牙道：「試試看罷！」

多寶夫人一笑道：「老身能幫忙你的只能這樣多，你要上不去，那就只怨你自己了。」

敢情，多寶夫人是誠心幫他的忙，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李中元張口一楞，叫了一聲：「夫人……」

多寶夫人一揮手說：「你先上，老身接應你。」

李中元但覺鼻頭一酸，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感受，自然也更無話可說，雙足一點，長身而起，便向山壁之上撲去。

李中元手脚雖然不能盡情施展，由於



他本身的潛力深厚，雖然幾次幾乎失手，但還是登上了山壁。

這時，少林武當的高手，都已隱身接近「困龍愁」而去，山壁叢林一帶，靜靜的沒有一個人影。

多寶夫人忽然道：「帶路，去看看你那夫人去。」

這正是李中元最迫切的心願，領着多寶夫人便向龍玲玲的住處奔去。

以他們兩人的身手，自是如入無人之境的到了龍玲玲住處。

翻牆而入，屋內靜靜的，龍玲玲已經外出行事去了。

巡視了全屋一番，只見侍候龍玲玲的下人，都已被龍玲玲用重手法點了死穴，房屋四週，各置了許多硫磺火藥之類的易燃之物，一切都準備得非常充份，只要火勢一起，整個房子便會烈燄騰空，火光冲天了。

由此可見，龍玲玲死志堅決已極。

李中元憂心忡忡的一嘆，道：「她已經出去了，我們去找找她去。」

多寶夫人道：「用不着，我們等她回來吧！老身有些話也正好就此問問你。」

李中元這時對多寶夫人已是感激萬分，從心底起敬的道：「夫人有什麼話。請問就是，晚輩投桃報李定當以誠相對。」

多寶夫人笑了一笑，道：「別忘了，我們還不一定就是朋友。」

李中元誠摯的道：「但晚輩已認定夫人是朋友了。」

多寶夫人道：「我要是誘敵之計呢？」

李中元道：「在下甘願上當。」

多寶夫人微微一嘆，道：「你既然這樣相信得過老身，老身又豈能自貶身份，對你用此心機。」

話聲頓了一頓，發自深心的長長的又是一嘆，接着道：「你道老身這次爲什麼幫你這個忙？」

這是無從回答的問話，不但不容易推測，縱然能够一口道破她的心事，也事非所宜，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晚輩愚昧不知，有請夫人直言相告。」

多寶夫人一笑道：「我想看看你那夫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你相不相信？」

李環璐雙手向上一翻，扣向龍玲玲腰眼穴。

李中元點頭道：「晚輩完全相信。」

多寶夫人道：「你能不能將你們之間的情形說給老身聽一聽？」

李中元沉思了一下，道：「有何不可。」於是李中元坦誠的說出了他與龍玲玲的一切交往情形。

多寶夫人聽後，愀然自言自語道：「這孩子比我强多了，也幸運多了！」

李中元暗暗忖道：「看來這位大魔頭也有她的一段傷心史，因此引起了她對龍玲玲的同情之心，……」

正當多寶夫人與李中元各自想着心事的時候，只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來，外面院落之中已飄身飛落兩人。

因爲來人除了龍玲玲之外，另有一人，李中元不便出聲招呼，微一猶疑之下，多寶夫人已先傳音發話道：「先不要驚動他們，我們藏起來，多看看。」

李中元剛與多寶夫人藏好身形，龍玲玲已領着那人走進房來。

火光一閃，房中亮起了燈光，燈光之下李中元才看出另外那人，原來也是一個女孩子，只因她也是女扮男裝，在燈火照耀之下，才辨認清楚。

她們兩人都顯得心情非常沉重，進入房中相對坐了半天竟然沒有交談一句話。

直到李中元等得有點不耐煩，才聽龍玲玲幽幽的長嘆了一聲，道：「我和你交待的話，你都記清楚了嗎？」

那女子點了點頭，龍玲玲接着一揮手道：「那你去吧！」

那女子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忽然「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接着，身形一

矮向龍玲玲身前拜了下去。

龍玲玲伸手去拉那女子，那女子忽然雙手抱住龍玲玲雙膝，搖撼着道：「龍姐姐，你就不能另外想法子麼？何必出此下策呢？」

龍玲玲淒然欲絕的，但却表現得非常堅決地一搖頭道：「不，………」

她「不」字一吐，下面的話還沒說出口。只見那女子抱着龍玲玲雙膝的兩手猛然向上一翻，十指箕張，扣向龍玲玲「腰眼穴」。

龍玲玲猝不及防，「腰眼穴」已被扣個正着，可是龍玲玲也快如閃電般，舉手一掌，向那女子肩頭拍去。

那女子拚着實受龍玲玲一掌，雙手一緊，內力猛吐，只痛得龍玲玲「唉喲！」一聲，人便失去了知覺。

而她拍在那女子身上的一掌也因勁力不足，未能將那女子震開。

那女子放開失去了知覺的龍玲玲，揉了一揉自己的肩頭，然後抱起龍玲玲從窗口掠了出去。

李中元與多寶夫人似乎都有着相同的心意，倒要看那女子怎樣對付龍玲玲，因此都未出手阻止那女子，只暗中隨着那女子跟去。

那女子抱着龍玲玲穿過四週的房屋，直向山邊奔去，到得山邊，爬開草叢裏面的一個小洞穴，那女子把龍玲玲藏在洞穴之內，外面依然用長草蓋好，然後，又回身奔向龍玲玲住所，放起一把火，把龍玲玲的住所燒了起來。

這是龍玲玲與李中元約定的信號，那女子燒了龍玲玲的住所，她對龍玲玲之無惡意，可想而知了。

李中元先自暗暗鬆了一口氣，但隨之心中却又產生了一個難題，在目前這種情形之下，自己是不是該和龍玲玲把話說明？抑或另謀機緣，再作長談？

以多寶夫人今天對他這份義舉來說，他是寧願將來永遠逃不出于婆婆的掌握，也不能這時恩將仇報，與多寶夫人反臉相向，因此勢非隨她一同回轉「蚩尤窟」不可。

如果他這時喚醒龍玲玲把話說明，豈不又另生枝節，說不定又會鬧得不可開交，這對他與龍玲玲多寶夫人三方面來說，都非所宜。

李中元心中打定主意，暗暗搖頭一嘆，傳音向多寶夫人道：「看來玲玲不會有什麼問題了，老前輩高義，晚輩已是感激不盡，我們就此回去吧！」

多寶夫人一怔道：「你還念着回『蚩尤窟』去？」

李中元說道：「晚輩總不能累前輩爲難。」

多寶夫人慨嘆一聲，道：「看在玲玲的份上，只要你以後好好待她，老身今天放過你，你不用回『蚩尤窟』去了，不過你身上這副鎖鍊，老身愛莫能助，只有你自已想辦法了。」

話聲一落，身形倏然飛掠而起，竄入夜暗之中不見。

李中元激動無比的脫口叫了一聲：「老前輩！………。」

可是，這時多寶夫人早已走得不知去向，李中元已經無法表達心中的謝意了。

那位姑娘放起一把火燒了龍玲玲的住所，火焰沖天而起，已是引起了一陣大亂，她却一溜烟回到暗藏龍玲玲的地方，一矮身也正要撥草鑽入那洞穴之內時，忽然只覺身後一緊，被人一把抓住了肩頭，隨聽身後有人發話道：「姑娘，請不要驚慌，慢慢回過頭來。」

那位姑娘發現有人到了她身後時，眞幾乎嚇得脫口叫了起來，聽了李中元的話，才意識到來人可能並無惡意，這才回轉身來，驚訝的望着李中元道：「你是什麼人？」

李中元道：「在下李中元。」

那位姑娘愕然道：「你……你就是李中元………？」聽她的語氣，似乎眞不敢相信當前的事實。

李中元微微一笑，說道：「姑娘你貴姓？」

那位姑娘眨着眼睛道：「我也姓李，我叫李環璐。」

李中元雙拳一抱道：「多謝你救了龍姑娘。」

那李環璐怔了一怔道：「你怎樣知道我是救她？」

李中元笑道：「因爲我是李中元呀！………我看過她給我的信了。」

李環璐點着頭道：「這樣說來，你眞是李中元了，………。」

忽的面色一沉道：「你怎麼可以不守信約，隨便先看玲姊的言呢？」

李中元一嘆道：「我慢慢再告訴你們吧，現在請你把玲玲抱出來，好不？」

李環璐說過李中元後，又有點不好意思，一埋頭鑽入草中把玲玲抱了出來。

李中元接過玲玲，伸手拍開了玲玲穴道，龍玲玲穴道一解，人一回甦，眼睛還沒睜開，便喝聲道：「環璐，你這簡直是害人！」

李環璐一聲嬌笑道：「玲姊姊，你先別只管閉着眼睛罵人，睜開眼來，看看是在誰懷裏好不好？」

龍玲玲原以爲抱着她的就是李環璐，聞言之下，雙目猛然一睜，這一睜眼之下，看清抱着她的正是心神爲念的人，當時只羞得無地自容，口裏「啊！啊！啊！」掙扎着就要脫離李中元懷抱。

李中元雙臂一緊，牢牢的抱着龍玲玲，輕輕的喚了一聲，道：「玲妹，你這傻丫頭，難道就不替我想一想麼？」

「格！格！格格！……」李環璐笑着一溜烟，閃身躲了開去。

龍玲玲被李中元一聲玲妹，一聲傻丫頭叫得悲從中來，反手一把抱住李中元，撲首向李中元懷中一伏，嗚！嗚！……的哭泣起來。

這時再用任何言語慰藉，似乎都屬多餘，李中元只是雙臂更加了一分力道，把龍玲玲抱得更緊了。

龍玲玲盡情痛哭了一場，發洩了滿腔鬱結與幽怨，緩緩抬起頭來，對着李中元的眼神，羞澀地道：「大哥，我眞把你看錯了，你原來也不是一個眞君子。」

李中元苦笑了一聲，揚起手來抖動了一下手上鎖鍊道：「你看，這是什麼？」

龍玲玲驚叫一聲，道：「脚鐐手銬！是誰給你加上的？」

李中元說道：「多寶夫人！你知不知道？」

龍玲玲臉色一變。但口中却是恨恨的罵道：「原來是那個老殺才………」

李中元截口阻止龍玲玲道：「玲妹，你不能這樣出口傷人，她老人家對我們來說，可是大大的恩人。」

龍玲玲一楞道：「此話怎講？」

李中元一嘆，將會見多寶夫人的經過，一一告訴了龍玲玲，然後又道：「她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實在令人迷惘，不過有一點，却是表現得非常明確，她對你有着出乎常情的垂愛，因此，我才能獲得自由，前來找你，你說，她不是大大的恩人是什麼？所以，你我對她，都應心存敬意才是。」

龍玲玲「啊！」了一聲，想不透地道：「奇怪，她爲什麼對我這樣好？」

李中元道：「其實說來也並不奇怪，人總有人性，她完全是因爲受你至性的啓發，發揮了她人性的光輝。」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借題發揮，語氣一轉，又道：「所以，你要認淸自己，改正你自己過去的想法。」

龍玲玲訕訕道：「過去我錯了麼？」

李中元斷然有力的道：「你錯得太多了，那完全是弱者的想法，弱者的行爲，只能令人同聲一嘆，但得不到世人的崇敬，更失了你龍家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龍玲玲先是頗不以爲然的直皺眉頭，聽到後面兩句，身軀一震，若有所悟的連連點頭道：「可是………。」

李中元道：「沒有什麼『可是』『不可是』了，你現在已是我們李家門的媳婦了，我要和你作三分主了。」

說着，雙臂一緊，再緊緊的抱住龍玲玲的嬌軀，接着，頭一低，吻住了龍玲玲小嘴。

龍玲玲嬌軀一陣猛顫，只覺天旋地轉，整個的人都癱軟在李中元懷中了。

一切的一切，似乎已經不需要多餘的言語了。

正當他們兩情繾綣，愛河沐浴之際，忽然一聲驚「咦！」之聲，傳入他們耳中，接着又是一聲冷笑道：「原來你在這裏樂昏了頭。」

李中元與龍玲玲兩人霍地一分而開，投目望去，原來竟是那位李中元去找過一次的雜工老人。

這時，那雜工老人滿臉戾氣，雙目開闔之間，兇光烱烱與從前完全判若兩人。

龍玲玲訕訕的叫了一聲：「萬長老，………」心有愧歉地，低下了螓首。

李中元雙拳一抱道：「原來是老前輩，久違了。」

那萬老頭冷哼了一聲，道：「你是什麼人，我們什麼時候見過面？」

要知上次李中元與他見面時，他是化裝燕燕容貌，萬老頭雖然知道他的姓名，却未見到他廬山眞面目，是以這次見面不相識了。

李中元打起笑容，道：「在下……」正要道出姓名時，龍玲玲忽然暗中扯了他一下衣襟。

李中元心領神會的一頓，改口道：「老前輩如此健忘，不說也吧！」

龍玲玲接着螓首一揚，一掃剛才那愧歉之色，不悅地說道：「萬老，我們各司其事，這是我的職責，你不覺管得過了頭吧。」

龍玲玲氣勢一張，那萬老頭楞愣了一下，神態一緩，道：「燕姑娘，不是我老頭子僭越干涉你的權責，你看，你那寓所已經快要燒光了，你也該回去看看，上面查問起來，也該有個說法，不能因此壞了我們的大事。」

龍玲玲冷笑一聲道：「房子燒了是他們的，他們能不再配給我一棟，我才懶理得呢！」

萬老頭道：「話不是這樣說，人家見不到你，會對你起疑心呀！」

龍玲玲一笑道：「這個不用你担心，他們之中，還沒有人敢向我起疑心，你去吧！」

萬老頭猶豫了一下，終於忍耐地一點頭道：「姑娘小心了。」轉身疾奔而去。

萬老頭一去，只見李環璐飛掠而來，與冲冲的道：「他們已經來了哩！……」

她話聲未了，只見又有二條人影飛奔而來，現身之下，原來是少林的晞雲禪師與武當玄通道長，他們顯然是發現了李環璐一路追躡而來。

李中元搶先發話道：「兩位老前輩來得正好，晚輩李中元在此。」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大喜過望，歡呼一聲，說道：「啊！你脫困了，那眞太好了。」

李中元揚了一揚手中鎖鍊，苦笑一聲，道：「脫困得很僥倖，只是這勞什子，任你如何，就是除它不掉。」

晞雲禪師接口道：「老衲這就去把二位師兄請來，爲檀樾護駕。」說着，就要飛身而去。

李中元搖手叫住他道：「老前輩不必費心，在下尙有自保之能，……。」

接着一指龍玲玲，說道：「這位是晚輩拙荆龍玲玲，以後有請兩位老前輩多多教益。」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雖不知其詳，却已知道龍玲玲就是李中元是內應，這時一聽，原來她還是李中元的夫人，這兩位僧道奇人更是心生敬仰，神態都是一肅。

這時，龍玲玲搶步向前，她這時因爲仍是男裝打扮，所以抱拳爲禮，先表示敬意道：「晚輩龍玲玲見過兩位老前輩。」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一個雙手合十，一個稽首爲禮，齊口稱道：「龍檀樾鼎助之力，功德無量，我等代表敝門致謝。」

龍玲玲笑吟吟的連稱：「不敢當！不敢當！」心裏却是高興得不得了，能得少林武當兩派長老如此禮敬，這是一件使人非常振奮難求的光榮。

龍玲玲心中高興，一招手叫過李環璐替她向兩位長老引見道：「晚輩這次如果能畧言寸功，都是這位李姑娘臂助之力。……環璐，快快見過兩位老前輩。」

李環璐行過相見之禮，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又是一番嘉勉。

寒喧過後，李中元問道：「大家進行得順利麼？」

晞雲禪師道：「到目前爲止，一切都

非常順利，只待信號一發，就可一舉發動了。」

玄通道長道：「我們一切行動，都是按照施主原定計劃進行，施主既已脫險歸來，仍請施主回去，領導行事如何？」

李中元搖了一搖頭道：「晚輩回去不得，回去之後，只怕對大家有害無利。」

晞雲禪師一怔，說道：「檀樾此話怎講？」

李中元道：「老前輩當還記得，貴兩派與于婆婆的約定。」

玄通道長道：「我們都已稟明領隊師兄，守此約定。」

李中元一笑道：「這就是了，如果晚輩回去再與大家會合在一起，于婆婆找來問罪，貴兩派如何答理？」

這倒是一個非常難處的難題，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都是眉頭一皺，無話好說。

李中元輕嘆一聲，道：「事實上，于婆婆遲早都會找來，如果我不和你們在一起，她就是找來，大家還有話可說，我要是和你們在一起，豈不授她以柄，任他宰割。」

少林武當都是領導武林的名門大派。信義為本，說出的話，便不能不算數，于婆婆如果據理相責，發起橫來，少林武當兩派，只有吃鱉到底。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都是實事求是的人，不能空口慰藉李中元，兩人心中都有着無比的難過與不安，長吁短嘆，鎖眉無計。

李中元一笑，讓氣氛輕鬆了下來，道：「于婆婆的事，我們不再談，倒是這副腳鐐手銬，對我妨碍太大，兩位派中，可曾帶得有甚麼無堅不摧的寶刃，幫我把這副勞雜子除去，就是眞被于婆婆找到了，晚輩也可和她一拚，鹿死誰手，也還不一定啦！」

晞雲禪師舒眉一笑道：「眞是，檀樾不提起寶刃之事，老衲眞急糊塗了，昭雲師兄隨身就有一把寒犀寶刃，鋒銳異常，任何寶刀寶劍難以劈開之物，那寒犀寶刃只需輕輕一劃，立可應手而開，老衲這就去替檀樾取來應用。」說着，轉身便待離去。

李中元忽然喝聲道：「老前輩請慢行一步。」

晞雲禪師原已舉步而行，聞聲之下，一頓身形道：「李檀樾，還有甚麼話？」

李中元道：「為了預防于婆婆干擾，請歸告令師兄昭雲禪師準備就緒之後，請卽提前發動。」

晞雲禪師點頭道：「檀樾所見甚是，貧僧亦有同感。」

李中元道：「此外老前輩取寒犀寶刃回來時，如果晚輩因故他往，晚輩就留下這種記號，請老前輩隨這記號找來。」

他一面說，一面在樹身上畫了一個記號，隨之又揮手把那記號毀去。

晞雲禪師與玄通道長點頭一禮，轉身告辭而去。

龍玲玲掠目打量了四週一下道：「這裏實在不宜久留，大哥，小妹另有一處藏身之處，你留個記號給他們，我們就此去吧！……。」

忽聽李環璐大聲叫道：「玲姊，小心背後！」

龍玲玲聞聲一震。轉頭看去，只見一個貌似三十多歲的美婦人，正向他們身後掩來。

龍玲玲脫口驚呼了一聲：「師父！」人便惶悚的行禮下去。

龍玲玲一低頭，那美婦人忽然一抬手向龍玲玲頸後「對口穴」拍去。

龍玲玲似是毫無所覺，也許她已發覺了，但不願避讓，依然施禮如故。

旁邊可看得李中元心中一火，暗忖道：「這算是甚麼師父，那有向自己徒兒暗中出手之理。」

他念動如飛，心中一火，口中冷笑了一聲，身形微動之下，右手已是一探而出，向龍玲玲師父手腕之處抓去。

李中元因鑒於那美婦人乃是龍玲玲師父，料必身手不凡，所以出手之下，便是絕學，勁力襲人，其快如風。

龍玲玲的師父悚然一驚，幌肩收手，一退五步，叱喝一聲，道：「你是甚麼人？敢是討死！」

龍玲玲一抬頭，橫身阻在李中元身前，叫了一聲，道：「大哥，不得無禮，她老人家是小妹恩師。」

李中元何嘗不知她是龍玲玲師父，只是氣她不過，所以畧顯顏色，因此，也見好就收，變拳一抱，道：「晚輩李中元，見過老前輩。」

龍玲玲師父上下一打量李中元，只見他身上還戴得有手銬腳鐐，寒森森的面色，陡然一舒，語氣和悅的道：「玲兒，原來你已經把他弄到手了。」

龍玲玲面色一苦，暗中向李中元使了一個眼色，欠身道：「是，師父，你老人家怎樣也來了？」

龍玲玲師父道：「你既然把李中元弄到了手，那為師是錯怪你了。」

龍玲玲道：「李郎與徒兒，已是心心相印，互結鴛盟，李郎因不識師父，冒犯之處，有請師父寬恕。」

龍玲玲師父一笑道：「不知者不罪，何怪之有。」

話聲頓了一頓，搖了一搖頭道：「這裏的一片心血，算是白費了，少林武當人多勢大，已經勝算在握，我們犯不着替人出頭，趁早離開這裏好了。」

龍玲玲大急，說道：「師父，請再等一等！」

龍玲玲師父臉色微微一變道：「等甚麼？」

龍玲玲心急出口，未加思索，現在被師父一問之下，却有難於說明之苦，同時，她在師父面前，因久處積威之下，一切聰明才智，應變之能，都大大的受了影響，一時之間竟被問得答不上話來。

李中元很瞭然龍玲玲心意。知道龍玲玲是顧念師徒之情，不願彼此之間就此決裂，想採取和緩的方式，利用機會，再擺脫她師父的控制。

李中元暗暗思量，忖道：「好在我已經與晞雲禪師約定暗號，就隨她去，也沒有多大關係，只要留下暗號，料想晞雲禪師定能找來，那時解除身上鎖鍊之後，再見機行事不遲。」

此念一決，李中元便接口道：「玲妹

的意思是想等晚輩另外一位同伴，我看等不等他，都沒關係……。」

龍玲玲師父截口道：「那就不用等他了。」轉身舉步，向前去了出去。

李中元與龍玲玲交目示意，李中元走在中間，龍玲玲走在最後，隨在龍玲玲師父身後而行。

龍玲玲師父現身之後，根本就沒有多望李環璐一眼，她為人也是聰明透頂，你不提她，她就不跟去，不待龍玲玲與李中元示意，她已是身子一伏躲到草叢中去。

龍玲玲師父對「困龍愁」內地形顯然瞭如指掌，帶着他們竟然奔向了李中元他們來時的方向。

李中元心中暗暗着急，生怕碰上來找他的于婆婆，可是，又無法向龍玲玲師父實話實說。事情也就眞巧，李中元怕見到于婆婆，于婆婆却偏和他們迎個正着。

雙方身形都快，也都輕巧異常，等到彼此發現對方有了來人，已是避讓不及，只覺迎面一陣疾風撲到，于婆婆帶領着她的徒弟秋霞，已攔住了他們去路。

于婆婆手中橫着一枝鳩頭杖，望着龍玲玲的師父一聲冷笑，道：「原來，又是你在搗我老婆子的鬼。」

她因見李中元走在她身後，心念一動，便認為是龍玲玲的師父在搗她的鬼。

聽于婆婆的口氣，她們不但是舊識，顯然彼此之間還有着不少舊怨。

龍玲玲師父見了于婆婆心中一震，暗叫了一聲：「麻煩來了。」

可是，她在自己徒弟與李中元之前，却不甘示弱，也是一聲冷笑道：「于婆婆，誰又招惹你了，你說話可要張開眼睛，別人怕你橫強不講理，老身可不在乎你這一套。」

于婆婆指着李中元哈哈一笑，道：「唐彩雲，我老婆子問你，你身後的那李中元，又為甚麼和你走在一起？」

原來，龍玲玲的師父叫唐彩雲，李中元總算從于婆婆口中知道了。

唐彩雲也是冷聲一笑道：「李中元是老身徒婿，與老身走在一起有何不當，誰要你姓于的來過問，你問得着麼？」

于婆婆「哼！」的一聲，道：「我老婆子當然問得着，你自己問問他，他與老婆子是甚麼關係？」

唐彩雲一楞，回頭望着李中元道：「你認得于婆婆？」

李中元暗暗好笑，忖道：「你們兩虎相爭，我就等收漁翁之利啦！」

當下，微微一笑，點頭道：「不錯，晚輩認識于婆婆。」

唐彩雲道：「你們有甚麼關係？」

李中元道：「算是她的合伙人，但也可以說是她階下之囚。」

于婆婆一笑道：「聽到了沒有，老婆子與李大俠，是事業上的合作人。」

唐彩雲嗤笑一聲，道：「甚麼合作人，還不是想謀奪他的『翠谷藏珍』。」

于婆婆嘿嘿搖頭大笑道：「你把徒弟嫁給他，又是為的甚麼？彼此！彼此！為的還不也是那『翠谷藏珍』。」

唐彩雲老羞成怒，冷笑一聲，道：「可惜他現在老身手中，你于婆婆是空自高興一場了。」

于婆婆道：「你看看李中元身上帶的那東西是甚麼？」

唐彩雲眉頭一皺道：「難道是妳的『絞魂索』？」

于婆婆挑眉一笑，點頭道：「算你唐彩雲還有點眼力！老婆子要不替他除去那『絞魂索』，你該知道是個甚麼樣的後果——陡然替他辦一場喪事而已。」

龍玲玲聽得心中發寒，驚叫出聲，道：「『絞魂索』這樣厲害麼？」

于婆婆道：「『絞魂索』本身並沒有甚麼了不起，只是我老婆子得到一種奇藥，淬在那索鍊之上，那藥性透入體內太多之後，就是華陀再世也醫他不好了。」

唐彩雲冷笑一聲道：「別聽她唬人，為師有辦法包叫李中元無碍。」

于婆婆道：「大話人人會說，反正死的又不是你自己，將來守寡的也是別人，你說我老婆子唬人，我看你才是睜開眼睛在騙人呢！」接着，打了一個哈哈，又道：「話不說遠了，就這副『絞魂索』，你就沒法子將它打開，我老婆子說句大話，只要你能將這『絞魂索』打開，我婆子不但任你將李中元帶走，而且『翠谷藏珍』也分你一半。」

唐彩雲冷笑一聲道：「我有了李中元，還怕沒有翠谷藏珍麼，誰要分你的一半，倒是你這『絞魂索』，我倒要打開來給你看看，臊臊你的老臉。」接着，轉臉向李中元喝聲道：「中元，你過來。」

李中元現在是打定主意，坐山觀虎鬥，裝着一副既惜命，又渴望自由的曖昧態度，走到唐彩雲身前道：「老前輩眞能解開這『絞魂索』麼？」

唐彩雲冷冷的道：「少說廢話，伸出手來。」

李中元依言伸出雙手，只見唐彩雲從懷中取出一把五寸多長的小玉刀，玉色赤紅如火，揮手之下，便把于婆婆那副「絞魂索」從中一分為二。

可是，她落刀的部位是「絞魂索」的中間，「絞魂索」雖然一分為二，但分扣在李中元手上腳上的「絞魂索」，還是依然如故仍然扣在李中元手上腳上。

李中元以為她接着便將再次揮動她那把紅色小玉刀，將他手上腳上的「絞魂索」一併除去，依然伸手以待。

詎料，唐彩雲用心只在一顯顏色，並不準備就此替李中元將「絞魂索」除去，紅光一閃，她已將玉刀納回懷中。

李中元心頭一凜，楞在那裏，做聲不得。龍玲玲却是大聲叫道：「師父，你為甚麼不替他統統除去？」

唐彩雲一笑道：「我要替他統統除去了，他昧着良心一跑，你找誰去。」

同時，于婆婆一嘆道：「原來你得到了『血忝玉刃』，算我老婆子走眼，你把他帶去吧！」

于婆婆的為人，向來是輸打贏要，從來沒有這樣說了就算，乾脆得叫人奇怪。

唐彩雲一楞道：「今天你于婆婆倒是乾脆得很。」（未完）

小啓：「曉山風雲」及「神眼遊龍」作者因事，是期暫停，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七代劍

劍芒吞吐血雨飛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戚明星爲維護第二代三花娘子·挺身與南蠻王鬥·他以大殺門的劍招·夾以海外三仙所授絕學及達摩神劍外三式·把南蠻王迫落下風·南蠻王恨怒交迸下·施出毒烟把戚明星迷倒·但當他正欲再擒下第二代三花娘子時·獨孤婆婆驀地現身制止·邀他比吃毒藥以決勝負·結果·獨孤婆婆以一粒水銀誆騙了南蠻王·使他狼狽逃去·第二代三花娘子向獨孤婆婆說出慕容燕跟戚明星的關係後也急急離去·獨孤婆婆救醒戚明星·問知他要攻打第二代三花娘子轎門·不禁大怒·賞他幾個耳光——

戚明星沒有生氣，也不感覺痛，他只覺心亂如麻，不知要怎樣來解決這件複雜的感情問題。

他渾渾噩噩的呆立良久，忽然垂頭長嘆一聲道：「大娘打得好！」

獨孤婆婆怒目而視，嚴峻地道：「老身一生最痛恨的就是用情不專的男人，今天你若不給我解釋個明白我就劈了你！」

戚明星已漸漸冷靜下來，又深深一嘆道：「好的，大娘請放手，小可現在就把一切源源本本的說給您聽。」

他足足說了半個時辰，才將自己的經歷以及與王小鳳和慕容燕發生感情的經過說完。

獨孤婆婆聽完之後，怒氣才消了大半，當下接口問道：「你確認她是王小鳳？」

戚明星點頭道：「八成不錯！」

獨孤婆婆道：「你認識王小鳳在先，這老身無話可說，但是，你是殺害她父親的兇徒之一，你認爲她肯回心轉意嫁給你麼？」

「我想不可能。」

「既然如此，你還見她幹麼？」

「小可只想與她談談，希望她能原諒小可，同時告訴她將爲她報殺父之仇。」

「但是，剛才你卻說要攻轎，娶她爲妻！」

「那……」

「告訴你，她剛才跟老身說過了，她不想再和你相見，你最好死了這條心！」

「………」

「你雖然愛她，但是並未跟她定親，而老身那徒兒……」她說到這裏，忽然神色一黯，繼之掉下了眼淚！

戚明星愕然道：「大娘，您……」

獨孤婆婆哽咽起來，道：「老實告訴你吧，她不是老身的徒兒，她是老身的親生女兒！」

戚明星睜大了眼睛，不勝駭異地道：「那你們爲何不以母女相稱？」

獨孤婆婆舉袖拭淚，道：「因爲她沒有父親，老身年輕時遇人不淑，被騙失身而生下了她，老身爲了要找那色魔算帳，便將她送給人家收養，後來……老身發現她的養父養母不疼她，便將她帶走，傳她武功，一直到現在，她還不知道老身是她的生母呢！」

戚明星見她滿頭白髮，不禁有點懷疑，問道：「大娘幾歲生下她的？」

獨孤婆婆道：「二十六歲。」

戚明星道：「這麼說，她現在應該有四十多歲了吧？」

獨孤婆婆明白其意，苦笑道：「你以爲老身已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了，嗯？」

戚明星點點頭。

獨孤婆婆道：「伍子胥過昭關，一夜愁白了頭髮，這個故事你知道麼？」

戚明星道：「原來如此。」

獨孤婆婆道：「老身一直在尋找那個色魔，可是始終不見他的踪迹，你可以想像老身的感受！」

戚明星問道：「他叫甚麼名字？」

獨孤婆婆道：「他姓陳，名四鱗，有一身奇絕的武功，尤其是劍術，簡直可與你的大殺門媲美。」

她嘆了口氣，又道：「也是老身自己太傻，跟他相識不過兩天，就把整個人都獻給他了，第三天早上醒來的時候，他已不見了！」

戚明星道：「可惡！」

獨孤婆婆道：「老身找他已經找了二十年，幾乎踏遍了天下每一寸土地，可是

他眞會躲藏，始終未現踪迹，不過老身還繼續找下去，不找到他決不罷休！」

戚明星道：「大娘不以爲他可能已經死了？」

獨孤婆婆搖頭道：「不會，他武功很高，不客氣的說，他的劍術絕不在你的大殺門之下，像他那種人物，是不會輕易死去的。」

戚明星沉吟有頃，道：「有一句話，小可不知該不該說……」

「你說吧。」

「這世界上的確有許多色狼，他們的行爲也的確很該死，不過大娘只跟他認識兩天即以身相許，似乎……」

「咳，你那裏知道，他說話眞甜，而且……說眞的，老身那年已經二十五歲，也急於想找一個伴侶，而他又長得一表人才，……」

她似乎有些難爲情，突然臉色一正，恢復一副冷峻之色道：「好了，老身告訴你這些，只有一個目的：我不願見到我女兒重蹈我的覆轍，你們既已定親，你就非娶她不可！」

戚明星點頭道：「好的，小可娶她就是。」

獨孤婆婆這才展顏而笑，道：「我女兒可能有些放蕩，不過她很爽直，你娶她絕對沒錯！」

戚明星道：「她現在在哪裏？」

獨孤婆婆一呆道：「你不知道？」

戚明星苦笑道：「剛才小可不是說過了麼？那天在大海上，三花娘子將南蠻少爺殺死之後，就將令愛徒帶走，她只說不會傷害她，却不肯說將帶她去何處，所以小可也不知她現在人在哪裏。」

獨孤婆婆恨聲道：「那賤人，她憑甚麼要破壞我女兒的婚事？」

戚明星不敢把那天三花娘子說的話告訴她，只道：「她認爲令愛若跟小可在一起，小可便無法專心練劍，並無惡意。」

獨孤婆婆冷笑道：「不要騙我，她帶走我女兒，就是要你娶那第二代三花娘子爲妻，這事剛才那丫頭已經告訴我了——走，咱們找她去！」說着，拉起戚明星便走。

戚明星心慌道：「找誰？」

獨孤婆婆道：「找那丫頭呀！三花娘子刼持我女兒，我也要刼持她的傳人！」

戚明星本來急欲和王小鳳見面談談，現在一聽她要刼持王小鳳，不覺又慌了起來，忙道：「不，大娘不要這樣，此事與她無干，而且小可已答應娶令愛爲妻，何必找她麻煩呢！」

獨孤婆婆道：「你放心，老身不會傷害她，老身只想刼持她，迫三花娘子交還我女兒而已。」

戚明星道：「三花娘子已赴南荒，大娘即使刼持王小鳳，她也不會知道，而且，那天三花娘子曾一再保證不會傷害令徒，還說上了岸之後，便會放她離去，三花娘子是不會欺騙小可，大娘放心好了。」

獨孤婆婆沉吟半晌，道：「也罷，老身不刼持她便了，不過你不是很想跟她談談麼？」

戚明星道：「是的，可是……」

獨孤婆婆笑道：「不要害怕，老身說不刼持她便不刼持她！」

她頓了一下，又道：「不過，你須當着老身面前告訴她你永遠不會攻轎娶她爲妻，怎麼樣？」

戚明星想了想，搖頭道：「這話小可不講！」

獨孤婆婆慍然道：「這表示你仍不能忘情於她，是不是？」

戚明星道：「小可只能這樣回答大娘，小可虧欠她太多，不管她還愛不愛小可，小可絕不能再說些使她傷心的話。」

獨孤婆婆道：「你只想告訴她，你將爲她報仇？」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

獨孤婆婆道：「將來三花娘子如果强迫你非要娶她不可呢？」

戚明星道：「她强迫是一回事，小可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

獨孤婆婆道：「好，咱們追她去！」

於是，老少倆朝着第二代三花娘子離去的方向，拔步追去。

戚明星一邊跑一邊問道：「她離去有多久了？」

獨孤婆婆說道：「大約快有一個時辰了。」

戚明星道：「那麼，如果她走的路綫不變，咱們大概可在天黑之前趕上她。」

獨孤婆婆道：「不錯。」

戚明星接着問起她鬥垮南蠻王之事，獨孤婆婆備述一番，戚明星聽得有趣，不禁笑了起來。

老少倆疾行如風，一口氣趕了六七十里，天已漸漸黑暗，而眼前的路上仍不見第二代三花娘子的影子。

戚明星道：「唉，她一定又改變了方向，不然應該趕上她了。」

獨孤婆婆道：「她改變方向是極有可能的，因爲她是乘轎的女人，爲了防人跟踪，必須時時改變路綫。」

戚明星說道：「看，前面好像有座縣城……」

獨孤婆婆道：「那是固安縣城。」

戚明星道：「咱們入城去打聽看看，她說不定正在城裏呢。」

片刻之後，老少倆已趕到城門下，戚明星看見城門口蹲着一個雙脚殘廢的叫化子，在那裏逢人乞討，乃住足掏出一小塊碎錢丟給他，然後向他問道：「喂，我問你，大約在兩個時辰前，你可曾看見有一頂紅轎進入此城！」

那叫化子「財迷心竅」，一把抓起銀子揣入懷中，連聲道：「謝謝！謝謝您這位大爺！」

戚明星問道：「看見沒有？」

那叫化子一呆道：「看見甚麼？」

戚明星道：「一頂大紅轎，由四個青年轎伕抬着，後面還跟隨着兩個丫鬟。」

那叫化子不想讓施主失望，又連聲道：「有！有！才剛剛過去哩！」

戚明星聽了大喜，疾疾的入城而來。

這正是華燈初上的時候，不過街上行人不太多，他和獨孤婆婆順着大街疾走，那知從城北走到城南，根本不見有一頂紅轎！

戚明星在南城門前停下，皺眉道：「她會不會出城去了？」

獨孤婆婆道：「除非她有急事，或者不願被你追上，否則應在此城過夜才是，你不妨再打聽一下。」

戚明星便趨至路邊，向一個賣水果的老人打聽，得到的答覆是沒有看見有轎出城，他告訴了獨孤婆婆，接着道：「咱們再去東城門和北城門打聽打聽，如果沒有人看見她出城，就表示她已在城中的某家客棧投宿下來。」

獨孤婆婆道：「那麼，你去東城門打聽，老身去北城門打聽，然後回到十字路口會合。」

戚明星道：「好！」

於是，一個往東街趕去，一個往北街趕去……

兩刻時後，老少倆在城中的十字路口會合了。

戚明星色急急的問道：「有沒有？」

獨孤婆婆搖頭道：「沒有。」

戚明星色喜道：「東城門那邊的人也說沒看見那頂紅轎出城，這樣看來，她一定在某家客棧中！」

獨孤婆婆又搖頭道：「沒有！」

戚明星一怔道：「大娘怎知沒有？」

獨孤婆婆道：「這城中只有三家客棧，老身都一一問過了。」

戚明星失望而又詫異道：「那麼，她到哪裏去了呢？」

獨孤婆婆道：「唯一的解釋是：她沒到此城來！」

戚明星道：「可是那叫化子——」

獨孤婆婆笑道：「下次你要向叫化子問話時，千萬莫先給錢！」

戚明星懊惱的一頓足，道：「眞是混賬！」

獨孤婆婆道：「依老身之見，你還是暫時打消見她的念頭，如果她眞是王小鳳，你們遲早有再相見的日子。」

戚明星道：「嗯？」

獨孤婆婆道：「她如是王小鳳，必會去找越西鴻報殺父之仇，而你不是也想去找越西鴻算帳麼？所以你們很可能會在鐵船幫碰頭。」

戚明星覺得其言之有理，點點頭，說道：「不錯，她一定會去找越西鴻報仇，那麼——」

獨孤婆婆打岔道：「別急，咱們且在此城過一夜，明早再走！」

× × ×

次日，老少倆繼續取道南下。

一路走一路打聽，結果始終打聽不出第二代三花娘子的行踪，行了數十日，這天來到河南開封府，時已入夜，老少倆决定在城中投宿，便先上一家酒樓進食。

老少倆正進食間——

「羅兒，你聽到消息沒有？」

「甚麼消息？」

「昨夜又死了一個了。」

「哦，是誰家的姑娘？」

「郭員外的千金！」

「老天，郭員外的千金不是下個月就要出嫁了麼？」

「可不是，那賊子也太狠了。」

「唉，這是第八個了，而府裏的那位曹捕頭却還是一籌莫展，束手無策，眞叫人洩氣！」

「要是王捕頭還在，那賊子才不敢這樣猖獗。」

「正是，想當年王捕頭在職的時候，全城宵小歛迹，說到採花淫賊，那更是聞所未聞之事！」

戚明星聽到這裏，面容一凝，向獨孤婆婆說道：「大娘您聽，這開封府好像出現了採花淫賊。」

獨孤婆婆點頭道：「嗯……」

戚明星道：「他們說的王捕頭，便是王小鳳的父親，當年的王捕頭的確精明能幹，破案迅速，是全國最著名的捕頭，可惜……唉！」

獨孤婆婆道：「你是不是急着要去鐵船幫？」

戚明星道：「怎樣？」

獨孤婆婆道：「如果不急，咱們就在此城多住幾天……」

戚明星問道：「大娘是想抓那採花淫賊？」

獨孤婆婆道：「正是，老身一生最痛恨的卽是色狼和淫賊！」

戚明星道：「這開封府很大，那淫賊又出沒無定，要抓他可不容易呢。」

獨孤婆婆道：「不錯，很不容易，不過老身非抓到他不可！」

戚明星正要開口說話，一眼瞥見樓梯口走上來一個老人和一個中年人，他一見之下，心頭微微一震，立刻低下頭去。

獨孤婆婆也發現了他這個動作，她看着那老人和中年人已找到一個座頭坐下，乃低聲問道：「你認識他們？」

戚明星點點頭。

獨孤婆婆把身子向右移出半尺，擋住了戚明星，使那兩人不致看見戚明星，然後又低聲問道：「他們是誰？」

戚明星不答，低聲道：「咱們下去如何？」

獨孤婆婆點點頭，乃召來堂倌付過帳，老少倆乘着那兩人在向另一個堂倌點酒菜之際，悄悄的下樓而來。

一走到街上，戚明星才開口道：「奇怪，那老傢伙怎麼到開封府來了？」

獨孤婆婆問道：「他是何人？」

戚明星道：「那個老的是鐵船幫外圍第二分舵主，叫劉大維，那個中年人小可却不認識，不過既然跟劉大維在一起，諒非善類！」

獨孤婆婆目發奇光，說道：「鐵船幫的人出現於開封府，莫非他們就是採花淫賊？」

戚明星道：「嗯，頗有可能。」

他忽然一拍手道：「對了！」

獨孤婆婆道：「怎樣？」

戚明星道：「那天小可提到潛入鐵船幫，其中一段說到那個假的海友蘭被送返鐵船幫總舵一節，大娘還記得吧？」

「記得。」

「那天送她返回總舵的，就是這個劉大維，那時小可聽到他在向『海友蘭』要求，要她向越西鴻說好話，調他外放。」

「外放有甚麼好處？」

「好處可多了，第一，可以不受總舵的各種管束，第二，可以有較多的機會歛財。」

「這麼說，他到開封府來，莫非就是

越西鴻准許的？」

「很有可能，而且以前小可在鐵船帮時，曾聽越西鴻表示過有意將其勢力伸入黃河，所以，很可能鐵船帮的勢力已經伸到黃河來了！」

「這姓劉的好不好色？」

「不錯，他很好色！」

「那麼，採花淫賊可能就是他！」

「嗯。」

「待老身去抓他下來！」

「不，小可有個主意，咱們先不要打草驚蛇，等他們酒足飯飽下樓之後，再予悄悄尾隨，先找到他們鐵船帮建立於黃河的分舵所在地，然後，再下手一舉殲滅他們。」

「唔，這樣也好。」

於是，老少倆入酒樓斜對面的一條黑巷，等待着……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才見那劉大維和那個中年人，互搭肩膀搖搖晃晃的走下酒樓，看樣子兩人已灌足了黃湯，有七分醉了！

只聽那劉大維問道：「上哪一家？」

中年人答道：「天香院！那邊的妞兒姿色最好，而且小弟認識那鴇母，他對小弟總是特別賣帳。」

劉大維笑道：「好，就去天香院！」

兩人說着，便向大街上行去。

獨孤婆婆和戚明星等他們走出數十步，才由小巷轉出，獨孤婆婆面呈沉思道：「聽口氣，這姓劉的好像不是那個採花淫賊。」

戚明星道：「正是，他若是採花淫賊，便不會想去妓院尋樂，不過既然發現了他們，好歹跟一跟看。」

獨孤婆婆點頭稱善，老少倆於是悄悄的尾隨上去。

開封府原是一座大城市，每到華燈一上，街上更是繁華熱鬧，紅男綠女熙來攘往，因此跟踪起來十分方便，不慮被對方發覺。

只見那劉大維和中年人一面走一面談笑，最後來到一條瀕臨小河邊的小街上。

河邊遍植楊柳，街上家家懸燈，原來是一處風化地區，家家門口站着不少倚門賣笑的女子。

獨孤婆婆發現花街上沒有女人在行走，便停住脚步，說道：「這地方，老身不便涉足……。」

戚明星道：「那麼，大娘在街口等候，由小可看住他們就是了。」

獨孤婆婆點頭說好，退回街口等候。

戚明星繼續跟踪，行未數武，便見劉大維和中年人進入一家名叫「天香院」的妓戶，他因未經易容，不敢跟入，便在「天香院」對面河邊的柳樹下找塊石櫈坐下來。

他以前在鐵船帮的時候，也經常與十二鷹等人涉足花街柳巷，故對裏面的情景十分了解，知道他們這一進去，最快也要個把時辰才會興盡而出，說不定還會在院內消磨一個晚上。

所以，他只等了約一刻時，不見他們出來，心知他們已在「天香院」泡上了，乃起身走出花街，找到獨孤婆婆，說道：「他們已進入天香院，大概不會馬上出來，咱們還是找個地方歇歇吧。」

獨孤婆婆一指對面街角道：「那邊有一家茶肆，咱們就去那兒喝茶。」

於是，老少倆進入茶肆，揀了個可監視街口的座頭坐下來。

茶房爲他們沏上一壺熱茶，和端上花生之後，獨孤婆婆開口道：「你看那中年人如何？」

戚明星道：「如是鐵船帮人，地位大概不會高於那姓劉的。」

獨孤婆婆道：「那麼，他大概也不可能是那個採花淫賊了。」

戚明星點頭道：「是的，一般採花淫賊是不屑於涉足花街柳巷的，他們喜歡找良家女子。」

獨孤婆婆問道：「那姓劉的，身手如何？」

戚明星道：「大概屬於二流强，小可可以輕而易舉的將他制服。」

獨孤婆婆道：「要是越西鴻已在黃河建立勢力，那姓劉的會是此地的頭目人物麼？」

戚明星搖頭道：「恐怕輪不到他。」

獨孤婆婆道：「你認爲誰才有能力到黃河建立鐵船帮的勢力？」

戚明星道：「起碼是副總舵主，鐵船帮共有七位副總舵主，第一副總舵主是越西鴻的侄兒，叫『無腸公子越雪帆』，他被派駐於長江口，第二副總舵主是『閃電刀任百濤』，第三副總舵主是『冷魂無常石影』，第四副總舵主是『八指巫婆韓七姑』，第五副總舵主是『鬼面書生包天門』，第六副總舵主是『東西施方倩倩』，第七副總舵主是『要命郞中賀三多』，他們均被越西鴻派駐於長江各處要地，主持販運私鹽的事務。」

獨孤婆婆道：「這七人武功如何？」

戚明星道：「身手均屬第一流人物，而且都是心黑手辣，殺人不眨眼。」

獨孤婆婆道：「那『八指巫婆韓七姑』數年前曾與老身交過手，老身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畧勝一籌，這樣看來，鐵船帮的勢力確是够雄大的了。」

戚明星點點頭。

獨孤婆婆道：「東西施方倩倩這個女人，老身倒沒有聽過，她怎麼叫『東西施』呢？」

戚明星道：「因爲她的臉一半美賽天仙，一半醜如嫫母，故此大家就以『東西施』呼之，她現在已四十多歲，手中一條『捆仙帶』異常厲害呢。」

獨孤婆婆道：「越西鴻能够羅致這麼多奇人異士，確是武林有史以來少見的梟雄巨寇，你已練成大殺門的武學，有無把握擊敗他？」

戚明星道：「功力方面，小可恐怕尚差一段，但如單打獨鬥，小可已有信心可收拾他的老命。」

獨孤婆婆道：「越西鴻積惡如山，人所共知，可惜武林正派人物有如一盤散沙，如能聯合起來，他也不會有今天這麼坐大了。」

戚明星道：「最可怕的是他竟然巴結韃子，使得呂將軍拯救信國公的計劃非但歸於失敗，而且賠上了性命，所以小可誓必摘下他的老狗頭不可！」

獨孤婆婆道：「老身可以帮你的忙，不過，你一定要娶老身的女兒爲妻，怎麼樣？」

戚明星道：「小可與令愛的婚約，至今並無反悔之意，您老放心好了。」

獨孤婆婆嘆了口氣道：「老身因爲年輕時遇人不淑，故對男人全無好感，她受我薰陶，也變得放蕩起來，我想你大概已經知道她已非處女身……」

戚明星道：「是的，令愛的行爲，小可聽的不少，也看的不少，但小可不在乎，因爲她仍然保有一顆良善純潔的心，這是最重要也最可貴的一點，那次她與小可逃出鐵船帮到了長江南岸遇上南蠻少爺時，小可才知她被南蠻少爺施了蠱，性命操在南蠻少爺手中，若換了一般女人，一定不敢反抗，可是她却毅然不顧性命，將無鋒寶劍抛給了小可，小可就在那一瞬間愛上她的。」

獨孤婆婆聽得眼中盈淚，道：「那丫頭有這一份良知，眞使我這做母親的又感動又慚愧……」

她舉袖拭去淚水，接着道：「可惜她現在不知流落何方，老身眞希望馬上找到她……」

戚明星道：「她可能正在長江南北一帶，因爲她知道小可練成大殺門的武功後，必會去找越西鴻報仇。」

「老身怕的是三花娘子會傷害她，三花娘子性情之偏激，更在老身之上，她可能會來個釜底抽薪，使你非娶她的傳人不可。」

「如果她那樣做，那小可就要對她不客氣了。」

獨孤婆婆忽道：「奇怪，那兩個傢伙怎麼還不出來？」

「他們可能會在天香院過夜。」

「那麼，咱們可不能在此等候到天亮呀。」

「再等一等看，要是——噓！你看，他們出來了！」

一點不錯，劉大維和那中年人已在花街上出現了！

他們雜在行人中走着，經過茶肆外面時，只聽那劉大維以興猶未盡的口氣道：「那妞兒的確不錯，要不是咱們有任務在身，老夫眞想叫她陪宿。」

那中年人笑道：「劉兄若是喜歡她，咱們改天再來……」

兩人說到此處，已轉入東街上去了。

戚明星立卽召來茶房付過茶資，卽與獨孤婆婆走出茶肆，又悄悄尾隨上去。

只見那劉大維和中年人走到東街中間，忽然轉入一條小街，瞬卽不見！

獨孤婆婆說了一聲「快！」立卽大步行去。

老少倆走到那條小街口，探頭一望，但見小街兩邊的住宅均極高貴，住的都是有錢人家，而劉大維和中年人正在那小街上一邊走一邊張望，不知在尋找甚麼。

獨孤婆婆見小街上行人不多，便向戚明星低聲道：「你在此等着，由老身跟去瞧瞧，看他們要幹甚麼勾當。」

戚明星也怕被他們發覺，乃點頭稱是，便在街角上站住。

獨孤婆婆隨卽走入小街，裝出一般老婆子那樣，跨着「艱難」的步履，走了過去。

小街頗爲深長，大半都是氣派雄偉的巨宅，顯然這一帶住的都是有錢有勢的侯門巨富。

那劉大維和中年人進入小街之後，行動也變得機警鬼祟起來，頻頻掉頭後望，似也在提防有人跟踪。

獨孤婆婆知道他們不認識自己，故並不隱藏身形，一直跟上去。

不久，已到小街盡頭。

劉大維住足打量着面前一座巨宅，然後向身邊的中年人低聲問道：「是不是這一家？」

中年人似乎不敢肯定，聳聳肩道：「可能是吧。」

劉大維正色道：「這可不能弄錯，否則他會生氣的。」

中年人道：「讓小弟來問問看。」

劉大維惱笑道：「哼，這件事也可以問人麼？」

中年人笑道：「這有何妨？誰知道咱們是幹甚麼的？」

他掉頭望望，正見獨孤婆婆行了過來，於是迎上兩步，拱手說道：「這位大嬸請了。」

獨孤婆婆住足問道：「甚麼事呀？」

中年人一指他們「看中」的那座巨宅，問道：「請問大嬸，這一家是不是錢百萬的宅第？」

獨孤婆婆點頭道：「是的呀！」

中年人道：「聽說錢百萬要雇幾個長工，不知有無此事？」

獨孤婆婆搖了搖頭道：「這個老身不知道。」

中年人頓了頓，道：「現在天已太晚，錢百萬大概已在睡覺——劉兄，咱們莫如明早再來吧？」

劉大維道：「好啊。」

獨孤婆婆道：「錢百萬的門房老身認識，待老身進去替二位問問如何？」

中年人忙道：「不了，不了，謝謝大嬸的好意，我們還是明早再來的好。」

獨孤婆婆一笑，轉入一條狹窄的巷子而去。

一會之後，當她再由巷子轉出時，劉大維和中年人已失踪影，她走近錢百萬的大門前一看，發現側牆上畫着一個白色的圓圈，不由微微一笑，暗忖道：「好賊子，他們敢情在打錢百萬的主意！」

她往小街出口望望，估計二賊已出走小街，乃循原路走出，找上隱藏於街角的戚明星，問道：「他們出來了沒有？」

戚明星一指西街道：「他們往那街上去了。」

獨孤婆婆忙道：「快跟上去！」

於是，老少倆大步朝西街趕去，戚明星問道：「他們進入那小街幹麼？」

獨孤婆婆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道：「我猜他們打算在今夜下手行窃錢百萬！」

戚明星冷笑道：「那麼，今夜咱們就叫他們好看。」

說到這裏，已發現了走在前面街上的劉大維和中年人，他們仍是邊走邊談笑，態度表現得很自然。

獨孤婆婆道：「老身有個主意，這二賊由老身來跟踪，你則守候於錢百萬的宅外，如何？」

戚明星道：「大娘打算跟踪到他們的分舵所在地？」

獨孤婆婆道：「正是，這樣萬一你未能擒住今夜侵入錢百萬家裏的賊子，咱們還可去他們分舵所在地抓人。」

戚明星道：「如此亦佳，但萬一被對方逃脫了，咱們如何會合？」

獨孤婆婆道：「你去高鴻客棧等候老身，不見不散。」

戚明星道：「就這麼辦，大娘可要小心，千萬莫打草驚蛇。」

獨孤婆婆微笑道：「這個老身明白，你回去吧！」

戚明星於是停下，看着她尾隨二賊遠去不見之後，才轉身走回。

這時候，夜尚未深，他預料鐵船幫的人不到三更半夜，絕不會去錢百萬家採取行動，故他又找了一家茶肆，坐下來俟時間……

一個時辰後，街上行人已漸稀少，商店也在紛紛打烊了，他於是離開茶肆，找到高鴻客棧開了一間上房，歇了下來。

不久，二更已到。

他悄悄下床，穿上鞋子，佩上寶劍，輕輕推開房窗，一躍而出，再一個騰身飛上房頂，施展輕功疾如流星趕往錢百萬宅第奔來。

× × ×

三更剛過，錢百萬的宅中一排房上，驀然出現了一條黑影！

這人渾身黑服，面上蒙着一方黑巾，背上斜插着一柄長劍，身材畧呈矮胖，但動作敏捷如貓，倏忽之間，就已越過那一排廂房，掠上一幢樓閣。

樓閣很美，似是閨女居住的綉樓，二樓的窗透出一片昏黃的燈光，裏面靜寂無聲，房中人顯然已在酣睡之中。

黑衣蒙面人掠上樓閣後，先在欄杆下蹲伏窺視竊聽了片刻，然後彎身趨至一扉窗下，由懷中取出一支形如鶴嘴的東西，再以手指抹口液點破紙窗，把鶴嘴伸了進去。

這正是採花淫賊慣用的技倆，黑衣蒙面人現在自鶴嘴中吹入房中的，正是一種迷魂香！

他將迷魂香吹入之後，靜候約一盞熱茶工夫，才收回鶴嘴，抽出一把鋒利的七首，輕輕插入窗縫，切斷裏面的窗閂，慢慢的推開紙窗。

由於房中瀰漫着迷魂香，他也不敢立刻入房，退到一邊等了一會，見迷魂香烟已然飄散，這才又彎身趨至窗下，探頭望入。

窗內，是一間佈置精美的閨房，有一張雕花紅床，此刻羅帳深垂，隱約可見床上睡着一個姑娘，一個體態很美的姑娘！

黑衣蒙面人看出床上那姑娘已昏睡不醒，於是手按窗檻，騰身躍了進去——

不，就在他身形騰起之際，他身後突然響起一個冷冰冰的聲音：「越雪帆，你幹的好事！」

黑衣蒙面人大吃一驚，但是他反應很快，一聽到話聲時，身子立時往旁閃開，緊接着反腕撤劍，但聞「嗆！」的一聲，劍已吐向發話之處！

閃身，拔劍，攻擊三個動作，幾乎在同一剎間完成！

但是，他的劍吐出之後，却已不見發話之人的踪影，他情知遇上高人，當下那敢停留，連忙頓足縱出樓台，向左近的屋上飛掠過去。

那知他雙脚剛剛落到屋瓦上面，又聽身後有人冷冷的說道：「姓越的，你跑不了！」

黑衣蒙面人聞言身形猛蹲疾轉，手中長劍「呼！」的掃出。

他已聽出敵對人物就在自己身後數尺之處，自以為這一劍掃出即使不能擊中對方，也可看見對方的面目，誰知結果情形相同，身後沒見一個人影！

這使他有如遇鬼一般，一下驚得魂飛魄散，慌忙頓足再起，好似一隻驚弓之鳥，朝宅外疾掠出去。

他輕功着實高明，一掠便是數丈，只兩三個起落便已越過圍牆。

一到圍牆外面，他掉頭鑽入一條黑暗小巷，一陣鼠竄之後，回頭不見對方追來，於是縱上民房，施展輕功飛行術，疾如脫弓之矢，朝城外疾逃。

轉眼工夫，越過城牆，到了城外。

他繼續向前飛奔，約莫奔出四五里路，因一直不見對方追來，這才放慢脚步，又向前走了一站，最後在路旁的一間凉亭坐下來。

「累了麼？」

驀地，身後又响起這麼一句話來！

黑衣蒙面人跳了起來，手中長劍環掃而出，好像一頭被激怒的野獸，厲吼道：「媽的頭，你有種給我滾出來！」

「我在這兒！」

聲音很平靜，帶着一些嘲弄的意味！

黑衣蒙面人循聲望去，這才看見了在他感覺中有如鬼魅般的那個人。

他正負手靜立於凉亭外，態度悠閒已極！

他，正是戚明星！

黑衣蒙面人一見之下，似乎怔了一下，然後發出「心頭大寬」的怪笑道：「好小子，原來是你！」

戚明星微笑道：「早知是我，你也不會嚇得落荒而逃，是麼？」

原來，這個黑衣蒙面人正是越西鴻的侄兒「無腸公子越雪帆」，他是鐵船幫的第一副幫主，原被派駐於長江某一重要分舵地，最近鐵船幫勢力伸入黃河，越西鴻便派他前來主持，由於性好漁色，竟幹起採花淫賊的勾當來，而他因不常在總舵，對戚明星的近況不太了解，故對戚明星並無畏懼之心，他舉手扯下面上的黑巾塞入懷中，現出一張圓圓胖胖而畧帶煞氣的臉孔，嘿嘿冷笑道：「正是，早知是你，老子當場就把你小子宰了！」

戚明星微笑如故，緩緩道：「現在還來得及啊！」

無腸公子越雪帆殺氣畢露，陰惻惻地道：「不錯，現在還來得及，你知道我伯父正要你小子的腦袋，今天你自動送上來，眞是好極了！」

說着，舉步迫過去。

戚明星站着不動，笑道：「別急，我想問你一件事，最近開封府連續發生良家婦女被姦殺之事，那都是你幹的吧？」

無腸公子獰笑道：「不錯，都是我幹的！」

戚明星道：「該殺。」

無腸公子頭一仰，哈哈大笑道：「的確該殺，但你小子要想取我無腸公子之命，恐怕還得再去苦練幾年！」

戚明星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免得叫你死得寃枉！……」

無腸公子聳聳肩道：「你說吧！」

戚明星道：「我現在是大殺門的第七代大殺俠！」

無腸公子面色一變，但仍充滿輕視地道：「哦，眞的麼？」

戚明星徐徐抽出無鋒寶劍，道：「我想，你一定見過這把無鋒寶劍，嗯？」

無腸公子冷冷的瞭了那無鋒寶劍一眼，不屑地道：「我也聽說你小子又從我伯父手裏偷回了它，但是你自以為有了它便儼然已是『第七代大殺俠』了麼？」

戚明星道：「我已練成了大殺門的劍法。」

無腸公子不信他能在一年不到的時間內練成天下無敵的大殺門劍法，故面上仍無一絲懼色，一掀嘴唇冷笑道：「果眞如此，那你小子可以發財了。」

戚明星道：「發財？」

無腸公子哈哈笑道：「是的，開封府已發出懸賞緝拿我，誰能擒我歸案，可得一千兩銀子！」

戚明星搖頭道：「我不要那一千兩銀子，我只要你的腦袋！」

無腸公子笑容一歛，冷冷道：「要我的腦袋的話，就別多說廢話！」

戚明星神色也變冷峻，一字一字道：「我是要提醒你注意，千萬不要太輕敵，換句話說，我要給你一次公平的機會。」

無腸公子道：「你來吧！」

戚明星道：「好！」

一聲「好」字甫出，劍已點到他心胸前，快得像迸射出來的火星！

無腸公子見他出手不凡，果然不敢大意，當卽一側身一錯步，讓開來劍，同時揮劍攻出，也對準戚明星的心口點去。

出劍之快，亦如閃電！

戚明星微微一笑，點出的寶劍，突然一沉一攪，但聞「拍！」的一聲，無腸公子如受巨力所震，登時踉踉蹌蹌顛出了數步！

他面色大變，脫口叫道：「好小子，你果然不是吳下阿蒙了！」

戚明星並未乘勢進擊，仍站在原來的地方，淡淡一笑道，「所以，從現在開始，你要小心了。」

無腸公子當眞不敢輕敵了，他馬步一沉，開始蓄式準備出擊，面上的殺氣越來越濃……

戚明星橫劍以待，等着他出手。

無腸公子脚步慢慢蠕動，左右游步有頃，猛可厲叱一聲，揮劍劈出！

這一劍，勢如雷電下擊，凌厲到了極點！

戚明星橫劍上迎，「錚！」的架住他的來劍，繼之斜身滑步，手中寶劍順勢滑向他左頸，變招美妙而奇詭。

無腸公子發覺劍光逼臨頸部，也立刻看出戚明星的劍法確然已非昔日可比，他疾忙一挫腰，長劍猛抬，擋住了攻到頸部的一劍，同時，左脚疾踢，飛踢戚明星腰部。

他的一身武功原是越西鴻傳授的，但是他目前的成就却已有青出於藍之勢，原因是鐵船幫的高手都知道他遲早會承繼越西鴻的地位，登上幫主的寶座，故大家都極力對他巴結討好，傳授他各種秘技，因此他的武功可謂身兼各家之長，年紀雖然不大，却已是個出類拔萃的高手了。

戚明星很清楚他的能耐，故也不敢太掉以輕心，一見他劍脚齊發，立時還以顏色，寶劍化劃為衝，左掌猛力下切，一下就化解了他的兩招攻勢。

無腸公子一擊未成，迅卽縱退，再度蓄式準備尋隙進擊，態度機警而老練。

戚明星仍然站在老地方，面上也仍然帶着微笑。

兩人四目相視，一眼不眨，脚下慢慢移動着，彼此均甚謹愼，靜靜的對峙了一會之後，突然同時掀出，同時出手，但見劍光如電交擊，忽上忽下，一連發出「錚錚錚」三响，然後又是「休！」的一聲，雙劍一貼卽開，各自躍開數尺。

這一交鋒，兩人竟是不分高下，戚明星心中暗暗佩服，暗忖道：「這賊子的武功，越來越精博，看來竟不在南蠻少爺之下，……」

無腸公子也對戚明星神奇莫測的劍法暗暗心驚，但他自出道以來從未服過人，這一次他可不信會敗給戚明星，他一退之後，隨又搶步欺上，大喝一聲，長劍猛砍猛撩，猝劈猝刺，一輪疾攻而出。

戚明星運劍如飛，招招硬封硬擋，又將他的攻勢一一化解於無形。

無腸公子一陣疾攻無效，又再度躍退，劍橫胸前，彎身游步，雙目虎視眈眈，似在研究戚明星的劍路，以便覓隙一擧殲敵。

戚明星仍未乘勢進擊，仍然含笑立於原處。

無腸公子游步再游步，却始終找不到可乘之機，不禁動了肝火，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又大喝一聲，搶前揮劍攻出！

「錚！錚！錚！」

又是三聲金鐵交鳴，劍光與火星飛迸中——

「去！」

戚明星陡然發出一聲厲叱，寶劍遽揚，一道劍虹由無腸公子的頸上抹過。

無腸公子叫都沒有叫一聲，一顆首級已離體飛起，拖着一蓬血雨，飛出尋丈開外！

而他似乎還不知道自己的頭已經沒有了，居然又連續向戚明星攻出二劍，才砰然向前仆倒下去。

戚明星徐徐納劍入鞘，俯身把他的屍體拖去路旁野地上，再返回路上提起他的首級，動身返回開封府。

回到開封府城，已是四更時候，他將無腸公子的首級悄悄懸掛在城門附近的城牆上，並在首級旁邊題了「採花淫賊無腸公子越雪帆之首」十三個字，才返回高鴻

客棧自己的房間，脫衣上床睡覺。

幹掉越西鴻的侄兒，他感到十分愉快，不久就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陣敲門聲吵醒，起來一看，敢情天已大亮，他披衣下床，一面問道：「誰啊？」

「客官，有人找你。」

是店小二的聲音。

他打開房門一看，只見獨孤婆婆含笑站在房門口，連忙一揖道：「大娘回來了，快請進來坐。」

他接着轉對那店小二吩咐道：「小二，給我們弄些早點送到房裏來。」

店小二應聲退去。

獨孤婆婆移步入房，在一隻鼓凳上坐下，笑道：「你把他幹了？」

戚明星點頭微笑，說道：「大娘怎知道？」

獨孤婆婆道：「你仔細聽聽，現在街上到處都在燃放鞭炮呢！」

戚明星注意一聽，果然聽見外面街上鞭炮聲「劈劈拍拍」响個不絕，不由粲然道：「消息傳得好快啊！」

獨孤婆婆笑道：「你幹了一件好事，是在錢百萬家裏抓到他的？」

戚明星道：「是的，他在打錢百萬的女兒的主意，小可將他引出城，在城外把他宰了。」

當下，將詳細情形說了一遍。

獨孤婆婆笑道：「聽說開封府懸賞千兩銀子緝捕他，你爲何不去領賞？」

戚明星搖頭道：「大殺門殺人是不要錢的，要錢就不是大殺俠了。」

獨孤婆婆道：「他是越西鴻唯一的一個侄兒，最近奉命到此主持分舵，你把他宰了，對鐵船幫是個重大的打擊，越西鴻知道了非氣死不可。」

戚明星笑道：「那正好，大娘是否已找到了他們在黃河建立的分舵地點？」

獨孤婆婆點一點頭，說道：「是的，地點在——」

她正要說下去，一眼瞧見店小二端着早點進來，乃住口不說。

店小二將早點放到桌上，笑嘻嘻道：「這位客官，你可聽到消息？」

戚明星故作不知的問道：「是什麼消息？」

店小二興沖沖的說道：「是個天大的好消息，那個採花淫賊，被人殺死了，他的頭懸在南城門的城牆上，好多人去看了呢！」

戚明星笑哦一聲道：「那敢情好，今後開封府可以太平啦。」

店小二道：「可不是，那賊子眞是可惡，三兩天就出現一次，不但强姦人家姑娘，事後還把人殺了，弄得全城人心惶惶，如今可好了，只不知那位除暴安良的大俠客是誰，他——」

孤獨婆婆揮揮手道：「好了，好了，你去吧，我們要吃早點，待會再說吧。」

店小二連聲應是，哈腰退了出去。

老少倆於是相對坐下，端起早點吃起來，獨孤婆婆一面吃一面說道：「他們的分舵所在地就在柳園南口附近的一座臨河巨宅裏面，老身已打聽清楚，那座巨宅原是某大富商的別莊，後來因爲鬧鬼，便舉家他遷，不知怎麼就被鐵船幫佔踞了，昨夜老身曾尾隨那兩個傢伙入莊踩探，莊內可住着不少鐵船幫匪徒呢。」

戚明星道：「無腸公子被殺的消息，可能已傳入他們耳裏，不知他們會不會聞風而逃？」

獨孤婆婆道：「可能，所以你若打算把它挑了，等下就得動身。」

戚明星道：「好，咱們等下就去！」

老少倆吃過早點後，隨卽結帳離開客棧，由北城門出城，往柳園南口趕來。

不消半個時辰，已趕抵柳園南口，獨孤婆婆領着他沿岸行了一程，到達一處瀕臨黃河風景幽美的山麓，獨孤婆婆住足遙指山腰上的一座大莊院道：「那就是他們的分舵所在地，你打算怎麼動手？」

戚明星說道：「無腸公子已死，莊中諒無扎手人物，咱們無須隱藏，公然進去吧！」

獨孤婆婆問道：「你打算把他們都宰了？」

戚明星道：「看情形再作決定。」

於是，老少倆循着一條彎彎曲曲的小路，朝山腰上那座巨宅行來。

行抵巨宅門口，只見有個僕人打扮的老人迎了出來，他向孤獨婆婆和戚明星一拱手，正要發問，忽然面色大變，掉頭跑入莊內去了。

獨孤婆婆笑道：「他認出你了？」

戚明星點頭一笑道：「正是！」

當下，老少倆大模大樣的舉步入莊，却見前院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獨孤婆婆笑道：「恐怕都逃了吧？」

戚明星道：「可能還有人在，他們不會這樣輕易放棄一處分舵的……」

說話間，已走入中院的一塊天井上。

戚明星停步四顧，揚聲道：「劉大維，不要鬼鬼祟祟，出來跟我見見！」

一語方畢，左方一排廂房上，突然响起了一片陰沉沉的冷笑。

「戚明星，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到此地來生事，今天你是插翼難飛了！」

隨着話聲，房上冒起了一個人，正是那位原是總舵外圍第二分舵主的劉大維！

戚明星斜眼看他，冷然一笑道：「你下來！」

劉大維站在屋上不動，嘿嘿笑道：「你再看看四周，你的死期到了！」

戚明星舉目四望，正見四面屋脊上鐵船幫衆紛紛現身，人數約有五十個，除了其中三四人之外，每人手上各握着一副弓箭，人人搭箭扯弓，對準着自己和獨孤婆婆兩人，準備發射。

那三四個未帶弓箭的，戚明星認出其中兩個是鐵船幫的分舵主，一個叫「鬼熊曹凱」，一個叫「病書生鄧少明」，也都是原在總舵的人物。

戚明星藝高人胆大，對於那些弓箭手毫不放在眼裏，微微一哂道：「就只這些玩意兒麼？」

劉大維陰森森一的笑，說道：「這就够了！」

獨孤婆婆桀桀怪笑道：「眞是不開眼的東西，老身當年大破九龍寨時，他們所佈的弓箭手比你們還多上三倍，可是老身分毫無傷！」

劉大維聞言面色一變道：「妳是獨孤婆婆？」

獨孤婆婆笑道：「猜對了！」

站在南面屋上的「鬼熊曹凱」一聽她是名滿武林的獨孤婆婆，似乎有些怯意，開口問道：「妳當眞是獨孤婆婆麼？」

獨孤婆婆瞅他一眼，笑了笑道：「如假包換！」

鬼熊曹凱道：「本幫與妳毫無過節，妳所爲何來？」

獨孤婆婆說道：「來幫老身的女婿的忙。」

鬼熊曹凱問道：「他是妳的女婿？」

獨孤婆婆點頭道：「正是。」

鬼熊曹凱道：「那麼，我們第一副總舵主是死在妳手裏的了？」

戚明星立卽接口，說道：「不，那是我幹的。」

鬼熊曹凱以懷疑的眼光瞪視着他，道：「別吹牛，憑你小子的那兩手——」

戚明星截口笑道：「不信的話，何不下來試試，我若不能在一招之內收拾你，我就不姓戚！」

鬼熊曹凱對獨孤婆婆甚是畏懼，對戚明星可有些不服，因爲以前他在總舵時，曾與戚明星印證過，雖然結果技遜一籌，却不信今天的戚明星能够一招收拾自己，故一聽戚明星之言，不禁嘿嘿冷冷笑道：「眞的麼？」

戚明星點頭道：「不假，我還可這樣許下諾言，我要是未能在一招之下收拾你，今天我們就不挑這處分舵。」

鬼熊曹凱心動了，轉望獨孤婆婆問道：「獨孤婆婆，他說的話算不算數？」

獨孤婆婆點頭笑道：「算！」

鬼熊曹凱道：「好，我來領教！」

說畢，飛身落到天井上，探手自腰內抽出一把薄薄的緬刀。

那口緬刀長約三尺半，形若一把軟劍，他拿在手上微一抖動，便發出「拍拍」的悅耳聲音！

戚明星也拔出寶劍，含笑道：「不過，我話先說在頭上，你姓曹的雖不是好東西，却還罪不致於死，我只要你一條胳臂，右胳臂！」

鬼熊曹凱大笑道：「好，你拿得去，老子送給你！」

緬刀一抖，捲出一個圓圈，但聞「拍！」的一聲，刀身倏直，刀尖已點近戚明星的面門，招式怪異絕倫！

戚明星偏頭避開，脚下不動。

鬼熊曹凱的緬刀好似一條活的銀龍，一招落空，刀尖立時旋轉而上，刺向戚明星腰部，靈活無比！

戚明星旋身錯開半步，又巧妙的避開了。

「好！」

鬼熊曹凱大喝一聲，原是下刺的緬刀，突如靈蛇吐信，掉頭向上，直點戚明星的咽喉，變招之快之妙，的確叫人嘆爲觀止。

說時遲，那時快，眼看刀尖已點上戚明星的咽喉，驀聞戚明星長笑一聲，手中寶劍突如出水游龍，劍光旋轉而上，只聽「叮！」然一聲輕响過後，接着便是一聲「啊喲！」的驚叫！

鬼熊曹凱的右胳臂和緬刀已然飄起於空中，然後直墜落地！

落地的右胳臂，在地上抖了幾下，才靜止不動！

鬼熊曹凱怔怔的呆立了半响，才又發出一聲狂號，仰身倒了下去，在地上打滾慘叫起來。

戚明星聳聳肩，轉頭向屋上的劉大維冷冷道：「姓劉的，下來把他抬走！」

劉大維一看他劍法那麼神奇，那敢下屋，大叫道：「兄弟們，射箭！」

一聲令下，埋伏在四面屋上的鐵船幫匪徒一齊將箭射出，刹那間箭如驟雨，由四面射向天井上的獨孤婆婆和戚明星！

「好啊！」

獨孤婆婆大叫一聲，身形如風盤旋，兩袖遽揚，「呼！呼！」飛舞一團，怪事頓時出現，好像平地捲起了一股龍捲風，由四面射到的利箭，頓如殘花敗葉一般，一齊失去力道，紛紛向四下飛去，有的跌落地上，有的射上四面的屋壁，就是沒有一支射到她和戚明星的身前！

戚明星不料她身手功力如此高絕，忍不住喝采道：「好一手流雲飛袖！」

不錯，獨孤婆婆此刻發出的，正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絕學——流雲飛袖！

這門絕技，原都是男人練的，而她居然把它練成了，劉大維看得心頭發毛，但仍又大喝一聲道：「再射！」

一片弓弦聲中，又有數十支利箭由四面射下！

這次輪到戚明星大展神威了，他長嘯一聲，身形驀地躍起三尺，空中一輪寶劍，光芒如電飛旋，只聽得一片「刷刷」聲响，射臨周身的利箭一齊被斬兩段，掉落地上！

獨孤婆婆也喝采道：「好劍法，大殺門的武學果然名不虛傳！」

劉大維大叫道：「再射！」

「够了！」

驀然，一聲喝叱响到天井上！

這一聲叱，好像不是出自人的口，聲若狼嘷，聽得令人毛骨悚然！

獨孤婆婆微笑道：「有高人來啦！」

一語甫畢，果見由北面屋角上轉出一個人來。

這人，樣子怪到極點，看相貌不過四十多歲，但是滿頭白髮披肩，身子又高又瘦，赤着一雙瘦瘦細細的脚，却穿着一襲嶄新的黑短衣，模樣極是不倫不類。

更怪的是：十個手指頭都套着尖尖的鋼爪！

獨孤婆婆一見之下，臉色微變，尖笑一聲道：「嘿，是你呀！」

白髮怪人移動着殭屍般的步履，一步一步走過來，陰陰一笑道：「很意外，是麼？」

獨孤婆婆笑道：「正是，你幾時加入鐵船幫的？」

話聲，帶着譏刺。

白髮怪人臉色一沉，冷冷答道：「老夫沒有加入鐵船幫！」

獨孤婆婆道：「那你到此何爲？」

白髮怪人道：「老夫的師侄邀請老夫下山協助他一段時候，老夫靜極思動，所以就下來了。」

獨孤婆婆問道：「誰是你的師侄？」

白髮怪人道：「越西鴻。」

戚明星在鐵船幇十多年，從未聽過越西鴻還有這麼一位師伯，聞言大感驚奇，轉顧獨孤婆婆問道：「大娘，他是誰？」

獨孤婆婆道：「白髮魔君，人稱『竺七爺』，是幾十年前的老人物。」

她說到這裏，接着向他附耳低語道：「這老傢伙功力在中原三老之上，手指上那十個鋼爪淬有劇毒，可當暗器使用，你要特別小心！」

白髮魔君竺七爺似已聽到她的話，吃吃怪笑道：「不要害怕，對你們二人，老夫用不着這個！」

說着，竟將十指上的鋼爪一一取下，納入懷中。

戚明星一看他那十個指頭，不禁為之一怔，原來白髮魔君竺七爺的十個指頭均斷去一節，那樣子好像十支參差不齊的仙人掌。

獨孤婆婆向戚明星笑道：「他那十個指頭，是被你們大殺門第四代大殺俠斬斷的。」

戚明星愕然道：「第四代大殺俠？」

他所以感到驚愕，是因他知道本門第四代大殺俠逝世已四十多年，而第四代大殺俠當年所懲罰的人物，居然還活在世上，這表示眼前這個白髮魔君竺七爺的年紀最少已在九旬以上，但是看他的面貌却好像只有四十多歲。

獨孤婆婆明白他驚奇的原因，接着解釋道：「這位竺七爺今年九十——喂，竺七爺，你到底九十幾啦？」

白髮魔君竺七爺緩緩而冷峻的答道：「九十六了！」

獨孤婆婆道：「眞是老而不死謂之賊，你為甚麼不趕快死掉？」

白髮魔君仰天哈哈大笑道：「老夫已練成金剛不壞之身，保證可以活得比海外三仙更久！」

獨孤婆婆道：「當年你曾向第四代大殺俠保證歸隱不出，如今，怎的背棄了諾言？」

白髮魔君大笑不止，道：「老夫只向他保證歸隱四十年，並未保證終生不出，如今四十年的期限已過，老夫自然可以東山再起！」

獨孤婆婆嘆了口氣道：「這是第四代大殺俠的失策，他大概沒想到你能再活四十年……」

白髮魔君一對綠慘慘的眼珠盯上戚明星，嘿嘿怪笑道：「老夫也沒有想到此次重出江湖，大殺門一脈已傳到第七代——那第五，六代大殺俠都已作古了麼？」

獨孤婆婆點點頭。

白髮魔君眼睛仍盯着戚明星，詭笑道：「眞掃興，老夫這麼大一把年紀，怎好意思向這麼一個後生小子討還血債……」

獨孤婆婆冷笑道：「是呀！你當然不能找他算帳，要找，去找第四代大殺俠好了！」

白髮魔君沉吟道：「唔，這樣好了，老夫給他兩條路走，第一：妳叫他向老夫跪下磕十個頭，老夫便把斷指的舊帳一筆勾消——」

獨孤婆婆打岔道：「不要奇想天開，大殺門一脈傳到今天，沒一個做過磕頭虫，說說第二條看。」

白髮魔君冷笑道：「第二條路，他恐怕更無法接受，老夫要他十個指頭！」

戚明星笑道：「這一條，小可可以接受！」

白髮魔君稍感意外道：「哦，你情願斷去十指？」

戚明星道：「不是情願與不情願的問題，而是看你有無斷我十指的能力。」

白髮魔君好像聽到了最有趣的笑話，又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獨孤婆婆對他似頗忌憚，好言相勸道：「竺七爺，咱們過去總算有些交情，你看老身之面，放他一馬如何？」

白髮魔君搖頭笑道：「不行，老夫好不容易等了四十年，在那過去的四十年歲月中，老夫無時無刻不記着這件事，妳叫老夫怎能放棄報仇呢！」

獨孤婆婆道：「可是寃有頭債有主，第四代大殺俠已死，你豈可將仇恨算到這孩子頭上？」

白髮魔君聲調一沉，一字一頓道：「對別人不可，對大殺門却可以！」

眼睛一轉，瞪視戚明星獰笑道：「小子，你說是不是呢？」

戚明星微一點頭，說道：「是，小可有機會替本門第四代大殺俠了斷恩仇，至感榮幸。」

白髮魔君於是回望獨孤婆婆一擺他道：「妳站開去吧，看在當年那段交情，老夫不打算為難妳。」

獨孤婆婆站着不動，咧嘴怪笑道：「竺七爺，你剛才一定已經聽到，他是老身未來的乘龍快婿，你說老身能看着他被人欺負麼？」

白髮魔君怒道：「妳想怎樣？」

獨孤婆婆笑道：「老身雖然不是你的對手，不過為了保護老身這個未來的女婿，只好跟你幹了！」

說畢，將插在背上的雨傘拿了下來。

白髮魔君獰笑一聲，道：「妳這不是找死？」

獨孤婆婆笑了笑道：「每個人總要死一次的，能死在你竺七爺手裏，倒也不寃枉。」

說到此處，便欲上前動手。

戚明星一把拉住她，含笑道：「大娘，這不干你的事，讓小可來解決好了。」

獨孤婆婆摔脫他的手，突然聲色俱厲地道：「胡說，你要命就快走！」

戚明星一怔。

他當然明白她為何這樣大發脾氣，但是，他一樣不願見到她傷在白髮魔君手的裏，當下平靜一笑，說道：「大娘無須為小可担心，小可年紀雖輕，但却是專吃老薑的人！」

獨孤婆婆厲叱道：「你走不走？」

戚明星搖了搖頭，道：「不，小可要鬥鬥——」

獨孤婆婆手中雨傘一揮，向他掃打過去，叱道：「不走老身先揍你一頓！」

戚明星一步跳開，叫道：「大娘，請別忘了小可是大殺門的第七代大殺俠！」

獨孤婆婆將他迫開之後，身子順勢一轉，手中雨傘陡然便向白髮魔君點去，尖

笑一聲道：「竺七爺，你接招！」

白髮魔君「哼！」的一笑，左膝一抬，一下就撞開她點到的雨傘，跟着右掌暴探，五指倏然已抓近她面門。

破招和攻擊，幾乎同在一瞬間完成！

他的十指均已斷去一節，可是此刻抓出的五指，其氣勢仍然給人一種凌厲無比的感覺！

獨孤婆婆忙的一偏頭，右足遽揚，橫踢他腰部，勁力亦極雄猛，好像掃出的一把大刀。

白髮魔君不閃不避，以牙還牙，也舉足迎踢而出。

「砰！」的一聲，雙脚交叉碰上，獨孤婆婆功力稍遜，被震得身形旋轉一圈，接着顚出三步。

白髮魔君身子也晃了兩下。

兩人這一交手，戚明星立刻看出白髮魔君確是個十分可怕的人物，其武學和功力，顯然勝過南蠻王多多，心中大為忐忑，暗忖道：「越西鴻竟然還有這麼一個師伯，這樣一來，鐵船幇可不好破了……」

思忖之間，只見白髮魔君已然乘勢進擊，右掌上下翻飛，向獨孤婆婆攻出了七八招，每一招都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端的銳不可當！

獨孤婆婆左掌右傘，使盡渾身解數才將他的攻勢化解，但已被迫退了四五步。

她顯然對白髮魔君了解極深，自知非其敵手，其所以奮勇與鬥，是要給戚明星逃命的機會，這時她見戚明星仍無逃走之意，不禁急得破口大罵起來：「醜小子，你還不走，難道要等着老身橫屍此地才過癮是不是！」

最後一個「是」才出口，她的胸部已「砰！」然中了白髮魔君一掌，登時悶哼一聲，踉踉蹌蹌顚退下去。

隨之，一絲鮮血由口角溢了出來！

戚明星一見大驚，慌忙上前扶住她，惶聲道：「大娘，你——」

獨孤婆婆「呸！」的吐出一口血，用力摔開他厲聲道：「不要管我，快逃！」

戚明星本是性子倔强之人，見她一再催促自己逃命，不禁大為惱火，正色道：「你老如果認為小可應該在這個時候逃命，那麼您老就選錯了女婿了！」

他一把抓住她的胳臂，以强迫的方式攙扶她走去廊堦讓她坐下，然後轉身向白髮魔君舉步迫去。

白髮魔君大刺刺的站着，以讚許的口氣笑道：「小子，你勇氣可嘉，不愧是大殺門的後人！」

戚明星見他一副倚老賣老目空一切的狂態，忽然靈機一動，住足說道：「咱們以三招定勝負，如何？」

白髮魔君一怔道：「甚麼？」

戚明星道：「我攻你三招，你如能完全避開或化解，我願自斷十指。」

白髮魔君根本不把他放在眼裏，聞言點頭笑道：「這倒有趣，好！」

戚明星道：「但要是你無法避開或化解呢？」

白髮魔君笑道：「那麼，斷指之仇自此一筆勾消，還讓你們安全離開此地！」

戚明星道：「一言為定？」

白髮魔君點頭道：「决不食言！」

戚明星說了聲「好！」搶前一劍點了出去。

這一劍可不平凡，乃是瀛洲居士所傳的絕藝——一針見血！

白髮魔君一見之下，口中發出一聲驚詫，疾忙後退半步，緊接着旋身錯步，左脚橫掃而起，反踢戚明星的劍柄，叫道：「好小子，這是瀛洲居士的『一針見血』啊！你是怎麼學來的？」

說話之間，他竟已將「一針見血」破解了！

戚明星萬料不到他竟然識得瀛洲居士的絕技，心中大吃一驚，但他仍希望出奇制勝，當下寶劍一撤再出，使出了蓬萊老人的「漁翁撒網」！

劍光，宛如一片魚網，往白髮魔君的頭上飛罩過去！

白髮魔君面色一變，身形疾蹲，跟着是一式懶驢打滾，一下滾出兩丈，居然又避開了。

他滾開之後，迅即一跳而起，吃驚的嚷叫道：「好傢伙，這是蓬萊老人的『漁翁撒網』，敢情你連海外三仙的功夫都學了！」

戚明星見他已輕易的避過二招，心知他以前必曾與海外三仙交過手，是以能够閃避海外三仙的絕招，心中暗感不妙，但他忽然笑道：「最後一招你定避不開！」

白髮魔君哈哈狂笑道：「告訴你，海外三仙的功夫，老夫早年領教過了，你小子還有甚麼奇技，只管施展出來！」

戚明星雙手平撫寶劍，默立有頃，然後緩步向他走過去。

獨孤婆婆斷定他的第三招仍然無法制勝，見他還要繼續「蠻幹」下去，只急得大叫道：「戚明星，你眞想白白送死不成，聽老身的話，快逃吧！」

戚明星充耳不聞，繼續向前迫去。

白髮魔君站着不動，口中嘿嘿笑着，充滿着輕蔑與驕狂的氣派！

戚明星再向前跨出兩步時，距離他只有四尺之近，他微微一笑道：「小心，我要出手了！」

白髮魔君仍然巍立不動，冷笑道：「少廢話，動手便是！」

戚明星再向他跨上一步，含笑道：「你很厲害，我這把寶劍送給你吧！」

說着，輕輕將寶劍平抛給他。

這個動作，就連三歲小孩也看得出不是一招攻擊手法，坐在廊階上的獨孤婆婆看得不禁一怔。

白髮魔君接着他的寶劍時，也為之一怔，愕然道：「你——」

「你」字甫出口，他胸口已然「砰」的一聲，挨了重重的一拳！

是一鉢方丈的「普渡衆生」！

白髮魔君大叫一聲，仰身栽倒下去。

他拿在手上的寶劍，也因此脫手飛上空中，戚明星縱起抓住了它，空中身形一折，倒掠出數丈，輕飄飄的落到廊階下，朝倒在地上的白髮魔君道：「承讓！」

白髮魔君好像死了一般，仰躺在地上一動不動，過了好一會後，才慢慢爬起來，臉色一片鐵青，兩顆兇睛狠狠的瞪視着戚明星，咬牙切齒道：「好小子，你竟敢使詐！」

（未完）

民初俠義奇情新穎中篇

揚子江搏命

蕭逸·文
盧令·圖

違誓犯命案　逃捕走天涯

那塊老檀木匾，是前清道光二年三月清明時候掛上去的。

今天是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七日，算陰曆是三月初六，適逢清明後之第三天，當中距離恰好是一百年整，時間眞巧，暗合着百年興衰的易數。

匾已經裂了，只是上面的幾個金字，——「琵琶門精武會館」却依然歷久彌新，在殘陽交熾裏，閃閃放着金光！

想當年，創始本館的老祖宗——「琵琶散手」岳天祥，開創這個武術館是何等的不易，一百年來歷經三代，高曾二祖也都幹得有聲有色，江漢地面上一提「鐵琵琶門」岳家，那個不知，誰人不曉？

誰知道往後年頭可就不對了。

如今流行了洋槍大炮，再厲害的身子骨，可也禁不住吃火藥槍子兒，再加上處處不太平，年年鬧兵荒，外有列强，內有軍閥，光逃命還來不及，誰還有工夫學國術？練這些老玩藝兒？

是以老舘主憂憤而終！老人家臨死時候親口交待，武術館不開了，勒令下匾！

想到這件事，岳金鱗心裏就有說不出的難受！

非但如此，老人家像是在跟誰賭氣似的，死前把兒子叫到床面前，叫他當面發誓，今生今世，不得再開館授徒，不許現功夫，不許爭强鬥狠，就是被人打，打死了也不許還手，否則就是「不孝」！

話說了，誓也起了，老頭子才斷氣！

有啥法子！他是瞭解父親悲怨心情的，三個徒弟，兩個兒子，都練了一身好功夫，可是如今活着的，就僅僅只剩下自己這麼一個！大兒子是跟人比武，叫人埋伏着打了悶棍，丢在河裏淹死的，三個徒弟兩個從軍，剛死在直奉戰塲上，下剩的一個因爲功夫好愛爭强，得罪了人，叫人打了黑槍——

老頭子就是這麼病倒的！

在病床上不止一次唉聲嘆氣，他恨世界，恨年頭，恨練武……恨透了一切！否則的話，他豈能逼迫着兒子發這種狠誓？

父親的話：「你是岳家最後的一條根了，可不能再有失閃，關了武館，把房子賣了，離開漢陽，一輩子不許再提武術，我死了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

一身高氣節，講交情，武把子好到有「江漢第一人」之稱，說一聲去了，兩手空空，也沒有帶走，想起來怎麼不心裏難受？

七期剛過，院子裏，白白的還撒着石灰，老和尚經也唸了，墓地石碑……啥都弄好了，只能看棺材入了土，喪事也就了啦！

房子也有了買主，剛收了定銀，新主人來催了好幾次，說是等着要油漆粉刷！

堂屋裏還設着靈位，死者靈柩還沒有入土，看上去陰森森怪淒凉的。

在院子裏走了一回——

他不止一次的停下步子，瞧着堂前的那塊匾——黑底金字的大檀木匾。

一想到祖上的風光，威望，那樣在自己手裏結束，總覺得心裏不大自在。

却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瓦罐不離井口破」，試看古今練武的人，能有幾個有好下塲的？既已起了誓，就該履行到底，把一腔爭强好勝的心打心眼兒裏都拋吧！

岳金鱗撩起了大褂，蹬着梯子上去，一手托着檀木大匾，好沉好沉的，總有兩百來斤，匾身一動，由上面簌簌的落下了一層塵沙，差一點迷了眼睛！

就聽見一個人大聲的叫呼着道：「慢着！」

隔着院牆可就看見了——

那小子是透着有錢，還是燒包怎麼地，一襲寶藍色的京綢面子給襖，外面還加着猩猩紅的緞子坎肩，油着頭，金錶鏈子褡拉着，這麼體面人物，還眞不多見！

這個人就站在武館院牆邊上，身後面還帶着兩個跟班的夥計，一個托着黑畫眉鳥籠子，另一個人閒散的抱着胳膊，禮帽往上面翻着，一副隨時準備着「找碴」的德性！

三個人都仰着頭，打量着岳金鱗，說笑不笑，說氣不氣，一股子閒極無聊「無事生非」模樣！

岳金鱗沒有答理他們，繼續把檀木大匾給卸了下來。

「怎麼回事？」像是大少爺的那個體面小子，翻着眼睛道：「是聾子還是沒聽見？」

「你是跟誰在說話？」岳金鱗回過身子來，心裏老大的不樂！

「跟你說話！」

「我不認識你！」

「我可是認識你——」體面的漢子打着哈哈道：「你姓岳吧！」

「不錯！」

「岳金鱗？」

「不錯！」岳金鱗心裏嘀咕着道：「請報貴姓？」

「這就對了！」大少爺笑嘻嘻的道：「大老遠來啦，隔着牆頭待客，不大像話吧。」

「這——好！你們請等一下，我給開門！」

跳下梯子，擱下了匾，他跑過去開了大門。

三個人不請自入——

打量着門上「忌中」兩個字，那個體面的少爺皺了一下眉毛，道：「怎麼回事

，府上死了人啦？」

「我父親死了！」

「啊——」體面人回頭看着他兩個跟班兒一笑道：「這麼說，我們可是白來一趟了！」

提鳥籠的那個人冷笑道：「大少爺，你來的還正是時候，沒瞧見人家正在下匾麼？」

「下匾又怎麼樣？」

「這個武館人家不打算開了！說不定再過兩天來，連個人毛也沒有了！」

這麼一說，那個少爺才懂了。

哈哈一笑，大步走了進來——

「毛六，你放心，來了就走不了，走了也就用不着來！」話聲一頓，他轉過身瞧着一直沒說話的岳金鱗。

岳金鱗也在瞧着他！

「我姓官，是城南『鶴齡堂』來的，聽說過沒有？」

「啊！」岳金鱗點點頭道：「原來是官少東，久仰！」

「我叫官少亭！」來人很直爽的道：「三年前我爹跟岳當家比劃功夫，被岳當家的陰手傷了肩骨，一直殘廢到現在，我是來找你父親比武來的！」

「少東你來晚了！」岳金鱗苦笑着道：「我父親去世了已快五十天了！」

「鶴齡堂」官家，他早就久仰了，說起來不過是家中藥堂子，沒啥了不起，可是這家中藥堂可不比一般，第一是有錢，「鶴齡堂」一共有五家分號，買賣做大了，當然有錢！

第二是有勢，官家有個女兒，新嫁給當今湖北督軍爲三姨太，聽說在督軍面前很得寵，吃得開。

除了錢勢以外，「鶴齡堂」官家還是個武術世家，練的是「北拳」，世代相傳，在江漢地面上頗有聲名。

所謂「一山難容二虎」，官家有了以上這些個原因，自然不把岳家這個破落的武館看在眼中。

「樑子」是什麼時候結下的，岳金鱗是壓根兒不知道，人死了，便成了「死無對證」，按理說彼此沒什麼大不了的深仇，也就該算了。

官家這位少東可不這麼想——他是存心來顯威風來了。

一聽說岳當家的死了，官少亭臉上那陣子輕狂益加的顯著，兩道長眉毛向兩邊挑着，眼睛裏兒光畢現。

伸出一隻手，指着岳金鱗，哈哈的道：「你——還有你，你爹雖然死了，還有你這個兒子！」

岳金鱗怔了一下，道：「少東的意思是……？」

「我要跟你比劃比劃！」指了一下武場子，冷聲說道：「就在這裏，把你們岳家琵琶門的功夫都施展出來，看姓官的含不含糊！」

退開了一步，把身子上猩猩紅的緞子坎肩脫了下來，交給了叫「毛六」的那個跟班兒。

「來！來！來！」他說：「閒話少說，我們就玩吧！」

岳金鱗頓時呆了一下——

年輕人誰沒有幾分子豪氣，就拿他岳金鱗來說吧，功夫在琵琶門能數第一，平素裏又服過誰來着？能把誰看在眼裏？

可是眼前情形不同，爹爹臨死前的話句句在耳，紅嘴白牙的盟誓豈能不算數？

「對不起！」岳金鱗苦笑着抱了一下拳道：「少東家莫非沒看見嗎？這塊琵琶門的匾我都卸了，請恕我不能奉陪！」

拱了拱手，他回頭就走！

官少亭鼻子裏哼一聲道：「想走？」

腳下一執步，已欺過身子來，伸手向着岳金鱗肩膀上一把拍下來，施勁兒向後面一帶。

岳金鱗不防被他拉得摔了個觔斗。

他一個咕嚕翻起來，兩個跟班的哈哈大笑。

「小子！要走也行！」姓官的少東家冷笑着說：「咱們得好好的過過拳，逃得過你少爺八八六十四手快拳，算你小子命長，要是躲不過，你小子正好認命，跟你死了的老子一塊辦喪去吧！」

岳金鱗搖搖頭道：「我不會跟你動手，你死了這條心吧！」

說着轉身向靈堂就走。

他這裏才走了兩步，却見面前人影子一閃，那個空手歪戴着禮帽的跟班已經攔住了去路！

這小子狗仗人勢的橫着胳膊，一個勁兒的嗞着嘴笑！

姓官的由後面慢慢走過來，道：「怎麼，害怕了？」

指着兩個跟班的又道：「你們認清了沒有！這小子眞是岳金鱗？姓岳的能有這麼不好種的兒子？」

提着鳥籠子那個跟班兒嘻嘻一笑道：「可不是嗎！少爺你一來，這小子就馬上下匾，又拿死人來推事，大少爺你就給他點顏色瞧瞧！給這小子開開竅！」

「好！」——這個字才一出口，姓官的可就出了一拳。

「官」家八八六十四路快拳是出了名的快，還眞不含糊，這一拳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了岳金鱗左眼上！

一陣子金星亂冒，岳金鱗可又倒了。

他慢慢的爬起來，頃刻間，那隻左眼腫得就跟個壽桃似的！

官少亭往後站了個架子道：「出手吧，小子！」

「我不會跟你打的！」岳金鱗苦笑着道：「你們回去吧！」

官少亭大吼一聲，下面一腿，「叭！」的一聲，正掃在岳金鱗足踝上！

這一次岳金鱗存了小心，姓官的沒佔了什麼便宜，眼看着對方直立的身子，動也沒動一下，倒是自己脚面上火辣辣的一陣子痛！

岳金鱗恨恨的冷笑了一聲，轉身步入靈堂！

姓官的一聲狂笑，跟着闖了進去，兩個跟班的也同時步入。

堂屋裏供着黑漆的棺材，兩旁是童男童女，紙人紙馬，大白天還點着兩盞白燭，燭影搖幌着，照見死者那幀放大了的像片，說不出的一種陰森森的感覺！

岳金鱗回過身子來，嘆息着道：「官少東家，這是先父的靈堂，請你不要再惹事，回去吧！我認輸了就是！」

官少亭道：「你想不打就認栽？沒這麼便宜的事！」

岳金鱗道：「我父親靈柩明天入土，後天我就離開漢陽，今後也不打算再回來了——」

「那不行！」官少亭揚起一隻拳頭道：「你大少爺這八八六十四路快拳，豈不白下了功夫了？告訴你姓岳的，今天我是特地來會你們琵琶門功夫來的，你打算不現功夫就要走人，可沒這麼便宜！」

岳金鱗冷冷的道：「鐵琵琶手法太重，施展出來難免傷人，少東家你何必逼人太甚！」

官少亭嘿嘿一陣子冷笑，道：「我還當你是眞的怕了我呢，原來還是自以爲武功過人，大少爺來者不怕，怕者不來，你跟我出來！」

岳金鱗搖搖頭，正要轉身，官少亭抽冷子又是一拳！

這一拳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他右眼上！

岳金鱗身子一個踉蹌，把身後的一具紙人撞倒在地，他站起來，只覺得一陣子天昏地暗，利時間那隻右眼一如左眼一般樣的腫了起來！

姓官的哈哈一笑，往前一跨步，虛幌一拳道：「來吧，我是不到黃河心不乾，把你們岳家眞功夫施展出來吧！」

「姓官的你休要欺人太甚！」岳金鱗緊咬着牙道：「我可不是怕了你！」

「你要眞怕了我，我就不來了！」

「我——」岳金鱗陡然無名火起，眼看着卽要冒出的一刹那，他又硬生生的吞了回去！

「姓官的！你死了這條心吧，別說是你這兩拳，就是刀架在我脖子上，也別打算要我出手！這個心你是白費了，我是不會跟你動手的！」

「我偏要你動手——」

話聲一落，他身子驀然跳了過去，已到了靈柩面前。

岳金鱗一驚道：「你想幹什麼？」

「幹什麼！」官少亭嘻嘻一笑，雙手拿起了供在案桌上的死者遺像！

岳金鱗大聲道：「放下來！」

官少亭一聲淩笑，一振手腕子，把手裏的像框子擲了出去！

岳金鱗閃身迎接，已是不及，只聽見「叭喳！」的一聲脆响，像片框子摔在了水磨方磚地上，登時成了粉碎，玻璃框子濺得到處都是！

岳金鱗的臉色一陣子鐵青，他走過去彎下腰來，拾起了父親的遺照，却已被碎玻璃割劃得四分五裂！

「爹……」他咬着牙叫了一聲，眼淚在眶子裏一陣打轉！

「小子！怎麼樣了？要不要再試試這個——？」

姓官的一隻手舉起了供桌上死者的靈牌——

「不——」岳金鱗一閃而前，依然是慢了一步。

只聽得「叭喳！」又是這麼一聲，那塊繕寫死者庚辰年月的靈牌，登時一折爲三！

兩個隨着官少亭一塊來的跟班兒，發出了一陣子笑聲，笑聲未輟的當兒，岳金鱗身子一竄，已撲到了官少亭跟前，一把抓住了官少亭的胸衣，右手倏地舉起……

「你小子到底出手了！」姓官的哈哈的道：「這裏地方窄，來，少爺陪你到院子裏去玩玩！」

「不——」岳金鱗一嘴子牙咬得吱吱作响，忽然鬆開了緊抓着對方的一隻手。

像是從肺裏炸出來的聲音，他厲聲叱道：「滾！你們三個快給我滾。」

官少亭一聲狂笑道：「滾？你小子滾個樣我瞧瞧！」

岳金鱗全身發抖，手指着門外，喝道：「姓官的，你現走還來得及……你聽見沒有？」

「我要是不走呢！」

「那……」岳金鱗鐵青着臉道：「你是在逼我出手……我鐵琵琶手不出則已，一出手必有傷亡……你不要逼我，走！」

官少亭點着頭道：「對了，大少爺就等着你這一手呢！」

話聲一落，他緩緩的舉起一隻手來。

那隻手在猝然運力的過程中，微微發出一陣子顫抖，岳金鱗只當他要向自己出手，方自往後面退了一步，却聽得官少亭大叫了一聲，一掌直劈下來！

像是一柄利斧般的鋒利，官少亭手底下是有點功夫，這一掌不偏不斜，正好劈在了死者的棺材蓋上。

只聽得「克喳！」一聲大响，隨着他的手掌劈勢下，那塊厚有半尺的楠木棺材蓋子倏地一分爲二！「轟隆！」的一下子摔到了地上，連帶着供桌上的碗盤一併打翻在地！

姓官的似乎也知道他這一手施展出來，對方是無論如何萬難忍受！

他這裏得手，倏地翻身向院中奔出！只聽得岳金鱗像是蠻牛般的厲吼了一聲，躡着官少亭的身後猛追了出來！

不等着官少亭的身子站定，岳金鱗的兩隻手掌已猛擊出去，官少亭回身以雙拳迎住！

四隻胳膊一交之下，兩個人四隻眼，俱都像要吃人似的閃閃冒着紅光！

官少亭奸險的笑着道：「我還以爲你小子『吃了秤鉈鐵了心』呢！到底你是忍不住了！」

一陣子殺機，充斥着岳金鱗面頰！

他忽然大吼了一聲，掌勢一翻，倏地化掌爲拳「砰！」一聲擊在官少亭右面後背上，官少亭被打得身子一歪倒了下來！

岳金鱗身子再撲過去！

官少亭一跳而起！

兩個人遂卽展開了拳脚，在水磨方磚的院子裏怒拚了起來！

岳金鱗已施展的是一手「長拳」，官少亭却以「快拳」迎擊，似乎長拳不是快拳的敵手，利時間，岳金鱗身上已挨了數拳！

這一拳更快，滑着岳金鱗頸子擦了過去。

照說是沒什麼大不了，却因爲官少亭指上戴着個寶石的戒指，寶石尖端十分鋒利，雖是一擦之力，却也在岳金鱗頸子上留下了一道血槽！

岳金鱗伸手一摸，滿手是血，他的臉色變了一下。

兩個跟班的只管拍着手叫好。

官少亭十分自負的笑着，道：「我只當岳家琵琶手有多麼厲害，今天一看也不過如此！」

話還沒說完，就見對方身子猝然往下一矮，拉開了一個奇怪的架勢——

像是一隻展翅的大鷹，岳金鱗的一雙手，平平的伸展出去，雙臂與兩肩一平如水！

在場三人都怔了一下，就連一向自負武功過人的官家少東家也糊塗了，不知道對方是在施展什麼花招。

遂見岳金鱗伸出的雙臂，却又慢慢的收了回來——像是兩把摺扇般的往胸前一收，變成了一式「懷抱琵琶」的模樣！

官少亭忽然心裏一動，想到了是對方仗以成名「琵琶功」時禁不住心裏一驚。動手過招，講究的是「先下手爲强」，官少亭是向來不吃虧的。

一想到「琵琶功」他脚下用力一點，已經揉身而近，右拳「呼！」一聲，夾着一股勁風，直向對方面頰上猛力搗過去。

好像是遲了一步。

他的拳方自出手，岳金鱗的琵琶手法已經展了出來，只聽見「叭！」的一聲脆响。

完全是手背的力量，一下子擊中在官少亭背上，官少亭偌大的身子，竟然被擊得跳了起來，「卜通」一下子仆了下去！

官少亭由地上爬起來時，當場湧出了一口鮮血，腦門兒也被地面給擦破了！

兩個跟班嚇得一下子就傻啦！

還不等官少亭站好了，岳金鱗身子已虎般撲了過來，官少亭咬着牙，以快拳迎上。

剎時間二人又交上了手！

只是時間並不太長，而且彼此之間的動作太快了，簡直看不清對方是怎麼樣接架出招！

驀然間，兩個糾纏在一塊的身子，忽然分開來——

官少亭大叫着向岳金鱗頸項上用力叉過去，然而岳金鱗却要較他快上一籌——

他的兩隻手像刀般的同時砍出，一左一右同時砍中在官少亭左右兩項之上！剎時間鮮血怒濺，岳金鱗手出即收，迅速的向後退了一步！

官少亭總算見識了對方的琵琶功，只可惜搭上了自己的一條性命，他身子猛的抽了一下，七竅內同時冒出了一股子鮮血，足下一蹌，倒地不起！

隨同他來的兩個跟班兒，一個叫毛六，一個叫謝三，乍然見狀嚇了魂飛魄散！

儘管是心裏是萬分的害怕，却也沒忘了趁機傷人。

那個提鳥籠的叫毛六，怪叫一聲，把手裏的畫眉籠子直向着岳金鱗頭上猛砸了過來。

同時間，那個叫謝三的却由小腿肚子上霍地拔出了一個小囊子（七首），一翻手「哧！」的一下子擲了過來，白光一閃，直奔向岳金鱗臉上飛來。

「嘩啦！」一聲，鳥籠子先被岳金鱗手掌劈碎，那口飛刀，却同時被他翻起來的一條腿踢落在地。

緊接着岳金鱗一個進身的勢子，右手平出刀般的鋒利，「噗哧！」一聲，扎進了施展飛刀的那個叫謝三的胸脯裏！

手一拔出來，血也噴了出來！

謝三怪叫一聲，翻身栽倒，頓時一命嗚呼！

毛六反身就跑，雙膝一彎「噗通！」一聲跪了下來！

岳金鱗撲過來一把抓起他來。

毛六殺豬般的叫了起來：「大爺……爺饒……命……」

岳金鱗本待擊下的手，在空中停了一下，他怒叱了一聲：「滾！」

就手一翻，毛六在地上折了個觔斗，爬起來一溜風似的奪門而出！

岳金鱗趕上去用力的關上了門——他慢慢的轉過身子來，一時面色煞白！

「天啊……我都幹了些什麼？我……怎麼辦？」

「殺機」很快的由臉上消失，代之而起的却是無限的惶恐驚懼！

「官家有錢有勢，豈會平白的無故的放了我？」

「我還是走吧——」

「可是父親的靈柩莫非就不管了？……不——」

一念方興，只聽得大門被人拍得叭叭！大响！

「誰？」

「是廟裏來抬靈棺的！」

原來這附近人死了，都委託廟裏的和尚，從墓園，石碑，一直到安葬都由和尚包辦。

岳金鱗心裏踏實了一半，暗忖道來的好！

他定了定心，才問道：「是廟裏的劉管事麼？」

「是是……」正是那個叫劉管事的聲音！

岳金鱗一下子開了門，閃身而出，果見了個叫劉管事的站在門口，身後面老遠站着六個抬棺材的槓伕。

劉管事笑道：「明天一大早下葬怕趕不上，所以早一點抬上山去！」

「好！」岳金鱗點點頭道：「一切都麻煩劉管事了！」

劉管事一笑道：「那裏，這是我們應該的事！」

說着正要招呼身後的槓伕。

岳金鱗却攔阻道：「慢着！」

劉管事道：「岳少爺有什麼吩咐？」

岳金鱗一把拉住劉管事的手，道：「院子裏的兩個人是我殺的！你用不着大驚小怪！」

劉管事頓時一呆，像閃了舌頭似的道：「殺……殺……了人？」

岳金鱗道：「對方已經報案了，不關你們的事……」

劉管事伸頭進去瞧了一眼，頓時嚇得臉色發青。

岳金鱗道：「我只託厚葬我父，別的事你用不着管！」

「是是……我不管，不管！」劉管事的頭一個勁兒的點着。

「這點錢算是我另賞各位的辛苦錢，」岳金鱗把六塊大頭塞在了劉管事的手裏：「你們快抬了走吧！」

「這麼……」劉管事接在手裏，連連的謝着，却也掩不住他臉上驚嚇的表情！

岳金鱗道：「一切仰仗，我走了！」

說完抱拳而別——直到他走出了老遠之後，劉管事才匆匆喚人步入。

幾個人張張惶惶抬了棺材就走，生怕被捲入在這件殺人的官司案子裏！

只是不久，這件轟動江漢的殺人刑事案件可就傳開了，苦主兒是地方上知名的人物，自爲人人所樂道，不出三天，整個武漢三鎭，大街小巷，全都在談論着這件事，成爲江漢地方近年來最熱門的一件馬路新聞！

× ×

地上鋪叠着厚厚的草墊，刑事隊的馬督察正在教授着刑事學員練徒手攻擊——

這個人四十上下的年歲，高瘦的個頭，兩隻深邃的眼睛閃閃有神，在武漢警署裏當差，名義上是刑事督察，却因爲他功夫好，兼了一個「徒手教官」的差事，平素在警官學校他教「擒拿」，在刑事隊裏他另外還教拳，教空手道，掌法——

他好像什麼都精，曾經有一次「力擒七盜」的記錄，在警署當差的人都管他叫「馬金剛」，他本名叫馬步超，也有人叫他「不倒金剛」，因爲警署前後換過三任署長，大批人事隨時更新，唯獨他這個刑事督察位子穩如泰山，從來就沒更換過。

這個人除了武術好，最大的優點是在他頭腦冷靜，是以幾件外人無法接辦的案子，常常就落在了他的手裏。

帶着一羣學員練習了一陣子拳脚，只見他步，眼，身法，處處俱見功夫！

最後他這裏一收架子，大家夥掌聲如雷！

馬步超拿起了一條毛巾在臉上擦着汗——這當口可就看見了署長跟前當差的老趙大步走過來。

用不着他開口，馬步超可就知道他是來找自己來的！

老趙一眼看見他，走過來笑道：「署長有請，我到處在找你，請吧教爺！」

馬步超苦笑了一下，由衣架上拿起了外衣。

兩個人走出了教習房子——

岳金鱗兩隻手像刀般的砍出，一左一右，同時砍中官少亭左右頸項上。

「是鶴齡堂那檔子事吧？」馬步超冷冷的道：「反正沒好事！」

老趙一笑道：「那還用說，別的事還能驚動大教師爺你老人家？」

馬步超「哼」了一聲，顯得不大得勁兒。

「姓官的仗着他是督軍的丈人，到處胡來，他這叫活該！兇手早跑了，我能有啥辦法？」

老趙左右打量着道：「小聲點，大教爺，人家苦主也在這裏！」

馬步超老大不高興的哼了一聲，兩人遂卽來到了署長樓上辦公室。

入報進門之後，那個有「活閻王」稱呼的矮個子樓署長正在接電話，房間裏還有兩個外人。

樓署長臉上青一陣白一陣的，一連串的叫着：「是！是……」一對三角眼不時瞟着房間裏坐着的一個老頭兒。

那個老頭大概有六十來歲，一隻胳膊不大得勁，吊着一根帶子，身上穿着一襲醬色的駝絨裏子的長袴袍，上身罩着團花的馬褂，尖尖長長的一張白臉，不帶一點兒喜色，那樣子簡直就像個活殭屍，看上去怪彆扭的！

只見他手裏端着個銀水烟，有一口沒一口的吸着，馬步超進來，他連正眼也沒瞧上一眼。

馬步超早就認識這個人，知道他就是鼎鼎大名「鶴齡堂」的東家，當今督軍大帥的老丈人，人稱「好白臉」的官橘春！

名字倒是挺美，人却是出了名的難惹，當眞是不能恭維！

官老頭身後站着個跟班，馬步超早先也見過，知道也就是官家少東事發時在場的那個「毛六」。

毛六冲着馬步超深深的鞠了個躬，苦着臉一言不發！

樓署長擱下了電話，有老半天子不自在，兩根手指頭一個勁兒的順着他脣上的仁丹鬍子。

馬步超立正敬了個禮道：「署長！」

樓署長點點頭道：「步超，這件案子交給你了！你馬上就着手辦辦去吧！」

「是——」馬步超嘴裏答應着，心裏老大的不願意。

樓署長指了一下旁邊的闊老頭，道：「這位就是苦主兒，鶴齡堂的官老太爺！」又介紹馬步超道：「這是我署裏的馬督察！」

官老頭翻了一下眼皮，冷冷的點了一下頭，馬步超見個禮，心裏很不帶勁兒。

「官老太爺是督軍的親戚，這個關係，你知道吧？」

「是……我知道！」

「剛才是督軍由漢口來的電話，指定了限一個月破案，你有把握沒有？」

「我……？」馬步超苦笑了一下，道：「署長怎麼回督軍話的？」

樓署長抽了一口烟，把烟蒂用力的按了按：「上面怎麼交待，我怎麼辦，還用得着問嗎？」

馬步超冷冷一笑，道：「既然這樣，署長只管吩咐就是了，還問我幹嘛！」

樓署長點點頭道：「我已經下了戒嚴令，漢陽水陸碼頭都在搜索這個人，諒這小子也跑不了！」

馬步超搖搖頭苦笑道：「太晚了。」

「怎知晚了？」樓署長冒着邪火兒道：「姓岳的還能長了翅膀了？」

「是太晚了！」

這一次說話的是那個姓官的老頭，仗着他是督軍的老丈人，說話的口氣和腔調都不一樣！

「樓署長，你大概還不清楚吧！」他用着沉濁的本地湖北口音道：「這個姓岳的小子有一身好功夫，人又機靈的很，這件事要是當天馬上戒嚴，也許還有點用，現在事過三天，我看是沒什麼用了！」

一面說由懷裏掏出一個扁玉的鼻烟壺，扭開蓋子倒了一些在手指頭上，往鼻子下面抹了一把，皺着鼻子直哼哼！眼睛却連眼前漢陽警署的署長看也不看上一眼。

樓署長對他這副神態當然不高興，只是碍於此人的特殊身份，也只好忍着暫不發作！

他反倒笑了笑，說道：「這個錯可不在我們身上咧！你們要是早一天來報案就好了！」

官老頭一個勁兒的冷笑着，臉上現着不屑的表情！

他咳嗽了兩聲，遂即站起來道：「好吧，署長你看着辦吧！這件事既然已經驚動了我女兒和王督軍，總不能就這麼馬馬虎虎的算了。」

樓署長笑道：「這一點你老人家大可放心，這位馬督察負責偵辦，一定會有個水落石出！」

官老頭這才把一雙滿是皺紋的三角眼轉向馬步超，上下看了幾眼，點點頭道：「這個人我雖沒見過，却知道他左面胳膊上有塊青記，就只這麼一點記號，你多辛苦吧！我走了！」

毛六忙過去摻着他，兩個人遂即向外步出！

樓署長親自送出辦公室，連口的道：「枉駕，枉駕！」招呼着這位派頭十足的老太爺下了樓，才轉回辦公室！

辦公室內只剩下馬步超一個人，樓署長重重的在位子上坐下來，嘴裏不乾淨的罵道：「……個老王八旦，你看他那份德性，就好像他是督軍似的！」

馬步超冷冷的道：「岳金鱗在地方上一向很安份，這件事要不是官家少東上門欺侮人，他絕不會下這種毒手！」

「當然是這樣！」樓署長手背拍着手心說：「外面誰不是這麼說的！可是有啥法子，姓岳的殺人逃跑總是不對的！他要是英雄，就該出來自首，這算是什麼玩藝兒？」

馬步超冷冷的道：「就算他離開了漢陽，也走不遠，我打算馬上動身，不過，這小子是個生臉，沒人見過他……」

樓署長嘆了一聲，道：「這件事關係重大，步超，你可得盡點心，一個弄不好，王老總的脾氣你是知道的，你我都別打算有好日子過！」

馬步超道：「署長放心，這些年辦案子，地面上我熟得很，姓岳的就算他藏了頭，保不住他不露出尾巴來，我就不信抓不住他！」

樓署長點點頭道：「聽你這麼說，我總算放心了，事不宜遲，你就快張羅着去吧！」

馬步超答應着行禮退出！

事關緊急，他畧爲收拾了下，當天就離開了漢陽！

× ×

宜昌小南門「海天」大戲院開張不久，一連上了三天的滿座。

今天的戲碼是全本「蝴蝶夢」，簡直好戲，海報才一貼出去，人山人海，不到一分鐘，門票已被搶售一空！

戲園子裏吊着十來盞煤氣燈，那麼多的人，黑壓壓的把全場擠得滿滿的！

大家夥的注意力，全被戲台上那個旦角「春雪紅」所飾演的田氏給吸引住了。

瞧瞧人家那個身段，臉蛋，媚眼兒，簡直無一處不美到了極點，無怪乎她每唱一句，那怕是小小的一個動作，也都能博得一個滿堂喝彩！

於是掌聲，叫好聲像爆雷般的響着，一時幾乎連房頂子都要被揭穿了！

這齣戲是莊子試妻的故事，叙述莊子疑妻不貞，以死相試，並幻化一俊美公子趁機勾引，田氏遂爲所迷，不惜以利斧劈棺往取其夫腦髓，以搭救該公子痼疾，不意棺開時其夫莊子霍然坐起步出，田氏羞愧下以斧自刎！

這齣家喻戶曉的苟派名劇，宜昌近年來還是頭一回演出，無怪乎海報一貼，門票遂即訂售一空！

那位飾演田氏的旦角春雪紅，人漂亮，嗓子又好，動作身段，咬字道白，簡直無一不好，台下人看得如痴如醉，簡直到

了忘我之境。

等到劈棺現夫，羞死田氏的尾場戲了，大家夥坐在位子上的屁股，硬是還捨不得站起來。

掌聲，叫囂聲，一時响遏行雲！

老戲迷也都知道，這麼叫座的戲班子，宜昌近十年來還是頭一回！

地面上有鼻子有眼的幾個人物可全都到齊了，大家夥彼此打着招呼，談論着劇情，只等着飾演田氏的春雪紅，和飾演莊周的鐵海棠出來謝幕，能再多看上一眼也够過癮！

湖靑色的幔子冉冉升起——

春雪紅，鐵海棠雙雙出現，謝幕，觀衆叫好，掀起了另一次的高潮，不久，幔子又慢慢的垂下來……

這番盛況，無怪乎全場觀衆着迷，就連立在後台上那個新來的揀場余三也都呆住了。

這小子放着活兒不幹，只顧得看春雪紅，端着把椅子站在後台口上，直到有人在後面拍了他一下子，使得他猝然一驚，嚇了一跳，趕忙回過身子來。

身後站的是老周，三十來歲，矮小的個頭，跟余三是一樣的身份，也是個揀場的，論長相可沒有余三小夥子長的那麼俊，可要論工作，却比余三在行多了。

兩個人睡在一房裏，也算還談得來。

「你這是怎麼啦——」老周神秘的笑着：「看紅了眼啦？快清場子去吧！」

余三笑了笑，往外走。

無巧不巧的可就與那位大紅人兒春老闆碰了個照面！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春雪紅對他笑了一下，余三忙低下了頭，向前台快步就走！

「你站住——」說話的正是春雪紅！

余三回過身子來，臉上可禁不住現出了不自在！

「你是新來的揀場的吧？」

「是——春老闆！」

梨園行裏的規矩，唱戲的名伶，無論男女，都稱「老闆」——余三的頭垂得更低了。

這位出落得一朶鮮花似嬌艷的春老闆，可是天生的美人胚子，細細的一雙月眉兒，再加上那麼黑白分明的一雙大眼睛，無怪乎余三連正眼也不敢瞧她！

瞧着余三那份不自在，她有點想笑不笑的抛了一下眉毛道：「翠喜在家不舒服沒來，你來一趟，給我下粧！」

「是……」他把椅子擱了下來！

「就來吧！」說了這麼一句，她匆匆的到後台去了，轉側間，飄浮着一陣子香風！

余三還在發楞，老周過來推了他一下，說道：「怎麼回事，你是——不想幹了是不是？」

那老周這麼一說，他才匆匆的趕向後台。

後台裏人出人進亂極了。

春雪紅有一個單獨休息的隔間兒，門簾子搭着，余三站在襯子外面，剛要出聲招呼。

裏面傳出嬌嫩的聲音，道：「進來吧！幹嘛楞着呀！」

余三撩開簾子進來，就見春雪紅已褪下了大紅的戲裝，裏面，是粉色綢子的襯衣——

這時她鬆着領子，露着欺霜似雪般的一截粉頸，模樣兒迷人極了。

透過鏡子，她正在瞧着他——

「你叫什麼來着？」

「叫余三！」

春雪紅回過臉來一笑道：「以前幹什麼來着？」

「以前……在戲班子裏也呆過！」

「啊——」春雪紅道：「我還當你是新手呢！」

坐下來，她指指頭上，笑笑道：「勞駕！」

余三答應着，把一雙袖子挽起來！

春雪紅一雙妙目却注意到他左腕上的一塊青斑，余三怪不自在的用袖子遮了一下。

「你來了幾天了？」

「有五六天了！」

春雪紅仰起臉來看着他，余三訕訕的臉上怪不得勁兒的，心裏一緊張，手也就顯得越法的不自在——

一根玉釵不小心掉進了她頸子裏！

春雪紅嬌呼了一聲，余三慌張的伸手就掏——那麼滑膩的肌膚，沾着一層汗水，依然是滑不留手。

「玉釵」拿出來了，春老闆却被他逗得水仙花似的嬌顫着，她把身子俯下來，笑得喘不過氣來。

門簾子一撩，進來了一個弓着腰的老頭——

「什麼事這麼樂呀！也說給我聽！」

「舅舅！你來啦！」春雪紅忍着笑，道：「沒事兒，一根玉釵子掉到頸子裏去了！」

余三窘道：「都怪我不小心！」

「舅爺」姓桑叫桑二絃，在班子裏是出了名的狠，難說話，余三趕過去給他倒了一杯茶。

「你幹什麼來啦？」

「是我叫他來的，翠喜不舒服沒跟着來，我叫他給我下粧來的！」春雪紅搶着說。

「這事兒，他怎麼行，舅舅來！」

余三退開一步，桑二絃彎着個腰，怪不得勁兒的走過去。

一面爲她下頭，一面吃吃的笑着——「看見沒有，那個叫謝五爺的老小子又來啦！還眞捧場！」

春雪紅繃下臉，怪不自在的道：「他又來啦，人呢？」

「就快來啦——」桑二絃嘻嘻笑道：「你爹跟張園主正跟他套近乎呢！」

春雪紅冷下臉來，哼了聲沒有答話！

桑二絃歪過頭看着余三道：「你楞在這幹嘛，去！去！張羅着僱車去！」

余三轉身步出。

春雪紅一笑道：「余三，待會你同着我一塊兒回去，我一個人害怕！」

余三答應了一聲，向外步出！

桑二絃看着他走出去的身子，向春雪紅道：「這小子生手生脚的，不像造這回事，我看過兩天找着人就把他給辭了。」

春雪紅不樂道：「這又何必，人家也

沒犯什麼錯，人挺老實的，我倒挺喜歡他的！」

桑二絃微微一怔，勉强的笑了幾聲，一面點着頭道：「那就留着他吧——」

他諂媚的笑着，又道：「待會兒謝五爺人來了，妳也給人家個笑臉，人家怪疼妳的！」

春雪紅把身子向邊上一扭，冷冷的道：「我才不希罕他呢！他最好別來！」

桑二絃一楞道：「這——妳這孩子是怎麼啦！誰得罪妳啦，剛才不是還好好的嗎？」

不知怎麼回事，從第一次看見那個謝五爺，她心裏就討厭，對方那種盛氣凌人，目高於頂的神態，更令人厭上加厭！

尤其這些話出自這位討厭的舅舅嘴裏，更使人無法忍受，她賭氣猛的站了起來，頭也不想梳了，拿起一面披風就想走。

桑二絃又是一怔，道：「唷！妳這孩子是怎麼回事？」

春雪紅道：「我不舒服，要先回去休息。」

「那——怎麼行呀，人家謝五爺馬上就來啦！」

「謝五爺——您就知道這個謝五爺！」她把身子氣得扭過來，道：「我管他謝五爺還是謝六爺的，反正是討厭！」

桑二絃把兩道短黃的眉毛連連的挑動着，本是一肚子的火兒，可是在這位大紅大紫外甥女面前，却不得不忍着一點兒。

作出一副笑臉來，這老小子一隻手握着拳擋着嘴，一個勁兒的咳嗽着，道：「算舅舅說錯話了好不好，收！妳看舅舅學個大馬猴的樣給妳瞧瞧好不好？」

說着身子一歪，翹起一條腿來，人本來就不高，還是個駝背，原就有三分像猴，這一學樣，簡直維妙維肖！

春雪紅不過才二十歲，童心未泯，見狀可忍不住「噗哧！」的一下子笑了！

桑二絃還眞有一手，一轉眼又把她給逗樂了。

這時就聽見戲園子張園主的聲音，由外面傳進來道：「姑娘刀尺好了沒有？謝五爺可是來瞧您來啦！」

桑二絃驚得「唉唷！」一下子跳了起來，弓着個腰狗顚屁股的就去掀簾子！

却見春雪紅的爹春雲奎，戲院的張園主陪着一個矮胖個頭，黑面濃眉，留着小鬍子，大約五十上下的一個中年漢子走進來——

春雪紅對這個人不能再熟了，記得在武昌演出的時候，這個人就天天捧場，到漢口也甩不掉他，現在到宜昌更是一樣！

要說他怎麼難看可也不是，只是這個人那種作威作福，盛氣驕人的派頭，却令人消受不了，一口濃重的山西腔調，常常不知道他是在說些什麼！

謝五爺身後還跟着兩個人，也是見過幾次面的人，一個是穿着漂亮紡綢褲褂的周同。另一個是瘦高個子的馬二，這兩個人一直在謝五跟前，姓謝的去到那裏都帶着這兩個人，是謝五最貼身兩個跟班兒！

桑二絃迎上去，向着那個小鬍子謝五頻頻作揖道：「五爺您眞捧場呀，這這！太不敢當啦！」

春雪紅無可奈何的叫了一聲：「謝五爺——」怪不樂意的把身子扭到裏面。

留着小鬍子，禿腦門兒的謝五，一連串的點着頭，嘿嘿的笑着，道：「好，好！台上亮相好，台後人更漂亮，哈哈……好！好！好！」

一口氣連說了七八個好，那對鋒芒畢露三角眼，咕咕嚕嚕在雪紅身上直打轉。

歪了一下頭，道：「賞！」

那個穿着漂亮衣裳的長隨周同馬上趨前道：「賞多少？」

「兩百——」瞇縫着眼，長長的噴了一口烟，謝五爺眼神裏顯示一片魔光！

叫周同的長隨，把一張兩百塊銀元的錢莊票，轉身交到了班主春雲奎手裏！

春雲奎有點恐惶，還不大敢要，桑二絃忙過來代他收了下來，一連串的作着揖道：「謝謝五爺，謝謝五爺！」

雪紅一雙冰冷冷的眼睛瞪了舅舅一眼，賭氣一句話也沒說！

謝五爺把一個白銀水烟袋，交到了另一長隨馬二手裏，嘻嘻一笑，伸出一隻短手，遞向雪紅面前道：「來，握握手！」

雪紅秀眉一挑，臉上一陣子發紅！

她父親春雲奎是個老好人，生怕對方下不了台，忙囑咐道：「五爺要走了，跟五爺握握手呀！」

一隻修長白嫩的玉手，終于握在謝五爺又黑又短的胖手裏。

謝五爺嘿嘿笑了幾聲，道：「春老闆，明天我有幾個朋友吃飯，請你作陪——十一點我派車來接你！」

雪紅還沒說話，桑二絃已笑接着道：「五爺你抬擧——我們姑娘準時候駕！」

「好好……」謝五總算鬆開了握着對方的那隻手，却又轉向一旁的前台主人張園主。

張園主腰彎得跟着蝦米似的——這些人都犯一個毛病，看着有錢的人，腰就直不起來。

謝五爺說：「明天起，一連三天，前三排的座兒我都包下了！」

「是——五爺，謝謝五爺！」

在一陣謝謝聲裏，謝五爺同着他的兩位保鏢步出了後台，張園主桑二絃等一夥子人恭敬的送出去，千恩萬謝的把這位財神爺給送走了。

大家夥剛轉過身來，就看見捒場的老周，正橫着胳膊跟一個戴着禮帽的長身漢子在大聲說着話。

老周多少仗着自己這邊人多的樣子，大聲的嚷着：「我就是不叫你進來，你怎麼樣吧！」

那個人高瘦的個頭，一身藏青色長大褂，抱着兩隻胳膊，不住的冷笑着，似乎不把老周這麼個人看在眼睛裏，仍然繼續往裏面走！

老周一急，就用手去推那個人！

他不推還好，這一推却使得自己反摔了一交！

那個人沒看見出手，老周就趴下了，顯然是好功夫。

大家乍見此情景，俱都怔了一下。

春雲奎皺了一下眉，正要出聲喝止，就見班子裏一個唱武丑的叫張元春的小夥子，一下子由那漢子左面跳了出來。

他嘴裏嚷着：「你敢欺侮人！」

不愧是唱「武丑」的，身子骨看上去還眞俐落。

就見他身子往前一撲，已到了那個穿長大褂瘦高漢子跟前！

春雲奎班主一見，老遠的叫着：「元春——」

已經來不及了，就只見這個張元春兩隻手一把抓住了對方瘦漢子的肩膀頭，他站過幾天樁子，下盤很有點力氣，嘴裏頭「嘿！」了一聲，兩隻手用力的向外一翻，滿打算這麼一傢伙，準能够把對方瘦高的身軀給摔出去，可是，事情並不是這麼回事！

張元春平白的用了一身子力量，對方那瘦高的排骨身子，就好像長在地上一樣，紋風不動！

張元春怔了一下，嘴裏罵着：「這是你小子自已討打，怪不得我！」

一抬胳臂，運足了力氣，一拳直向着瘦子臉上打去！

瘦漢子鼻子裏「哼！」了一聲，腦袋瓜子幌了一下，張元春的拳領已賣了空！

就在張元春的另一隻拳頭還來不及掄起的當兒，那瘦個子一隻長手已迅速的沉了下來，由後而前，只聽見「叭！」的一聲，不偏不倚的正好托在了張元春後跨骨上。

隨着這瘦漢子的長胳膊向外一送，道：「去！」

張元春還是眞聽話，身子「嗖！」的一下子竄了起來，這一下子要是摔實了，準够受的！

就在後台衆人一陣子亂囂聲中，猛可裏，就見一條人影「嗍！」的一下子，閃了出來！

這個人端的也是好身法，身子一竄出來，兩隻手當頭一擧，可就把張元春的身子接在了手上，只慢一步，張元春非摔個鼻青眼腫不可！

閃出來的這個人，正是班子裏的名生角鐵海棠，武把子很有一手，較之張元春可就强多了！

這麼一來，大家夥都是被嚇得怔住！

春家班的班主春雲奎忙趕過來，向着那個戴禮帽的瘦漢子一抱拳道：「這位爺是怎麼回事？」

捒場老周衝了上來，手指着那人大聲道：「剛才在前台我就看見這傢伙鬼鬼祟祟……」

春雲奎喝叱道：「不要亂說話！你先下去！」

老周漲紅着臉退到一旁，所有後台各人都圍了上來，包括春雲紅在內，對於這位孟浪的朋友，臉上都帶出了一片怒容！

春雲奎冷冷的道：「朋友你貴姓？」

那人吟吟一笑道：「兄弟馬步超，是漢陽警署當差的！」

說着由懷裏掏出了一個警署特用的紅色派司，在各人面前照了一下，遂即又收了起來。

大家都怔了一下，桑二絃頓時臉上現出了一片笑容，趨前道：「唉，你怎麼早不說呀，馬警官，來！來！來！請屋裏面坐！」

馬步超一笑道：「那倒不必了，兄弟只是來查問一件事，不想多事，是這位老兄——」

手指了老周一下，接下去說道：「——說什麼，也不叫我進來，才會發生這個誤會！」

春雲奎道：「是怎麼回事——馬警官要查什麼事？」

馬步超摘下禮帽，眼睛左右看了一眼，道：「我是想找你們班子裏的捒場的問幾句話！」

桑二絃馬上吆喝着道：「老周，你過來！」

「不是他！」馬步超冷冷的道：「我想找那個年輕的！」

「余三！」桑二絃大聲嚷道：「余三！余三呢！」

老周說：「他僱車去了！」

話方住口，就見余三正由側門進來。

馬步超一笑道：「不錯，就是他！」

招招手，道：「余老弟，你過來一趟！」

余三畧一猶豫，很大方的走了過來。

春雲奎道：「馬警官，這是……？」

馬步超一雙灼灼的眼睛上上下下在這個余三身上轉着，一笑道：「老弟，你姓什麼？」

余三一怔，道：「姓余呀！」

旁邊瞧熱鬧的人都笑了！

馬步超冷冷的道：「我是問你本來姓什麼？」

「本來……」余三左右看着，一副迷惘的樣子：「本來就姓余呀！」

老周冷笑着說道：「姓還能改呀？眞是！」

馬步超沉下臉轉看着春班主道：「這個人來了多久了？」

春雲奎吟哦着正要答話，一旁冷眼旁觀的春雪紅，忽然一笑道：「從南邊就跟着俺們班子，來了總有兩三年了，是吧，爹？」

大家夥都怔了一下，誰都知道，余三在武昌加入戲班子，前後還不到十天。

只是春姑娘要撒這個謊，誰好意思拆穿？

春雲奎連連點頭道：「不錯……他來了很久了！」

馬步超皺了皺眉毛，猛的一把抓住了余三的手，把他左面袖子一拉開，頓時現出了他胳膊上那塊靑斑。

「剛才在台下我就是看着這個才起疑的！」馬步超道：「這是怎麼回事？」

金三冷冷的道：「這是從小就長的，怎麼，有什麼不對？」

馬步超怔了一下慢慢的把他胳膊放下，一雙精銳的眸子，只是在余三的臉上滾轉着。

余三也直直的瞧着他——

兩個人對看了一會兒，馬步超忽然一笑，道：「大概是我認錯人了，把你當成了殺人的兇手！」

「什麼？殺人兇手？」桑二絃嚇了一大跳！

「不錯！」馬步超戴上禮帽，一笑道：「看來我是找錯人了！」

說着抱抱拳道：「對不起，打攪，打攪！」

眼睛一瞟余三道：「對不起余老弟，別見怪！」

余三抱拳道：「什麼話，你這是辦公事嗎！好走，我給你僱個車吧！」

馬步超搖搖頭道：「不用——忙你的吧！」

說完轉身步出——余三怔了一下，向着各人不自在笑了一笑。

春雲奎拍拍手道：「沒事了，大家各人忙各人的去吧！」

大家夥一哄而散，却只有那位舅爺桑二絃與春雪紅兩雙眼睛仍在注視着他，就眼光表露的神態來說，這兩雙眼睛是完全大異其趣的！

對余三來說，這兩個人他都不大敢親近，原因是一個太好，一個又太壞了。

太好的是春雪紅，對方是赫赫有名的大紅伶，艷光四射，以余三今日之身份，自不敢過蒙台愛，所以他盡其可能的避着她。

太壞的自然是那位舅爺桑二絃，這個人顯然是唯利是圖的一個小人，余三根本就討厭他，只是余三也知道自己今日身份不同，也只好對所有橫加的一切，逆來順受！現在面對着他的兩對目光，使得他簡直不知如何廻避才好。

桑二絃冷冷一笑道：「余三過來！」

余三慢慢的走到了他面前。

「剛才馬警官是找你的不是？」

余三怔了一下，搖頭道：「不是，他不是已經說了他找錯人了！」

桑二絃哼了一聲，還要再說什麼，春雪紅却喚道：「余三，車僱了沒有？」

余三道：「僱好了！」

春雪紅轉身道：「快來帮我提一下東西，我們先回去了！」

余三應了一聲，忙跟過去，却把桑二絃一句要出口的話又給蹩了回去！

桑二絃皺了一下眉，又邁步來到了另一個隔間——

鐵海棠正好下了妝，他穿着一襲畢嘰呢的褲褂，正在對鏡子梳頭髮，乍見桑二絃進來，一笑道：「舅舅坐！」

「不了！」桑二絃笑着說：「該回去了！」

鐵海棠想起剛才的事道：「要不是那個姓馬的亮出身份來，我眞要收拾他！」

桑二絃嘿嘿一笑道：「官面上的人物，還是不得罪的好！」

說着悶不吭聲的抽着烟！

鐵海棠怔了一下道：「舅舅有事？」

「事是沒什麼事！」桑二絃清了一下嗓子道：「這個……你出科多久了？」

「有兩年了！」鐵海棠覺出桑二絃話中有話，似有絃外之音！

「嗯！」桑二絃道：「現在你和雪紅也都不小了，你也算熬出來了，雪紅的爹一直也沒把你當外人，要不然也不會從小就把姑娘許給你，還收你做乾兒子！」

「這個我知道！」

一提到這裏，鐵海棠由不住心裏一陣子跳，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喜悅之色。

「是這樣……」桑二絃徐徐的又噴出了一口烟，道：「我打算過了年給你們提一提——」

鐵海棠一陣子高興，道：「謝謝舅舅！」頓了一下，似覺不要，又道：「雪紅願意？」

「你也是——」桑二絃笑着道：「這不是她願不願意的問題，而是勢在必行呀，既然定了親，老拖着也不是個辦法，再說雪紅也二十歲了，老大不小的了！」

鐵海棠歡喜又畧現幾分憂愁，吶吶道：「話是不錯，我却覺得雪紅好像對這門婚事，不大怎麼樂意！」

「你這孩子——」

桑二絃回頭看了一眼，見沒有外人，他就把身子湊近了一些，說道：「你知道舅舅可是頂疼你的……這件事，你可得要多費力呀！」

鐵海棠汗顏的一笑，倒不知道一時說什麼才好！

桑二絃道：「有道是烈女怕纏郎，只要你功夫到，還怕追不上？你又不麻，不痲，眞是……」

這番話倒使得向無心機的鐵海棠內心爲之一動，油然滋生出無比信心！

「這麼說……舅舅你看……？」

「雪紅這孩子，太任性了……趕明兒我要好好說說她……」他偷偷打量着鐵海棠的臉色，道：「就拿人家謝五爺來說吧，這種花大錢捧場的主顧，可還眞不多，就該多攏住一點！」

鐵海棠未置可否，原因是他對謝五爺這個人也沒什麼好感。

桑二絃道：「是不是？你就順着人家一點，還怎麼樣？誰叫咱們幹這一行！」

鐵海棠道：「這個人一副色迷迷樣的，班子裏大夥都看他不順眼！很有些子閒話！」

「那叫放屁！」桑二絃道：「雪紅她爹不說話，我不說話，你不說話，他們那一個放屁？」

鐵海棠心裏疑惑着，也不知這位舅爺的來意到底是爲什麼——？

桑二絃一笑道：「你說是不是？你們這檔子事以後有舅舅我做主，那是遲早的定局，老實說，幹咱們這一行的，求的就是要人家捧，那還有把財神爺往外推？」

鐵海棠終於忍不住尷尬的一笑道：「舅舅你就明說吧，你的意思是……？」

桑二絃坐下來，長嘆一聲，道：「我爲了啥呀？還不是爲着你們小倆口將來，姑娘家一嫁人，還能紅多久？就指望着這麼點包銀呀？唉……你們是年輕啊！」

越聽越迷糊，鐵海棠眞有點丈二和尚摸不着腰的感覺，不過桑二絃已顯然的露出了絃外之音！

「我的意思是——」好像有點碍口，他終於結結巴巴的說出來道：「姓謝的有的是錢，難得他又喜歡上了雪紅，我是想趁這個機會，多弄他一點錢！」

鐵海棠是直性子人，一聽到這裏，頓時就怔住了，如非是對方的特殊身份，他可就馬上發作了起來。

「是不是？」桑二絃道：「只要你心裏不彆扭，人家誰聽放屁？」

鐵海棠忍不住冷笑了一下，站起來在房子裏繞了個圈子，忽然站住道：「舅舅，這麼做不太好！」

「你不樂意？」

「並不是我樂不樂意的問題，雪紅她也不會答應！」

桑二絃冷哼一聲：「哼！只要你不在

意，我就有辦法！」

鐵海棠臉一陣子發白，想不到這位舅爺給自己繞了這麼一個大圈子，最後却是這麼一回子事！

他也不是傻子，在腦子裏畧一盤算，即知道桑二絃剛才說要爲自己成親的那些話，全是些鬼話，其用心無非是來掩飾後面這些心機的窘態！

這個人果然其心陰險，利之所在，居然連外甥女也不惜出賣！

心裏這麼一想，鐵海棠可就老大的不樂，一時怔在了當場，要說可就沒有好話，還不如乾脆不說！

「怎麼樣？」不識趣的舅爺奸笑着，道：「小數目你們也犯不着，要弄就弄他個百八十萬的！」

「怎麼弄？」

「嘿嘿！」桑二絃壓低了嗓子道：「只要你閉一隻眼，舅舅我可有的是辦法，到時候我們是二一添作五！」

「您不要再說了！」

鐵海棠一張原來就不高興的臉，一下子變得好長，冷笑着道：「這件事舅舅要問我，我是不樂意，可是我實在也是管不着，您還是自己去跟雪紅商量去吧！」

桑二絃一怔，微微笑道：「好吧，這件事先別談，倒是眼前這個余三……」

「余三怎麼樣？」

「怎麼樣？沒什麼……」桑二絃臉上帶着奸笑，神秘的道：「好像雪紅對他不賴……你可得留點神兒啊！」

把香烟頭往地上一丟，踩了一脚，他聳了聳駝着的背，就走了出去！

鐵海棠倒是把桑二絃最後這句話聽進耳朵，一個人發了一陣子呆——

「余三？」——經他這麼一提，好像是有點這個意思，自己也看見了幾次，老看見雪紅對着他笑，只是怎麼可能呢，憑她一個剛竄紅的旦角，會看上一個揀場的？這可眞是笑話！

「不過！」鐵海棠心裏却不禁想：「以後我倒是要留點心，別叫人家說我老婆還沒娶過來先就偸人！」

想着他就慢慢的走出隔間，簾子才一揭開，可就無巧不巧的正看見雪紅由對面隔間裏走出來，余三跟在她後面，手裏提着化粧匣子，正向外走！

說不出的一股子妒火燃燒着他——

他忽然趕上幾步，道：「余三，把匣子給我拿着！」

余三巴不得卸下這個護花的差事，答應了一聲，把箱子遞了過去。

鐵海棠哈哈一笑，道：「以後只管你的事，這些事用不着你管！」

「是！鐵老闆！」

余三答應着，遂即自去！

雪紅細眉一挑，正想喚着他，可是她却注意到四週圍七八雙眼睛都在注意着她，賭着氣，她一聲不响的轉身就走，鐵海棠在後面跟着她。

一出了後門，眼前是一道黑胡同。

春雪紅在前面走，鐵海棠後面跟着。

驀地她回過身子來，鐵海棠嚇了一跳！可就知道這位厲害的姑娘又施性子了。

就只見雪紅兩隻手插在腰上，大聲的道：「怎麼着，我叫余三拎箱子，你看着不順眼是不是？」

鐵海棠怔了一下，還沒來得及說話，雪紅已伸出了春藕似的一隻胳臂，劈手把化粧箱子搶了回來，一雙杏眼睜得滾圓滾圓的。

「妳這又何必！」鐵海棠陪着小心的道：「我只是想爲服侍服侍妳，還會有什麼別的意思！」

「我謝謝你啦！不希罕！」

美就是美，生起氣來也是美的。外面路燈隱約而朦朧的照進來，映襯着她豐腴可人的修長身子，而腰肢不過是那麼細細的一搦，那長長的一雙眉兒，碧海般光華的一雙眸子……

她一直就活在他心裏，日思夜盼，甚至於在睡夢裏，他也常常的會喚着她——

這個面前的美人兒，其實也就是自己未過門的妻子，原該是多麼美，多麼順理成章的一對兒，可是二者之間，却一直像隔着一層山似的遙遠！

「雪紅！妳別是嫌了我吧！」他痴痴的看着她，喃喃的說了這麼一句。

「告訴你，以後你少管我的事！我還沒嫁給你呢！」

說了這麼一句，她扭過身子來，剛要走，鐵海棠忽然叱道：「站住！」

雪紅「刷！」的一下轉過身子來！

「幹嘛——？」

鐵海棠面對着美人兒，心又虛了。

「說呀！」雪紅一隻手叉在腰上，瞟着眼睛看着他，道：「喲——倒是小瞧了你了，還怪厲害的呢！」

「再怎麼說，我總還是妳丈夫……」

「丈夫——？」

「未婚夫！」鐵海棠趕忙的改口。

「未婚夫？」雪紅嬌笑了一聲，「呸！」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告訴你，以後你少管我的事兒！同台唱戲，那叫不得已，要依着我呀！哼——」用力的甩過身子來，她可一逕的自己走了。

鐵海棠看着她的背影，發了老半天的惱，原本就不熱的心，可就更涼了下來！

怎麼也想不通，可以說從小一塊長大的，自己雖比她大個四五歲，可是總是在一塊玩，雙方父親又是師兄弟，可是自從那一年他父親得癆病死了以後，才把雙方從小定親的事抖了出來！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她的態度就頓時冷了下來！越往後越不對勁兒，一直到今天這個局面……

鐵海棠緊緊的咬着牙，心裏那股子蹩扭可就不用提了。

不止一次了，他打算開誠佈公的去跟春大爺談談這件事，既然雪紅不樂意，乾脆就退婚算了，可是心裏老是捨不得，放不下，總盼望着她能有回心轉意的一天，就這麼才一天天的拖到了現在。

身後伸過來一隻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子。鐵海棠嚇了一跳，回過身來，見是春雲奎，春大爺，也就是雪紅的爹！

「大爺——」鐵海棠吶吶叫了一聲。

春大爺手裏提着胡琴，苦笑着道：「沉着點氣兒，小夥子，只要功夫到，鐵杵磨成繡花針！」

這話他聽了不止一次了，也只能苦笑笑，還能說什麼？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文·古龍
圖·盧令

金劍殘骨令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七劍三鞭中的靈蛇毛臬，運用美人計，暗算一代怪傑仇獨，令他雙脚殘廢，後又勾結另六劍二鞭聯手，把仇獨殺死，亂刀分屍，青萍劍宋令公目睹這場慘事，心知上了毛臬的當，趁林中有人發出冷笑，毛臬等往搜尋之際，悄悄抱起仇獨殘屍，悄然遁去，毛臬等搜敵不獲，返回驚見失去殘屍，又見留有血字書明十年後血債血還，心中驚懼，疑是宋令公所爲，又聯羣往找宋令公，遇宋徒押鏢，毛臬擊碎鏢車，任人拾取銀兩，一青年文士不爲所動，巴山劍客詫而攀交，毛臬也向文士詢問——

劍客全交鬮　奇人覓友來

那少年文士厭惡的望了他一眼，眉心微皺，兩眉之間，現出一道很深的溝紋，朝巴山劍客一拱手，轉身走了。

巴山劍客微笑了笑，支吾地說道：「這是個故人之子，想不到現在長得這麼大了。」

靈蛇毛臬雖然有些懷疑，但是却也並未完全放在心上。

靈蛇毛臬興高采烈地誇耀着自己的行爲，他本不是一個喜歡誇耀自己的人物，因爲他是陰沉的，但此刻他被方才所發生的事深深地興奮着，因此態度也不免有些失常了。

這正如一個愛酒的人，在喝了足量的佳釀之後的心情一樣。

巴山劍客淡淡地敷衍着，看到路上所剩下，只有小喪門軟攤在地上的身軀了。

那就是說地上的銀子，已被人拿得乾乾淨淨，而拿了銀子的人，也早已走得不知去向了。

巴山劍客不禁感慨地微笑着，勒轉馬，笑道：「我們該走了吧。」

「這種是非之地，我看還是愈早離開愈好。」一字劍程楓望了地上殘破的銀鞘一眼，非常世故地接下來說道：「我們在江南人地生疏，一些不必要的痲煩，能够避免是避免的好。」

鴛鴦雙劍久居陝甘，江南一帶，倒的確沒有來過兩湖。

靈蛇毛臬志得意滿地說道：「對，對，我們也該走了。」他走過去，朝仍倒臥在地上的小喪門劉定國踢了兩脚。

劉定國悠悠醒了過來，他方才穴道被閉，此刻才解了過來，重重地呼吸了一口，喉嚨間像是塞滿了痰，重重地咳嗽了一聲，吐出一口濃痰，張眼一看，却見靈蛇毛臬正帶着奇異的笑容望着他。

他掙扎着爬了起來，畧爲活動了一下，四肢方能運轉，靈蛇毛臬一長身，左臂如封似閉，右掌的軟鞭圈做一團，橫掃他的面門。

小喪門驚弓之鳥，剛剛定了定神，此刻又被駭出一身冷汗來，竟連武功，都像是全忘記了。

他錯步，拗腰，鼻端尖風方過，脚下一軟，又被靈蛇毛臬絆了一交，居然跌坐地上，連爬都不爬起來了。

靈蛇毛臬臉孔一扳，面上立刻換了一種神色，厲聲道：「青萍劍宋令公現在還在不在南京？快說！快說！」

巴山劍客嘆了一口氣，暗忖：「此人眞的心狠手辣，居然想趕盡殺絕了。」

小喪門畧一遲疑，靈蛇毛臬鞭梢忽然電射而出，極快地在他臉上留下一道血槽，他劇痛難忍，堂堂昂藏七尺之軀，竟痛得流下淚來。

「快說！」靈蛇毛臬催促着，眼中的兇光，連巴山劍客見了，都有些悚慄的感覺。

其實到目前爲止，小喪門劉定國還不知道他們究竟爲何苦苦尋訪青萍劍，在路上公然攔截，刼車原因，他也並不知道。

他並沒有將這事看得很嚴重，竟說道：「宋老前輩隱居多年，上月出山一次，此刻想必也回來了，他老人家並不常時出去的。」他再也沒有想到，靈蛇毛臬追尋青萍劍的企圖，幾乎是慘絕人寰的。

靈蛇毛臬得到了青萍劍宋令公的確訊，兼程而奔，黃昏過後，他們一行九人，便已到了江南首善之區的秣陵府。

入水西門，直奔秦淮河畔的夫子廟，風塵僕僕，面寒如水的這一行九人，與這金粉笙歌銷金之窩，更是顯得極不調和。

他們看起來，也是在極力收歛自己的行藏，也不願顯得太過特殊，這並不是說他們對任何人有甚麼懼怕，而僅不過是人類一種很自然的心理罷了。

夫子廟一帶，茶樓酒館也很多，這一行九人也知道自家的行藏太過扎目，幾人一商議，分做了三撥，鴛鴦雙劍，帶着百步飛花是到街盡頭的老正興，靈蛇毛臬，七星鞭杜仲奇以及子母雙飛左手神劍丁衣，是到街南端的醉月樓。

巴山劍客柳復明却和受了傷，仍未痊愈的汪一鵬以及汪一鳴昆仲一齊跑到香積厨去吃素菜。

幾人這麼一分散開，日標果然減少了許多，反正這幾家酒樓彼此相隔很近，若出了事情，聲息也不難相通，何況他們也根本不在乎出任何事呢。

巴山劍客一領道袍，背後却斜背着長劍，打扮得非道非俗，汪一鵬受了傷，右臂夾着兩塊木塊，吊在身前，連動都動不了一下，這兩人本該是這羣人裏最搶眼的

人物了。

那知夫子廟一帶，龍蛇混雜，三教九流千奇百怪，甚麼樣的人都有，根本沒有將他們當做一回事者，巴山劍客暗自失笑：「看起來，我們倒多慮了。」

香積厨是一家很精緻的素菜館，可是裏面的菜據說全是用鷄湯火腿賁成的，大家眼不見爲淨，誰也沒有去深究。

用鷄湯火腿賁的素菜，口味自然好，因此香積厨的生意也不錯，樓上，樓下倒也坐了不少人，香積厨還有一個特色，就是特別乾淨，柳復明旅途勞頓，驟然得到恁地好去處，淨了淨面嗽了嗽口，往精緻小巧的紫竹椅上一坐，的確舒服得很。

汪一鳴坐在巴山劍客對面，舉起茶杯來，正想喝下，忽然看到巴山劍客面容驟變，忙也一回頭，却看見江南大俠青萍劍宋令公正含着笑容朝裏面走了過來，雖然在他看來，那笑容是極爲勉强的。

任何人的心情，恐怕都不會比巴山劍客此刻的更複雜了，他和青萍劍宋令公本是至交，他們相交了多年，都是以道義爲先，此刻他看到青萍劍瘦長的身材，清癯的面容，以及兩鬢微微斑白的頭髮，腦中靈蛇毛臯的毒辣手段，又泛了起來，使這位素性平和，最無主見的玄門劍客，一時竟楞住了。

此刻也不過是戌時方過，距離靈蛇毛臯所計劃的對青萍劍滅絕滿門的時間，還差着好幾個時辰，巴山劍客一瞬目，看到汪氏昆仲面上的神色，也是陰晴不定的，心裏忽然動了一動。

青劍萍宋令公已含笑走了過來，他彷佛甚麼也不知道，筆直地走到巴山劍客的座子旁，朗聲笑道：「眞是巧遇，眞是巧遇，小弟足不出戶已有多日，想不到一出來就遇上了閣下幾位。」

這聲音，這笑貌，都是巴山劍客所熟悉的，他心裏一陣黯然，對自己所作所爲，突然有了一種自責和不安的感覺。

這種感覺，也不是青萍劍宋令公所能注意得到的，他毫無拘束地坐了下來，和河朔雙劍以及巴山劍客隨意談笑着，一點也不知道這面前的三個人竟是專程到這來取他性命的。

千萬種感慨，在巴山劍客腦海裏閃過最後只剩下一種，在他腦海裏反覆不去。

「告訴他，讓他在這幾個時辰裏乘隙逃走。」他望了望河朔雙劍，看到他們臉上，也有着慚愧的神色，連說話時的態度，都顯得那麼不自然了。

「但是我該怎麼說呢？」巴山劍客心中，仍然是舉棋不定的。

他們四個人表面雖是在談笑着，一絲也看不出不對的神色來，可是若人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竟複雜至斯，也會感覺到這種場面的尷尬，幾乎是令人難以忍受。

尤其是巴山劍客柳復明，他專程而來江南，就是爲了除去此人，可是見了青萍劍的面，他却可不得不叙舊，談天，這並不是敷衍，而是一種出乎本性的情感的流露，但這情況豈不是太奇異了嗎？

終於，巴山劍客立下了決定的意念，爲着友情，有生以來，他第一次立下如此艱巨的決心，也是第一次有了個奸詭的計劃。

他再望了河朔雙劍一眼，看到汪一鳴的手，正不安地在自己下頷上移動着，汪一鵬則用左手拿着筷子，輕輕地敲着醬油碟子的邊沿，但是有一個事實是可以確信的，那就是他們面上的羞愧之色，已遠不及方才青萍劍走入時的濃厚了。

汪一鳴在桌子下面抬脚，悄悄踢了巴山劍客一下，嘴裏却在和青萍劍宋令公扯着不着邊際的話，但已可聽出那是在敷衍着的了。

巴山劍客再一次下了決心，不經意地站了起來，緩緩繞到河朔雙劍的身後，兩隻手縮在寬大的道袍袖裏，却已力貫指尖了。

河朔雙劍不疑有他，甚至連頭都沒有回一下，巴山劍客顧四面的酒客一下，然後走近一無所覺的汪氏昆仲，兩隻縮在道袍裏的手，緩緩拍向汪氏昆仲兩人毫未設防的背上。

這時若是汪氏昆仲中有一人偶一回身，那麼情況也許就會完全改變了。

因爲巴山劍客所立下的決心，並非是完全不可動搖的。

青萍劍宋令公坐在江一鵬的對面，這是一張並不太大的小圓桌子，兩人坐在一起，那種角度遠不如坐八仙桌子大。

是以巴山劍客此刻所站的地勢，是汪氏昆仲不回身絕難看到的，而青萍劍一抬頭，却正好看他帶着一臉奇怪表情，站在河朔雙劍的身後，他方自覺得有些奇怪。

在手指將要觸及汪氏昆仲身體的那一刻，巴山劍客突然加快了速度，駢指如風，左指點在汪一鳴的右肩井穴上，右指點向汪一鵬左肩井穴上，在他兩人穴道被閉，將倒未倒的這一刹那，巴山劍客倏地兩肘下沉，以精妙的內家眞力，穩住汪氏昆仲將要倒下的身軀，「砰」地一聲，汪一鵬左手的竹筷，落在桌上，他兩人的頭，也向前虛軟地搭下。

若非留意的人，是絕難發現巴山劍客這一招，青萍劍也是出乎意外，「噢」了一聲，驚異地站了起來，巴山劍客趕緊以日示意，口中說道：「令公兄，汪氏昆仲大約是病了。」他又以眼色阻住青萍劍的發問，趕緊接着道：「我們先扶他兩兄弟回去找個大夫再說。」

青萍劍不禁更爲懷疑，但他知道巴山劍客的這一個舉動，絕不會無由而發的，勉强忍住心裏的疑竇，隨手掏出一錠銀子，抛在桌上，和巴山劍客扶着汪氏昆仲，走了出去。

其餘的吃客，當然都以詫異的眼光望着他們，但青萍劍宋令公在江陵府可稱是婦孺皆知的人物，是以也沒有人懷疑到其他的事上面去。

走出香積厨，是一條非常熱鬧的街道，巴山劍客扶着汪一鵬，慌張地左右回顧，在人叢中急遽地朝出城的方向而去。

青萍劍再忍不住心中的層層疑雲，脫口問道：「柳兄，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巴山劍客一擺手，道：「慢慢再說，先出城要緊。」青萍劍疑雲更甚，往前又走了兩步，招手喚了一輛停留在酒樓門口的馬車，將汪氏昆仲扶了進去。

那車夫本也認得這位江南大俠，巴結地問道：「你老要到那兒去？」宋令公道：「水西門外。」車夫滿臉堆歡，一面回身關好車門，一面揮動着馬鞭，道：「你老興趣眞好。」口中呼哨一聲，皮製的馬鞭「吧達」一响，馬車緩緩出城而去。

到了車厢裏，巴山劍客面上的神色，才畧爲鬆弛一些，才嘆了一口氣，悄聲向青萍劍道：「我說宋兄，你也未免太大意了。」他緩了口氣，又道：「從此處出城要多少時間？」

青萍劍宋令公道：「很快，柳兄，這到底——」

他方自要問及心中所疑之事，却又被巴山劍客另一句突兀的話打斷了話頭。

「宋兄家裏可還有甚麼放不下的事沒有？」巴山劍客突然問道。

青萍劍又是一楞，暗忖：「怎地他今日儘做些無頭無尾的事，說些無頭無尾的話？」轉臉一看，却見巴山劍客臉上的神色甚是愼重，遂道：「小弟家裏大半是些近親，也沒有什麼放不下的事。」

巴山劍客柳復明一鬆氣，道：「這樣還好——」青萍劍忍不住心裏的疑團，再次扭轉話題，問道：「柳兄，今日到底是怎麼回事？」

巴山劍客長嘆了口氣，遂將事情的始末，源源本本說了出來。

車厢裏沉默了許久，除了轔轔的車聲之外，巴山劍客和青萍劍宋令公沒有說話，河畔絲竹之聲盈耳，青萍劍探首外望，秦淮河畔，月色甚美，將秦淮烟水映得直如仙境。

「事已至此——」青萍劍幽然嘆道，心中眞是感慨萬千。

巴山劍客接口道：「事已至此，我看別無他法了，宋兄你我都已屆花甲之齡，少年時的意氣，我看也該消磨殆盡了，又何苦再和他們去爭一日之短長！」唏噓感嘆，英雄垂暮之情，油然現於言表。

青萍劍雙掌猛一擊膝，怒道：「我就偏不服氣，我倒要看看，靈蛇毛臯那班人有多大道行？」他哼了一聲，接口道：「何況是在秣陵，柳兄，你且置身事外，小弟倒要和他周旋周旋。」

巴山劍客輕輕拍了拍他的肩頭，道：「宋兄這又何苦，如此一來，武林中不免又要生出多少事端了。」他推開車窗，月色從窗口照了進來，繁星滿天，四野寂然，馬車早已出了城外了。

兩人心事重重，又沉默了許久，巴山劍客道：「我倆足跡雖已可說遍及海內了，只是塞外却始終未曾去過，小弟早就有意去領畧領畧那大漠風光，宋兄，你是否有興陪小弟一行呢？」

青萍劍感激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遠遠突然傳來一聲夜鳥的哀鳴，有風吹過，吹得巴山劍客頷下的鬍鬚，微微飄動。

就着月色一看，巴山劍客臉上的皺紋，清晰可見。

「我們全老了！」青萍劍暗嘆着，一腔雄心壯志，頓時消失得無影無踪。

他開始有些後悔，後悔他不該參與熊耳山那一次事。

「唉！事過境遷，還想它作什麼？」他黯然自語道。

巴山劍客亦在沉思，聞言抬頭問道：「宋兄在說什麼？」

青萍劍一笑，展顏道：「我在說日後我老兄弟暢遊大漠風光該是何等有趣。」

巴山劍客瞭解地一笑，突然道：「這姓汪的兩個小子怎麼辦？」

青萍劍一皺眉，道：「推他下車就完了，反正再過幾個時辰，他們穴道一解，難道自己還走不回去嗎？」

柳復明笑道：「對！」隨手就開車門，輕輕一推，「砰，砰，」兩聲，河朔雙劍竟眞的被推在車外了。

趕車的車夫聽到有聲音，回過頭大聲問道：「宋爺，什麼事？」

青萍劍笑答：「沒事。」

趕車的車夫噢了一聲，又問道：「你們倆位要到那塊去？」

青萍劍畧一沉吟，道：「你將車往前面趕好了，到天亮時，走到那裏就算那裏。」車夫慌忙稱是。

巴山劍客忽然自懷中取出尺許大一個包袱，包袱上隱隱還看得出一些已經發暗的血漬，道：「這仇獨的殘骨，小弟也不想再帶在身上了。」隨說着話，隨手一抛，將那包袱抛在車外。

青萍劍一皺眉，低聲道：「你又何苦將人家的屍骨抛在這荒地裏呢？」他又嘆氣道：「但願仇獨沒有後人，不然這血海深仇，怎麼報得清呢？」想到自己所携走的仇獨殘骸，此刻仍堆在家中舊物間裏，心裏又不覺一陣歉然。

「宋兄，那『十年之後，以血還血。』八字，到底是否宋兄所寫的？」巴山劍客問道。青萍劍宋令公微一搖頭，並沒有回答他的話，心裏彷彿在思索着一個難解的問題。

車轔馬嘶，車行突急，晃眼便消失在黑暗裏。

秋日晃眼即去，嚴寒的冬天已隨着楓葉飄落，白晝的驟短而來了。

日子變得寂寞而蕭索，孤獨而美麗的毛冰，在這種日子裏，心情是落寞而悲哀的。

窗外雪花紛飛，她打開窗子，讓雪花飄進來，雖然那是如此寒冷，但是她却願意讓自己的身體受着折磨，因爲唯有她身體上受着折磨的時候，她內心的痛苦，才會稍爲減少一些。

一個頎長的少婦推開了她那間精緻的閨房的門，走了進來，手裏抱着一個仍在襁褓中的嬰兒，朝她微笑着道：「冰妹，這些日子來你還好嗎？」抬頭一望窗外的雪花，幽幽地說道：「你大哥不知怎麼搞的，都快過年了，他還不回來。」

毛冰輕輕一笑，沒有回答她的話。

那少婦在房中踱了兩步，說道：「好冷呀！」將懷中的嬰兒抱得更緊了些，一面說：「冰妹，你好生將息着，千萬別胡思亂想，什麼事等你肚裏的孩子出來時再說，知道了嗎？」

毛冰點了點頭，道：「知道了，大嫂，謝謝你。」那少婦一笑，走了出去，懷中的嬰兒突然哭了起來，她輕輕用手拍着，滿面俱是慈母的溫馨，軟語道：「孩子，別哭，你爸爸就快回來了。」又回頭朝毛冰一笑，走出房去。

毛冰嬌慵地站了起來，走過去帶上房門，側面望了望左面的紫銅菱花大鏡，鏡

中人影不是比以前憔悴多了嗎？她轉了一個身，苦笑着，望着自己近日來已漸形臃腫的腰肢，長嘆了一聲，暗忖：「怎麼這樣快，看樣子孩子眞要出來了呢。」

她突然感到一陣悲哀：「可是孩子的爸爸呢？」她張開口，雪白的牙齒緊咬着嘴唇：「孩子的爸爸可永遠也回不來了！」仇獨清癯而英俊的面容，落寞而瀟灑的身影，驀地在她心中升起。

近日武林中，似乎起了很大的波浪，毛冰雖然已不再在江湖中行走，但是武林中的種種消息，都有她大哥浙東大豪靈蛇毛臯的弟子門人來此敘說着，因此，她也知道得非常清楚。

仇先生死了，巴山劍客柳復明和青萍劍宋令公突然在武林中消聲歛跡，靈蛇毛臯率領着「七劍三鞭」另外七人，很幹了幾件震動武林的大事，在江南，凡是與青萍劍宋令公有關的鏢局，把式場，甚至任何一個和青萍劍沾着些親故的武林人物，全都被他剪除了，於是靈蛇毛臯，成了近日中原武林的魁首。

他的弟子們還興奮地告訴毛冰：「大爺現在可眞了不起了，聽說大爺還要開宗立派，自立門戶，和中原武林的幾個大宗派一較長短呢。」

對於這一切，毛冰只是淡淡地聽着，非但沒有一絲興奮，而且還感到羞恥，慚愧，和痛苦。

她恨自己爲什麼會做出這種事，她恨她的哥哥的無恥，但是這些話，她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因爲最令她痛恨的，却是她自己呀！

於是對於仇獨的懷念和她自己的自責，成了她心中最大的負担，嚙噬着她的心，終於，她不再能忍受了，她不願再在這個令她痛恨的家庭中生活下去，她也不再願意見到她的哥哥——靈蛇毛臯。

就在那個風雪之夜，毛冰連夜奔出故宅，月黑無影，風雪漫天，在泥濘而積雪的路上，她鞭策着坐騎，心中茫然一片，不知何去何從？

寒冬的杭州，市面遠不及春日的繁華，她緩緩騎着馬，出城東去，孤身而美貌的少女，引得行人當然注目，有的還指着她評頭論足起來，寒風吹過，她風氅掀起一角，有人竊竊私語：「嘿！這娘兒們肚子怎麼這麼大，難道是偷人養漢，——」說到一半，頭上被人拍打了一下，一個小地痞在他身旁直眉瞪眼地說道：「小子，你他媽的亂說些什麼，你知道這位姑娘是誰？」他哼了一聲接着說：「她就是毛大太爺的親妹子，你忖量忖量，再說老子就剝你的皮！」

被打的人方自怒火滿面，一聽到毛大太爺的名字，嚇得一聲不响，趕緊回頭就走了。

毛冰芳心紊亂，什麼話都沒有聽到，馬的顚動，使她有要嘔吐的感覺，她裹緊了身上的風氅，望着東面的雲霞，出城而去。

風雪稍煞——

杭州道上行人頗多，似乎都將這嚴寒視若無睹，毛冰心裏奇怪，繼而一想，原來這些都是冒着風雪回家，和妻兒團聚過年的人們。

毛冰心情不禁更感寂寞，眼光羨慕地停留在那些小人物的身上，過往的人們，也都以詫異的眼光，打量着這個孤身的少女。

突然，毛冰眼睛彷彿一花，在絡繹不絕的行人之中，她突然發現了一個奇異的景象。

原來遠遠走過來兩人，身材都高得驚人，却是一胖一瘦，胖的胖得可以，瘦的却瘦得驚人，最奇怪的是這兩個人身上穿的衣服，居然會叮噹作响，走近了一看，原來胖子身上的「衣服」，是一片片紫銅，瘦子身上穿的「衣服」，竟是一片片黃金。

毛冰三更過後出門，此時已是上午，天上雖無陽光，但漫地雪光反映，將那兩人身上的衣服映得耀目生花，再一看兩人的面容，毛冰心中頓時冒出一股寒氣，趕緊將頭轉了過去。

皆因那兩人非但容貌怪異，而且眼中還有一種說不出的攝人之力，毛冰心中暗自打鼓：「這兩人是什麼來路？」她生長在武學世家，自身的武功，雖因受了體質太弱的限制，並不太高，但是武學一道，她却瞭解得非常清楚。

她暗忖：「這兩人的武功，看來還在大哥之上。」念頭一轉，又想到仇獨：「大概已經和獨哥不相上下了，可是中原武林，可從沒有聽起說過有這麼兩個人物呀，難道是來自海外的嗎？」

毛冰一望那形容詭異的兩人，便知道他們有高深的武功，是有她的道理的。

須知凡是金鐵之屬，都不能禦寒，是以穿在身上，你會更冷，此刻正值臘月，氣候最冷，別人穿着狐裘，尤自在打着抖顫，這兩人全身上下，看起來像是只掛着百十斤金鐵打造的薄片，既不能擋風，更不能禦寒，但這兩人却似一點也未感覺到寒冷，大踏步地走着，一步在雪地上留下一個腳印，整齊得有如刀劃，毛冰心裏有數，這兩人的內功，不是已練到了「寒暑不侵」的地步是什麼？

是以毛冰趕緊回過頭去，免得招惹這兩個行動詭異的角色。

那知那兩人眼睛却停留在毛冰臉上，再也不放鬆，毛冰心裏發冷，臉上發熱，加緊鞭了一下馬，想走過去就算了。

那兩人對望了一眼，突然回過了頭，跟在毛冰後面，路上行人，看到這兩人，都遠遠避開，却忍不住偷偷回過頭來看。

那兩人一聲不响，走在毛冰馬後面，毛冰越來越緊張，手掌心的冷汗，直往外冒，路上行人太多，她又不能放馬急馳，急得芳心忐忑，不知怎生是好？

可走了一段路，前面是個三岔路口，一條是往覓橋的，行人較多，另一條路人的行人却少得很，毛冰心裏一盤算：「他們這樣跟着我，我可眞吃不消了。」暗忖自己坐的坐騎，是匹千中選一的良駒，放馬一馳或許能將他們甩開。

於是她一勒馬韁，放開馬向較偏僻的路上馳去，馬果然跑得很快，她胃裏一陣陣發酸，她也顧不得，伏在馬上跑了幾里路，路上簡直連一個行人都沒有了，她自忖大約已將那兩人掉在後面了，微微緩住了馬，回頭一看，頓時又是一股寒氣上冒

，原來那裝束怪異，行踪詭秘的兩人，不急不緩地跟在她後面，面上形容仍然呆板板地沒有一絲變化，臉既沒有紅，更沒有喘氣，毛冰大驚：「難道這兩人會縮地不成？」

那兩人也不說話，施施然跟在她後面，毛冰六神無主，禁不住老是回頭去看，可是一接觸到那兩人的目光，又嚇得趕回過頭去。

「這兩個傢伙到底安着什麼心？難道——」想到這裏，她臉上更發紅，再也想不下去。

她孤身一人，武功並不太好，身上可有身孕，在這荒涼的道路上，眞是呼天不應，呼地不靈，她暗怪自己，爲什麼選了這麼一條路來走，看到前面仍是無甚人烟，而且彷彿還有一個小樹林子，心裏更急，差一點就要哭出來了。

她知道躲不開這兩人，索性放緩了馬，心裏打着主意。

那知忽然頭一暈，那馬竟像騰雲駕霧般，往前直奔，而且自己坐在上面，平平穩穩地，沒有一絲顚動，只覺兩旁林木，如飛地後退，那種速度簡直是她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她幼稚地想着：「難道眞是佛祖顯聖，將我救脫這兩人的魔掌？」但她究竟心智清明，隨卽推翻了自己的想法。

「不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她心裏更奇怪，想回頭去看那兩人還在不在後面，但是速度委實太驚人，她甚至看也看不清楚。

突然，她頭更暈，一反胃，哇地吐了出來，接着就不省人事了，須知她懷着身孕，體弱又驚恐，怎經得恁地奔跑。

等到她醒來的時候，她發覺有兩隻手在她胸腹移動，摩挲着她的胸膛和肚子，她又羞，又急，但是被兩隻手摸過的地方，又暖洋洋地舒服已極，渾身沒有半絲力量，偷偷睜開眼睛一看，那一胖一瘦兩個傢伙，正瞇着眼，低着頭在望着自己，兩隻手正在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動着，她一想到將要發生的後果，心裏更急，雙肘一用力，想掙扎着跳起來，那知眼一黑，又暈了過去。

她再次醒過來的時候，情況仍一樣，仍然有兩隻手在摸着她的胸腹，她不禁奇怪：「怎麼這傢伙老是摸着我，難道他別的事全不懂嗎？」想着這裏，她臉一紅，暗罵自己怎麼會想到這種事。

但是事實如此，又怎能怪得她如何想呢？那行動詭異兩個怪客到底是誰，爲什麼老是跟着她，又爲什麼對她如此呢？

驀地，一聲暴喝，一個她頗爲熟悉的聲音。厲喝道：「好不要臉！」六道寒影，電閃而至，擊向彎着腰，曲着脚，正在摸着毛冰兩人的後心。

毛冰心中暗喜，這下來了救兵了，一時頭腦混亂，可想不起這口音是屬於誰的，但無論如何，總是個熟人就是了，而且這熟人是來救自己的，於是她心裏稍稍一寬。

那知兩人頭也不回，動也不動，毛冰只聽到「噹！噹！」幾响，那兩隻手仍在她身上動着，由掌心傳到她身上的熱力，也愈來愈熱，她全身舒泰，幾乎願意讓這兩隻手永遠摩下去。

他們所存身的是一個樹林子，隨着那一聲厲喝，幾道鏢光——

一條人影，自林外倏然掠了進來，嘴裏喝道：「小子還不住手！」掌中長劍帶起風聲，刷刷兩劍，直取那兩個怪客。

這人影來勢神速，劍光凌厲，這兩劍一取胖子腦後的「藏血穴」，一取瘦子項上大椎骨下數第六骨節之內的「靈台穴」，認穴之準，不差毫釐，出手之快，也足驚人，顯見得是名家身手。

那兩個怪客依然連頭也不回，胖子的左手和瘦子的右手也依然在毛冰的胸腹之間移着，剩下的兩隻手，胖子右掌斜担，倏地自肘下倒穿而出，擊向後面那劍手的脅下，脚跟一旋，左足反踢那劍手的下陰「中極穴」，瘦子五指如鈎，反手一把，居然去抓那劍手的長劍，那劍手一驚，身形微動，退後了三尺，又掠了上來，劍光如虹，經天而下，又疾地削向那兩個怪客的後心，左，右「志堂」兩穴。

那兩個怪客鼻孔裏彷彿哼了一聲，瘦子的手背突然像是脫了節一樣，向上面彈了起來。

那劍手一劍斜掠，突然手中的劍一震，自己竟然把持不住，手腕一鬆，脫手而去，帶着一溜藍光，飛得老遠。

那劍手大驚，暗忖：「這兩人是什麼武功？」須知人體的關節，多半只能向一方彎曲，一絲也勉强不得，這瘦子的手臂，却居然能夠隨意向後扭轉，這簡直是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的了。

但是那劍手武功不凡，爲江湖上有數的後起之秀，心裏雖然吃驚，却並不十分懼怕，脚步一錯，曲肘沉臂，兩條腿像兩條釘在地上石樁子般站在地上，劍眉微軒，厲聲問道：「你們是誰？在幹什麼？」

那兩個行踪詭異的怪人，却像根本沒有聽見他的話一樣，毛冰此刻心裏已畧爲清楚，聽到這劍手的聲音，心中暗喜：「原來是石磷。」悄悄張開眼來，却看到那兩個怪人的臉上，神色莊重已極。

她心裏又是一動，那兩個怪人却突然直起腰來，手舞足蹈，滿面俱是歡忭之色，身上掛着的鐵片，叮噹不絕地作响。

那少年劍手本名石磷，是當代名劍客，武當派的靈空劍客的入室弟子，出師才只數年，在江湖中已大有名聲，闖蕩江湖，也可說有不少日子了，此刻見了這兩位怪人的這一個動作，却只有睜大了眼睛，愣在那裏，不知這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兩個怪人高興了一陣，胖的那個突然掏出一樣東西，拿給毛冰看，嘴裏吱吱咕咕地，不知在講些什麼話又像是鳥語。

毛冰躺在地上，一時還不敢起來，她雖然將這兩位怪人恨之入骨，此刻見了那瘦子手中的物事，却突然驚喚了起來，四肢一用力，人像彈簧似，直躍了上去。

這一躍少說也有丈許，石磷大奇：「怎地小冰的輕功恁地好？」須知從地上平臥着而躍起，其情況自然要比站在地上困難得多。

毛冰自己，却沒有注意到這些，身軀剛一落下地，口裏已在叫道：「還給我，還給我！」彷彿對這樣東西，看得珍貴已極。

石磷心中暗嘆：「她看到我怎地連招呼都不打一個？」

那兩個怪人却像根本沒有聽懂她說的是什麼話，依然嬉皮笑臉地站在那裏，手裏拿着一個小皮盒子，上面用一條極細的金練吊住，搖動的時候，發出一連串極爲悅耳的响聲。

小皮盒子吊在練子上幌動，毛冰的眼睛也隨着這小皮盒子打轉，石磷心裏奇怪，暗忖：「這個小皮盒子裏，又有什麼古怪不成？」

那一胖一瘦兩個怪人，見到毛冰臉上的神色，吱吱咕咕地又對講了幾句話，面上神色，更是欣喜，那胖子大嘴一咧，朝毛冰哈哈直笑，一隻手伸過去，像是想拉住毛冰的玉手的樣子。

石磷更是大怒，厲喝道：「萬惡淫徒，還不快拿命來！」話聲方落，又復出手，拳風招展，橫擊那人的琵琶骨側的「肩井穴」。

那人臉色一變，手臂一伸一縮，像是一條蛇一樣，倏地反擊而出，去拿石磷握拳的手腕。

石磷再也想不到那人會從這種部位出招，大驚之下，猛一沉肘，指尖上挑，那知那人的手臂却可以隨意扭曲，五指箕張，手腕突地整個反了過來，快如電光火石，抓住了石磷的右腕。

這一招非但其快無比，出手之怪，更是令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石磷身受武當派絕頂高手靈空眞人十年耳提面命，武功實有很深的根基，那知遇見這怪人，全身武功竟一點也施展不出來，一招之內，就被人家擒住手腕，他驚怒交集，竟豁出右臂不要，左手駢指疾地點向那人鳩尾下一寸的「巨闕」大穴。

那知那人却像渾如未覺，石磷的手指方自點在那人身上，却輕輕向旁邊滑了開去，他驀地一驚，陡然想起那人身上的衣服，乃金鐵所製，以他此時的功力，想隔着一層金屬擊穴，還不能够呢。

那人握着石磷的手腕，却仍虛虛地未用全力，只瞪着眼朝石磷看着，嘴裏說些石磷一句也聽不懂的話。

石磷驚怒交集，手腕猛地上翻，想以武當派秘傳的「小擒拿手」掙脫那人的手掌，那知那人的手腕却像是一條牛筋索子，任你怎地翻轉，他也能够隨着你翻轉，石磷心中突地一動，想起師父曾經對他說起的一種中土早已絕傳的拳法，再一看那胖子的手掌以及肌肉果然是色如瑩白，在白裏隱隱透出一絲淡靑之色來，大驚之下，面上也不自覺地變了顏色，朝毛冰大喝道：「冰妹快逃，這是『化骨神拳』。」

毛冰心中雖然渾渾沌沌地，嗡然一片，也不知在想着些什麼，但是這「化骨神拳」四字，却如金鐵擲地，震得她神智陡然一清！

她幽幽地從幻夢中醒了過來，她雖然武功不甚高，但是「化骨神拳」這四字所代表的意思，她是非常瞭解的，數十年前武林中出了個大大的奇人，叫海天孤燕，也從來沒有人知道他的來踪去跡。

他在中原武林露面只有短短數年工夫，但是聲名之顯赫，却是無可比擬的，曾經赤手空拳，連敗中原武林各門各派的二十七個掌門人，每個人在他手下都未曾走滿十招，當時江湖大駭，都道千百年來，武林中都未有一人能和他匹敵的。

而海天孤燕所使的拳法，就是這「化骨神拳」。

自海天孤燕突然隱身之後，芸芸江湖中，再沒有一個會使這種怪異絕倫的拳法，但數十年來，武林中人提起「化骨神拳」，却仍然是談虎而色變的，是以石磷一提這四字，毛冰立時大驚！

她楞了一會，朝這行藏詭異的兩人望了一眼，驚奇的思忖着：「難道這兩個怪人所使的，眞是『化骨神拳』嗎？」

此時石磷突然一聲悶哼，身子軟軟地倒了下去。

筆下寫來雖慢，然這些在當時只不過是一瞬間的事。

毛冰心裏再無思考的餘地，石磷爲了救她，她又豈能撒手一走，何況最重要的是那個小皮盒子此刻仍在別人手上，她暗咬銀牙，暗道：「卽使我失去性命，也要將這小盒子拿回來的。」

但是她也知道，以她自身的力量，要想抵敵這兩個怪人，絕無可能，秀眉微顰，在這種情況下，她又能有什麼選擇？

那兩個怪人望也不望倒在地上的石磷一眼，仍對她看着，瘦子手中的小皮盒越幌越急，盒子裏發出的聲音也越來越急驟，那胖子大約也已知道對方聽不懂自己的話，急得抓耳摸額，亂打手式。

毛冰雖然聰明絕頂，但是此刻她當局者迷，竟沒有看清眼前的情勢，更沒有分辨出那胖子所打手式的意義。

她突然朝那瘦子一笑，那瘦子忙也朝她一笑，那知她這一笑却是用來分散人家心神的。

隨着這一笑，她一個箭步竄了上去，劈手奪那瘦子手上的皮盒子，那瘦子像是不曾防備，手臂動也未動。

毛冰手一接觸那皮盒子，不禁大喜，手腕一用力，身形後退，以爲已將那皮盒子搶了過來，猛一旋身，脚尖頓處，掠起三兩丈遠近，想乘隙逃走，這時候她甚至已將爲她拚命的石磷忘記了。

那知在她脚步微一停頓的時候，她眼前一花，那瘦子仍然帶着一臉莫測高深的神色，站在她對面。

而她手上那皮盒子的另一端金練子，也仍然好好地握在那瘦子手裏，她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她再也想不到，這瘦子的輕功居然已到了這樣的地步，非但駭人聽聞，簡直匪夷所思了。

那胖子也跟了過來，脚步並未移動，身形却如行雲流水，平穩得連身上的金片都沒有發出半點聲音來。

他一掠到毛冰的身側，又吱吱咕咕地說起話來，可是毛冰却不懂，她只能發着楞，不知道自己究竟應該怎麼辦才好，人家的輕功，不知比自己高明多少倍，武功更不用說了，自己打又打不過，逃也逃不掉，難道只有束着雙手聽憑人家宰割嗎？她是眞正地驚懼而悲哀了。

那胖子說了一大堆，當然沒有一絲效果。

那瘦子雙眉緊皺，費力地思索了半晌，突地一托腦袋，伸出那隻雖然瘦如鳥爪

，但却仍然色如瑩玉的手來，朝毛冰手上緊緊抓住的皮盒子一指，又朝毛冰的脖子一指，期望的望着毛冰。

毛冰越弄越糊塗，此時她又生出一些好奇心，心想：「這兩個傢伙到底要幹什麼？」不禁低頭朝自己的脖子一看。

她這一看之下，再也忍不住叫出聲來，原來她的脖子下面，仍然好好地掛着一個和那一式一樣的皮盒子。

她手一鬆，心中疑竇叢生：「原來這瘦子手上的皮盒子不是我的，但是那又是從那裏來的呢？難道這兩個傢伙竟和他有什麼關連嗎？這倒眞奇怪了，那麼這兩人又是從那裏來的呢？他們這樣苦苦逼着我，却又是爲着什麼呢？」她百思不解，又呆住了。

毛冰一低頭，却發覺那被自己愛若性命的皮盒，仍好好地掛在她脖子下面，心頭不禁猛地一陣劇跳，雖然喜出望外，但在她心中所生的那一份疑忌，却也並不在這喜悅的感覺之下。

她惘然進入回憶裏，面前詭秘的胖瘦兩人的身影，在她眼中已是迷茫一片，而仇獨英俊，清癯的面容，又清晰地在她腦海中泛了起來。

她記起那一天，當仇獨帶着滿臉悲愴的情意離開她時，她心中的那一份自疚和愧怍，然而仇獨却以爲她是爲了離開自己而難受，於是他從懷中拿出這皮盒來給她，並且說這是他平生最富紀念性價值的一件東西，她看得出，他當時臉上鄭重的神色。

此後，這皮盒便時刻不離地跟隨她身旁，每當她憶起仇獨，憶起自己對仇獨所欠負的那一份情感和良心上的債，她就會無言地將皮盒拿出來，靜靜地凝望和把玩着，讓自己回到以往去。

是以當她看到那詭秘的兩個人手中拿着這皮盒時，她心中的急，竟遠在任何事之上，這當然是由於她對仇獨深厚的情感所致。

但是她却發現自己的脖子上何以好端端地掛着一個皮盒，於是她更驚異，這兩個怪客爲什麼會有和這一樣一式的皮盒呢？難道他們和仇獨之間有着什麼關連嗎？他們對自己這樣又是爲什麼呢？

這實在有令毛冰不解，她茫然抬起頭來，那兩個怪客仍帶着笑容望着她，此時她對這兩個怪客的恐懼之心，雖已完全消失了，但她却沒有方法來向他們表達自己心中的意思。

這種言語的隔閡，是她第一次感覺到的，她暗忖：「在他們面前，我簡直和啞吧一樣——」一念至此，心中忽地一動，轉念忖道：「就是啞吧，也可以向對方表露心意的呀，我說的他們聽不懂，難道我寫的字他們也看不懂嗎？」

她臉上微微露出喜悅之色，這是因爲她發現了一種方法可以解決自己心中的疑團，而絕不是因爲自己心裏開心之故。

那兩個怪客見她面上露出喜色，這種情感上的流露，他們自然看得出來，那胖子一轉臉，朝那瘦子說了幾句話，毛冰當然仍是不懂，但看他們的語氣，也聽得出他們是在高興。

於是她蹲了下去，用手上留着的並不太長，但也不太短的指甲，在地上劃了「仇獨」兩字。

那兩個怪客，看到了她這動作，也趕緊蹲了下去，身上的金鐵片子嘩啦嘩啦地响着，下擺拂在地上。

兩人朝那「仇獨」兩字看了半晌，忽然一齊跳了起來，連連點頭，這兩人不但武功已出神入化，外表看起來，也是奇異詭秘，再加上一點兒兇惡的樣子，然而兩人此刻的神態，却像個天眞的孩童。

毛冰微微一笑，她知道這兩人必定是和仇獨有着關係了，而且她可以確定，這兩人必非中土武林人物，他們到中原來，同時也是爲着尋找仇獨，然而仇獨呢？她又不禁一陣惘然。

若換了平日她頭腦清楚的時候，她立刻可以發現這兩人非但不瞭解她所說的話，甚且連她寫的字也不太認得，這從兩人這簡簡單單仇獨兩字，都看了半晌才認出來的事上，就可以知道，然而她此刻心思紊亂，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是以她期望着這兩個人能够寫幾個字，來解開一些她所不能瞭解的事。

那兩個怪客歡躍了一會，又蹲了下來，朝毛冰連連點頭微笑，現出非常親熱的樣子，接着又注視毛冰的手，像是要她再寫下去，而毛冰却在等着他們寫，這樣三人蹲在地上，面面相對，却不知道對方究竟想幹什麼，只有瞪大了眼睛望着。

毛冰當然不知道這兩個怪人的來歷，甚至連芸芸中原武林中，能知道這兩人來歷的也不多，雖然在看了他們所施展的拳法之後，每個人却會知道他們必定是和「海天孤燕」有着關係。

但海天孤燕本身就是個謎，根本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也沒有人知道他非但和這兩個怪客有着關係，就和當今武林的奇人「仇先生」，也有着關連呢？

仇獨一生事跡，絢麗多彩，在他短短的三數十年性命中，除了一些人們都知道的事之外，還有更多人們不知道的事。

他曾經遠赴海外，在黃海的一個孤島上，竟認識了許多久已被武林中認爲死去的人物，而這「人中之龍」海天孤燕，竟也是其中之一。

這許多位武林中的前輩，都是在自己遇着了什麼不可解的困難，或者是自己也厭倦了人生的時候，被「海天孤燕」援引到這小島上，過着散仙般的生活，當仇獨無意間闖上這小島時，立刻發覺自己那一身在中原武林已是頂兒尖兒的身手，在這裏竟連幾個爲這些武林前輩做些雜事的黎人都不如。

作爲一個武林中人，遇着了這種千載難逢的機緣，其心中的喜悅，是可想而知的，仇獨自然不會例外，他極願意留在這小島上，想學一些他雖久已聽說，却連見也沒有見過的武功。

但是年齡恐怕已超過百歲，而精神却極钁鑠的「海天孤燕」却對他說：「留在這裏的人都發誓再不離島了，你能够做到嗎？」

仇獨聽了無言地愣住了，那時他才二十歲，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時光，讓他犧牲中年全部時日來換取武功，那時他確然覺得並不值得，因爲你縱然學成了蓋世神

通，然而在這孤島你又能怎麼呢？這正如有人願意給你不可數量的財富，而只准你困在一間房子不能出去半步，而你也絕對不可能答應他一樣。

這種心理，海天孤燕當然體會得出，於是他莞然一笑道：「你別不好意思，若我在你這個年紀，也不肯這麼做的。」

人類之間的情感，最可貴的就是彼此間的同情與瞭解，仇獨一生最不服人，然而此刻却對這海外奇人甚爲傾倒，而海天孤燕也對這武林中的後起之秀極爲欣賞，這兩個年齡幾乎差了一甲子的人，竟結成好友，仇獨在那孤島上也破例地躭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內，海天孤燕雖然絕口不談武功，但却將些內功中的不傳之秘，有意無意地說出來，仇獨是何等聰明人，自是得益非淺，他震驚武林的「萬流歸宗」心法，亦因此得成。

在這孤島上的人，每人都存一個極小的皮盒，裏邊是什麼，誰也沒打開來過，仇獨臨去之際，海天孤燕也將這種皮盒拿了一個給他，並且諄諄叮嚀，說這皮盒也許會給他帮助很大，但是不到十分危急時，却千萬不能打開它。

仇獨踏上那來時乘來的變桅小船時，海天孤燕說：「假如你厭倦了武林生涯，隨時都可到這裏來。」他長嘆了口氣又說道：「我無論在不在，這裏總是歡迎你來的。」

言下大有自知死期已近之意，分離在即，再見無期，仇獨頓覺惜別之情，油然而生。

× ×

海南島上的五指山，也是劍客出沒的地方之一，「海南劍派」以辛辣詭異爲主，雖然與中原武林所流傳的劍法不同，但自古以來，劍法的源流，本是一統，只是每派所走的劍路各異而已。

這身穿紫銅，黃金衣衫的兩個異客，本是海南劍派的高手，足跡雖未出南海，但劍法亦自不凡，他兩人生性奇特，昔年在海南島上，行事就以偏激著名，那知突然這兩人竟一齊失踪，海南島上的江湖人士，各各稱異，因爲這兩人絕不是會遁隱林下的人，而中原武林，也未傳出有這兩人的行踪。

那知這兩人却是被海天孤燕引到那孤島上，潛習武學，因爲生性也是極爲奇特的海天孤燕，對這兩人竟極爲青睞。

仇獨昔年孤身闖上那座孤島時，與這兩人頗爲相投，人類的緣份，總是那麼奇怪，仇獨與這兩人，平日都是落落寡合的傲岸之士，却不知怎地，結交了對方這和自家完全不同典型的人物。

這兩人本是中表兄弟，胖的叫程駒，瘦的叫潘僉，在那孤島上一躭十年，竟再也忍不得孤島上寂寞的歲月，偸偸溜了出來，這一方面固然是因爲他們生性本就不甘寂寞，另一方面也因爲他們年紀還沒有到達將一切都能淡然視之的階段，尤其是仇獨口裏的中原武林，江南風物，更使他們心焉嚮往之，神思不已。

他們想到就做，居然連袂來到江南，他們足跡從未來至中土，一切都生疏得很，尤其是他們這種詭異裝束，更處處引起不便，於是自然想在這裏去找個朋友，而他們在中原武林中唯一的朋友，就是仇獨了。

是以他們看到毛冰頸上所掛的那個小皮盒子，不禁狂喜，因爲他們多日來打聽仇獨的行踪，毫無結果，這自然是因爲他們本身行踪詭異，而所打聽的對象又是仇獨，人家當然不願意告訴他們眞象。

只是他們那種百粵方言，生長在江南深閨裏的毛冰怎會聽得懂？言語不通，自然難免引起誤會，就連他們以絕頂內力爲因驚悸而暈絕的毛冰推拿時，也被毛冰認爲他們在故意輕薄。

他們兩人，費了很久的事，才使毛冰畧爲瞭解了一些他們和仇獨之間的關係，毛冰却凄凉地在地上寫成的「仇獨」兩字下面，加上「死了」兩字，程駒，潘僉的眼睛，在看到這兩個字以後，突然射出一股駭人的光芒，各各狂吼了一聲，縱上前去，捉住毛冰的臂膀，喉間發出一連串急切的問話。

毛冰的兩隻臂膀被抓得其痛澈骨，眼睫毛上竟有淚珠流下，但她的淚珠却不是因痛苦而流下的，而是因着快樂。

這是因爲他們兩人眞情的流露，從開始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會爲仇獨的死而有任何悲哀的表情，卽使她自己，在思念仇獨時，也只是暗地流着淚，將眞實的情感隱藏起來，那確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但是她却不得不如此，因着她所能接觸到的人，都是仇獨的敵人而非朋友。

但此刻，她却看仇獨的眞正朋友了，她激動得流下快樂的淚珠，當她知道仇獨也有朋友的時候，那遠比她發現自己的朋友還要愉快。

程駒，潘僉滿臉俱是惶急的神色，他們着急地問着：「仇獨是怎麼死的？是被人所殺嗎？他的仇人是誰？」毛冰却一句也聽不懂，就算聽懂了，她又怎能將仇獨的仇家說出來，因爲那是她嫡親哥哥呀。

程駒，潘僉雖然性情怪異，但却都是性情中人，此刻心裏越急，却也越不能將心中的意思表達出來，兩人急得捉着毛冰的臂膀直幌，突地，劍光一閃，直創程駒耳畔的「玄珠」穴。

兩人心中全在想着仇獨之事，對這劍光的來路完全沒注意到，再加上這劍光來勢極速，按說，他們似已絕無可能躲開此招。

劍氣寒芒，眼看已掃着程駒的右耳，就在這間不容髮的一刹那裏，程駒肥胖的頸子倏然向左一扭，劍光點閃而過，使劍的人一聲厲叱，罵道：「欺凌弱女，算是什麼人物？姓石的今天和你拚了！」劍尖微一顫抖，劍光錯落，全向程駒的頭上招呼。

程駒不想傷人，先求自保，反臂一指，「嗆然」一聲長吟，竟將那劍彈開五寸，但使劍的人絲毫不爲這種驚人的武功所懼，劍式一圈，「刷，刷」又是兩劍，輕靈巧快，正是名重武林的「七十二路連環劍」。

毛冰看到石磷運劍如風，再聽到石磷所罵的話，知道他必定對這兩個海外來客有了誤會，嬌喝一聲，道：「石磷，快別動手！」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

單于紅·文
盧令·圖

梟魅（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君之楓了解了翁萬金和青鋒劍之間的一段恩怨後，偕夏秋心同返家中，途中兩人忐忑不安地担心君母會反對他們的婚事，詎料返抵家中，竟意外的君母不特沒半點反對的意思，反而很欣悅的接納了君之楓的要求，更說出當初反對的原因是恐怕君之楓步他父親的後塵，不能安享齊人之福，至是君之楓才知道他父親當年曾撵走一個二娘，更而探知二娘就是金蛾子。翌晨，君之楓決意偕夏秋心往找金蛾子，但雙親未起床，只有春香在厨下弄早膳，夏秋心要去告知她一聲——

迎母天倫聚　殲敵擁美旋

「那我去告訴她一聲。」夏秋心說着，就要進屋去……

不想，賴春香似已聽到馬嘶聲，已自裏頭趕出來，她有些驚異：「哥哥，夏姐，你們一大早要到那去？」

「小香，告訴爹和娘說，哥哥去接二娘回家來過年。」君之楓已牽着馬朝山下走了。

「二娘？」呆住了，賴春香疾步跟上來：「什，什麼二娘？」

回過頭來，君之楓大聲道：「還有，小香，以後別再叫我哥哥，叫我的名字好了！」

賴春香已經跟不上了，她呆呆的站在那裏……

等她想問清楚一點，業已見君之楓和夏秋心成了兩個小黑點……

一路急趕，也不過花了兩天多一點的工夫，君之楓和夏秋心業已趕到了「三水鎮」。

君之楓發現，三水鎮似乎是因爲「六鬼神」那些毛雜子被清除了的緣故，而顯得安寧，清靜得多了。

兜了一圈，君之楓便帶着夏秋心到皇甫安，和皇甫霏霏祖孫兩曾經住過的那座小木屋。

由於當時君之楓兩眼瞎盲，而且事隔一段頗長的日子，是以一時不能記憶路綫，還是經過了東問西問，費了一番周章，才找到那座小，舊，破的木屋。

君之楓的感觸頗多，他自然而然的想起皇甫霏霏來——那曾經救他一命與他共患難過，而且對他一往情深的美麗女孩。

當然，他也想起了皇甫安——皇甫霏霏的爺爺，怪癖而顯得冷峻，最後死於「飛箭絕鈴」之手的老人。

這地方，可以說是君之楓生命轉捩點的地方，他瀏覽着小木屋，雖然它已破舊，而且荒蕪，他坐在小河旁的牛宮石上，凝視着徐徐而流的河水，雖然它已快乾涸了……

當然，他也到了皇甫安的墳前憑弔一番。……

久久，君之楓墮入了回憶的深處，一直不忍離去……

「楓，似乎該走了，否則天黑以前我

們趕不到『金安鎮』的。」夏秋心一直默默的陪伴着他，她望望天色，不早了。

「要是，要是霏霏有個三長兩短，我一輩子，也不會心安的。」君之楓太息歎着。

體貼的拍去他袍衣上的草屑，塵泥，夏秋心柔聲的安慰着：「只要救她那個蒙面黑衣人對她沒有壞意的話，相信霏霏一定還活在世上的。」

「四個多月了。」君之楓黯然神傷：「我在二娘那裏停留過三個多月，她爲啥一直沒來找我呢？她要是安然無恙的話，她應該到『金安藥舖』來的，這世上，她唯一的爺爺業已死去，除了我，她還能依靠誰呢？」

「吉人自有天相，楓，事到如今，咱也只有祈求上蒼保佑了。」夏秋心把絲韁交到他手上。

跨鞍上馬，君之楓遂與夏秋心二人之騎急馳而去——拋下了一股濃深的傷感和一絲惆悵……

離開三水鎮，急如電掣，快似流星，飛也似的朝金安鎮奔馳。但，在未到達金安鎮以前，君之楓還有一個目的地——死谷。

記得君之楓被六鬼神打落「死谷」之時，兩眼瞎盲不能覩物，是以他雖去過死谷，但却無法記起那個地方。所幸「死谷」是「武林禁地」，在江湖上頗爲知名，君之楓只消向路人畧爲探詢，便知道了它的走法，而且很輕易的到達了。

「天，這地方怪陰森恐怖的。」夏秋心在谷口立馬打量，她發現遍野嶙石懸崖突峙着，既荒涼且陰霾：「別說它是禁地，就算是樂園，也沒人願意來啊。」

翻身下馬，君之楓邊解下鞍頭上掛着的布包木盒，邊低聲道：「誰又知道這荒陋森涼的地方，有一個身懷血海深仇的老人？」

將坐騎放到谷口邊，夏秋心踢散了一塊小雪堆，露出了一個業已破碎而且發黃轉黑的骷髏，她凝聲道：「楓，他明明是個殘酷的殺人魔，狠毒的劊子手，幹嗎你還幫他忙？」

「不錯，他是死有餘辜的。」君之楓淡淡一笑：「不過在某種角度看來，他是情有可原的。他遭到了七大門派的作弄，他失去了他唯一所愛的女人，而他的女人却是被他的師父『毒蜈蚣』污辱而死，而且他學得的武功是帶有嗜殺的旁門左道武功，他是身不由主的，哦，我並不替他說話，我依然認爲他是死有餘辜，不問青紅皂白的殘殺生靈，誰都一樣是罪不容誅的！但若果你我換成了他，說不定也好不到那兒去，我想。」

「我同情這種人。」夏秋心冷漠道：「但我不原諒這種人。」

「我不反對妳的看法。」君之楓無意識的笑了一下：「十幾年來，他一個人關在這鬼地方，孤苦伶仃的一個人，連一個朋友也沒有，業已是够他折磨的了，何況他挨了『毒蜈蚣』那一掌，身罹怪疾，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這種非人生活，如果說是懲罰報應的話，也已很够了。」

話聲中，兩個人業已緩緩的進入了死谷。

可是，當他倆方不過邁入谷口沒兩步，忽見一條人影急射而來！

那人的身法好快，一忽焉便已到了跟前。

眼前之人，叫人看了不由得抽了一口涼氣！天，那還會是人麼——一身髒兮黑污，破爛不堪，而且透着一股子濃重强烈的穢氣臭味，整個人瘦得皮包骨，彷彿只剩下了骨骼架子，幌呀幌的，頭髮已是落光了，但頭頂却不是光亮，而是黑污了一片，單看這，就叫人懷疑他是幾天，哦，是幾年沒洗過澡了？然儘管眼前殭屍也似的人不堪入目，但那深陷着的兩眼，却是唯一可取之處——烱烱有神！

那人面無表情的注視着君之楓和夏秋心，他生硬而冷漠的開口了——聲音不僅蒼老，而且沙啞得彷彿嗆進了一把泥巴：「年青人，你們大概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吧？走，快走，雖然老夫已不殺人了，但你們要是不走的話，老夫的手就要癢，就要忍不住了！」

實在熬不住那刺鼻的味道，夏秋心皺着眉微退了幾步，她似乎有些訝異：「你怎不殺人了？你不是『死谷老人』麼？」

「不錯，老夫就是死谷老人，」那人凝目道：「老夫殺孽太重了，不再想殺人了，但是你們不走的話，我就要忍不住了！走！快走啊！」

心頭翻湧着莫名的辛酸，君之楓吸了口氣，低聲道：「爲甚麼？」

「老夫曾向我的朋友說過不再殺人了。」死谷老人的聲音已愈來愈尖，他似乎在竭力的克制自己：「好了，年輕人，你們已問得太多了，快，快離開這裏啊！別逼我吶！……」

輕輕歎息了一聲，君之楓悲啞道：「死谷老人，你不認得我這個朋友了麼？」

死谷老人一楞，他睜大眼往君之楓身上瞧，他忽地叫了起來：「啊！你就是胡智？」

「是啊！我就是胡智！」君之楓笑了，笑得很凄涼。

一抹强烈的興奮在那張暗晦骯髒的臉上湧溢出，死谷老人忽上前抱住了君之楓口中嘶嚷着道：「老弟是你啊！瞧你一身華麗，而且兩眼復明，和你當初來這兒的模樣，完全兩樣了，叫老夫完全認不出來啦！」

他雀躍着，叫吼着，好生高興啊……

「老哥，我是來告訴你一項好消息的。」君之楓解下布巾，將手中的木盒交給他。

狐疑的接過了木盒，死谷老人打開盒蓋一看，先是一怔，旋忽仰天狂笑：「哈哈……！老鬼，老鬼啊！哈哈哈，你終於來了……」

竭斯底里的叫着，死谷老人那陰晦的臉上忽罩上一片錯綜複雜的怪異神情——怨，毒，恨，喜，樂……

「夢萍！妳可以安息了，我已啃下了毒鬼的肉！」死谷老人老淚縱橫，仰天喃喃說着，忽眞的將毒蜈蚣那顆頭顱提起來就啃！

啊！那副樣子——

夏秋心已嚶嚀一聲的轉過臉去，捂住兩眼……

君之楓呆愣驚瞠於地……

噢，這是一個恐怖的場面——死谷老人瘋狂的嚙啃着毒蜈蚣的頭顱，一口一口的，碎肉橫飛，喀嚓之聲，不絕於耳，那副景象，任誰看了，都要嚇破胆兼嚇爛了腸！

死谷老人原本就是猙獰可怖的了，再加上啃噬一個人頭，簡直和厲鬼魅魑沒有兩樣！

「喳！喳喳！喀察！」那聲音和野狗啃噬骨頭的聲音沒兩樣……

夏秋心業已渾身起了鷄母皮兼鷄公，鷄孫皮，她捂眼又捂耳，驚慌的奔出谷外去！

君之楓這才回過神來，待他想阻止死谷老人之時，只見他正將毒蜈蚣那最後兩顆如死魚眼般的眼珠子放入口中猛吃！

轉眼，毒蜈蚣那顆不算小的腦瓜子，已叫死谷老人吃得一乾二淨！他獰笑着，像一頭饑餓的瘋獸享受着牠的美餐，意有未竟似的猛舐唇角，指節上的碎肉，碎骨，腦漿和已是發黯的瘀血——就像一條野狗吃完了牠的獵物一樣，戀戀不捨的用舌尖去舐嘴畔唇邊和兩爪上的「餘味」……

吃吧，舐吧，死谷老人忽又仰天狂笑，那如鳥鳴鬼號的笑聲裏——滿足！

良久，他方停住喋喋笑聲，他轉身緩緩走向君之楓，他那黑污的臉上是看不出表情的，只有他那兩顆明亮的眼睛，和微顫的聲音裏，才能讓人知道他心中此刻的感激：「朋友，老夫業已五六十年來不曾說過這句話了——謝謝你！」一頓，他那深陷的眼眶裏忽閃着一片淚光，他仰天喃喃低道：「夢萍，妳將不再孤寂了，我就來了……」

說着，一舉掌朝自己的天靈蓋拍下！

大驚，君之楓猛一探手，及時扣住了他的腕脈，驚聲說道：「朋友，你想做甚麼？」

似乎有點詫異，死谷老人瞪着君之楓吼道：「放手！你知道你這是在做甚麼嗎？你想讓老夫再受折磨嗎？」

緊扣着他的腕脈，君之楓有些迷惑不解。

凄凄一笑，死谷老人的聲音忽然低啞下來：「朋友，讓老夫去吧，這世上，業已沒有任何東西能够支持老夫活下去了，我終將要死的，我能挺着，就是等待今天啊！老弟，難道你忍心要我活着再過着這種非人的生活，你不認爲老夫已經折磨够了麼？」

鼻尖泛酸，君之楓搖了搖頭……

淚水已濡濕了眸眶，死谷老人伸出瘦骨嶙嶙的手掌，顫抖着按在君之楓的肩上，他微笑着，含着淚，說：「朋友，求求你，讓老夫去，老夫將會心安理得的。從此，老夫可以長伴夢萍，可以不再受毒發的痛苦，可以不再受我殘殺無辜的心靈的譴責……」

眸角已浮起一層淚光，君之楓也不知道爲甚麼，他突然泛起了一陣悲意，他沙聲道：「朋友，路上好好走……」

話沒完，君之楓已鬆開死谷老人的腕脈，他猛地轉身縱去，射出谷外！

在他轉身的一刹那，他將一滴淚滴到了死谷老人枯瘦的手背上，望着那滴淚，死谷老人心中陡地一陣悲慟！他珍惜的舐去那滴淚水，目送着君之楓遠去的身形，他悲啞喃道：「朋友，下輩子再見，只要，只要老夫能再轉世……」說着，一抬手拍向天靈蓋……

× × ×

路上，只有急如星火的馬蹄聲，君之楓和夏秋心始終沉默着……

夏秋心側首望着他，蠕了蠕小嘴兒，似想打話，但一見君之楓那木然的表情，又忍了下來，這樣三番兩次，夏秋心終是忍不住，畢竟開腔了：「楓，怎麼了？誰欠你錢了是不？」

轉首看望望她，君之楓只是漠楞楞一笑……

柳眉兒微蹙，夏秋心柔聲道：「你仍在想那老頭子？我現在想起來，頭皮仍要發廝一陣子呢。」

「爲甚麼？」君之楓輕輕問。

「爲甚麼？」夏秋心睜大了眼：「活人啃死人頭，難道你不認爲嘔心？噢，還是別說吧，我的肚子裏業已是一陣翻騰，快要吐出來了……」

「設身處地想想。」君之楓歎聲道：「自己所愛的人叫自己的師父污辱而死，而且還忍熬了十幾年的非人生活，要是我，可能也和他一樣呢。」

「人世間總有不幸的。」夏秋心低聲道：「他去了，去得非常心安理得，不是麼？又何苦念念不忘？」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這幾年來，折騰江湖，所看過的奇形怪事也不少……」君之楓悵悵的道：「我，我居然會爲他掉淚。」

有些迷惘，夏秋心道：「你在懷念那滴淚？」

「不，是那絲情！」君之楓閉了閉眼：「當初他放我走出死谷，交我這個朋友的那絲情。」

夏秋心沉默了，半晌，才感然一歎，說道：「有了你這個朋友，他應當滿足了，我想，他再也不會認爲人世間是醜惡可憎的了……」

微微一笑，君之楓斜眼睨着她：「妳這是在歌頌我？」

夏秋心笑了，甜甜的：「算是拍馬屁，够得上麼？」

笑了，在一片笑聲中，業已接近「金安鎮」……

微些兒緊張，君之楓迷眼眺覷着前頭隱隱可見的鎭集：「秋，妳以爲我二娘仍留在那麼？」

夏秋心沉吟了一下：「憑你這番孝心，她是該留在那的。」

君之楓咂咂嘴，道：「妳這是在吃我豆腐？」

夏秋心搖搖頭：「不，是豆腐干。」

話聲與笑聲中，業已到達了「金安藥舖」！

只見金安藥舖依然聳立，招牌仍然掛着，門燈也亮着，君之楓的心頭，一陣狂喜。

翻身下馬，夏秋心邊解下頭上的幗巾，邊凝目打量着金安藥舖的外貌，她走近君之楓凝眸道：「怎不笑一笑？」

仍坐在鞍上，君之楓吸吸氣：「我，有點兒緊張。」

噗哧笑了出來，夏秋心打趣道：「只聽說醜媳婦見公婆才會緊張的，却沒聽說過兒子見娘會緊張的呀！」

「死丫頭！」君之楓跳下馬來，一拳揮了過去，却揍了個空。

步上門階，君之楓定定神，平平氣，欲叩門，忽聞夏秋心低促地道：「楓，你聽！」

微一怔，君之楓正奇怪，耳中忽聽到了一陣細碎的兵器撞擊聲！臉色陡地一變，一個縱身，君之楓業已越牆而入，一吸氣，夏秋心嬌軀一彈，也急急跟了去！

聞聲而去，君之楓和夏秋心飛也似的來到了後院……

只見後院中，一場激烈的搏殺正在進行——一個年約四十，五官端正，黑色勁裝，外罩藍色大袍，斷了一隻右臂的中年漢子，和一名不滿二十歲，面貌娟秀美好而端莊的紅衣少女激鬥着……

場外站立着一堆人，約莫十來人左右，俱皆拿力持槍，凝神以待，那十來人中，有一對母女模樣的並肩站着，全神貫注着打鬥……

君之楓老遠的便見到了那藍袍漢子和梳着兩條髮辮的紅衣少女在激鬥，可是他却不認識，當他看清那母女之時，他欣喜的叫了起來：「二娘！小慧！」

所有的人，包括正在酣鬥的獨臂漢子和梳辮少女也都聞聲停下來，朝君之楓望去！

「哥哥！」一聲嬌喚，一條綠影迎向君之楓——那是小慧！

「胡兄……哦，不，是君兄，君兄！」留着兩條髮辮的紅衣少女，神色驚喜，口中叫着，人亦已撲了前來！

「小慧！霏霏！」欣喜若狂，君之楓和她們已會合於庭院中，君之楓一聽那紅衣少女的聲音，他立刻知道她就是失蹤多時的皇甫霏霏！

相逢的喜悅，是難於形容的，尤其是皇甫霏霏，她的笑眸中，已泛起喜悅的淚水……

他們還沒來得及說話，那獨臂漢子業已射身前來，單劍朝君之楓一指，兩目噴紅，怒喝道：「小子！大爺還以爲你龜縮到那兒去了！大爺今天特地來向你報斬一臂之仇！」

一楞，隨卽恍然大悟，君之楓脫口說道：「原來，原來閣下是『九頭梟』陳永進？」

「小子你在裝傻？斬了大爺一條臂膀，難道這麼快就不認得我陳某人？」仇人相見份外眼紅，九頭梟切齒嗔目，悲憤吼道：「今天，你非還我一條臂膀不可！」

君之楓當時斬去他一條胳臂之時兩眼瞎盲，他當然認不得了，卽連皇甫霏霏他也現在才算看見呢！

這時候，夏秋心已奔射前來，她朝君之楓低聲道：「楓，你一家人去敘敘，這厮讓我來！」

說畢，長劍嗆一聲，業已出鞘，她緩緩步向九頭梟凝聲道：「朋友，我不認識你，也不願意殺你，但你如果堅持在這狂嘶亂吠，本人就非常抱歉了！」

勃然大怒，九頭梟暴跳如雷，劍尖一指夏秋心，怒道：「放屁！妳是什麼東西？滾！老子和妳沒寃沒仇，犯不着殺妳，滾！」

冷冷注視着他，夏秋心平靜道：「我不是東西，當然閣下你也不是東西，我只是人，江湖上人稱『魔咤女』便是，請多指教。」

「魔咤女？」楞住了，九頭梟迅快的望向君之楓，驚聲道：「那小子你就是『不眨眼』了？」

「是的。」君之楓淡淡道：「焦孟不離，有魔咤女便有不眨眼，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的。九頭梟，在下承認你的武功是高强的，但你決不是我倆其中任何一人的對手，這不是誇大之辭，在這之前，當我眼睛失明之時，你便輸我一條胳臂，何況是現在？」

夏秋心接着道：「朋友，識時務者爲俊傑，你走吧；當然，我並不反對你留下，但你必須有這個自信——自信能挑下我手上這把劍。」

「狂！太狂了！」怒極而笑，九頭梟那張端正的臉孔業已曲扭，他怒吼如雷：「你們這對狗男女，你們以爲我陳某人是可以被你們唬得住嚇得呆之流嗎？太狂了！你們未免太狂了哪！」

一頓，瞪向君之楓，怒聲：「不眨眼，聞你在江湖上是條虎虎好漢，怎也爲虎作倀？」

「爲虎作倀？」君之楓索性走前來：「九頭梟，你這話未免光怪陸離，太離譜了！不才雖是後生小輩，但自認是非對錯仍能分得一清二楚，閣下竟言君某人爲虎作倀，你，憑那一點？」

「爲什麼不是？」九頭梟氣呼呼道：「你我是河水不犯井水，誰也沒對不起誰，爲啥嘛帮着害死我的未婚妻的仇人，而且狠毒的斬斷我一隻手臂？我是受害人，你不問靑紅皂白的插上一手，這不是爲虎作倀是啥？」

靜靜聽完，君之楓莞爾一笑：「你未免太善於顚倒是非，混淆事實了！九頭梟，當初是誰逼誰出手的？」

「是我！沒錯！」九頭梟恨恨道：「但我的目標是『金蛾子』你却橫插一手，我當然要殺你了。」

「當然，你這舉動是對的。」點點頭，君之楓隨卽冷肅地說道：「九頭梟，假若有人要殺你的母親，你是否也要橫插一手？」

大吃一驚，九頭梟脫口道：「金蛾子是你的母親？」

「一點沒錯！」君之楓眼角掠向金蛾子，他發現她滿臉激動，眼眸含着閃閃淚光……

撇撇唇角，君之楓放軟了語音：「九頭梟，我同情你喪妻之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果這事發生在我身上，我想，我也許會和你一樣悲痛的；但我敢說，決不會悲痛得連是非都分不清的……」

一怔，九頭梟截口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淡淡一笑，君之楓道：「閣下的未婚妻因練武而中了『丹毒』，你帶着她來求治家母；當時家母言明不一定能救治，請閣下考慮；而你閣下也考慮了，萬一救不

活也不怪家母。不幸，家母未如所願的救活令未婚妻，爲什麼你却食言而肥？當下反悔欲殺家母，家母那時的武功比你强，放了你一條生路，閣下却不醒悟，於今仍懷恨而來，一口咬定家母害死你的未婚妻，你這不是是非不分，請問，是啥？」

張了張口，九頭梟無言以對，他垂下了頭，但立刻又抬起：「是的，當初是我甘心讓令堂醫治，我並不怪令堂無法救活我的未婚妻；但我的未婚妻若不讓令堂醫治，她雖一樣不能活，可是決不會死得那麼快，至少還有幾天可活的，爲什麼一到令堂手上却立刻氣絕身死？這不是存心害她嘛？要不然就是令堂誤投藥石，有過失殺人之嫌！」

這時候，金蛾子緩緩步前來道：「九頭梟，一個人殺人必然有三個動機：仇、情、財。老身和你們夫妻倆一沒寃沒仇，二沒感情糾紛，三無錢財糾葛，有可能存心殺害你的未婚妻嗎？即算我可能有別的因素害死她，那麼當時我爲什麼不斬草除根連你也殺了？那時你還不是我的對手，不是嘛？」一頓，徐徐又道：「假若令未婚妻所罹的『丹毒』是可救之症，老身把她醫死了，這便有過失殺人之嫌；但當初老身已有言在先沒有把握救活她，這不能算是過失殺人的。至於令未婚妻爲什麼加速死亡，這便涉及醫理問題—廿年前，『丹毒』是屬於無法救治之症，其毒强烈無比，無人可治，也不願意去治；由於閣下苦苦哀求老身勉爲其難一試，老身便以『以毒攻毒』法企圖驅迫令未婚妻體內的『丹毒』。『以毒攻毒』的治法有個長處，若藥性能尅毒，立刻就能活；反之不能尅毒的話，毒上加毒，立卽身死人亡！閣下要是不信，可去研讀醫書，要不然，去問其他的大夫請教亦可，就知道老身之話不假了。」

凝神靜聽，九頭梟似乎冷靜多了，他低聲道：「當時妳並沒有這樣說啊！」

淡淡一笑，金蛾子輕聲道：「你一直沒給我機會解釋的，不是嘛？」

默不作聲，九頭梟緩緩低下頭去；半晌，忽太息一聲，足尖微蹬，嗖然一聲，人已掠身而去……

「二娘。」趨步前去，君之楓朝金蛾子恭謹的拜了下去：「楓兒來接您和妹妹回去。」

兩眼含淚，金蛾子激動道：「孩子，我，我不配。」

君之楓摯聲道：「二娘，事情都已過去那麼久了，爹他也知道了……」

「不！」金蛾子掩面翻身奔去：「是我的錯！」

「娘！」小慧見狀，連忙跟去。

「小慧。」君之楓拉住她：「讓娘獨自安靜一會。」

「哥哥，爹沒來是嘛？」小慧低擦拭了下眼角的淚珠：「爹不來，娘是不會回去的。」

君之楓婉言道：「會的，一定會，只要妳勸娘。」

小慧默默無語，她旋卽朝夏秋心微笑道：「夏姊姊，多謝妳光臨寒舍。」

夏秋心忙道：「君妹妹，很榮幸和妳見面。」

小慧轉首向一旁正凝視着君之楓的皇甫霏霏道：「霏霏，夏姊姊遠路趕來一定累了，妳陪她下去休息好嘛？」

「好的。」皇甫霏霏朝君之楓羞澀微笑，轉身向夏秋心含笑道：「夏姐姐，咱讓他們兄妹叙一叙吧。」

「是的。」夏秋心朝她神秘一笑：「呆會，再讓你倆叙叙。」

粉臉兒一紅，皇甫霏霏有些不知所措的低下了螓首，夏秋心連忙輕笑着拉起她的手，向前院走去……

自然，那十餘名家僕，也盡皆退了下去……

君之楓兄妹倆默默相對了一會，君小慧似乎有點兒羞赧，他低着頭，撫弄着衣結，細聲道：「哥哥，我，我眞想不到您會是我的哥哥呢……」

君之楓想起小慧曾對自己產生愛意，雖然他倆之間壓根兒沒什麼，純潔得像張白紙，但君之楓心頭難免會有些兒尷尬感覺。他訕訕一笑，道：「小慧，娘爲什麼又告訴妳了呢？」

「她不告訴我不行的。」微紅着臉，君小慧細若蚊聲道：「否則……」

她把下面的話吞了下去——否則就要發生同父異母的妹妹痴戀哥哥了！

君之楓當然懂得她的意思，他有些兒窘：「其實娘應當把事實告訴我們的，何苦這般折磨自己？」

君小慧低歎一聲，道：「娘說沒臉認你……」

君之楓有些迷惑，說道：「小慧，娘把眞相告訴妳，難道妳沒勸娘回家，不想爹嘛？」

「誰說沒有？」君小慧含淚道：「當時我聽了之後，馬上就要到洛陽找爹去的！自我出世以來，就從來沒見過爹，娘一直瞞我說爹到關外去經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來，爹，自我懂事以來，我無時無刻在盼想着爹……」

話尾，已是一陣模糊……

抑住心中的難過，君之楓沙聲道：「妳會恨爹嘛？」

「不，不會的。」君小慧淚流兩頰：「只是爹願意來接娘和我回去……」

一頓，悲傷道：「爹爲什麼不來？我辛辛苦苦哀求娘不要搬走，我深信哥哥回去之後，一定會和爹談起我們，等着爹來，娘這才仍留在這裏，可是……可是爹竟然沒有來！爲什麼？娘做錯了事，他這個親生女兒也做錯了嘛？爹！難道您一點也不想念您這塊親骨肉嘛？」

「不！小慧！爹是想妳的！愛妳的！」淚水狂湧，君之楓擁住君小慧：「爹無時無刻不在自責他多麼盼望妳們回去，妹妹！妳一定要相信，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爹之所以沒來，是因爲以爲妳們搬走了，娘這樣說的，不是嘛？爹一直認爲娘是說得到做得到，所以他不敢來，他怕來了找不到妳們，他會受不住呀！」

「眞的？」君小慧哭聲道：「這麼說爹並沒有不要娘和我了？」

「是眞的！一千個眞的！一萬個眞的！」君之楓大聲道：「要是爹不要娘和妳，我這做小輩的怎敢來接娘呢？妹妹，哥哥所說的話，是千眞萬眞，妳一定要相信

我！」

「我要去告訴娘！我要去告訴娘……」哭着、叫着，君小慧轉身奔去……

可是，當她轉過身剛跨了兩步，正見金蛾子站在五尺外——含着淚……

「娘！」一把撲進她的懷裏，君小慧哭叫着：「娘！您聽到了嘛？爹要我們回去啊！……」

「孩子，娘對不起妳……」金蛾子緊擁着君小慧，她業已是聲淚俱下：「娘太自私了，原諒娘……」

一頓，她顫聲道：「孩子，擦乾淚，進去——收拾東西。」

猛地停住哭聲，君小慧那雙睜大的眸子裏，有着很多很多的驚喜：「娘，我們……回去？」

竭力忍熬着眸中的淚水掉下來，金蛾子微笑着：「娘是這個意思，不是嘛？」

一個縱身，君小慧也不管三七二十幾，就在住宅裏施出輕功，如箭般向前院射去！

君之楓笑了，笑得好愉快；他朝金蛾子拜了下去：「二娘，謝謝您……」

激動的攙住他的手，金蛾子哽聲道：「不，孩子，該是二娘向你說謝謝……」

停了一下，她拭淚道：「楓兒，你不怪二娘當時一直把事情瞞着你？」

君之楓誠摯的笑著：「二娘，讓我們進去幫小慧收拾東西好嘛？她和楓兒一樣的迫不及待呢。」

正想點頭，金蛾子忽然笑了：「不，楓兒，你還沒空着哩。」

說畢，便轉身離去……

君之楓有些訝異，可是當他聽到身後輕盈的腳步聲，翻過身去看時，他也笑了：「霏霏……」

他凝視着眼前那張漾着喜悅的臉龐。君之楓有些驚異，他一直沒有見過皇甫霏霏的廬山眞面目，他憑良心說皇甫霏霏不應當是很美的，因爲她只是個在山野僻處長大的村姑。可是，他發現自己的「良心」錯了——錯得亂七八糟！

不是嘛？眼前的皇甫霏霏美得使他有迷惑的感覺，在這以前，他一直認爲夏秋心是這世上最美的，美得舉世無雙；現在，他才發現業已有人能和她相庭抗禮……

捺住芳心兒的鹿跳，皇甫霏霏怯聲道：「胡兒，哦，不，君兄，您不認識霏霏了？」

連忙將視綫的焦點挪開，君之楓微些兒窘：「哦，霏霏，以前我一直沒看過妳，現在看了妳，不知怎的，却有點兒陌生的感覺？」

姣美渾圓的臉蛋泛上一絲不解，皇甫霏霏輕聲道：「爲什麼？」

君之楓業已很快的回復了他慣有的穩沉、持重，他微笑着道：「因爲妳比我的想像中還要，還要美，眞的，我幾乎不敢相信妳就是曾教我釣魚，烤地瓜的女孩，妳不像，眞的不像。」

抿唇輕笑，皇甫霏霏那雙水汪汪的眸子剪着他，嬌笑道：「照你這麼說，難道以前你把我想像成一個又髒、又醜的怪丫頭不成？」

「這不能怪我。」君之楓好笑道：「只怪我當時無法看見妳，不是嘛？」

一陣輕笑，皇甫霏霏嬌聲道：「君兄，恭喜您雙眼復明和恢復了記憶，而且闔家團聚。」

「霏霏，這般客氣，我眞要對妳陌生了。」一頓，君之楓凝視着她：「霏霏，我們該從何說起？我抱歉，眞的抱歉，當時我只是怕妳傷勢未復，所以將妳留在客棧裏，不想出了這個岔錯——哦，霏霏，我告訴妳好消息，我已經知道殺妳爺爺的仇人了，而且我也將『六鬼神』全部幹掉了！」

「六鬼神都叫您殺了？那眞太好啦！」皇甫霏霏欣喜的說着，旋卽又道：「君兄，我也知道殺我爺爺的仇人是誰了，黑旋風的飛箭絕鈴對不？」

君之楓詫異非常，脫口道：「霏霏，妳如何知道的？」

「君兄，您一切聽我從頭說起——」

以下，便是皇甫霏霏敍述她和君之楓別後的情形——

原來君之楓將皇甫霏霏留在客棧，前往「金安藥舖」的時候，「六鬼神」追踪到金安鎭來，正欲朝皇甫霏霏下手，在萬分危急的時候，突然出現了一個黑衣蒙面人，將皇甫霏霏救走，倖免於難……

黑衣蒙面人，將皇甫霏霏救至安全的地方之後，便解下面巾，表明身份——「黑旋風」的「右衞主」「金劍銀鵬」，而且還告訴了皇甫霏霏從來不知道的事實。

皇甫霏霏本來有一個非常美滿的家庭，她的父親「殺手刀」皇甫宮，以及她的母親「冰雪娘子」官美鈴，俱皆是江湖道上的顯赫人物，而且是湘境「紫巾帮」的首腦人物。

十六年前，也就是皇甫霏霏不滿兩歲的時候，紫巾帮發生了慘變。起因是「殺手刀」皇甫宮曾路救一名被毒蛇所噬，而奄奄一息的「斬斧」丁也。皇甫宮將其救活之後，遂收爲已用，視爲右臂。不想丁也不報救命之恩也吧，竟覷覦皇甫宮之妻「冰雪娘子」官美鈴之姿色，而生異心，暗中勾結紫巾帮不屑之徒，企圖叛帮！

終於，在一個非常有利的時機，也就是「殺手刀」皇甫宮出外狩獵的時候，「斬斧」丁也猝其不意的射殺了皇甫宮，並且和叛徒一把殲滅紫巾帮忠貞之士，生擒了皇甫宮之一家人，逐一殺死，只留下皇甫宮之父皇甫安，及其妻女……

在丁也答應放走皇甫安和皇甫霏霏的條件之下，「冰雪娘子」官美鈴終於忍辱偷生，改嫁「斬斧」丁也……

「斬斧」丁也能以一丁之介，謀奪紫巾帮，自然說明了他武功高强之外，也證明了他胸府深沉，是個能力非常高的人，他除了將「紫巾幫」改名爲「黑旋風」之外，並且以藥物使「冰雪娘子」武功盡失如平常人，以防其之報復。

十六年來，「斬斧」丁也不僅成功的控制着「黑旋風」，而且使「黑旋風」日漸壯大，終至成爲今日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大幫派！

自然像丁也這種人是極富野心的，他不以目前的基業而感到滿足，他夢想統有整個武林，但統合武林當然不是垂手卽得的容易事情，憑「黑旋風」目前的實力，仍嫌單薄。是以，他不惜覥顏卑膝求之於

塞外的蠻族「三環旗」相助，企圖聯合起來奪佔中原……

所幸這事由於「兄弟會」從中作梗，終於失敗了……

而丁也之所以食言，派「左衞主」「飛箭絕鈴」前來刺殺皇甫安，是由於「冰雪娘子」不堪認賊作夫，曾企圖服毒自殺未遂，丁也一怒之下，便派人將皇甫安殺死，但却不殺其女皇甫霏霏，是以此要脅「冰雪娘子」不可造次，任其蹂躪……

當「冰雪娘子」官美鈴得知丁也欲殺皇甫安之時，遂暗中派右衞主「金劍銀鵬」前來救駕，「金劍銀鵬」乃「殺手刀」皇甫宮之心腹，由於他的武功終究低了丁也一籌，是以虛與委蛇，佯裝誠服丁也，十幾年來，他和「冰雪娘子」曾經好幾次策劃暗殺丁也，但由於丁也生性狡滑而機智，終是不得下手的機會……

右衞主費盡心智，方以出巡之名義，蒙面化裝前來救皇甫霏霏祖孫倆，但終究遲了一步，所幸，仍將皇甫霏霏在六鬼神手中救出。

右衞主「金劍銀鵬」將事實告訴了皇甫霏霏之後，由於他不能久離黑旋風。

當然，他不公開的將皇甫霏霏帶回黑旋風，他只是將皇甫霏霏藏匿於她母親「冰雪娘子」臥房底下的一個秘室。這個秘室，是「殺手刀」皇甫宮在世之時，便已建造好了，只是「斬斧」丁也一直不知道吧了。

四個多月來，皇甫霏霏就在那個秘室裏，每天和「冰雪娘子」官美鈴相處——相對痛哭。在這期間，皇甫霏霏一直忍不出房，過着不見陽光的日子，她咬着牙，在「金劍銀鵬」認眞而嚴厲的調教下，竟也能在短短的一百多天裏，習得「金劍銀鵬」的全部眞傳！

正好，就在此時，「金劍銀鵬」聞知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不眨眼」擴大「兄弟會」，並向「黑旋風」下了挑戰帖，乃命皇甫霏霏前往投効。

皇甫霏霏向乃母「冰雪娘子」官美鈴揮淚而別之後，本想先至「兄弟會」，但她一心惦戀着「胡智」，是以便趕來「金安藥舖」，到了「金安藥舖」皇甫霏霏這才明白「胡智」便是「兄弟會」會主「不眨眼」君之楓，她大喜之下，便立刻要趕往武安。但君小慧苦苦向其挽留，保證君之楓必會再來「金安藥舖」皇甫霏霏也就呆了下來——

當君之楓聽完之時，他驚歎了一聲：「想不到、想不到『黑旋風』有着這般內幕啊！」

含着淚，皇甫霏霏顫聲道：「君兄，當今武林，只有您敢和丁也那賊子對抗，君兄，您，您一定要幫霏霏報仇！」

輕輕的，君之楓拭去她的淚珠，摯聲道：「霏霏，姑不論妳對我有救命之恩，就算妳我不相識，『斬斧』丁也這般漢賊子，我豁出了性命，也要剷除他們！霏霏，你放心，一年以內，待我們的『兄弟會』茁强之後，立卽掃平『黑旋風』，還妳舊家園，報妳皇甫家之仇！」一頓，君之楓微蹙了下眉頭，疑惑道：「霏霏，有一點我不太明白，令堂當初忍辱受丁也之侮……是因為怕丁也殺妳們祖孫倆，如今，妳爺爺已被殺死了，而妳目前學得了『金劍銀鵬』之武功，已非昔日吳下阿蒙，而且妳投靠了『兄弟會』，安全已無虞，令堂業已是無可顧忌的了，為什麼她不和妳一起逃出來？」

舊淚未乾，新淚又湧，皇甫霏霏噎聲道：「我也曾勸娘逃出來，但她不……」

掏出絲帕，君之楓愛憐的拭去她粉頰上的淚痕，柔聲道：「霏霏，血債血還，仇人狠，我們要比他更狠，當然，妳的心境我是了解，但這並不是哀傷便可以解決的，霏霏，妳應當堅强，比誰都還該堅强，否則妳不僅無法報妳皇甫一家之仇，而且還要遭到仇人的譏笑哩！霏霏，妳說是麼？」

銀牙微咬，皇甫霏霏收束淚痕，擦乾淚水，長吸一口氣，摒棄心中哀傷，咬牙道：「君兄，說得好，眼淚不能解決任何事情，目前可以依靠的只是——拳頭！」

君之楓笑了，欣慰的：「化悲憤為力量，霏霏只要妳挺得住，妳將可以看到『黑旋風』成為武林史的醜陋陳跡，繼之而起的將是妳皇甫家的『紫巾帮』在江湖上重新屹立！」一頓，徐徐接道：「霏霏，從現在起，妳答應我別再掉淚，平靜的說出令堂為什麼不和妳一起逃出來的原因好麼？」

用力點了一下頭，皇甫霏霏果然不再憂傷墮淚，她看來是那般的沉着：「家母和『金劍銀鵬』彭大發叔叔的意思，是要我聯絡君兄和十名以內的高手，潛入湘境，伺機刺殺『斬斧』丁也，家母將在暗中為內應，所以她老人家不願意逃出來。」

凝聽着，君之楓微一搖頭道：「我素來不將對手估計得過高，但也不估計得過低。霏霏，姓丁的既然有野心獨佔武林，自然有相當的實力，我們若能以十人之力滅『黑旋風』萬人之衆，那我們就用不着擴大『兄弟會』，直接向『黑旋風』挑戰了，妳說是麼？」

皇甫霏霏微微一笑：「擒賊先擒王，只要我們能擺平了丁鬼子，『黑旋風』整個便將羣龍無首，勢必驚恐慌亂，然後右衞主『金劍銀鵬』率領他所統管的兩千兵馬，殲滅約莫四千左右屬於丁鬼子心腹的兵馬，大勢便可底定。」

君之楓凝聲道：「據我所知，『黑旋風』業已有上萬的人馬，『金劍銀鵬』不過兩千人馬而已，如何抵得過丁也的四千名心腹？再說，其餘的四千人馬呢？難道他們就袖手旁觀麼？」

皇甫霏霏平靜道：「兵在於精，並不在於多，『金劍銀鵬』的兩千人馬，盡皆饒勇善戰，而且個個敬服他，當然，『金劍銀鵬』志在殺死丁鬼子，所以平日竭力交好其他的護法和舵主們，除了丁鬼子的心腹之外，『金劍銀鵬』縱算不敢唆使他們起義，至少有把握要他們按兵不動。」

一頓，皇甫霏霏繼續道：「人多，若能控制得宜，自然非常可怕，但若不能掌握住，那也將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目前，丁鬼子非常溺寵左衞主『飛箭絕鈴』，和『西護法』『陰陽雙劍』，『北護法』『惡豹』三派人，引起其外的東護法『煞女』多小艷和南護法『魔猿』的不滿，而舵主以下也在搞派系，弄小圈圈，彼此仇視

——這是『黑旋風』的一大弱點！我們必須緊緊抓住這個弱點，善加利用，使之成為『黑旋風』的致命傷！」

凝沉着臉色，君之楓頷首道：「好，霏霏，截至目前為止，妳分析得十分入理，請繼續說下去。」

笑了，皇甫霏霏高興的笑了，她露着兩頰上的酒窩兒，很迷人，「丁鬼子的心腹是左衞主兩千人馬，西，北護法各一千人馬，右衞主兩千人馬，若能爭取東南護法的兩千人馬，那麼情勢便相當樂觀了，另外『天』，『地』，『玄』，『黃』四個舵主的兩千兵馬是不足慮的，他們由於職位畧低了點，所掌握的人馬也不過各五百人而已，他們若見丁鬼子死了，將無所適從，決不會介入戰鬥……」

沉吟一會，君之楓凝聲道：「我們如何擒賊先擒王？宰掉姓丁的兎崽子？」

掠了下髮辮，皇甫霏霏道：「由於『斬斧』武功高强，而且他隨身的『八無常』衞士，個個凶狠驃悍，但我想憑君兄和夏姊姊這般頂尖的武功，對付丁鬼子是決沒問題的。另外，君兄若能携幾名『兄弟會』高手，斬却『八無常』不是難事。我們之所以在人數方面不超過十人，一來是因為這樣的陣容與實力業已足够，二來人數少了，可避免打草驚蛇……」稍稍一停頓，接着又道：「至於如何向丁鬼子下手，自然是由秘道潛入，家母當會為我們做內應工作。「君兄，這就是我們的全盤計劃，你覺得有什麼不妥的地方麼？」

君之楓沉思了一陣，方道：「這計劃大致上是行得通的，若果配合得好，一切在想像中進行，當是馬到成功，沒有問題……」一頓，皺皺眉：「只是，有一點不太妥，我業已向『黑旋風』公開下挑戰書，如今却去偷襲，這當是不符合武林規矩，勢必引起江湖道上的朋友恥笑……」

嫣然一笑，皇甫霏霏嬌道：「君兄，這一點我們也已考慮了，我忘了告訴您，丁鬼子當初接到您的挑戰書之後，本是不屑一顧的，但後來見『兄弟會』搞得有聲有色，聲勢浩大，頗生恐懼，正打算過年後，趁『兄弟會』還未站穩之際，來個先下手為强，企圖偷襲我們的。於今，我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於心無愧，待我們事成之後，再向武林揭開我皇甫一家之血仇，和黑旋風勾結異族，圖霸中原之事實，武林同道，江湖同源，必將諒解的。再說，我們這般做，大大減少了刼殺，未嘗不是一項令人稱賞之事，君兄，你以為是麼？」

君之楓擊掌道：「好，就這麼幹他了，霏霏，什麼時候進行？」

微一沉思，皇甫霏霏道：「原則上最好是在入了年關以後，過年以前那五天日子進行，君兄，您認為呢？」

君之楓嘖聲道：「太棒了！我正是這個意思，入了年關，他們都準備過年了，精神上非常愉快，自然警戒能力也就鬆懈了。好，決定就這辦！」

至此，他們的談話告了一段落，兩人沉默了半晌，君之楓嘆聲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像『斬斧』丁也這種忘恩負義，心毒手辣，厚顏無恥的人，畢竟是少見啊！」

皇甫霏霏若有所悟道：「當初爺爺為什麼執意不肯救您，而且還說『救虫不可救人』，原來他是怕救了您，您也和那丁鬼子一樣反臉無情哪！」

君之楓太息道：「這不能怪他老人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索，誰也會這樣啊。」

話落及此，業已日薄崦嵫，旁晚了。

這時候，夏秋心和君小慧齊肩而來，老遠的，君小慧便揚手嬌呼道：「哥哥，霏霏，你們還沒談完哪，那來這麼多話好說？天都黑啦，已是吃飯的時候了吶。」

皇甫霏霏羞澀的低了下頭，連忙奔身迎去：「小慧，我正準備帮妳收拾東西去哩！」

朝她扮個鬼臉，君小慧嬌笑道：「鬼才相信，妳和我哥哥談得恁般起勁，連吃飯都忘記了，還會想到我小慧啊？」

紅着臉，皇甫霏霏連忙拉住夏秋心：「夏姐姐，瞧，那丫頭這也不領人情，以後咱別帮她忙。」

三個女人一個菜市場，就那麼妳一句，她一句的「吱喳」開了……

君之楓上前來苦笑道：「小慧，東西收拾完了麼？」

君小慧高興得像隻飛出了籠子的百靈鳥：「我們早就準備好了，只不過將東西放入馬車裏吧。」一頓，她接着又道：「哥哥，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君之楓微笑道：「妳說呢？」

君小慧迫不及待道：「我當然希望吃過飯後，立刻上路，早一點看見爹和大娘，但娘說怕您和夏姐姐勞累，所以要明早才出發。」

君之楓哈哈笑道：「丫頭，也別急成這副樣子，到洛陽有三四天的路程，妳不睡飽一天，養些精神，就要欲速不達，反而慢了吶。」

君小慧道：「我晚上才睡不着呢。」

話落，引起了一陣哄笑……

次日——

金安藥舖的招牌業已卸下，家僕們皆遣散返鄉，金蛾子母子三人，以及夏秋心，皇甫霏霏一行，浩浩蕩蕩朝洛陽進發。

四天後，洛陽城外「廣龐山」的君家，一家子喜氣洋洋，自是不在話下。

但君之楓在家裏只停一天，便又偕夏秋心，皇甫霏霏馬不停蹄趕向「武安」。

夜，深而沉，寂而靜。

湘境內的官道上，正飛也似的急馳着七騎，依序是——皇甫霏霏，夏秋心，宓月桃，皇甫大元，大炮，塞包和君之楓七人。

他們費了將近半個月的工夫，越過了桐柏山，直穿湖北，到了湘境內的「龍山」——「黑旋風」的所在地。

由於皇甫霏霏是帶路人，也或許她生怕記錯了路綫，也可能她愈近目的，想起家門血仇，愈是悲憤——她沉默着……

夏秋心和宓月桃則低聲交談着，她們看來很親暱，也很快活。宓月桃不再是喬扮書生了，她和皇甫霏霏與夏秋心一樣，勁裝，披風，美麗端莊，姿色可人。

後頭四人可就不同了，尤其是大炮和塞包，打從武安一上路，除了睡覺之外，就一直嚷個沒完。

突然，當先的皇甫霏霏向後擧了下手，大家都停下來，自然也靜下來了。

驅馬前去，君之楓到了她身畔，壓着嗓子問：「霏霏，可是到了？」

「是的，我們業已繞到了他們的後面。」皇甫霏霏指了下遠處，低聲道：「瞧，那個山頭就是了。」一頓，面向大家，輕聲道：「我們必需在這棄馬上山。」

凝眸掃視，黑狼皇甫大元指着左側低道：「那裏有一排竹林，可讓我們掩藏坐騎。」

於是，他們將馬匹放置在竹林裏，便展開身形奔向山頭……

須臾，他們在半山腰上停了下來。

費了好大的勁，皇甫霏霏才在一處壁岩找到了秘道的入口。

那秘道確實不容易發現，它是兩大岩壁中間的隙縫，極具天然形式，一眼看去，決不會想到它是個人工秘道，莫怪乎皇甫霏霏來過了，還一時找不到。

這時候，當然，誰也沒再開腔了，即連腳步也放到最輕，他們隨着皇甫霏霏身後，魚貫而入……

秘道很窄，自然也很暗，所幸皇甫霏霏亮出火摺子，走起來才沒這般吃力。

這秘道好長，足足走了有半炷香時分，方到達一間秘室。

這間秘室很是不錯，有床，有桌以及其他器皿，一應俱全，和一般房間一樣，甚至更好，只是它在地下不公開吧了。

夏秋心握住皇甫霏霏的手，低聲問道：「霏霏，這就是妳所說的秘室是麼？」

皇甫霏霏似乎有些兒激動，但自從那次君之楓鼓勵了她之後，她眞也沒再流過淚，每當她哀傷或哭之時，她就會用力的吸口氣，嗯，現在她就吸了一口氣，方緩緩啓齒道：「是的，夏姊姊。」

她將桌上沒燃完的半根蠟燭點亮了之後，便請大家坐下休息，隨卽步上一條往上通的甬道……

摸着亮禿禿的腦瓜頂子，塞包用手肘敲了一下身旁斜坐在椅上的大炮，低聲道：「喂，大炮啊，這太妙了哪，眞太妙了哪，回去之後，我們也應該在會主……哦，就是那小子臥房底下，也搞個這麼玩意，你瞧怎麼樣？」

打了個呵欠，大炮沒好氣的哼着聲：「土蛋兼草蛋，攪這玩意幹嗎？這已是過時啦，也用不着啦！咱該弄的是將那小子的臥房，尤其是床，要加寬加長加大就是了。」

抓着頭皮，塞包迷惑的望着他：「幹嗎說到床去了？」

翻翻眼，瞪了瞪他，大炮沙着鴨喉嚨道：「別人是不開竅，你他媽的是死竅，猪也比你禿頭聽明的了，難道你想讓那小子睡床下，幾個婆娘睡床上啊？」

儘管他倆聲音放得很低，但這石室却有回音，是以君之楓他們聽得清清楚楚。

皇甫大元和宓月桃聽了掩嘴輕笑，夏秋心則裝作不曾聽見，但她那一張臉却紅得像烤熟的地瓜，君之楓啼笑皆非的走近大炮身邊，附着他耳畔：「猪玀，你再不吐人話……」

正說着，皇甫霏霏已返回來，君之楓他們三兄弟也就停止談話，大家不約而同的圍住她，關注問：「霏霏，如何？」

皇甫霏霏凝聲道：「丁鬼子正在陪他的朋友打牌九，可能要一個時辰之後才能結束。家母要我們稍稍等候，她要我向各位致歉不能下來和各位見面，她必須立刻冒險去通知『金劍銀鵬』準備，待丁鬼子回房之後，我們猝其不意將他幹掉，立刻焚屋爲號，『金劍銀鵬』便會從中發難，……」微微一停，面上露出喜色，接道：「情形好得不能再好，丁鬼子因爲朋友來，他和他的心腹們俱皆喝得醉薰薰的，另外，『金劍銀鵬』也爭取到了東護法煞女多小艷，和南護法魔猿的擁護，願意共同起事。其外的天地玄黃四個舵主，亦已表示，他們將按兵不動，不予追問，……」

歡欣的抱住她，夏秋心大喜道：「霏霏，這眞是天賜良機，太棒了啊！」

衆人心頭是一陣竊喜……

他們七人就在秘室裏等待，他們覺得這一個時辰，彷彿就是一年那般長久！

終於，一個時辰過去了。

皇甫霏霏立卽邁上甬道去，須臾便轉回來，朝大家低呼一聲：「是時候了。」

上了甬道，是一間酒窖。

衆人這才發現甬道口是靠着最裏的角落，用一隻空的酒罈遮放着，非極端細心的人，是無法發覺的……

以極微極微的聲音，皇甫霏霏道：「酒窖上去之後，是間小廚房，過了小廚房便是廳堂，廳堂上有『八無常』的兩名無常在值夜，其餘的六無常是在左偏的廂房裏寢眠，廳堂右邊的廂房便是丁鬼子的葬身之地……」

一陣細語之後，他們便無聲無息的上了小厨房，悄悄的挨近了廳堂……

廳堂上，坐着兩名身材粗壯，面貌凶猛的背刀漢子，顯然他們就是「斬斧」的「無常侍衞」。只見他倆正在大碗，大碗的喝着酒，配着好一大包鹵菜。

「大瓜子。」右邊的濃眉漢子已有幾分醉意：「我說別喝得太多了，醉倒了就糕糟啦，萬一查哨的來，咱就吃不了兜着走哪。」

「二瓜子，別他媽的掃興。」左邊的大嘴漢子打了一個酒呃：「這是夫人犒賞咱的茅台酒吶，要不現在吃了，被五瓜子那酒鬼知道的話，嘿，尿都吃不成啦，頭子今天陪客人喝得醉薰薰的，早就抱着夫人樂子去了，別担心他會知道。至於查哨的，放心，今天正是右衞主哪，他人最好了，決不會別我們的排頭。就算是凶巴巴的左衞主來查哨，也沒啥好怕的，已經入年關啦，他總不會這麼不通人情，年關也在罵人吧？再說，有些弟兄已不司班，早在家裏抱着老婆樂了，咱還在熬北風，喝點酒，算啥？」

哦上了幾聲，二瓜子醉眼薰薰道：「哦，大，大瓜子，我醉，醉啦，我要去叫三瓜子來代我的，的班，班……」

伸手把他拉回椅上坐着，大瓜子拈了塊猪耳朶，唰唰的嚼着：「二瓜子，你他媽的到底還有沒有氣？三瓜子那張嘴和婊子下面那張生毛咀一樣，只不過婊子的是直的吧，專吃『油炸檜』，而三瓜子那張嘴是横的，遮不了三分事，要是他來代你的班，知道咱在這享樂子，準嚷鬧出去，

豈不糟了？得，別去叫他了，你就伏在桌上睡會吧，我站到門外帮你把風……」

大瓜子話沒完，二瓜子忽然吁了一聲：「大瓜子，外面好像有甚麼來着了？我聽到有聲響。」

連忙將酒壺，杯子和鹵味藏到桌底下去，大瓜子用袖子用力抹抹嘴巴：「二瓜子，大概是右衞主查哨來了，咱快站到門口去，他人雖好，不會罵我們，但總有點不好意思啊。」

二瓜子酒似乎也醒了，連忙踏出門外去，忽覺眼前一花，一隻劍尖已穿過他的胸臟，連哼也沒哼一聲，便躺在血泊中見閻大哥去了！

大瓜子起步較慢，一見，七魂已去了六魂，他猛然張口叫：「有刺……哇！」

大瓜子正說到「刺」，當眞一把劍刺到他腦瓜子裏去了！

這時候，夏秋心已當先衝進來，她提着血淋淋的劍，一腳踢開左側的房門……

同個時候，君之楓和皇甫霏霏也已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進了「斬斧」丁也的房裏！

隨後的大炮，塞包，黑狼和宓月桃，也跟着夏秋心闖進「無常衞侍」的房裏，可是當他們進去的時候，只見夏秋心那把劍尖業已無情的刺進一名只穿着短褲，正想穿窗而逃——也是最後一名漢子背心！

絲毫沒有停留，他們五人立刻轉往「斬斧」丁也的房裏……

甫一進去，便聞一聲凄厲慘嗥揚起，——君之楓那把五寸不及，光芒燦燦，刺人眼目的「一刹那」正好刺入一名身高體大，裸着上身的五旬漢子——「斬斧」丁也的喉頭間！

嘶嚎着，「斬斧」丁也像是痛苦萬分的甩去他手中那支一尺長一點的雙刃斧頭——是巧合？還是「斬斧」丁也本來就是這個意思？只見那支被猛力甩出的雙刃斧一絲不差的劈射入蜷伏在床角的一名中年婦人的胸臟！

「娘！」驚魂欲裂，皇甫霏霏撲了前去！

當她發現那婦人的胸骨已被那支雙刃深咬進去之時，她立刻轉身撲向搖搖欲墜的「斬斧」丁也！

這時候，外頭已傳來洶洶人聲……

夏秋心，宓月桃，黑狼，大炮和塞包連忙衝到廳堂去……

只見黑壓壓一片人潮衝撲而來……

一劍劈飛了當先衝進門來的三名漢子，夏秋心大叫道：「小宓！快！快燃火燒屋啊！」話沒完，塞包業已抱着兩三床棉被，大炮則取下壁上的油燈盞，連油帶火拋向塞包懷裏的被子！

轟然一聲，棉被立刻猛烈燃燒起來！

連忙將着火的棉被拋入「無常衞侍」的房裏，塞包哇哇大叫：「吃狗屎長大的，你想燒死大爺不成？」

衝到門口，大炮咧嘴道：「禿頭，叫你娘的大頭，燒了你幾根鳥毛，大驚小怪的？」

此時，「無常衞侍」的房裏已燒起來，而且漸漸蔓延到正廳來……

驀然，一陣殺聲震天的喊叫聲傳來！門外的人潮忽退了下去，只聽有人叫：「啊！外面也有刺客啊！」

「不是刺客，一大片人哪，一定是我們的仇家殺進來了……」

見人潮退下去，夏秋心等人連忙轉入右側廂房，只見皇甫霏霏抱着她母親的屍體痛哭，不禁急道：「霏霏，快走，火已快要燒到這裏來啦！」

宓月桃也急道：「再不走，我們就回不到秘室去了。」

但皇甫霏霏仍在哭着……

乾脆，夏秋心一把將她攬入懷裏，抱住她就走……當他們回到秘道之時，地面上業已成了一片火海……

× ×

「黑旋風」城樓上的牌匾已換成了「紫巾帮」。

城門啓處，奔出一行人。

他們是君之楓，夏秋心，黑狼，宓月桃，當然，還有大炮和塞包，但却少了皇甫霏霏。

每人的臉上俱是輕鬆愉快之色，和來的時候一樣，大家希哩嘩啦的說成一堆。

策馬趨前與君之楓並騎，夏秋心睨着他道：「楓，你好像不大對？」

微一怔，君之楓道：「那不對了？」

美眸凝視，夏秋心道：「霏霏與你揮淚相別之後，你若有所失，恍恍惚惚的，彷彿失了魂一樣，不是麼？」

避開她的眸光，君之楓若無其事的聳了下肩：「瞎說！」

話落，忽見後面急追來一騎，而且直呼道：「等等哪！」

衆人一楞，收韁勒馬，轉頭望去。

君之楓忽大喜道：「是霏霏！」

彈指，皇甫霏霏業已來到了衆人之前，宓月桃驚詫道：「霏霏，說好不用送了，妳怎又一個人送出來了？」

清澄如水的眸子剪向君之楓，皇甫霏霏低聲道：「我決定將紫巾帮讓彭大叔去經營了……」

瞪着牛眼，大炮嚷聲道：「丫頭，妳這是幹嘛的？好好一個帮主不幹，多可惜啊？」

搖搖頭，皇甫霏霏道：「丁鬼子和他的心腹那班賊子們都死了，家仇已報，心願已足，我不想逐鹿江湖，而且我也沒能力去經營它，而且我捨不得離開大家。」

不等她說完，塞包忽摸着光禿禿的腦瓜子，嘿嘿笑道：「我知道啦，捨不得我們是假的，倒是有一個人妳丫頭捨不得離開却是眞的！」話落，除了君之楓和皇甫霏霏之外，大家都笑了。

羞赧的低下粉頸，霏霏尷尬之極……

策馬前去，夏秋心微笑道：「霏霏，咱一塊走吧。」

大雪紛飛，掩住那一行人的足跡，但隱隱的，仍傳來歡笑聲——

（全文完）

短篇俠義小說

雲北飛・文
盧　令・圖

險詐風雲

公差心太毒　俠盜死難瞑

談石田，江湖上神龍般的旋風劍，青衣長劍來到了馬家溝。

這地方不是熱鬧大市鎮，平常過往的客人，多數不住宿僅是打尖，酒館飯店倒有兩家，設備簡，實在不敢恭維，好在跑慣了江湖的小伙子，但求有水有麵有熱茶，其他也就不去在意，就在那家同福字號的麵飯館，小俠耳朵裏傳來了這幾句話。

「你他媽的吃飽了撐的，這樣的好事輪到你？」

「風聲自有來處，財神菩薩又沒有親戚，到時候只要亮個相，見者有份是江湖規矩。」

石田斜目一掃堂角，二個勁裝打扮的中年漢子，已經有了七分酒意，頭對頭地只能看見他倆的一個側面，答話的四十上下，粗眉小耳，嘴裏尙嚼着東西，對面一個高顴骨，尖下巴，兩隻鼠眼小又圓。這時也飄過了眼色，有意無意的掃過了談石田。他心想樣子像車把式，也可能是趟子手，長相不怎麼正路，聽聽下文如何？

「你倒是沒有胆？」粗眉小耳的問，很迫切。

「人家還沒動脚，你他媽的急什麼！」看來他媽的三字是尖下巴的口頭禪。

「時間雖然富裕，總得打點打點，好在知道的人不多，否則輪不到咱們兄弟。」粗眉的漢子比較心眼兒實，一味望着尖下巴的徵求意見。

「心是給你說動了，不知道會不會出大問題？說老實話。二楞子，你得聽我的，萬一出了紕漏，我猴兒李可栽不起！」敢情他叫猴兒李。有這份機靈性已經不容易。

被叫二楞子的傢伙不住地點頭，嘴裏塞着吃的，沒有說話的餘地，談石田好奇心又起，他想小小的馬家溝子不會出大事，問題一定要由二人身上追查起，反正自己有的是時間。

黃土隨風捲，小伙子拉了上大領子，掩住一部份嘴巴，灰色的厚雲像舊棉絮，這份天，不是想下雪，就是要落雨。學句尖嘴漢的話，他媽的天要變。

出了馬家溝子的小飯館，旋風劍手提了長包袱，跨步跟上了那兩個壯漢。小伙子心裏想，準是前面有什麼肥羊過往客，這兩個毛賊一路跟踪想下手，粗眉的力不夠，拉進了尖下巴，本來這種剪徑小醜，自己出面一嚇就完，年輕人動了開玩笑的心，他要親眼看看到底什麼玩意兒！

刮風飛沙的日子道上人影兒少，兩個人的背影就在前邊並不遠，談石田故意放慢了脚，憑他的脚程只要一緊，趕上去不用費事兒，風聲大，沙塵捲，前面人根本不知道也不顧忌有人伸手要管。

馬家溝和彭家集相距三十多里，中間有座二郞廟，已經敗垣殘瓦早就斷了香烟。前門剩下的是荒草小徑，後面破樓一角，也是灰塵遍地，白天這裏不會有人光顧，因爲它離開大道還有好幾十步，夜晚當然狐鼠的世界。熱鬧非凡，但如果遇到狂風驟雨行人恰巧前不搭村，後不近店，此地倒是暫避的好去處，雖然如此，百年一遇才有這種無巧不成話。

二楞子和尖下巴他倆挽着一個包袱，拐了彎，入了廟，這是奇事。

無事不登三寶殿，二郞廟裏有什麼金獅子銀駱駝會引起他們倆的興趣？談石田本來是恐怕二個人在荒郊野嶺做什麼沒本錢買賣，劫幾個買路錢之類的小事，現在知道滿不是，其中還算有些兒引人入勝的奇趣。他停步在路邊一座草寮傍。注視着二郞廟那堆破磚瓦，考慮一下進不進去。

半天不見二人出來，談石田輕步溜近了廟地，打橫邊向後樓看去，奇事年年有，現在是怪事。

樓廊上一個三十多歲的大漢子，面上青鬍鬚根子，神容萎頓，正向庭院裏的二楞子道謝聲聲。

「勞駕兩位帮忙，我會記在心裏，這是一點小意，兩位換雙鞋，咱們青山綠水，後會有期。」手裏兩封沉甸甸的銀子，往下落去。尖下巴二楞子雙雙接住，向上一舉銀封，算是打拱，像是作揖，向上道：「霍爺，過兩天，小的再來等候吩咐。」樓上人搖搖頭，沒說什麼，只揮手叫他們離去。

破樓飄來一陣藥味，有人病在樓中。

談石山忽然感到爲難，跟踪先前退出去的二楞子他們呢？還是追查樓上的秘密？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樓上的大漢一聲冷笑。

「不管你是那一方的神聖，老龜縮總不是味兒，請吧！」

談石田吃了一驚，自己行藏露了相，好高明啊！

嗖，嗖，嗖，牆外荒草露出了三個人物，一望而知是公門公差，其中一名削瘦老者。壽眉蒼白，背負九環撥風刀。像是三人中的首領，跨步來至廟前。

「原來還是天羅會九環。怎麼今天地網楊家槍不見來！」漢子毫無驚惶之像，倒似他鄉遇故知般的面現喜容。

「辣手黑心霍英傑，你是該就手受縛的時間啦，你下還是我上？要痛快！」被

稱天羅曾九環的武進名捕，也不帶兇狠之色，如跟樓上的老朋友閒談。

曾九環，江湖人稱撥風九環天羅傘。跟揚州捕頭梅花點咽地網楊家槍是同門師兄弟。

兩人都是公家衙門的高手捕快，一個武進當差，一個揚州受職，黑道人的朋友們主忌他倆三分三，手底下高明是原因之一。犯上了武揚地界的結果是天羅地網，追魂不捨，非要束手歸案，才肯將手罷。

談石田知道公門中有這兩號人物，但不知辣手黑心姓霍的又是誰！

樓上大漢向院中三人道：「慢慢來，曾老爺子親自出了馬，我姓霍的總會有個交代，不過我現在分身不開，為了照顧一位病人，暫時請曾老貴手高抬，一個月之內，我會通知閣下碰面兒，到時候，咱們看着辦，怎麼樣？」

曾九環向身邊的兩個伙伴看了一眼，沒有答話。

右方的一位方臉濃眉的沉不住氣道：跟囚犯還有什麼討價還價，老爺子！出手拿！」

「九頭鳥兒下三欄，此地輪不到你來開腔！」

方臉濃眉的大漢大怒喝道：「姓霍的你站在破樓上充什漢子，是人就往下爬，老子叫你認清我的白蛇劍！」

「不是現在，」大漢苦笑着道：「有的是機會！」

曾九環不得不發話道：「公事是公事。由不得你閒不閒，殺人塡命是公道，黑白兩道江湖規矩，沒有什麼大分別，打聽你的行踪並不容易。吃了這口公門飯，還能擺華容道，放虎去歸山？」

樓上大漢點點頭道：「話是一點不錯，難就難在我不能拋下病人死不管……」

這時候他身後伸出一隻青白的玉手，伸向破欄，是一位弱不禁風，青絲蓬鬆，病容滿面的少婦扶着柱子向下悽然道：「霍郎是為了我，也是我累了他，你三位多担待吧！」說完這三句話，已經氣喘不息，捫胸垂首，兩行眼淚掛在頰邊。

霍英傑忙扶住了她道：「你怎麼了，有什麼天大的事情，妳也不用担心，一切我會辦！」

曾九環倒眞的出了意外，是有個病人在樓上，看來還是他的家眷，辣手黑心幾時成了家？

霍英傑再度出現在橫廊上，面色一片至誠，向院中的三人道：「今天高抬貴手，霍某必有報答。」說完六封紅包飛向院中，曾老微微訝異，左右兩人閃避一邊。

九頭鳥跟雙刀閻天音一個鎭江衙役頭，一個是揚州副領導，事因斑頭楊家槍喪母守孝，由他替代這次差，銀子自天而降，兩個人望着曾老，意思說怎麼辦？

談石田全部看在眼裏。他要看這位老奸巨滑的天羅傘，是進還是退，白花花的銀子誰不愛。

「姓霍的，這個節骨眼兒你來散財，那是白搭。只要你投了案，你那病人我們會照應她，揚州有的是好郎中，比在荒山破廟裏要好十倍啊！」曾天羅不愧是老謀深算。

九頭鳥，雙刀閻已經把紅封放進了懷內。

「你那不義之財，我們却之不恭，受之無愧啦，相好的，扶着你那病美人下樓吧，再遲怕天要下雪啦！」雙刀閻天音好像菩薩心腸熟悉天文地理似的。

這幾封銀子變成了肉飽子打狗，一去不回。樓上又再出現了霍英傑的臉。

「無功不受祿，善財難施捨，霍某人以為財去可以擋災，三隻鷹犬再不識相，別怪我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巨寇肝火已經上來。」

九環刀啷噹噹離了背。

曾九環眼光一射道：「鷹犬出了門，沒有空着回的。」他向左右二伙低聲講了幾句，雙刀閻，九頭鳥向外散開，犄角之勢站定，傢伙手裏拿，就等人下來。

霍英傑大鵬展翅，無風無聲，輕如小燕翻身到了地，長劍指向前，左右兩頭點，嘴裏冷笑道：「要錢又要命，比江湖毛賊還下流。給臉不要面，老鷹犬，讓你佔個先。」說時劍光一遞，向曾九環的胸前抖成梅花圈。

九環刀貫上勁道，環兒全數閉了口，只聞呼呼響，刀光三削五劈不離脈門，志堂，水分三大穴。

九頭鳥慢步往斜移，賊眼不時向上看，談石田知道此人要弄鬼計。擄住了人質不怕霍某不低頭。

長劍刺進再沉壓，直取紫宮削關元。九環刀一陣嗆啷響，銀光閃動風撲面。不愧是公門高手，刀沉，刀靈，刀應手，無聲刀已臨，有聲刀已走，如果以為聲來刀亦來，那就吃了大虧。

轉眼九頭鳥已快到梯邊。雙刀閻為怕霍某退守，故意左幌右閃假攻他的側面，霍某不能不防，眼光射向這邊，九頭鳥飛身上了梯頂，談石田心想三個一體，聲東擊西，辣手黑心上當不淺，只要病人一落人手，不歸案也經已束手。危機只在一刻間，小伙子原本不想插手，實在忍不住別人暗中弄鬼，正當九頭鳥哈哈笑聲傳來，病婦在樓中驚叫未畢，人身似兔子中箭，兩翻一轉跌落階前。

九頭鳥雙眼朝天，張大了嘴，前胸穿了個孔，血水自背後往外流，表情是一片意外。

霍英傑早就飛身上了破樓，曾九環，雙刀閻，如同見了鬼，他倆不相信那病骨支離的小娘們有這樣快狠毒的身手，今天的事兒透着新鮮。但是躺在那裏沒有了氣兒的九頭鳥，絕對不是冒充的。

「眞是六十年老眼看沒了邊，樓上還有高手隱在後面，現在可以一對一啦！姓霍的！」曾九環火攻了心，顧不得一切，他橫了念，正要竄上樓，談石田在柱子後面閃身到了廊前。

「明攻沒有話說，圍打已經下流，更要乘人之危暗向病人下毒手，這是你們奉公守法的官家鷹犬該做的？」

雙刀閻一見小伙子，大叫道：「那兒來的小王八，竟敢拒殺官差，你是胆包了天，不給你個下馬威，還當老子是麵兒揑的。」話到刀到，他三步已經上了樓梯，大意是忘了九頭鳥就一下子就給人挑了一劍，平時欺慣了善良，出手更是快捷，刀光閃閃滾動如兩個半球，直取小伙子的雙肩，談石田長劍撒出在手，輕輕地一轉身，閃到了柱後邊，雙刀閻右手橫揷，左手向右，雙龍抱柱想把小談來個兩面透，談石田退後一步，側身背光向後上的曾老擋了一劍，雙刀閻忽然雙手掩面，大叫倒了下去。

原來霍英傑將一碗滾燙如火的藥汁，迎面賞了給揚州副班頭，眞正實實的叫做吃不了兜着走。

曾九環見連傷了兩個帮手，今天要灰頭土臉，顧不了死傷兩位，倒穿樓頭，下了破樓連竄帶縱，沒入了荒草裏。

霍英傑扶着病妻向談石田道：「小兄弟來得湊巧，咱夫妻多謝援手。」

談石田木然道：「我並不帮是你！」

霍英傑滿面訝異，正欲下問，談石田轉身下樓，自言自語說：「我帮的是公理！」頭也沒回，不見了影子。

病人噓了一口長氣道：「存心自有天知，霍郎，咱們躲不了的。還是走吧！」

「唔！九環說得對，揚州城有的是名醫郎中，先治病，別的再說。」

霍英傑在死者傷者身上取回了紅封包。扶着病妻下樓，除了哼聲不絕的雙刀閻天音外，破廟又回復了平靜。

橫行天台一帶的黑道巨寇霍英傑劫鏢奪貨橫行不法，殺人如麻，自稱黑心辣手梅花劍，獨來獨往，得來的錢貨向不積聚，散了再劫，劫了再散，生平喜惡無常，犯案如丘若山，武進，揚州，丹陽，鎭江都有苦主控告在官，明查暗訪，出動了天羅傘，可見官方重視這個大賊寇。

霍英傑在鎭安十里亭口，看見一個婦道正尋短見，上前解救之後，發覺自己行事倒顚，生平只有殺人，救人還是第一回，原來婦道是鎭安鹽商的棄妾，不堪主婦虐待，連夜私逃出縣。

一個是天涯浪蕩子，一個弱質無家可歸。居然成了佳偶，從此享受溫情。感到過去的行為實在有愧，雙雙設計盜了鹽商的金銀財帛，準備安居定址，改行生産。

就在五里莊集市上給人指出了行踪。幸虧有婦道隨行，對方不敢確認，一路上放下了眼綫。霍英傑為了愛妻抱病，忍氣吞聲，厚資密請五里莊車把式載他倆避居在二郎廟，只有二楞子知道這兒有這麼一個避雨好所在。

回程裏霍英傑托他採購食用物品和二劑風寒藥，二楞子又告訴了老友尖下巴，目的是貪取霍爺的外賞錢。明裏是報功，就在小飯館裏遇上了談石田。

談石田心裏也在自問自答，出手帮了個強盜，到底對與不對，公差緝兇事屬應該，手段下流又犯常規。淌進了這場混水，心中十分後悔，彭家集上他打了尖，他想那個二楞子和尖下巴，可算是個禍害，不是他倆通風報信，公差不會馬上就來，自已揷手完全是受了他們引誘，殺了官家的鷹犬，沒罪也變成大罪。

越想心裏越氣，好像二楞子他兩個害他成了重犯！這種貪財忘義的混賬小人，能在彭家集上見到，先掌他倆十個嘴巴。

天下事情無巧不能成書，說到曹操就在眼前。他看見二楞子尖下巴駕着一輛篷車，車上堆了不少東西，甚至還有水桶，木盆之類的家用大陶器。談石田看他倆得了霍英傑的銀子，發了小財購置日用品並不會出奇，問題是看情形，二楞子是在搬家，難道他知道通風報信的結果是一死？

小伙子好奇心又起，打他們十巴掌的念頭暫時記一記，馬車行行復行行，在一片森林的邊口上停下來，還在手忙脚亂的搬東西。有心看到底，馬車空着又再到了彭家集，二楞子一家家的向棧房客店去查根底。就在最後一家高陞店，二楞子又將霍英傑夫妻載到了森林裏，替他安排了新居處，談石田二來二去的跟踪了大半天，既像是有計劃的搬遷。又似乎也是毒計，二楞子是個老粗，不可能大胆到玩雙重把戲。好在霍英傑的住處已經知道，最後要看這兩個壞東西，弄些什麼玄虛！

彭家集馬廠。二楞子尖下巴駛車進了棚子。談石田就在對面的茶寮裏坐着，今天是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江湖上就給你們這種壞胚子搞成了烏烟瘴氣，現在已經不是打巴掌的事。必要時一劍穿兩個！讓你貪個有件死。

鬼鬼祟祟先見尖下巴，後跟二楞子，兩人一出廠，牆角裏伸出一隻手，車頰穴上指一點，尖下巴馬上倒在人家懷裏，後面二楞子也沒閒着，一模一樣被人捲了去，談石田大吃一驚，來不及丟下茶錢，扭身七步飛雲燕，追了個前不離後。夕陽已經剩下斜坡。前面兩人快如閃電，把二楞子帶抱連拖的進了一家四合院。

談石田弄不清誰打誰，索性進去看個透，只見二楞子尖下巴坐在院子裏，石階上站着曾九環，竹椅上躺着雙刀閻天音，面頭纏上白布，只剩下兩個眼洞。

「你他媽的把人送到那裏去啦，乘早說實話！」

二楞子望望尖下巴道：「爺們問的是誰，小的剛從馬家溝趕回來。」

一個巴掌二楞子牙血流。

「你倒是裝胡羊，扮傻子，那姓霍的兩口子，你敢說沒有載他們來彭家集？」曾九環望了尖下巴。

「天大的寃枉，老爺子，小的是空車裝上貨，載的全是家用品，你不信可以問侯老爹。」尖下巴顯得有點頭腦，拉個人來證明就過了關。

又是一個巴掌讓尖下巴成了方下巴，他大叫：「欺負人！救命！快救命！」

談石田越弄越糊塗，看來拷打不供狀，並不是奸細一流。自已人決不會打自己人，這兩個小子還眞有胆。

曾九環再加一巴掌道：「老實告訴你，老子就是官。」

二楞子尖下巴噤了聲，他們才知道遇見了大魔頭。

「好個不要臉的老鷹犬，強盜拿不到，欺負貧民漢，枉在江湖上叫字號，有胆撞着小爺來！」沉不住氣因為太不平，剛才的自責全都忘懷。

天羅傘一見又是他。那兒冒出這個小寃家，忍住了滿肚子火，問道：「閣下是什麼字號？為什麼要管官家的賬？剛才恐是誤會，現在是專程而來吧！」

談石田冷然道：「我就是看不慣你欺善怕惡，你胆敢不放他倆！」

曾九環是老江湖，點頭叫他倆滾，這時候有人靜靜地進了院子，向曾九環耳邊



咕嚕一番，天羅傘面色轉和，向談石田道：「我們要緝捕要犯，你小子橫加挿手，劍傷九頭鳥，你知道是什麼罪？念你年少無知，算你自首投案，跟我到官法辦，來，替他加上手鐐子，等我回來再起解。」

談石田氣得反而笑起來：「好混球，你不開眼看看我有兩條腿，做你的千秋夢，响你九環刀吧！」

老世故碰見初生犢，還眞是沒有辦法，來人沒名沒姓不露師門根源，一味打猛仗，軟不吃來硬不怕，放在眼前碍事情，趕他離開不簡單，眞他媽的倒了霉。一死一傷自己給他纏得分身不開，大功快要告成，給風吹成了灰。

突然門外滾進了兩個人體橫在地上起不來，談小子一看變了色，二楞子尖下巴，又不知誰弄了回來。隨着五花索縛一個大漢，正是辣手黑心霍英傑，顯然中了暗算。被人手到擒來，九環曾老哈哈大笑：「果然有一手，不愧是老公事啦！」

談石田愈加想不透，到底是什麼情由，內中有什麼機關？一時無法出聲，對住大家發呆。

曾九環向着小子笑聲桀桀道：「任憑你手辣心狠本事大，結果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力能敵你用力，力不足就要講智慧，大盜霍某是殺人要犯，不擇手段也要捉來歸案，鹽商是我們的陷阱，逃妾是我用的餌，可惜英雄過不了美人關，她裝病纏住了你整個身心，安排了絕妙巧機關，二郞廟本來就可以奏功，偏偏你小子會撞上來，害得九頭鳥喪了命，雙刀老弟瞎了眼，好在終於成功了，告訴你小子閒事少管！」談石田像中了轟雷頂，自已把壞人當好人，好人又當壞人辦，江湖鬼域實在難辦，牙咬得格格响，長劍慢慢往外拔。

霍英傑忽然開口叫一聲老弟音未完，槍尖透胸露了出來。霍英傑背閃出了一個陰沉面目的中年漢，不用說地網楊玉峯，一絲兒不會假。

霍英傑對談石田苦笑道：「壞人不容易做，好人也很難。」雙目直視現場，口張氣已斷。

地上的二楞子突然發了難，雙手握住楊家槍桿，尖下巴抱着霍屍扣緊了紅纓槍頭，地網有手拔不出來，說時遲動時快，旋風劍一捲，九環刀齊腰成了兩段。

地網撤手想轉身，二楞子放下槍[illegible]，[illegible]抱他的腿，談俠劍鋒再起人頭飛上了[illegible]來，狂風飛沙連天捲，二楞子消失在風沙裏，尖下巴望着遠處發了呆，病美人在門外，已經嚇破了膽。

「談劍術」

·神光·

自古劍之名稱甚多，而所舞之劍亦夥，如今國術界人士所舞劍術之名更繁。如純陽劍、太極劍、六合劍、八仙劍、三才劍等，不勝枚舉。昔從師學藝時各路劍法余均喜愛，尤喜驚虹，因驚虹劍術內有底母劍九式，最爲精妙，第一式曰藏珍，第二式曰拒門，第三式曰偸心，第四式曰貪狼，第五式曰趕蟾，第六式曰追風，第七式曰穿梭，第八式曰望月，第九式曰探海是也。每母劍相生子劍數式，由子母劍串成全套劍法，進退守攻，連續不絕，尤以最後之接劍式，右手將劍上拋升起，劍在空中旋轉，以左手收接，名之爲「飛龍驚虹」，頗合作文章法則，前後相顧，有條不紊，收尾有力，恰合題意，一波三折，如長江大河，穿插迴環，無不合法，可謂氣象萬千，美不勝收，非若無意義之劍術，徒以奇名而美之，旣不合乎題意，又乏前後章法。毫無內容者所可比擬也。此所以余喜驚虹而著驚虹劍術者一也。

民國三十一年秋，隨軍遠征，駐防雲南滇西下關鎭，北去數里爲大里縣城，聞該城內住戶有杜三成者，性豪爽、喜國術，且有寶劍一把，余竊景之，當托友人董君引見，杜君年三十餘歲，身體魁梧，言語爽快，惜嗜煙癖，余聲明來意之後，問答之下，杜君慨然曰：「余曾祖父原籍山東，以前落戶於此已四世矣，曾祖父、祖父、家父皆精武功，擅國術，余幼年時父親卽傳授國術基礎，並習底母劍單式，惜余十三歲時父死於亂中……。」言下不勝愴然，繼又云：「雖遺寶劍一把，有劍乏術，只有留作紀念耳。」余見壁掛劍一把，指劍而問曰：「可否請假一觀？」杜君愼重摘劍相示，余拔劍而觀之，不意鐵銹盈鞘知久不舞練者矣，劍重約五斤餘，上刻有驚虹二字隱約可見，其他小字已模糊不清，不禁爲之惋惜，繼談劍學劍術，伊均茫然，唯唯靜聽而已，時瞟睨視余，若有歉於中者，良久，董君乃以實告，伊堅請授以驚虹劍術，並云：「要對得起祖上及傳留該劍之旨。」

余曰：「教授則不敢，研究可也。」卽以母劍化子劍各式一一詳傳，從此交誼甚篤，不時過從，二年之久，公私蒙其協助者良多，余力勸其戒絕煙癮，獻身國家，方爲中華男兒，伊唯唯稱是，願遵所言，至勝利復原，余隨軍北上，迨民國三十八年雲南變色，書函斷絕，杜君慷慨赴義，正氣不阿，絕不爲敵所容，關山隔阻，十餘年渺無信息，存歿難知，憶前情，念故交，此所以著驚虹劍者二也，北望中原，白雲蒼狗，追懷良友，情何以堪，玆著此驚虹劍術亦藉作紀念耳。


瓦斯夫人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無價之寶…1.40 市井梟雄…1.40
沙圈煞星…1.40 怒海龍蛇…1.40
吸血嬌娥…2.50 發新年財…2.50
殺人曲譜…2.80
下列每部定價HK$3.00
櫻花殺手 盜賊世家
中子炸彈 牛鬼蛇神 竊心艷盜
龍王密約 千面情賊 十字飛鏢
奪命神童 芙蓉女巫 紫色蜂后
魔眼怪客
每本定價一元八角
骷髏樂園 第二世界
血色音符 鼠輩橫行
縮形人魔 風月狂徒
千手觀音 輻射怪魚
瘋子天堂 輪盤伯爵
刺激！
他憑着一根鐵拐仗打盡奸淫邪惡，不畏强權，不懼刀槍。
奇蹟！
一個跛足的人，憑着他的機智和勇敢，令到天下壞人聞風喪胆。
他是誰？
他就是鐵拐俠盜呂偉良，還有他的愛徒阿生。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馬雲著
近期佳作
靈符毒咒
馬雲著
鐵拐俠盜故事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